假如人生重来，他究竟该如何抉择……

REPLAY
倒带人生

[美]肯恩·格林伍德 著
陈雅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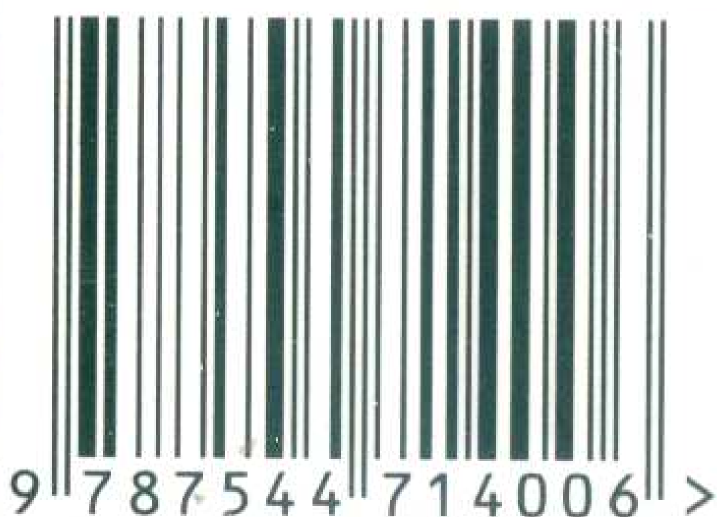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FEEL 青馬

被一潭死水的婚姻和没有出路的工作所困，杰夫在1988年以为自己死去，醒来时却发现回到了1963年，那时的他只有18岁，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熟悉的埃默里大学宿舍……

所有的事物都与原来一样，但又不太一样：杰夫带着未来的记忆。他知道历次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得主——知道每次肯塔基赛马会的结果——甚至知道华尔街哪只股票即将大涨……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回到过去？
为什么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赢得，却又再失去所爱呢？



ISBN 978-7-5447-1400-6
定价：25.00元

REPLAY
倒带人生

〔美〕肯恩·格林伍德 著
陈雅馨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Replay倒带人生/(美)格林伍德（Grimwood,K.）著；陈雅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1
（青马文库）
书名原文: Replay
ISBN 978-7-5447-1400-6

Ⅰ. ①R… Ⅱ. ①格… ②陈… Ⅲ.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Ⅳ.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147603号

Replay by Ken Grimwood
Copyright © 1986 Ken Grimwoo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ourtney Fischer c/o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302

书　　名　Replay倒带人生
作　　者　[美国]肯恩·格林伍德
译　　者　陈雅馨
责任编辑　袁楠
原文出版　Perennial，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9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400-6
定　　价　2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相对论和天路历程之间——代序

“人类有可能穿越时间维度，回到过去。”这是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今年发表的惊人言论。此言一出，立即惊动四方。的确，时间一直是人类最恐惧同时也是致力克服的科学之墙，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致力于证明时间可以被克服，然而文学作品却早已在想象中穿越时间——不管是日本古典童话里的《浦岛太郎》，还是近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科幻代表作《时光机器》，都是其中的经典。但可惜（或者可庆）的是，科学家们的成果有限，仍在理论阶段徘徊，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时光机器仍未诞生，人类仍旧被时间公平地辗过，日复一日。

科幻小说《REPLAY倒带人生》出版于1987年，当时是美苏两国冷战末期，美国正处于70年代末惊人的高通货膨胀率和个人税赋迅速增长的时期，60到70年代庞大的政府支出，

也已引起公众普遍的不满，80年代的美国人对于看似美好的未来，其实忧心多过乐观。而《REPLAY倒带人生》的作者肯恩·格林伍德（Ken Grimwood, 1944—2003）便是成长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少年时代和同年代的小孩一样，沉浸于各式各样的超人漫画之中，也曾经担任广播电台记者。作者本身是一个媒体迷，不仅拥有首次发售的大尺寸磁带录像系统，还有一个视频图书馆。他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家人一起在下午看老电影。这也是小说中电影占据了重要篇幅的因素吧！与小说中的主角有很多重合之处。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作者重新审视美国60至80年代之作，评论家Orson Scott Card在1987年的《奇幻科幻小说杂志》中曾经评论此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天路历程》，仿佛一幅严苛但却不失温情的画像。当我读完它，我觉得我被隐藏在生活中的韵律所打动，为那些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晰，爱得更深的生活的韵律所感动。"《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对作者的评论是："格林伍德凭借他细微的观察，写作能力和原创的故事超越了时代。"

因此，也就不奇怪本书接下来在1988年获得了世界奇幻文学大奖，并接着影响了整整下一个时代的科幻电影和创作者。在距离首次出版20年后，《REPLAY倒带人生》不仅再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0年间无数小说、电影更是从中汲取灵感，《时间旅行者的妻子》、《今天暂时停止》、《蝴蝶效应》、《回到十七岁》等作品里都可以看到本书的影子，连日本的偶像剧都曾借用小说中时光回溯的剧情，例如1999年日本电视台由堂本刚主演的《为了你的未来～I'll Be Back》、2007年富士电视台连续剧《求婚大作战》等等。

这本小说还出现在许多推荐书单中，包括：最佳小说一百部（1988）、Aurel Guillemette最佳科幻小说书单（1993）、David Pringle科幻终极指南书单（1995）以及杂志Locus Reader's Poll评选的最佳科幻小说（1998）。这么多电影、小说从中衍生，辉煌的得奖和销售纪录，证明了本书不朽的经典地位。

然而，肯恩·格林伍德并非多产的作家，在洛杉矶当新闻部主任期间，他发表过一些早期小说，但是《REPLAY倒带人生》的成功让他能够辞职做一个全职作家。他同时用原名和笔名写作，《2加2》（*Two Plus Two*）就是肯恩用其笔名“阿兰·科克伦”发表的。另外还有《突破》《在深处》等作品，都是他融合了所擅长的科幻、轮回和恐怖元素之作。格林伍德常进行跨界写作，将科幻、奇幻、恐怖等元素融于一炉。这本《REPLAY倒带人生》中借小说的外壳，阐述了对时代的观察和人性的反省——这个部分正是本书吸引人之处，在主角杰夫一次次的轮回里，每一回的抉择都等于是剖开自己内心，召唤内心深处最深层的渴望。这便是Orson Scott Card所说本书是现代版《天路历程》的原因。格林伍德一直想写本书的续集，而命运往往让人唏嘘，他59岁时跟本书主角一样心脏病发，死于自己在加利福利亚州圣巴巴拉的家中。而当时，他正在案头上着手本书续集。

“上帝是狡猾的，但他并无恶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编辑部

献给我的父母

1

杰夫·温斯顿死前，正在和妻子通电话。

妻子正说到“我们需要——”，但杰夫再也听不见他们需要什么，似乎有某个重物击中他的胸口，让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电话筒从他手中滑落，敲碎了书桌上的玻璃镇纸。

一周前，她才说过类似的话，她说，“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接着是一阵停顿，明显的暂停，但不像这次要命的停顿无止尽、无可更改。当时他正坐在餐桌前，琳达总爱叫这里“早餐角”，尽管一点也称不上是个独立空间，不过是张小小的耐热树脂桌配上两把椅子，笨拙地摆在冰箱左边和干衣机前的角落里。说这话时，琳达正在流理台上切洋葱，也许是眼角的泪水让她的问题比原先预期多了些分量，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好好想想。

“杰夫，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吗？”

原本他该一边读着休·塞迪在《时代》杂志上讨论总统大选的专栏，一边用漫不经心、毫不关切的语气回她，“我们需要什么，亲爱的？”但杰夫这天并没有心不在焉，也没对塞迪的闲扯蛋骂句该死。事实上，他很久很久以来都没如此专心和集中注意力过。因此他有好一会儿没说半句话，只是盯着琳达眼角的假泪，努力想着他们——他与她到底需要些什么？

他们需要出去透透气，调剂生活，需要搭飞机到气候暖和、碧绿苍翠的小岛，说不定是牙买加，或是巴贝多。自从五年前那趟计划许久结果却有点失望的欧洲之旅后，他们就没再好好度过假。杰夫没算上每年的佛罗里达之旅，到奥兰多探望父母、到博卡拉顿探望琳达的家人，这些不过是拜访一段不断模

糊远去的过去，没别的了。不，他们需要的是一礼拜或一个月的时间，到颓废堕落的异国小岛上尽情逍遥：在绵延无尽的无人沙滩上做爱，晚上听着如火红花朵香气飘荡在空中的雷鬼音乐。

一幢好房子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也许是在蒙克莱登山路上的豪宅，他们多少次在礼拜天开车驶过时对此渴望不已。或是位于白原市的房子，里奇威大道上一栋十二个房间的都铎式建筑，靠近高尔夫球场。不是他想打球，不过相较位于通往布鲁克林——皇后快速道路边坡或是拉瓜地机场降落航线上的房子，那一片片叫枫野、威彻斯特丘的慵懒绿地才是较宜人的居住环境。

他们也需要一个孩子，琳达或许比他还急。在杰夫想象中，他们从未出世的孩子总是八岁大，跳过了需索无度的婴儿期，但又还不到恼人的青春期。一个乖小孩，不过分漂亮或老成。是男孩女孩都不重要，只要是他们两人的孩子，他会问逗趣的问题，会坐得靠电视机太近，举止中会时而闪现成形中的独特个性。

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从一九七五年琳达子宫外孕开始，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已经好几年了。他们也买不起蒙克莱或白原市的房子。杰夫的职位是纽约WFYI全新闻广播频道的新闻总监，实际上的名声与收入不如听起来响亮丰厚。也许他该跳槽到电视台去，不过以四十三岁的年纪来说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需要，需要……谈谈，他想。他们需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简单地说句：“我们走不下去了。”浪漫、激情、美好的计划，没有一样行得通。全都变得平淡无味，而且也怪不了谁。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他们当然没有谈谈。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很少谈及内心深处的需求，从不曾触及始终存在两人之间撕扯般的残缺感。

琳达用手背拭去因为洋葱引起的无意义泪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杰夫？”

“是，我听到了。”

“我们需要的是，”她说，一边看着他的方向，但视线不是落在他身上，“一个新浴帘。”

她在他步向死亡前的那通电话里，十有八九要表达的也仅仅是这种层次的需求。“一打蛋，”或许话就这样结束，也有可能是“一盒咖啡滤纸”。

但他为什么想这些？他纳闷。他正在死去，看在老天分上，难道他最后不该想点更深入、更有哲理的事吗？或是将他的毕生高潮来个快速回放，四十三年的精华剪辑。人溺死时，不都曾走过这一遭？

感觉就像溺水，他在思考时，仿佛被拉长的时间一秒秒过去：那骇人的压力、想吸口气的绝望挣扎，使他浑身湿透的湿热水汽，就像从他前额淌下、刺痛双眼的咸味汗水。

他正在溺水，正在死去。不，吃屎去，不，“死”不是个真实的字眼，只有花、宠物或其他人才用得上这字眼。只有老人、病人、不幸的人才会死。

他的脸落到书桌上，右颊平抵着琳达打电话来时他正要开始研读的档案夹。在他睁开的一只眼睛前，镇纸上裂开的缺口像个巨大的洞穴，世界自身的裂痕，反映他内在极度痛楚的一口破镜。透过破碎的玻璃，他看到书架上方数字时钟上鲜明的红色数字：

1:06 PM OCT 18 88

接下来再没有什么需要避免去想了，思考过程已然终止。

杰夫无法呼吸。

他当然没办法，他已经死了。

但是如果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他能意识到自己无法呼吸？或意识到任何事？就死了这件事来说，这不该发生。

他从卷成一团的毯子上转开头，开始呼吸。闷湿的空气中充满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汗味。

所以他没死。不知何故，意识到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太兴奋，就像之前的死亡假设也没能吓着他一样。

也许他曾窃喜来到生命的终点。现在一切只能照旧下去：满怀不平地承受着野心与希望落空带来的折磨，而他再也记不得那段失败的婚姻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

他把脸上的毯子推到一旁，踢了踢起皱的床单。黑暗房间里正播放着音乐，乐声细不可闻。一首老歌，曲名是《Da Doo Ron Ron》，来自菲尔·斯佩克

特捧出来的女子乐队。

杰夫摸索着想找到电灯开关，在黑暗中完全迷失了方向。他要不就是正躺在医院的床上等着从刚才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件中复原，要不就是在家里，刚从比平常还恐怖的噩梦里醒来。他的手摸到了床头灯，开了灯。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狭小脏乱的房间里，衣物和书散落一地，或胡乱堆在两个相邻的书桌上、椅子上。不是医院也不是他和琳达的卧室，不知为何，却有股熟悉感。

面带微笑的裸体女郎正从贴在墙上的大照片上回望他，是《花花公子》的折页海报，属于早期风格。肤色浅黑的大胸脯女郎故作正经地以腹部撑地，躺在一艘船后甲板的气垫上，栏杆上绑着她的红白圆点比基尼。她头上戴了顶漂亮时髦的圆形水手帽，黑头发仔细做过整理和造型，使得她与年轻时的杰奎琳出奇相像。

他看到其他墙面也都装饰着过时的青少年时代风格的物品：斗牛海报、大幅捷豹XK-E红色跑车照片、戴夫·布鲁贝克的旧唱片封面。一张书桌上方有个红白蓝三色条幅，上面用星条图案的字体写着“操！共产主义”。杰夫看见那标语时笑了，他记得自己也曾从保罗·柯拉斯纳轰动一时的小众杂志《现实主义者》上订购了一条，就跟这个一样，那时他还在读大学，那时——

他突然直挺挺地坐起身，耳中响起突突的脉搏声。

他还记得靠门那张书桌上的老旧鹅颈灯，每当移动它时总是会从底部松脱。也还记得马丁床边地毯上有块很大的血红污渍——没错，就在那里——杰夫有次偷渡朱迪·戈登上楼，朱迪跟着“漂流者”的音乐绕着房间起舞，打翻了一瓶意大利红酒留下的。

刚醒来的朦胧困惑已经消失，他现在彻底糊涂了。他匆匆掀开身上的被子下床，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张书桌前，他的书桌。扫视了堆在桌上的书：《文化模式》、《萨摩亚人的长成》、《统计母体》，都是些社会学入门读物。是丹佛还是桑伯恩博士的课？在校园遥远一端充满霉味的大讲堂里，早上八点的课，他总是上完课才吃早餐。他拿起班尼迪克的书翻阅，有几个地方已经密密麻麻地画过了重点，书页边还有他手写的笔记。

“……WQXI的本周热门音乐来自水晶乐团！接下来是卡罗尔和波拉点给玛利埃塔的鲍比的歌。这些漂亮女孩们想告诉鲍比，她们的看法就跟雪纺纱乐

团的女孩一样，觉得‘他真是棒——极了’……”

杰夫关掉收音机，抹去前额冒出的一层汗水。他有点不自在地注意到自己已完全勃起了。还没想到性方面的事就这么硬，上次这样子是多久以前了？

好了，该好好理出个头绪来。肯定有人精心设计要捉弄他，但他不知道会有谁要玩整人游戏。就算真的有，又有谁愿意如此大费周章？他在上头做过笔记的书好多年前就丢了，没人有办法复制得如此惟妙惟肖。

书桌上放着一本影印的《新闻周刊》，封面故事是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下台，期号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号。杰夫一直盯着那数字，希望能为一切想出个合理解释。

全都说不通。

房间门猛地弹开，卧室内的门把砰地撞上了书柜。就像往常一样。

“嘿！你还在搞什么鬼？还有十五分钟就十一点了。我以为你十点要考美国文学。”

马丁站在门口，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拿着堆教科书。马丁·贝利，杰夫大一时的室友，整个大学时代直到毕业后几年一直是他的密友。

马丁一九八一年自杀了，在离婚及接连的破产之后。

“所以你打算怎样？”马丁问，“拿个不及格？”

杰夫看着他过世已久的老友，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马丁那发线还没后退的浓密黑发、光滑的脸庞，尤其是那对洋溢着青春光采、不曾见识过苦痛的眼睛。

“嘿！怎么回事？杰夫，你没事吧？”

“我觉得……不太舒服。”

马丁笑着把书本扔到床上。“跟我说怎么回事。我现在知道我爹为什么警告我别碰苏格兰威士忌混波本酒了。喂，你昨夜在曼纽尔酒馆碰上哪个甜妞儿了吧？朱迪如果在，肯定会杀了你。那女孩叫什么？”

“呃……”

“少来了，你没醉成那样。你会打电话给那女孩吧？”

杰夫在极度惊慌中转过身。他有太多事想告诉马丁，但比起现在的疯狂状况，没有一件事能让人容易理解。

“出了什么事啦，老兄？你看起来他妈的糟透了。”

“我，呃，我得出去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

马丁一脸困惑地对他皱了皱眉头。“对，我想你需要。”

杰夫抓起随手扔在书桌椅子上的一条斜纹棉裤，然后打开床旁边的衣柜，找到一件薄棉T恤和灯芯绒夹克。

“到医务室去。”马丁说，“跟他们说你感冒了，说不定加勒特会让你补考。”

“我会的。”杰夫匆匆穿好衣服，套了双马皮便鞋，他的过呼吸症快发作了，他强迫自己得慢点呼吸。

“别忘了今晚要去看希区柯克的《鸟》，朱迪跟波拉会在杜利餐馆跟我们碰面。我们要先吃点东西。”

“没问题，晚点见。”杰夫踏进走廊，关上身后的房门。他往下冲过三道楼梯，当经过的某个年轻人叫住他时，他敷衍地回了声“唷！”。

宿舍大厅跟他记忆中一样：右边是视听室，现在空空荡荡的，但每逢运动赛事或航天飞机发射时就挤满了人。几个女孩聚成一团吱吱喳喳，正等着男朋友从楼上的禁地下来。布告栏上贴着学生的告示，卖车、卖书、分租公寓或征求到梅肯、萨凡纳或佛罗里达的便车，对面有台可乐贩卖机。

外头的山茱萸木正值盛开季节，将校园妆点成烂漫旖旎的粉白世界，显映着宏伟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白色大理石。这里无疑是埃默里大学，美国南方为创造出古典长春藤风格大学所精心打造的校园，好让地方上的人也能以拥有自己的长春藤大学而自豪。这类建筑的永恒特质使人失去判断力，当他缓缓穿过四方形建筑，经过图书馆、法律大楼，杰夫忽然领悟，在这里很容易把一九八八年当成一九六三年。校园广阔的绿地上，学生们正漫步闲晃，就算是从他们的衣着和发型也找不出蛛丝马迹。除了活像劫后余生的朋克造型外，八十年代年轻人流行的穿着根本和他大学早年时期没多大差别。

老天。他想起曾经在这校园里度过的时光，从这里诞生却从未实现的梦想……那里有座小桥通往神学院。他和朱迪·戈登曾有多少次在这里消磨时光？再过去是心理学馆，大三那年他几乎每天都和盖尔·班森约在那边见面一起去吃午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女人拥有真正亲密的柏拉图式友

谊。为什么他没从和盖尔的友情中学到更多呢？他透过许多不同途径，最后漂流到一个遥远之境，远离诞生在这令人心身舒坦的绿草地上、高贵建筑物里的计划与抱负，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在到达主校园的入口前，杰夫已经跑了约一英里的路，他原本预期会气喘吁吁，却没有。他站在格列纪念教堂下方的矮丘上，下望迪凯特北路和埃默里村，那儿是校园必需的小小商业区。成排的服饰店与书店看来似曾相识，其中一家霍尔顿药店更是勾起他一波波的回忆：他可以在脑海中看见画面，杂志架、长排的白色苏打喷泉、附有个人点唱机的红色皮革雅座。他还能从某个雅座的桌子对面看见朱迪·戈登青春洋溢的脸庞，闻到她干净金发散发的味道。

他摇摇头，重新专注于眼前的风景。一样，还是无法分辨现在是公元几年。自从一九八三年美联社举办“恐怖主义与媒体”研讨会后，他就再也没到过亚特兰大了，而自从……多久了老天，也许从他毕业一两年后，他就没再回去过埃默里大学了。他完全不知道那里的店家是否还是老样子，或许已经被新盖的大楼，说不定是个购物中心取代了。

车子倒可以提供线索。他一注意到这点，就发现下面的街上看不到一辆日产尼桑或丰田。全都是老车，大多是庞大又耗油、在底特律生产的美国车。他看见的“老车”可不只是六十年代早期的车款，呼啸而过的庞然巨兽有一堆都是五十年代的车，不过当然了，不管是一九六三年还是一九八八年，路上车龄六年、八年的车子都一样多。

他还是没法下定论，甚至怀疑在寝室和马丁的短暂相遇是否只是个不寻常的逼真梦境，一个他醒来前做的梦。他现在十分清醒，而且身在亚特兰大，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也许他想藉酒浇愁，想忘却他沉闷混乱的生活，他喝醉了，然后在一时冲动下，出于乡愁便搭上了午夜班机来到这里。满街的过时车型只是个巧合。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开着他已司空见惯的小巧日本车从眼前经过。

有个简单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大步走下山，朝迪凯特路上的出租车招呼站走去，三辆蓝白相间的出租车在排队，他搭上最前面那辆。司机是个年轻人，也许是个研究生。

“上哪儿去，老兄？”

“桃树广场饭店。”杰夫对他说。

“再说一次？”

“桃树广场，在市区。”

“我想我不知道那地方，有地址吗？”

老天爷，现在的出租车司机怎么了？他们不该先通过考试，至少背一背城市地图和地标吗？

“你知道丽晶酒店吧？凯悦饭店呢？”

“喔，对了，我知道。那是你要去的地方？”

“附近。”

“没问题，老兄。”

出租车司机往南开了几个街区，然后在庞塞德莱昂大道右转。杰夫伸手往裤子屁股口袋里掏，忽然想到这条陌生裤子里可能没放钱，但他找到一个旧咖啡色皮夹，不是他的。

至少里面有钱，两张二十元、一张五元以及一些一元美钞，他不必担心付不出出租车费了。

当他把皮夹还有随手抓来穿上的旧衣服物归原主时，得记得把钱还给人家……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哪来的？主人是谁？

他打开皮夹里的一个小格子想找答案，发现了一张埃默里大学的学生证，上面的名字是杰弗里·L.温斯顿。还找到埃默里的图书馆借书证，一样是他的名字。迪凯特路上一家干洗店的收据；一小张纸巾上面写着一个女孩名字，辛迪，以及她的电话号码；一张父母站在奥兰多老房子外的相片，在他父亲病重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一张彩色快照，照片里的朱迪·戈登边笑边丢着雪球，青春欢乐的脸庞裹着一圈御寒的外翻白毛领子。还有一张杰弗里·拉马尔·温斯顿的佛罗里达州驾照，有效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凯悦丽晶酒店顶楼形状像个UFO的北极星酒吧里，杰夫独自坐在一张两人座桌前，望着亚特兰大市一望无际的天际线每四十五分钟在身边旋转一圈。那位出租车司机不是没见过世面，因为七十层楼高圆柱形的桃树广场饭店根本还没盖起来。全球国际企业的高楼、由灰石块打造的佐治亚太平洋大厦，

还有巨大黑盒子模样的公正大楼也都消失了。整个亚特兰大市的最高建筑就在他现在所在处，宽敞的天井式大厅有抄袭其他建筑的味道。在和女服务生闲聊了几句后，事实就很明显了，这栋饭店才刚落成，有着在当时仍属于十分独到的建筑风格。

最难过的时刻莫过于杰夫看见酒吧后方镜中的自己。他完全是有意这么做，他当时已经很清楚自己会是什么模样，虽说如此，当他和镜中那苍白瘦长的十八岁男孩照面时，还是震惊不已。

客观来说，镜里的男孩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他在那年纪时买酒很少碰上麻烦，就像现在跟这女服务生买酒一样容易，但杰夫知道，那是因为他的身高和深陷的眼眶造成的错觉。从他自己眼中看来，镜中人不过是个未经世事历练摧折的小子。

而那个年轻人正是他自己。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而是活在此时此地的他，是镜中那双正握着酒杯的平滑双手，那对正专注看着自己的锐利眼眸。

“亲爱的，要再来一杯吗？”

女服务生对他露出漂亮的笑容，复古的蜂窝头及刷上厚重睫毛膏的眼睛底下，是鲜艳的红唇。她的衣着走“未来主义”路线，霓虹蓝的短摆洋装看起来就像是接下来两三年内会在年轻女性身上见到的时尚款。

从*现在*起的两三年。那就是六十年代初了。

老天啊。

他不得不承认发生了什么事，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他曾经差点死于心脏病，但被救活了。一九八八年某天，他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现在却是一九六三年，而他在亚特兰大。

杰夫怎样也想不出一个合理解释，连最牵强的理由都无法说明这一切。他年轻时也读过不少科幻小说，但他曾读过的时空旅行故事情节，没有一个跟他现在的处境相像。他的故事里面没有时光机，也没有疯狂或其他毛病的科学家，而且也不像他狂热阅读的故事人物，因为他连身体都回到了年轻状态。好像只有他的心灵穿越这些年做了时空跳跃，为了在脑海中挪出空间给十八岁的自己，他的早期意识被抹灭了。

他到底是死里逃生，还是只轻轻绕过死神身边？在另一个未来的时间之

流中，他的遗体是否正躺在纽约某个太平间里，被病理学家的解剖刀细细切剖开来？

也许他正处于昏迷：在饱受摧残、迈向死亡的大脑命令下，绝望地编织出一个想象的新生命。然而，但是——

“亲爱的？”女服务生询问，“要我再帮你倒一杯吗？”

“呃，我，我想来杯咖啡，可以吗？”

“没问题。来杯爱尔兰咖啡？”

“一般咖啡就好。加点奶精，不要糖。”

来自过去的女孩端上了咖啡。杰夫凝视窗外，在逐渐黯淡的天空下，兴建到一半的城市正亮起疏疏落落的灯火。

太阳消失在绵延到亚拉巴马州的红土山丘背后，仿佛也通向那动荡与巨变的年代、悲剧与梦想的年代。

冒着热气的咖啡烫伤了他的唇，他赶紧啜一小口冰水冷却。窗外的世界不是一场梦，跟它的天真单纯一样坚实，也跟它的盲目乐观一样真实。

一九六三年春。

有那么多选择等着去做。

2

那天傍晚剩下的时间，杰夫都在亚特兰大市的街上散步，他的眼睛与耳朵能敏锐辨识出这重现的过去里每样细微差别。公共厕所前的“白人”和“有色人种”标志、戴着帽子和手套的妇女、旅行社橱窗上贴着*玛莉皇后号*邮轮欧洲之旅的广告、与他擦身而过的男士们几乎人手一根香烟。直到过了十一点，杰夫才觉得饿了，他在五星区附近的小酒馆随便吞了几口汉堡和啤酒。他原以为自己依稀记得二十五年前那家平庸的烧肉酒吧，他和朱迪看完电影后偶尔会去那里吃点东西。但在新旧景象和场所不断轮流轰炸下，他现在又累又迷惑，不再确定自己找得到了。每家店门口的外貌、每位路过陌生人的长相，都令他困惑得像是似曾相识，虽然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记得每样看过的东西。他已丧失从绝对真实记忆中筛选出错误记忆的能力。

他急需睡眠，需要把全部事情暂时抛诸脑后，说不定醒来后就会意外回到他离开的世界了。他最想要的是一间饭店房间，一家毫无特色、不留时间痕迹的饭店，房间里看不见一九六三年的天空，也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提醒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身上的钱不够，当然也没有信用卡。杰夫在皮德蒙公园小睡了一下，没别的选择只得回埃默里，回到宿舍房间去。也许马丁已经睡了。

事实上马丁还没睡。杰夫的室友正很清醒地坐在书桌前翻着一本影印的《*高保真*》。杰夫疲倦地走进房间时，他冷冷看了他一眼，放下了手中的杂志。

“搞什么鬼，”马丁说，“你跑哪儿去了？”

“城里逛逛而已。”

“那你就找不到时间可以到杜利餐馆，甚至是福克斯戏院晃一下？我们

差点就错过了那部该死电影的开场，都是为了等你。”

“对不起，我……没心情看电影，至少今晚不想。”

“那你他妈的至少可以留个纸条给我吧。老天，你甚至没打电话给朱迪。她整晚胡思乱想，担心你出了什么事。”

“你看我，我真的累惨了。我现在不太想说话，行吗？”

马丁的笑声中不带笑意。“你明天最好准备好怎么解释，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朱迪。等她发现你还没死，一定会不爽到极点。”

杰夫梦到自己正在死掉，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大学宿舍里。一切都没变。马丁已经出门了，可能是去上课，但杰夫想起来今天是礼拜六早上。周末早上会有课吗？不确定。

不管怎样，他现在单独在房间里，他把握机会在书桌和衣柜里胡乱翻了一阵子。都是他熟悉的书：《*核战爆发令*》、《*1960——肯尼迪的白宫之路*》、《*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装在全新、没有折痕、未拆开封套里的唱片让他想起这些唱片伴他度过的日日夜夜，忽然之间，所有印象全都以各种感觉的形式回来了。史坦·盖兹和乔安·吉巴托、金士顿三重唱、吉米·维特斯朋，还有好几打的唱片，大多是他早就弄丢或磨坏的。

杰夫转向父母送他当圣诞礼物的哈曼卡顿音响，放进了*Desafinado*①，然后继续翻弄他年轻时的东西：挂钩上吊着裤脚翻边绣有“h.i.s.”字样的便裤和波特尼五百运动夹克；他在里士满外的一家寄宿学校赢得网球比赛的纪念品，进埃默里前他曾在那里就读；一组用棉纸包起来的高脚杯，是在新奥尔良的帕特·欧布来恩酒吧买的；一叠叠得整整齐齐的《*花花公子*》和《*街头混混*》杂志。

他找到一个装信件和照片的盒子，把盒子拖出来后就坐在床上整理里面找到的东西。有他孩提时的照片，一些不记得名字的女孩相片，几条在自动照相棚拍的表情做作的大头照……一夹子的家族照，有他父母和妹妹野餐时拍的，也有去海滩、围在圣诞树周围的相片。.

注①：知名作曲家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Antonio Carlos Jobim, 1927—1994）谱写的巴莎诺瓦经典名曲。

他在冲动之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然后在大厅里找到公用电话，从奥兰多的查号台查到被他遗忘许久的父母家的旧电话号码。

“哈啰？”他母亲接起电话，语气中有股心烦，随着这些年过去，她语气中的心烦程度只有加深而已。

“妈？”他试探性地说。

“杰夫！”她的头从话筒边转开，声音暂时变模糊，“亲爱的，快接起厨房的电话，杰夫打来的！”接着声音又恢复清楚，“现在告诉我，这次又有什么事要跟你妈求救啦？你以为你翅膀长硬了，就不叫我‘妈咪’了，是不是呀？”

自从他二十出头起，他就没再叫过他母亲“妈咪”了。

“你们……你们最近怎么样？”他问。

“你走后家里就不太一样啦，你知道的。不过我们尽量找事情忙。上礼拜我们去太特斯威尔钓鱼，你爸抓到了一条三十磅重的鲹鱼。真希望可以寄一点过去给你，那肉可是最嫩的。我们在冰箱里还冰了很多要留给你，但味道就跟新鲜时不一样啦。”

母亲的话让许多回忆涌上心头，这些回忆间多少有点关联，他记得在大西洋镇他叔叔船上度过的夏日周末，记得阳光照在打过蜡的甲板上，地平线上成排黯黑的暴风雨云逗留不去……记得在伟大的太空总署入侵前的可可海滩，以及太特斯威尔，那些残破荒凉的小镇……记得他们家车库里装满了牛排和鱼的白色大冰箱，冰箱上叠了好几层盒子，里面装满了他的旧漫画书和海莱恩的科幻小说……

“杰夫，你还在听吗？”

“喔，我还在，抱歉……妈咪，我只是忽然忘了我为什么打电话了。”

“嗯，宝贝，你知道的，家里随时欢迎你打电话回来，不需要——”

话筒里传来咔嗒一声，接着他听见父亲的声音。

“哎，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才聊到你呢，对不对，亲爱的？”

“可不是，”杰夫的母亲说，“五分钟前吧，我才在说你多久没打电话回家啦。”

杰夫不知道母亲口中的多久是一星期还是一个月，也不想问。“嗨，爹

地，”他很快地说，“我听说你捕到一条了不起的大鱼。”

“嘿，你应该一起去的。”他父亲笑着说，“巴德的鱼钩一整天都没鱼靠近，珍妮特唯一的收获是晒伤。她还在脱皮呢，看起来简直像只熟过头的虾子。”

杰夫很快想起这些名字是父母亲朋友群里的一对夫妇，但是想不起他们的脸。父母两人的声音听来如此活跃且精力充沛，让他十分讶异。一九八二年父亲肺气肿发作，从此就几乎足不出户了。杰夫得费点工夫才能想象他父亲在海上制伏一条强壮有力的深海鱼，嘴边还叼了根被浪花打湿的香烟。杰夫的脑筋转得实在不够快，父母这时候差不多正是他的年纪而已，或者说昨天他这时候的年纪。

“喔，”他母亲说，“我有天遇到了芭芭拉。她在罗林斯适应得不错，她还说盖皮已经搞清楚那个问题了。”

杰夫还依稀记得芭芭拉是他高中时约会过的女孩子，但盖皮这名字，现在他已经完全没印象了。

“谢谢，”杰夫说，“下回你见到她时，帮我跟她说，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

“你还在跟朱迪交往吗？”母亲问。“你寄来照片里面的她可真漂亮，我们等不及要见她了。她最近好吗？”

“很好。”他蒙混过去，开始暗暗后悔打这通电话了。

“你那辆雪佛兰开得怎样？”他父亲插话进来，“还是一样耗油吗？”

老天，杰夫有多少年没想起那辆老车了。

“车况还不错，爹地。”杰夫猜的，他甚至不知道那辆车停在哪里。这辆冒烟的老家伙是他父母亲送他的高中毕业礼物，一直在他手中开到寿终正寝为止，那是他在埃默里的大四那年。

“功课还好吗？你抱怨过的那篇报告，就是那篇……你知道，就是你上礼拜跟我们说你写得不顺利的那篇。那是什么报告？”

“上礼拜？对，那篇……历史报告。我写完了，还没拿到分数。”

“不是，不是，不是历史。你上次说是关于什么英国文学的，那是个什么报告？”

话筒里突然传来小孩子兴奋得唧唧呱呱的声音。杰夫忽然明白过来，那是他妹妹。他妹妹离过两次婚，女儿才刚上高中。听到她九岁时生气勃勃的声音，杰夫心底一阵感动。他仿佛从妹妹的声音中听见失落的纯真，听见沉痛诀别过的时光。

与家人谈话益发使人郁闷，让人不由自主地不安起来。他很快结束了对话，答应他们过几天就会再打电话回家。当他挂上话筒时，前额冒着冷汗，喉咙干涩。他下楼到宿舍大厅去，用二十五美分买了罐可乐，三大口就喝干了。视听室里面有人正在看《天空王者》①。

杰夫把手伸进另一个口袋，掏出了一串钥匙。六把钥匙中有一把是寝室钥匙，他昨天用它才进得了寝室，另外三把他不认得，剩下两把很明显是一组通用汽车的钥匙，一把用来发动车子，一把是行李箱钥匙。

他走到户外，佐治亚州的艳阳让他眨了眨眼。杰夫立刻感觉到弥漫在校园里的周末气氛格外慵懒宁静。他知道，在联谊会的会所里，热衷社团活动的成员们会把场地整理干净，挂上彩带装饰，准备在周末夜办几场派对。

哈里斯馆和住在尚未命名的新女生宿舍里的女孩们会穿着色彩鲜艳的短裤、凉鞋四处闲晃，等待午后约会的男孩开车来接，载她们到肥皂溪或石头山去兜风。杰夫左方传来一阵声音，是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训练时发出的单调韵律，正经八百，没有作怪的余地。草地上没人在玩飞盘，空气中也闻不到大麻叶的味道。这里的学生还想象不到世界将会有什么变化。

他用眼睛扫过长街大楼前的停车场，找寻他那辆一九五八年产的蓝白雪佛兰。没看到车子。他走下皮尔斯道，然后在亚客来特路绕了个大圈子，经过多布斯馆，然后往上走到另一个男生宿舍区后面，车子也不在。

当他走向克利夫顿路时，杰夫又听见空军训练营传来嘶吼的指令及机械式响应。这声音让他忽然想起什么，他左转过了一座从邮局跨过来的小桥，然后辛苦地沿着匹奇医学联谊会的路往上爬。这里是校园地界的尽头，他在再过去的一个街区找到了车子。他还是大一学生，在明年秋天前拿不到停车证，所以他第一年得把车子停在校园外。尽管如此，挡风板上还是夹了张单子。根据

注①：《天空王者》（Sky King），上世纪四十及五十年代美国流行的广播及电视冒险剧集。

告示牌上写的时间来看，他应该在今天早上把车开走。

他坐在方向盘后，车子的味道和触感引起一阵混乱反应，令他目眩。他曾花上数百，也许是数千个钟头待在这个破烂位子上：和朱迪上汽车电影院或汽车餐厅，和马丁、朋友或自己一人开车兜风，足迹遍及芝加哥、佛罗里达，还有一次一直开到了墨西哥城。这辆车见证他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远胜于任何寝室、公寓或城市。他在里头做爱，喝得酩酊大醉，开着它参加英年早逝的心爱舅舅的葬礼，用它喜怒无常但威力十足的V8引擎来表达愤怒、欢喜、沮丧、厌倦和痛悔自责。他从没帮车子取过名字，觉得这样做像个长不大的毛头小子。但现在，他了解这辆车对他的意义，他的自我认同曾经与这部性情阴晴不定的老雪佛兰密不可分。

杰夫把钥匙插进车里，发动了车子。引擎先是一下逆火，接着轰隆隆地活了过来。他掉转车头，然后在克里夫顿路右转，经过正盖到一半的传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的大型工地。人们在八十年代还是管这里叫CDC，只不过CDC这时代表的是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这地方将以研究退伍军人症及艾滋病两种未来带来大恐慌的祸害而举世闻名。

即将在眼前展开的世界里有：骇人听闻的瘟疫，性革命及其失败，人类太空活动的胜利与悲剧，眼神空洞、全身穿皮戴链、梳着粉红色刺猬头的朋克族在街市出没，受到污染而奄奄一息的地球被死光包围……天哪，杰夫不禁打了个冷颤，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世界活像是最恐怖的科幻小说成真，相较于乐观天真的一九六三年初，他习以为常的世界甚至更贴近《银翼杀手》之类的电影。

他打开收音机，只找到信号不良、单声道的调幅广播，连个调频波段都没有。露比与浪漫者乐团正对着他轻声哼唱着《希望在明天》①，杰夫开怀大笑。

他在布瑞尔街左转，漫无目的地穿过隐蔽的邻近住宅区，来到校园西

注①：露比与浪漫者（Ruby & the Romantics），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美国当红的黑人节奏乐团。《希望在明天》（Our Day Will Come）于1963年登上热门音乐排行榜冠军的畅销歌曲，也是露比与浪漫者唯一一首排行榜冠军歌曲。

侧。不久后，街道变成了穆尔兰大道，他继续往前开，经过了英曼公园和阿尔·卡彭的服刑地联邦监狱。城市的路标消失了，他正在梅肯公路上，往南。

收音机不间断播放着披头士流行前的热门歌曲，音乐陪伴着他，《冲浪美国》、《我将追随他》、《喷烟的魔龙》。杰夫跟着每首歌哼唱，假装正在听专门播放老歌的电台。他告诉自己，只要按一下键，就可以听到斯普林斯汀或王子乐队的歌，或是用CD播放帕特·麦斯尼最新歌曲的爵士乐电台。但信号灯灭了同时，也终结了他的幻想。除了更多类似的过时音乐外，他在频道控制器上什么也没找到。即使是乡村音乐电台也听不到威利或威隆①的曲子，千篇一律地播放着欧内斯特·塔布斯和汉克·威廉姆斯②的歌，一首反叛乡村乐曲风③的曲子都没有。

在麦克多诺市外，他路过一个卖桃子和西瓜的路边摊。他和马丁常开车到佛罗里达，有次就停在像这样的路边摊前，因为卖水果的是个穿白色短裤的长腿农家女。她身旁有只高大的德国牧羊犬，在开了几句都会男孩和乡村女孩的无聊玩笑后，他和马丁跟她买下一大堆桃子。他们根本不想吃那该死的东西，开了三十英里路后，桃子的味道开始让人反胃，于是拿来对着路牌当靶子练射击，每当听见正中目标的劈啪轰隆声，他们就大吼大叫，白痴得高兴成一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九六四、六五年的夏天？距离现在一两年后。这些事在今天都还没发生，他和马丁没进行过那趟旅行，没买过那些桃子，也没用桃子把从这里到瓦尔多斯塔一半的速限标志都弄脏弄凹过。现在这些代表什么？如果那个六月再度来临，而杰夫还陷在这神秘不可解的重现过去之中，他还会来一趟一样的旅行、和马丁开一样的玩笑、对着一样的路牌扔着一样的熟桃子吗？如果他不这样做，如果那个礼拜他选择留在亚特兰大，或者他只是开车经过卖桃子的长腿妞而不停下……他对这段生命插曲留下的记忆又会如何？它从哪里来，会发生什么事？

注①：应是指Willie Nelson和Waylon Jennings，皆在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才开始踏上音乐生涯。
注②：Ernest Tubb和Hank William均为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前者在1963年时已崛起并走红多年，后者逝于1953年。
注③：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重要的乡村音乐潮流，基本上是为了反对过去主流乡村音乐的音乐法则。

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重新活过一次，就像录像带倒带回放。但他又不像是受限于过去发生过的事，至少不是完全被捆绑。到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是，他又重回到生命中的这个时间点，而且一切情境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包括进入埃默里大学，和马丁成为室友，修读二十五前修过的课，但自他在寝室里醒来的这二十四小时起，他已微妙地偏离了原先追随的道路。

昨晚与朱迪爽约正是最大且最明显的改变，尽管以长期来说，这件事不是必然会影响到任何事。他记得他和朱迪只约会了半年或八个月，然后在下次圣诞节前后就结束了。她为了某个“更成熟的男人”而离开他——他想起时，脸上挂着微笑——一个大四生，毕业后要去图兰上医学院。杰夫的心曾为此受创，消沉了几个礼拜，然后开始一连串地跟别的女孩约会。有阵子是和一个叫玛格丽特的骨感棕发女孩，然后是另一个名字以D或A开头的黑发女孩，再来是有办法用舌头把樱桃梗打结的金发女孩。那时他还没遇到琳达，他娶的女人，他毕业后在西棕榈滩的广播电台工作时才认识她。她当时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念书，他们邂逅在伯克莱屯的海滩上。

老天，琳达现在在哪里？她比他年轻两岁，所以还在读高中，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忽然有股冲动想打电话给她，或是继续往南开到伯克莱屯去看她，和她见个面……他不该这样，太唐突了。可能会产生危险的脱轨，陷入可怕的自相矛盾中。

是这样吗？他真的得担心时间悖论，担心杀死自己祖父的老掉牙想法？也许一点也不需要。他并不是四处漫游的外来者，唯恐会遇上年轻时的自己，他就是那个年轻的自己，他属于这世界，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他的心来自未来，而且未来只存在于他的心中。

杰夫不得不把车开到路旁休息几分钟，他用手抱住脑袋，努力理解这件事的内涵。他曾经想过是不是出现了幻觉，才会幻想出这个过去存在。但万一不是幻觉，万一他真的回到了过去，万一接下来二十五年的复杂时局，从西贡沦陷开始到新浪潮摇滚乐流行、个人电脑发明，每件事都成为一部剧情成熟的虚构小说，一夜之间从他的脑际冒出，而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一九六三年的真实世界，这个虚构想象出现的地点，那该怎么办？比起时光旅行、来世、空间维度错乱等解释，这理由甚至还比较说得通。

杰夫再次发动雪佛兰，重新回到双车道的二十三号公路。洛克斯特、詹金伯格、杰克森……佐治亚州偏远地区的荒凉沉寂小镇，像大萧条年代的电影场景在眼前飞逝而过。他想，也许驱使这趟无目的地漫游的原因正是这个：在亚特兰大之外不受时光打扰的乡间，现在是公元几年或哪个年代的一切线索均付之阙如。饱受风吹日晒的谷仓上用庞大的字体漆上了“耶稣拯救世人”字样，颠簸难行的公路上每隔一段时间就准时出现废弃的柏玛刮胡膏广告牌，一个垂垂老矣的黑人正牵着一头驴……相较起来，即便是一九六三年的亚特兰大，都像是来自未来。

在教宗渡口，就在梅肯以北，杰夫把车开进一家附设商店的小型加油站。没有自助式加油枪，也没有无铅汽油。四升的海湾特级汽油三十三美分，标准型二十七美分。他告诉站在外面的小弟要加海湾特级，油位低的话加两升。

他在店里买了几包瘦子牌肉干、一罐帕布斯特啤酒，然后在啤酒罐上抠了好一阵子没结果，才突然发觉上面没有拉环。

“你一定渴坏了，亲爱的。”柜台后面的老妇人咯咯地笑着说，“竟然想用手就打开！”

杰夫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妇人指了指挂在收款机旁绳子上的开罐器，他用那东西在啤酒罐上面打了两个倒三角形的小洞。小弟这时从加油筒边上对着这家店破烂的纱门大喊：“看情形你需要三夸脱汽油，先生！”

“需要多少加多少。也帮我检查一下风扇皮带，行吗？”他也喊回去。

杰夫灌了一大口啤酒，从架子上拿了本杂志。里面有篇关于新普普艺术风潮的文章，利希滕斯坦的大幅连载漫画，奥尔登堡用聚乙烯做的巨大松软汉堡。有意思，他原本以为这股风潮会晚一点出现，大约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他发现不一致了吗？这世界已经和他自以为认识的世界有些许不同了？

他必须找个人谈谈。马丁只会把这看成超级笑话，他的父母则会担心他的精神状况。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也许他该去挂精神科门诊。医生至少会听你说，而且对谈话内容保密。不过那样做等于心照不宣地预设自己有精神方面困扰，有想要被“治疗”的欲望。

不，他找不到可以讨论的对象，他没办法公开谈。但是他不能因为担心事情曝光就继续逃避，这样比他言谈间可能不小心透露的时代错误更古怪。而

且该死的是，他开始觉得寂寞了。即使他不说出真相，或是他所知道的真相，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他还是需要同伴的安慰。

“我可以换点零钱打电话吗？”杰夫问收款机旁的妇人，然后递给她一张五美元钞票。

“没有一美元的？”

“我想打到亚特兰大。”

她点点头，按下找换零钱的按键，然后从抽屉中掏出一些硬币。“一美元就很足够了，亲爱的。”

3

坐在哈里斯馆前方桌子前的女孩，对自己被拖来充当周末夜的接待工作十分恼火，但她还是尽量找乐子度过周末，也就是观察同侪们的求偶仪式。杰夫走进来时，她冷冷打量了杰夫一眼，当她打电话到楼上通知朱迪·戈登说她的约会对象已经到了时，语气中带了一丝讽刺兴味。她或许知道他昨天让朱迪空等了一晚，甚至偷听到杰夫下午在梅肯附近加油站打给朱迪时的谈话。

女孩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让杰夫有些紧张。他在隔壁会客室里不太舒适的沙发中挑了一张坐下，房间里的壁炉旁有个绑马尾的棕发女孩和她的男伴正在一架老旧的施坦威钢琴上弹着《心与灵》。他走进房间时，女孩向他微笑招手。他对她是谁完全没印象，也许是朱迪的朋友，他老早忘了，但他还是点点头向她回个微笑。宽敞的会客室里散坐着八九个年轻人。其中两个带了鲜花，还有一个手上拿着装在心型盒里的惠特曼糖。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克制的表情，却遮掩不住热切但忐忑不安的期待：他们是在阿芙洛狄忒神庙前的求爱者，渴求住在这座堡垒中的山林女神垂青而尚未通过考验的有情人。一九六三年的约会之夜。

杰夫完完全全记起来了。事实上，他有点不是滋味地注意到，即便是现在，自己的手心仍因为紧张而冒汗。

尖锐高亢的笑声从楼梯上传来，飘进了大厅。会客室里的年轻人纷纷抚直领带、看表，将不安分的发绺归位。两个女孩找到了各自的护卫，带着他们穿越大门，走进神秘的夜色中。

二十分钟后朱迪终于出现，脸上刻意装出冰冷的坚绝表情。然而杰夫只

注意到她难以置信的年轻，她流露出一股青春的温柔气息，不仅是因为她还是个青少年。他知道，像她这年纪的八十年代女孩（女人）看起来可不是这样，她们不会这么年轻、天真无邪。从詹妮丝·乔普林的时代开始，女孩们的模样就变了，麦当娜以后的世代当然更不可能回到过去。

“好吧，”朱迪说，“我很高兴你今晚能准时出现。”

杰夫笨拙地站起身子，给朱迪一个带着歉意的微笑。“昨晚我真的很抱歉。”他说，“我——身体不大舒服，心情也不大对劲。你一定不会想跟我出门的。”

“你可以先打个电话呀。”她使性子地说。她的双臂交叉在胸部下方，凸显出圆领衬衫下羞怯隆起的线条。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件米色羊绒衫，下身是薄棉裙配上系踝的低跟鞋。杰夫闻到她身上浪凡香水混合花香洗发水的好闻味道，发现自己正看着在她蓝色大眼上方调皮舞蹈着的金色刘海出了神。

“我知道，”他说，“我真希望打过了电话。”

她的表情柔和下来，对峙在开始前便已结束。她从来没办法生气太久的，杰夫想起来。

“你昨晚错过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她的语气没有一丝不高兴，“电影从女孩正在宠物店里买鸟开始，然后罗德·泰勒假装是那里的员工……”

在走出门外到上了杰夫的雪佛兰的路上，她继续叙述了大部分剧情。他假装不熟悉这曲折起伏的故事，即使他最近才在HBO周期放映的希区柯克电影回顾展看过。而且，他当然看过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时和朱迪一起看的，就在二十五年前的昨天晚上，他的另一个前半生中。

“然后那个人就去加油站点了一根烟，但是——嗯，我不想告诉你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这样会破坏你看电影的乐趣。这电影真的会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想看的话，我不介意再看一次。或者我们可以看《欢乐今宵》。你想看哪部？”

“我比较想坐着说说话。”他说，“要不要找个地方去喝杯啤酒，吃点东西？”

“当然好。”她笑着说，“去莫伊与乔伊？”

“好呀。那是在——庞塞德莱昂大道上，对吧？”

朱迪皱了皱眉头。“才不，那是曼纽尔酒吧。别说你忘记了——左转，现在！”她从座位上转身向他扮了个古怪表情，“哎，你真的怪怪的，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大不了。就像跟你说过的，只是一时状况不佳嘛。”他认出大学时期常光顾的老地方入口，便将车停在街角。

酒吧里面的陈设不太像杰夫记忆中的模样。他以为吧台会在进门后的左手边，不是右边；座位似乎也有些不一样，比较高、光线比较暗。他领着朱迪向酒吧后方的座位走去，途中有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不，他更正，那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比他*老多了*——拍了拍杰夫的肩膀，态度十分友好。

“杰夫，最近过得怎么样？这位可爱的年轻女孩是你的朋友吧，介绍一下吧？”

杰夫看着男人的脸，眼神显得茫然。男人脸上戴着眼镜，蓄着黑白参差的山羊胡，正对他露齿微笑。样子看起来有点眼熟，但他想不起别的了。

“这位是朱迪·戈登。朱迪，呃，我跟你介绍，这位是……”

“塞缪尔斯教授，”朱迪抢着说，“我室友选修你的中世纪文学。”

“她的名字是——？”

“波拉·霍金斯。”

男人脸上的微笑更热烈了些，他点了两次头。“非常杰出的学生，波拉，聪明的年轻女士。我想我的课评价还不错吧？”

“喔，是的，教授。”朱迪说，“波拉跟我聊过所有关于你的事。”

“那，也许到秋天有幸可以看见你出现在课堂上？”

“我现在还不敢打包票，塞缪尔斯教授。我现在还没决定明年的课该怎么安排。”

“有空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们可以谈谈。你呢，杰夫，那篇乔叟的报告写得不错，但引用文献不够完整，我只得给你个B。下次好好注意，杰夫？”

“我会记得的，教授。”

“很好，很好。课堂上再见了。”他向他们挥挥手，回座位上继续享受啤酒。

他们走到座位前，朱迪跟着杰夫后面滑进椅子里，开始咯咯笑。

“什么事那么好笑？”

“你不认识他？塞缪尔斯博士？”

杰夫甚至记不起那位教授的名字。

“不认识，他怎么了？”

“他是个好色老头，那是他出名的原因。他追求每个上他课的女孩子，只要长得漂亮。波拉说有次他下课后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他专做这种事。”

她将少女纤纤的手指放在杰夫腿上搓揉、挤捏着。

“你可以想象吗？”她问，语气带着一股正私下进行阴谋的兴奋，“他甚至比我爸的年纪还大耶。‘有空到我办公室坐坐’，哈！我知道他想讨论什么。他这年纪的男人竟然做这种事，你听过比这更恶心的吗？”

她的手始终放在杰夫的大腿上，距离他正勃起之处不过一英寸左右。他看着她天真无邪的圆眼睛，甜蜜的红唇，忽然幻想朱迪就在座位这里趴下来含他。你这好色的老头，想到这，他笑了。

“什么事好笑？”她问。

“没事。”

“塞缪尔斯博士的事，你不相信我说的？”

“我相信。不是，只是——你和我，每件事都……我忍不住觉得好笑，就这样。你想喝什么？”

“跟平常一样。”

“三倍辣僵尸①吗？”

忧虑的表情从朱迪脸上消失了，她和他一起大笑起来。

“笨蛋。我想来杯红酒，跟平常一样。你今天晚上真的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吗？”

两人的嘴唇缠绵着，朱迪的唇就跟他想象中还有记忆中一样柔软。她发梢的新鲜气息、肌肤的青春触感一再挑逗着他，这份激情打从结婚前刚跟琳达在一起之后就没再体验过了。车窗摇下了，杰夫亲吻她时，朱迪把后脑勺

注①：以Marie Brizard牌橙皮酒Triple Sec等调制成的调酒。

放在门框的橡皮垫上。安迪·威廉姆斯正在电台广播里唱着《红酒与玫瑰的时光》，山茱萸花蕾混合了朱迪柔软、干净肌肤的气味，散发出迷人芳香。车子停在离校园约一英里远的一条林木茂盛的街道上；离开酒吧后，朱迪指引他把车开到这里。

今晚的谈话异常美好，出乎杰夫的期待。基本上他让对话顺着朱迪的话进行，让她来提起人名、地点和事件，他则根据记忆或是她的表情、语气流露出的线索来响应。只有一次他不小心说溜了嘴，透露出时空错乱的讯息。那时他们正聊到一些认识的学生打算明年搬出学校，而杰夫说他也许会去分租一层独立公寓。朱迪从来没听过独立公寓这个词，但他说他从哪里看到，是加州流行过来的新词，他想他们可能要在亚特兰大盖这种房子，用此搪塞了过去。

夜色渐浓，他感到心情轻松快活了起来。兴许有了啤酒的帮助，但主要是因为待在朱迪身边的缘故，让他第一次从整件事发生以来的紧张状态中纾解。有时候，他甚至发现自己不再一直想到自己的未来 / 过去。最重要的是他活着，而且活得非常好。

他将朱迪脸颊旁的金色长发往后梳，一一再次亲吻她的双颊、鼻子和嘴唇。她低声发出欢愉的呻吟，他的手指从她的胸部往下滑到衬衫最上面的纽扣上。她把他的手拨开，让它再次滑到衣裳覆住的胸部。他们又亲吻了好几回合，接着她的手贴住他的大腿，就像在酒吧雅座时那样，但这回她决心朝着些微上方缓缓前进，纤纤玉指轻轻抚弄着他坚硬的阳物。他沿着她被丝袜包覆的小腿爱抚，手来到了她裙下，体会长袜末端上方的柔软肌肤触感。

朱迪挣脱了他的怀抱，突然坐起身子。

“把你的手帕给我。”她低语道。

“什么？我没——”

她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扯出一条白色手帕，今晚稍早他穿上那套过时衣物时，自动将手帕塞进了口袋里。杰夫再次向她伸手，想将她揽进怀里，但她拒绝了。

“听话，”她低声耳语，并绽放出甜甜的笑容，“乖乖往后坐好，闭上眼睛。”

他皱眉，但还是照办了。她突然拉下他的裤子拉链，以毫不迟疑的老练

动作释放出他的坚挺。杰夫讶异地睁开双眼，看见她盯着窗外，手指正以固定的节奏在他身上移动。他制止了她的手，握住静止不动。

“朱迪——不要。”

她回望他，眼神中带着关切。“你今天晚上不想要？”

“不是这样。”他温柔地挪开她的手，调整好坐姿，然后拉上了裤子拉链。“我想要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但不是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找个旅馆或是——”

她撤回身靠在车门上，对他怒目而视。“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女人！”

“我只是想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用比较能够表达爱意的方式。我想给你——”

“你什么也不必给我！”她的脸因愤怒而皱在一起，杰夫担心她可能会哭。“我想帮你纾解，就像我们以前那样，但你突然觉得这办法不好，想把我拖去廉价旅馆，就像是在对待一个……一个妓女！”

“朱迪，看在老天分上，我一点也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明白吗，我只是想让你快乐，跟我一样。”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口红，气冲冲地将后视镜调整到她能看着自己搽上口红的位置。“以前那样就让我非常快乐，真是感激你。或者说至少我曾经很快乐，直到今晚。”

“听着，如果我说错了话，我很抱歉，好吗？我只是想……”

“你的想法就留给自己吧，你的手也是。”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不开心。我们可以明天谈谈这件事吗？”

“我不想谈，我现在只想回宿舍，马上。就这样，如果你还记得怎么回去。”

让朱迪在宿舍下车后，他在北卓伊丘路、新雷诺克斯广场购物中心附近发现了一家酒吧。不像是他会遇见埃默里人的场所，而是家做酒客生意的酒吧，让年纪稍长、较安静的人们透透气，稍微把贷款和死气沉沉的婚姻生活抛到脑后。杰夫觉得这里让他很自在，尽管他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是这种地方的

客人。酒保甚至检查了他的证件，杰夫成功找出他放在皮夹背面为了这种场合而准备的伪造身份证。酒保半信半疑地咕哝了一声，给了杰夫一杯双份的杰克丹尼尔威士忌便走开了，开始无意义地摆弄起吧台上黑白电视机的水平手把。

杰夫缓缓地啜了一口威士忌，无神地盯着电视新闻。伯明翰又出了事；吉米·霍法在纳什维尔被控非法干预陪审团；福特即将推出天王星二代。杰夫想到马丁·路德·金死于孟菲斯；霍法神秘地从世人眼前消失；满天的通讯卫星让MTV以及回放的《迈阿密风云》在全世界无孔不入。好个美丽新世界。

今晚和朱迪在一起一开始十分愉快，但是在车里的收场让他沮丧不已。他已经忘记该如何做不自然的性了。不，不是忘了，而是他根本从未完全了解过，从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时就从没搞懂过。新发现的情感及天真无法招架对性的饥渴，闪耀而刺眼地遮蔽住种种不坦承。曾经奇异而美妙的情欲历险，如今被赤裸裸地掀开，暴露出廉价的本质，透过时间的距离一览无遗：在一辆雪佛兰车前座用手迅速达成的性高潮，背景则是不入流的音乐。

那么，他现在该怎么办，他妈的敷衍了事吗？

他该放纵自己，和一个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从没听过避孕药的纯洁金发妞一起探索激烈的性爱游戏？还是他该将重心重新放到学业、青少年的瞎扯闲聊、春季舞会上，假装一切都是第一次？他该背诵早已忘光且从没派上过用场的统计表，好让自己的社会学入门可以过关？

也许他没什么天杀的好选择，如果这诡异的时间转换永远持续下去，他没有选择。也许他真的得经历这些，把一切重新来过一遍——年复一年地活在这痛苦且预料之中的人生。就在这一刻，他面临的现实竟变得更具体，甚至更不可撼动。他的另一个自我则成了一种虚妄。他必须接受事实：他是个十八岁的大学新鲜人，完全依赖父母，而且他现在可以成功完成数十门学术课程，让他对这一切充满了鄙视与厌倦。

电视新闻播完了，体育播报员正喃喃播报着棒球甲组联赛的分数表。杰夫又叫了一杯酒，酒保把冰凉的杯子端来时，杰夫的注意力忽然如激光束般集中在那台万年电视机吐出的一字一句。

“……来看今年尚未被马蹄践踏过的丘吉尔赛马场，两匹来自东部的小马也许会给加州栗色马一点颜色瞧瞧，最后抱走大奖。练马师伍德·斯提芬斯

带着刚从预赛中漂亮赢得冠军的永不屈服以及它完美的纪录，来到德比参加一九六三年的大赛。斯提芬斯不敢夸口预言冠军，但是……”

肯塔基赛马大会。该死，为什么不？如果他真的曾经活着经历过接下来的二十五年，而不是想象或做梦，有件事就很清楚了：他有一大堆信息可以好好利用。他没有技术，设计不出电脑或类似东西，但是他当然可以运用他的知识，他的知识是新闻知识，他知道从现在到八十年代中期将对社会造成影响的潮流及事件。他可以靠着对体育事件和总统大选选情的知识下注，赚进大把钞票。当然，那要假设他对未来四分之一世纪里即将发生的事的确有确实、正确的把握。正如他之前意识到的，这假设不是必然可以打包票。

“……紧追在后。可能领先的马是格林特里团队的劫匪克星，它保持的纪录是一分三十四秒，是这匹来自纽约的三岁赛马跑出的最佳速度……它赢得了伍德纪念杯冠军，这是继它夺下……”

见鬼，是谁赢得那一年德比的赛马大会？杰夫努力回想。相比劫匪克星，永不屈服这名字他模模糊糊还有点印象，但听起来好像还是不太对。

“两匹马跟威利·休马克的团队，以及来自西部的奇迹——糖果斑点有场硬仗。这可是个必胜组合，各位。尽管比赛看起来像是刺激的三强争夺战，但大家一致认为，而且共识相当强烈，糖果斑点即将在本周六戴上冠军花环。”

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到底是哪匹马？北方舞者？还是科艾之王？杰夫确定这两匹马都赢过德比的赛马大赛，但是是哪一年呢？

“我说，酒保！”

“一样的？”

“不，不是现在。你有纸吗？”

“纸？”

“我是说报纸，今天或明天的都好。”

“日报还是宪政报？”

“随便。你有体育版吗？”

“上面做了些记号。勇士队明年要来，我一直在注意他们的平均成绩。”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没问题。”酒保伸手从放装饰物的地方下面拿出一叠严密对折好的体

育新闻。

杰夫迅速翻阅过棒球新闻那几页，然后找到路易斯维尔举办的最近一场比赛的预报，他浏览过参赛者名单，找到了播报员曾提到的几匹热门赛马，包括糖果斑点、永不屈服、劫匪克星，然后是皇家塔、柠檬螺旋……不是，不是……灰色宝贝、穷凶恶极……这两匹马都没听过……疯狂纸牌、努尔大公……嗯嗯……日安、以我荣誉起誓……

夏多克。

夏多克，赔率十一比一。

他把雪佛兰用六百美元卖给一家在布雅克利夫路的二手车行。书、音响和唱片收藏在城里一家旧货商那里卖了两百六十美元。在寝室书桌里，他找到一本支票簿以及校园附近一家银行的存款簿，立刻从两个账户里把钱领出来，只留下二十美元，于是他凑到了八百三十块。

在整个计划中，打电话向父母借钱最困难。他父母因为他突然"紧急"商借一笔钱而忧心忡忡，父亲因为杰夫拒绝交代钱的用途而生了气。但他还是借到了几百美金，母亲则从私房钱里另外寄给他四百块钱。

现在他只需要下注，下个大注。但是要怎么做？他一时想去趟路易斯维尔，直接在现场下注，但打电话给旅行社后证实他原先的猜想：早在几个礼拜前，德比赛马大赛的门票就卖光了。

他的年龄也是个问题。他的样子也许老到可以在酒吧里点杯酒，但下这么大的赌注一定会引来严密的监视。得找个人代表他出面才行。

"赌博业者？他妈的你想知道赌博业者是想干什么，小子？"

在杰夫眼中，二十二岁的弗兰克·马多克也不过是个"小子"，但是在这现况中，一个大四的法律预科生已经是比较老成、有社会经验的人了，而且他陶醉于把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

"我想下个赌注。"杰夫说。

马多克纵声大笑，他点了根小雪茄，然后招手叫来另一瓶啤酒。

"赌什么？"

“肯塔基赛马大赛。”

“你干吗不自己在寝室里开赌盘？搞不好会有不少人来下注呢。不过口风要紧。”

这位高年级生用亲切的屈就姿态对待杰夫。杰夫心中窃笑这年轻人身上的老练，也许不是这年纪该有的世故。

“我想下的注相当大。”

“咦？多少叫大？”

星期四午后，曼纽尔酒吧里一半的位置是空的，没有人坐在能听得见他们说话的距离内。“两千三百美元。”杰夫说。

马多克皱了皱眉。“你说的可是他妈的一笔大数目。我知道糖果斑点赢的机会相当大，不过……”

“不是糖果斑点，是别匹马。”

当服务生在破旧的橡木桌上摆妥一瓶啤酒时，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大笑了起来。

“做梦吧，孩子。劫匪克星不值得你冒险，永不屈服也没这个赢面。至少不是在这场比赛。”

“弗兰克，我的钱我作主。赢的钱我们七三分账。如果我是对的，你可以轻松大捞一笔，一分钱都不必冒险。”

马多克为他们各自斟了一大杯冰凉啤酒，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倒，以免啤酒泡沫高起来。“我可能会因此惹上一堆麻烦，你知道的。我不想搞砸法学院的学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拿着这么大一笔钱。我怎么知道万一你输光了会不会去找训导长哭诉？”

杰夫耸耸肩。“所以你是这场赌局里的关键。但我不是这种人，输钱也不在我的计划之中。”

“没人有办法保证。”

一枚铜板投进了音乐点唱机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吉米·索尔开始唱出《如果你想要快乐》。杰夫抬高语调好压过音乐声，“所以，你有认识赌博业者吗？”

马多克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盯着他。“七三分账，嗯？”

“没错。”

高年级生摇摇头，认命地叹了口气。

“钱带在身上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北卓伊丘路上的酒吧挤满了人。杰夫走进来时，电视机里商业味道浓厚的赛前节目正发出刺耳声响：舒适牌刮胡刀正大力宣传最新产品，不锈钢刮胡刀片。

杰夫比他预期中还紧张。计划看起来很完美，但假如当中出了差错呢？就他的判断，上星期的世界大事完美复制了他记忆中的过去。但他的记忆力就跟所有人一样不可靠，而且过了二十五年，他已经无法确定一九六三年中曾经发生的千百万件事，是否跟第一次发生时有什么不同。他注意到有些小地方似乎稍微偏离轨道，他自己的行动当然也大大改变了。

这场比赛要出现新的结果，也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比赛结果改变了，杰夫将失去一切，而且他这礼拜已经翘掉了期中考，学业正处于严重危机中。他甚至可能没办法埋头重拾大学课业。他会被踢出校园，一文不名。

同时，越战即将开打。

“嘿，查利，”某个人喊道，“请在场的人再喝一轮，双份的，门里的统统有份！”

酒馆里不约而同响起了一阵欢呼和笑声。那男人的一个伙伴说：“这钱花得早了点，可不是？”

“兄弟，囊中物啦，”慷慨的男人说道，“跑不掉的！”

电视屏幕上，马匹即将关入马闸，马儿们焦躁不安，极度渴望甩开禁锢、向前奔跑，那正是它们被饲养的目的。

“什么事都有可能，金保。那正是赛马刺激的地方。”

酒保把陌生人请的双份酒分派给每个人。杰夫还来不及拿起酒杯，马儿们就冲出了闸门，永不屈服像插上电一般一马当先，劫匪克星几乎和它并肩。骑师威利·休马克冷静地跨坐在糖果斑点的背上，在第一个转弯时，只落后了三个马身。

夏多克位居第六。还有一英里要跑，落后十个马身。

杰夫迅速咽下一口酒，差点被几乎没掺水的威士忌噎住。

领先的马群疾冲过标示半英里柱，夏多克没有推进半英寸。

杰夫想着，小一点的学校也许有机会。就算被埃默里退学，小区大学也可能会收他。他可以在地区广播电台打工。虽然这些年的人生经验没留下书面证明，但是在工作上会大有帮助。

酒馆里的人群对着屏幕吼叫，仿佛马儿和骑师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只剩四百码。杰夫已经绝望了。夏多克跑到终点相对跑道的尽头时稍微往前突破，但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正如赌盘赔率预测的，这是场三强夺冠赛。

比赛进入终点的最后冲刺，休马克骑着糖果斑点挺进围栏，身体向后预备好夺标姿势。夏多克跑在第四位，距离第一名三个马身，面对着这样的竞争对手，它绝不——

就在比赛进入最后的四分之一英里时，劫匪克星忽然似乎累了，它似乎无心参与终点前的竞争。它开始落后，只剩下永不屈服和糖果斑点向终点狂奔，但休马克却没能让这匹来自加州的栗色马发挥出最后冲刺的力量。

夏多克超越最有机会夺冠的糖果斑点，打败了永不屈服，稳定且毫不松懈地赢得胜利。

酒馆里人声沸腾，简直快要暴动起来。杰夫不发一语，纹风不动地坐着，手因为紧握住冰冷的酒杯而几乎冻僵了，但他丝毫不察。

夏多克以超前永不屈服一又四分之一马身的距离赢得胜利，糖果斑点则被抛在将近三个马身后。劫匪克星精疲力竭地回到了终点，排名第五或第六吧。

杰夫成功了。他赢了。

酒馆里的人开始怒气冲天地大声分析起刚才收看的比赛，大多数人都忿忿不平地将矛头指向威利·休马克在最后半英里时的战略失误。杰夫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正在等着赌金计算广告牌上的数字出现。

赌夏多克赢的人每注可赢得二十点八美元的彩金。杰夫反射性地将手伸向附有计算器功能的卡西欧表，当他意识到此时距离这东西存在的时代还有多久时不禁失笑起来。他从吧台抓起一张餐巾纸，用圆珠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

个数字。

两千三百倍的二十点八的一半，减掉弗兰克·马多克帮忙下注所分得的三成……杰夫赢得将近一万七千块。

更重要的是，比赛结果和他记忆中一样。

他才十八岁，而且知道接下来二十年内世界上将发生的每一件大事。

4

杰夫把手上的牌一口气全摔在假日饭店深绿色床罩上，牌面朝上。手指接着用最快速度将牌从旧扑克牌中弹出，这时弗兰克以杰夫已经熟悉的催眠语调喃喃地念出：“加四、加四、加五、加四、加三、加三、加三、加四、加三、加四、加五——停！暗牌是王牌A。”

杰夫慢慢将方块A翻过来，两人都笑了。

“哈！”弗兰克狂笑起来，他大力一拍床罩，把扑克牌全弹上了空中，“我们是最佳拍档，老兄，我们会所向无敌！”

“来瓶啤酒吗？”

“妈的还用问！”

杰夫打开腿站直身，穿过房间朝桌上的冷藏柜走去。这个一楼房间的窗帘开着，杰夫边橇开两瓶银子弹啤酒的瓶盖，边用极度赞赏的眼神，盯着他那辆停在图库卡利旅馆停车场上熠熠生辉的簇新灰色斯蒂贝克亚凡提。

这辆车从亚特兰大一路开来，沿途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和评论，而在前往拉斯维加斯的旅途上，可能还会吸引同样的注意力。杰夫在这辆车里感觉到彻底的自在，那“未来主义”的设计和仪表设备甚至让他得到一些安慰。这辆车头极长、后车厢截短的机器，在一九八八年时会是引人注目的最新型跑车，他似乎记得在八十年代还有一家独立制车厂仍在生产限量版的亚凡提①。对

注①：1962至1963年间由美国史都铎贝克（Studebaker）公司设计、制造的跑车型房车亚凡提（Avanti），以造型拉风时尚著称。

一九六三年的他来说，这辆车像是时光旅行的旅伴，是由属于他的年代形象包覆的豪华保护壳。如果说老雪佛兰唤起了怀旧记忆，亚凡提唤起的是对未来时光的强烈乡愁。

“喂，啤酒还没好吗？”

“来了。”

他递给弗兰克一瓶冰啤酒，然后喝了一大口自己那瓶。五月底马多克一毕业，他们就立刻上路了。杰夫很久没去上课，已经被退了学，但他一点也不在意。马多克想去南方，在新奥尔良停留几天庆祝，但杰夫坚持走更直接的路，绕经过伯明翰、孟菲斯和小石城。在城市外围，每几百英里就有段新开通的州际公路，速限七十或七十五，这些平缓宽阔的偏僻路段让杰夫可以将最高时速一百六十英里的亚凡提发挥到极致。

和朱迪·戈登的约会提早结束那夜，杰夫曾经沮丧与困惑，情绪却被德比胜利的喜悦驱散。那晚以后，除了在校园内擦身而过之外，他再也没见过她。他也不再忧心该如何解释自己的精准预测，除了有时候清晨醒来，脑袋会思考着无法找到的解答。无论真相如何，至少他现在有证据可以证明，他意识到的未来不只是个幻想。

截至目前，杰夫一直都能成功转移弗兰克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让他能够精准预测，赢得惊人的胜利？马多克现在以为杰夫是个有先天残缺的预言者，懂得某种神秘的预测方法。杰夫拒绝继续下注德比赛后两个礼拜举行的普里克尼斯赛马会，则强化了这印象。他确定夏多克会赢得该年度赛马三冠王系列赛事的其中两项，却记不得哪匹马输了德比大赛接下来的哪项比赛，因此，尽管弗兰克抗议，杰夫还是坚持当旁观者。结果，糖果斑点以三个半马身的距离赢得了比赛。现在杰夫不只确定贝尔蒙特赛马会的赢家是谁，更有把握糖果斑点的再起，必定会让夏多克的赔率再次飙高。

赌博赋予杰夫新的使命感，让自己暂时抽离形而上学和哲学的泥淖，不再试图去挖掘目前处境的解答。如果他不是已经精神错乱，继续埋头苦思无法解释的事物最后也会把他逼疯。赌博是一翻两瞪眼的事，直截了当得让人欣慰：赢或输、对或错，简单明了，没有模糊地带，不必煞费猜疑；尤其当你事先已经知道结果时更是如此。

弗兰克捡回四散的牌，正在切牌、洗牌。“喂，”他说，“我们用两副牌来玩！”

“好啊，有何不可？”杰夫双腿跨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把牌拿过来重洗一遍，然后开始发牌。

“加一、加一、零、加一、零、减一、减二、减二、减三、减二……”

杰夫满足地听着熟悉的声音持续计算发出的一点和十点张数。弗兰克当时正狂热地背诵一本叫《战胜庄家》的新书中的图表，内容是关于计算机研究出来的二十一点赢牌策略。杰夫自己阅读过后深知，这类算牌术的威力有多大。到了七十年代，美国赌场已禁止使用这类技术的玩家进场。但是在这个时代，不论何种算牌术的玩家仍被当成肥羊，受庄家和赌场监台员欢迎。弗兰克应该能玩得不错，最不济也能保本。如果二十一点赌桌上赢钱的激动情绪让他聚精会神在赌局上，或许能稍微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过于专注杰夫期待在贝尔蒙特赛马会上赢得的惊人胜利。

“减一、零、加一——停！暗牌是十点。”

杰夫把梅花J秀给弗兰克看，两个人击掌欢呼。弗兰克干了啤酒，把罐子放上床头桌上的半打空罐旁。“喂，”他说，“我们路上经过的一家汽车电影院在放映《*007*》，想不想去看？”

“拜托，弗兰克，那部电影你已经看过几次了？”

“三四次吧，每次看都觉得更好。”

“真是够了。我受不了詹姆斯·邦德了。”

弗兰克疑惑地看着他。“你说啥？”

“没事。我只是不想去而已，车给你开，钥匙放在电视机上。”

“哪里不对劲啦，你在帮教皇服丧吗？我可不知道你是天主教徒。”

杰夫大笑，伸手拿他的鞋子。“你在说啥鬼话，好吧我去。至少不是罗杰·摩尔演的。”

“罗杰·摩尔又是什么鬼？”

“他有一天会上天堂啦。”

弗兰克摇摇头，然后皱起眉头。“我们的话题是罗马教皇死了，还是詹姆斯·邦德，还是什么？你知道，老弟，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他妈的到底在

讲啥。”

“我也不知道好吗，弗兰克，我也不知道。走吧，看电影去。我们正需要逃离一下现实。”

隔天他们轮流开着亚凡提，一路前往赌城拉斯维加斯。杰夫从没去过内华达州，比起他记忆中电影和电视里呈现的八十年代歌舞秀，霓虹灯饰装点下的脱衣舞场显得较冷清，少了点张牙舞爪的奢华与俗丽。这是霍华德·休斯[①]之前的赌城，他会意过来，这是希尔顿和米高梅大手笔创建大型、“体面”赌场饭店前的赌城。现在占据位于内华达州604号公路上一小片超现实世界的，是战后赌风盛行年代留下来的低矮却充满活力的建筑，像是“沙丘”、“热带雨林”与“沙滩”等著名赌场。“鼠党”[②]在拉斯维加斯夜夜笙歌的年代，仿佛直接走出老派黑帮电影，以弹指为伴奏节拍的摇摆舞曲配乐隐约在背后悠扬，炙热、干燥的空气中仍依稀嗅得出一丝刺激的罪恶气息。

他们在火烈鸟酒店办妥住宿手续，在酒店赌场里寄存了一万六千美元的现金。酒店副经理像哈巴狗般殷勤，免费让他们住进有三个房间的套房，并招待他们住宿期间的饮食。

弗兰克花了一个晚上时间观察二十一点的赌桌：使用几副牌、分牌和加倍下注的规则，游戏进行的速度以及不同庄家的个性。杰夫和他一起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了，便开始在赌场里闲逛，体会一下这地方的奇特氛围。一切都如梦似幻：象征巨额金钱的鲜艳筹码、衣履光鲜的男男女女……虚张声势的性感外表下透露着绝望，炫耀着一掷千金的无穷财富。

杰夫早早回到房间，看着《杰克·派尔秀》[③]睡着了。隔天早上起床，他发现弗兰克正在套房内的客厅里一边踱步、一边喃喃自语，手里还不时翻着一叠临时记忆卡。

注①：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美国传奇大亨，以航空业起家，六十年代开始介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经营。

注②：鼠党（Rat Pack），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由当红艺人法兰克·辛纳屈带头，开始拉帮结伙将狄恩马汀（Dean Martin）及小山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等带到拉斯维加斯长期作秀，这群被称为鼠党的艺人一起将拉斯维加斯打造成娱乐的天堂，也是拉斯维加斯黄金年代的象征。

注③：《杰克·派尔秀》（Jack Paar Show），杰克·派尔为美国著名广播及电视节目主持人，1956年起，于美国广播公司广播网主持以自己为名的脱口秀节目。

“一起去吃早餐？”

弗兰克摇摇头。“我想最后再背一次这些东西，中午前上赌桌去。我要在早班结束前、庄家开始警觉要溜掉前抓住大鱼。”

“有道理，祝你好运。我可能会待在游泳池附近。记得让我知道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杰夫独自坐在酒店餐厅一张六人座桌前吃早餐，一边读着《赛马消息》。他很高兴地注意到，夏多克在贝尔蒙特赛马会上的赔率仍然持续攀升，但报纸上提到的一堆其他大大小小比赛他就没一个有印象。他狼吞虎咽吞下一盘双份炒蛋及配菜厚片火腿，然后又吃了一大块松饼及三分之一杯的牛奶。最近这几年他已经习惯不吃早餐，或是在上班途中匆忙吃块丹麦曲奇、喝下第一杯咖啡，他一天总要喝许多杯咖啡。但现在这崭新的年轻身体拥有自己的食欲，他不得不从。

杰夫回房间换泳衣时，弗兰克已经去赌场了。他抓了一条大毛巾和一本《视觉生活杂志》，经过饭店礼品部时停下来买了瓶水宝宝防晒乳（注意到上面没有防晒系数标示），然后在游泳池边找了张躺椅躺下。

他立刻看见了她：湿漉漉的黑发、雕刻线条般的颧骨。

她有着丰满坚挺的胸部、纤细的腰肢，以及优雅而曲线美好的长腿。她从泳池中上岸，带着笑意，在沙漠艳阳下闪闪发光，并且朝着杰夫走过来。

“嗨，”她打了招呼，“这张椅子有人用吗？”

杰夫摇了摇头，做个手势请她在身旁坐下。她把背伸直躺下，轻轻地将在滴水的湿发披散到帆布躺椅背后晾干。

“我可以请你喝点东西吗？”杰夫一边问，一边暗自希望自己的眼神不会在她遍布水珠的胴体上停留太久、太明显。

“不，谢了。”她说，仍微笑地直视着杰夫，缓和了拒绝时的尴尬。“我才刚喝了杯血腥玛丽，而且天气太热，让我有点昏昏欲睡。”

“还没习惯前总是这样，”他同意，“你从哪里来的？”

“我住伊利诺伊州，就在芝加哥外。但我来这里已经几个月了，我想我可能会待一阵子。你呢？”

“我现在住亚特兰大，”他告诉她，“但我在佛罗里达长大。”

“喔，那我猜你一定很习惯这里的艳阳啰？”

“挺习惯的。”他耸耸肩。

“我去过迈阿密几次。那里很不错，希望那里也有这种地方可以让你们玩玩。”

“我是在奥兰多长大的。”

“那是哪里？”她问。

“靠近——”杰夫差点就要说“迪斯尼乐园”，还好及时改口成“肯尼迪角”，虽然他知道那地方真正的名字不叫肯尼迪角，即使是一九八八年，名字也早改回来了。“……靠近卡纳维拉尔角。”最后他说。他的犹豫似乎让她有点不解，但尴尬的时刻很快就过去。

“那你看过火箭发射吗？”她问。

“当然啦。”他说，心里想的是一九六九年他和琳达开车去看阿波罗十一号升空那次。

“你觉得他们真的可以像他们说的那样，登陆月球？”

“说不定呢。”他微笑，“对了，我叫杰夫，杰夫·温斯顿。”

她伸出没带戒指的纤纤玉手，他握住她的手指一会儿。

“我是夏拉·贝克。”她将手收回，抚过她仍潮湿的直发后顺着颈背下滑。“你在亚特兰大做什么工作？”

“嗯……其实我还在上大学。但我打算从事记者工作。”

她露齿微笑，笑容中带着一股亲切感。“还是大学生？你的妈咪和爹地肯定花了大把钞票送你上大学，还让你来拉斯维加斯。”

“不是。”他回道，另一方面觉得挺有意思。女孩的年纪不会超过二十二三岁，他却自动从另一个年龄点来考虑年纪差距。“我来这里花自己的钱，在肯塔基赛马大会赢来的。”

她抬了抬秀气的眉毛，显然对这话留下深刻印象。“真的吗？那你是开车来的？”

“是呀，怎么？”

她将晒成褐色的纤长手臂慵懒地放在头顶上，胸部在样式保守过时的泳装下原形毕露。对杰夫来说，这催情效果好比她正穿着八十年代暴露的法式剪

裁设计泳装，或是一丝不挂。

“我只是想到，也许我们可以躲开太阳一会儿，”她说，“也许是去米德湖兜个风。有兴趣吗？”

夏拉住在天堂和热带雨林赌场附近一间整洁的双层小公寓里，与一个叫贝基的女孩合租，贝基下午四点到凌晨在机场服务台上班。除了晚上在赌场或是下午在饭店泳池边闲晃外，夏拉似乎无所事事。

她不是妓女，只是像赌城女孩一样喜欢尽情享乐，不介意偶尔收个小礼物或一把筹码。接下来四天里，杰夫大部分时间都和她待在一起，他买了几件小礼物送她，一个银制脚环、一只皮包，颜色正好搭配她喜爱的洋装，但她从不开口提到钱。他们去湖上划船，开车到顽石坝，到沙漠酒店看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舞表演。

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做爱。在她的公寓、在杰夫的火烈鸟酒店套房里，他们频繁地做爱，享受着难忘的性爱。夏拉是整件事开始以来他第一个上床的对象，也是他在结婚后除了琳达以外的第一个性伴侣。夏拉对性的饥渴，可说是与他天造地设的一对。夏拉之放荡就如朱迪之羞怯，杰夫深深沉迷在她放纵无度的情欲之中无法自拔。

弗兰克则偶尔从付钱办事的女孩身上找乐子，每个饭店娱乐厅或赌场中都找得到这些女孩的踪影，但他把大多时间花在二十一点赌桌上，忙着赢钱。在贝尔蒙特赛马会开始前，他已经让赌本翻出了九千美元，他慷慨地分了三分之一给杰夫，答谢他一开始先提供了赌资。他们两个人现在一共在饭店寄存了将近两万五千美元。弗兰克尽管有些保留，但还是愿意参与杰夫坚持执行的计划，把这笔钱一次全赌在赛马上。

赛马时间即将开始的周六，杰夫和夏拉正在火烈鸟酒店的泳池边。

“你连电视都不去看？”眼看杰夫丝毫没有从藤编织坐垫起身的意愿，夏拉问道。

“不必去，我已经知道结果了。”

“你呀你！”她笑开了，拍了一下他的屁股。“你这有钱的大学生，自以为无所不知。”

“如果我是错的，就不会有钱了。”

“慢慢等吧，时候总会到。”她边说，边把手伸向水宝宝防晒油。

“什么意思？是说我错的时候，还是穷的时候？”

“哎，傻瓜，我哪知道。这里，帮我擦腿背。”

杰夫在阳光下几乎打起盹来，当弗兰克带着不可置信的脸色从饭店里走出来时，他的手正停留在夏拉裸露的大腿上。杰夫看见他朋友的表情，于是连忙爬起身。天哪，也许他们不该全赌上的。

“怎么了，弗兰克？”杰夫紧张兮兮地问。

“所有的钱，”弗兰克粗声说，“他妈的全部的钱。”

杰夫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弗兰克的嘴唇向后牵动，脸上出现一抹古怪的似笑非笑。“我们赢了。”他低声说。

“赢多少？”

“十三万七。”

杰夫松了一口气，手松开弗兰克的臂膀。

“你是怎么办到的？”弗兰克用力盯住杰夫的眼睛问，“见鬼了，你是怎么办到的？你已经连续三次都说对了。”

“运气而已。”

“运气，屁啦。德比赛马会时，你把所有弄到手的钱全押在夏多克身上，只差没把传家珠宝拿去典当。你一定知道什么只是不说而已，要不然还有什么原因？”

夏拉一边咬着下唇，一边若有所思地望着杰夫。“你说过你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杰夫不喜欢谈话转移到这话题上。“嘿，”他笑着说，“下次我们就可能把钱全部输光好吗？”

弗兰克再次露出微笑，好奇心显然消失了。“你创下了惊人纪录，小子，我会追随你到天涯海角。什么时候还要大干一场？你已经有什么好的预感了吗？”

“没错，”杰夫说，“我有预感今晚夏拉的室友会打电话去请病假，然

后我们四个人会好好搞个见鬼的庆祝大会。我现在就赌这个。”

弗兰克哈哈大笑地往泳池边的吧台走去，点了一瓶香槟，夏拉则冲去打电话给她的室友。杰夫又坐回到垫子上，一边气自己话说得太多，一边想着该如何告诉弗兰克，他们的赌友关系已经告一段落，至少在今年夏天是结束了。

该死的他当然不会承认，他们不再下注任何比赛，因为他已经记不得谁是赢家了。

杰夫在热可颂面包上涂了薄薄一层柑橘果酱，接着啃掉薄脆的一角。从福煦大道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凯旋门以及布洛涅森林的广大绿地，两者都在从他的公寓轻松步行便可及的范围内。

夏拉坐在铺着亚麻桌巾的早餐桌对面向他微笑。她从盘里拿了一大粒草莓，先将草莓浸入一碗鲜奶油中，再裹上一层糖粉，然后开始慢慢舔起熟透的莓果，当她的唇包覆住果子时，眼睛仍定定地看着杰夫。

杰夫把正在阅读的《国际先锋论坛报》放在一边，专心欣赏她拿草莓做道具的即兴表演。反正报上都是些熟悉得让人沮丧的新闻。肯尼迪在巴黎东方的分裂城市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是个柏林人》。在越南，佛教僧侣们开始走上街头，以自身为人肉祭品向吴庭艳政府①抗议。

夏拉将草莓再次浸入浓稠的鲜奶油中，张开的嘴唇衔住果子，然后用舌尖舔去滴下的白色液体。她的丝质长袍在晨光中变得半透明，杰夫可以看见她的乳尖在单薄的纤维下挺立起来。

他在巴黎纽利区租下这间两个卧室的公寓一整个夏季，除了偶尔到凡尔赛宫或枫丹白露森林短暂出游外，他们都待在巴黎。这是夏拉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杰夫则曾经和琳达参加过走马看花的旅行团来过巴黎，这次他希望能用另一种方式来体验这城市。他显然是如愿了：夏拉浓郁的欲望气息和花都的浪漫氛围可说是完美的结合。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步，在随便一家看对眼的小饭馆或咖啡厅吃午餐；夏季多雨，雨天就窝在舒适的公寓

注①：1954年越南分裂为南北越，吴庭艳（Ngo Dinh Diem）得到美国支持于一九五五年起担任南越首任总统。1963年，南越佛教僧侣对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吴政权的强势镇压使其与美国关系恶化，并于该年底在美国发动的武装政变中被刺身亡。

里，耽溺在彼此的肉体中，懒洋洋地度过漫长的一天，窗外的巴黎笼罩在这季节不该有的清冷薄雾中，倒成了衬托他们激情爱火的完美背景。

在夏拉柔滑的黑发里，杰夫揉碎了自己的恐惧，将他未曾削减的迷惑埋藏在她散发甜甜香气的柔软起伏之中。

她隔着餐桌望着杰夫，眼神中闪现调皮的光芒，一口吞没丰满草莓的方式充满了欲望。一小滴鲜红汁液染红了她的下唇，她伸出蓄着修长指甲的纤细手指，缓缓拭去汁液。

“我今天晚上想去跳舞，”她宣布，“我要穿那件新的黑色洋装和你跳舞，底下什么也不穿。”

杰夫任由自己的目光顺着白色丝袍下曲线毕露的身躯往下滑。“底下什么也不穿？”

“我可能会穿双丝袜，”她压低声音说道，“要跳你教我跳的舞。”

杰夫露出笑容，指尖轻拂过露在敞开袍子外的光滑大腿。三个礼拜前某个晚上，他们曾在一家最近开始流行起来的“迪斯科舞厅”里跳过舞，杰夫自然而然地带着夏拉跳一种姿态迂回、无固定舞步的舞，那是下个十年才会发展出的舞蹈。她马上就习惯了这种舞蹈风格，并加进几个自创的挑逗动作。其他跳着摇摆舞或瓦图西舞的伴侣们，一对对地全让到一边去欣赏杰夫和夏拉的舞蹈。一开始众人还有些犹豫，但随着热情加温，所有人都开始跳起了紊乱松散的性感舞步。

现在，他和夏拉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到新潮吉米或是慢舞俱乐部去玩，她开始以最能让她在舞池中展露出诱人躯体为原则，来挑选当天的穿着。杰夫喜欢看着她，其他来跳舞的人则模仿她的动作，甚至越来越多人模仿她的衣着，这也为他带来不少乐趣。杰夫觉得有趣的是，他不过是某天晚上和夏拉去跳舞，却可能在无意间改变了流行舞蹈的历史，加速了原本是六十年代中后期才会出现的女性时尚的情欲革命。

她抓住他的手，带着他在丝袍下的大腿间游移。他的可颂面包和法式咖啡逐渐在餐桌上失去温度，和整个春天困扰着他的时间之谜一起被抛到脑后。

“我们回到家时，”她低语，“我会把丝袜留给你。”

* * *

“那么，”弗兰克问，“在巴黎过得怎样？”

“好极了。”杰夫一边告诉他，一边挑了把广场饭店橡木厅的宽敞扶手椅坐下。“我正需要度这样的假。哥伦比亚大学如何？”

他的老搭档耸了耸肩，示意侍者前来。“看来就跟我预期的一样，并不轻松。还是喝杰克丹尼尔？”

“只要点得到。法国人没听过麦芽发酵的威士忌。”

弗兰克点了杯波本酒，帮杰夫点了杯格兰利威。隐约可闻的小提琴声穿过敞开的酒吧大门从棕榈阁飘来，消散在优雅古老的纽约饭店大厅中。在祥和的乐声背景下，偶尔听得见几声杯觥交错的清脆声响，以及周围谈话形成的柔和蜂鸣，厅中厚重帘幔及豪华皮革的吸音效果，将人们的话语变得模糊不清。

“法学院第一年的日子，没有我期望中的那种酒吧啊。”弗兰克笑着说。

“至少你从‘莫伊与乔伊’升级了。”杰夫同意。

“夏拉和你一起来吗？”

“她今天去看《边缘之外》①，我跟她说我们有生意要谈。”

“你们两个挺合得来，没错吧？”

“她很好相处，而且有趣。”

弗兰克点点头，摇了摇服务生放在他面前的冰凉饮料。“那么，我想你没再跟你和我提过的埃默里女孩见面了？”

“你是说朱迪？没了，我们两个在去拉斯维加斯前就结束了。她是个好女孩，挺讨人喜欢的，但是……太天真。年纪太轻了。”

“她跟你同年纪，不是吗？”

杰夫警觉地看着他。“你又想扮演老大哥了，弗兰克？你觉得以我的年纪没办法搞定夏拉或其他事？”

注①：《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由彼得·库克（Peter Cook）编剧的英国时事讽刺剧，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纽约百老汇上演。

“不，不是，只是——你总是让我很惊讶，就这样。第一次跟你碰面时，我以为你只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别的事情暂且不谈，关于赛马你还有太多得学呢，但是你向我证明了你的确有两下子。我的意思是，天哪，你赢了那么多钱，悠闲地开着亚凡提四处晃，还带着夏拉这样的女人去欧洲……有时候你似乎比实际年龄还要老成许多。”

“我想现在也许是转移话题的好时机。”杰夫唐突地说。

“喂，听着，我无意冒犯。夏拉是个难得的女孩，我很嫉妒你。我只是觉得你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好像比我认识的人都成熟得更快。我说这话并不是对你做价值判断。该死，我想你可以把这当成赞美吧。我只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没别的。”

杰夫刻意放松因紧张而姿势僵硬的肩膀，手拿着酒杯往后靠在椅背上。“我猜那是因为我对生活有很大的热情吧，”他说，“我想做很多事，而且想要迅速完成。”

“我想你已经跑在一堆容易受骗的蠢蛋前面了。你现在更强了。希望你一切顺利，就跟目前为止一样。”

“谢谢，为这来干一杯吧。”他们各自举起酒杯，一起忽略刚才两人之间的紧张对峙。

“你刚提到，你跟夏拉说我们要谈生意是吗？”弗兰克说。

“没错。”

弗兰克啜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啊，真的吗？”

“那要看情形。”杰夫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什么情形？”

“要看你是不是对我的提议感兴趣。”

“在这个夏天，你成功搞定这些事情以后？你想我会不听你其他疯狂的主意？”

“这点子比你能想象的还疯狂。”

“说来我听听。”

“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两个礼拜后开打。”

弗兰克抬起一边的眉毛，“我懂了，你想赌在道奇队上吧？”

杰夫停顿了一下，“没错。”

“喂，我们认真点。我是说，你在德比和贝尔蒙特赛马会上的确猜得挺准，但是别闹了好吗！洋基有曼托，马利斯也回来了，还是头两场在纽约的比赛，你想下注道奇？不可能，老兄。他妈的想都别想。”

杰夫身子前倾，轻声且坚定地说：“事情的结果就是那样。一场完封，而且道奇会演出四连胜。”

弗兰克一脸古怪地向他皱了皱眉头，“你真的疯了。”

“不，我说的是对的。一、二、三、四，道奇连胜。我们中的肯定是超级头彩。”

“意思是，我们可能只能回‘莫伊与乔伊’喝酒了。”

杰夫把最后一口酒饮干，向后靠向椅背，然后摇了摇头。弗兰克继续盯着他，像是想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杰夫疯了。

“也许赌小一点，”弗兰克答应了，“我是说赌个几千块，也许五千，如果你真有预感的话。”

“全部赌上。”杰夫把话说明。

弗兰克点了根泰瑞登香烟，眼神一直没离开杰夫的脸。

“你到底是怎么啦？你打定主意想输还是怎样？你知道，好运终归是有限的。”

“这件事我绝不会错，弗兰克。我会赌上我剩下全部的钱，我开给你的条件跟上次那笔生意一样：赌本我出，你下注，七三分账。如果你不想下场，你一点风险也没有。”

“你知道你的赔率是多少吗？”

“不确定。你呢？”

“一时想不起来。不过嘛，肯定是耍人的赔率，只有容易被耍的笨蛋才会下注。”

“你何不打个电话，问问看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会的，只是出于好奇。”

“那就去吧，我在这儿等你，帮我再叫杯酒。别忘了，我们不只要赢一场。道奇会大获全胜。”

弗兰克才离开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

“我的赌注登记人嘲笑我，”他边坐下伸手拿冰凉苏格兰威士忌边说道，“他竟然在电话里大声嘲笑我。”

“赔率是多少？”杰夫安静地问。

弗兰克一口气喝掉半杯酒，“一百比一。”

“你会帮我下注吗？”

“你真的打算要这样做是不是？不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百分之百认真。”杰夫说。

“什么让你这么肯定你对这件事的看法？你知道这世界上其他人不知道的事吗？”

杰夫眨眨眼，竭力维持语气的平静。“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只能告诉你，这不只是个预感。这是已经确定的事。”

“听起来很可疑，像是——”

“绝对没有牵涉不法，我发誓。你知道他们现在无法操纵世界职棒赛了，就算可以，我又怎能知道些什么，除非见鬼了。”

“但你说话的方式像是知道很多事。”

“我知道的只有：我们不会输掉这场赌局，绝绝对对不可能。”

弗兰克专注地看着杰夫，一口气喝干剩下的威士忌，接着又叫了一杯。“好吧，该死，”他喃喃地说，“去年四月遇到你之前，我以为我今年得靠奖学金维生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想我会加入你这蠢计划。别问我为什么，等到第一场比赛结束我可能会想切开自己脑袋找答案。不过我有件事想说。”

“说吧。”

“别再说七三分账这种屁话了，你会把全部的钱都拿去赌不是？我们两个人都碰碰运气吧，把从拉斯维加斯赢来的钱剩下的部分全拿来下注，连我从赌桌上赢的也加上去，不管赢多赢少，我们对分。行吗？”

“成交，老搭档。”

那年十月，属于考费克斯和崔斯戴尔[①]两人。

杰夫带夏拉到洋基球场去看了头两场比赛，而弗兰克甚至没办法坐在电视机前看球。

道奇队以五比二拿下首胜，该场由考费克斯主投。隔天站上投手丘的是波德瑞斯[②]，在王牌救援投手隆·佩安诺斯基的协助下，他让洋基跑回一分，但终场道奇队仍以十支安打及跑回四分的成绩夺得胜利。

第三场比赛在道奇队主场洛杉矶球场举行，是一场由崔斯戴尔演出的经典赛。他以一比零完封了洋基队，这位被球迷昵称为“大人物”的右投手让洋基打者一一无功而返。九局中的六局，只有三位打者在崔斯戴尔的投球下得到上垒机会。

第四场比赛势均力敌，即使是在纽约皮尔酒店观看彩色电视的杰夫也紧张到流汗。在这场比赛中，洋基队主投的惠特尼·福特再次对上了考费克斯，两人均使出了浑身解数，务必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洋基队传奇打者米奇·曼托和洛杉矶道奇的弗兰克·霍华德都轰出了全垒打，使得比赛到七局结束时比数呈现一比一的紧张局面。接着乔伊·佩皮通在洋基队三垒手克力特·博尔传球时犯下失误，使得道奇队的吉姆·基连有机会站上三垒。紧接着站上打击区的打者是威利·戴维斯，在戴维斯一记深长的中间安打下，终于让基连跑回本垒得分。

于是道奇队在世界大赛中以四连胜击败了洋基队，自从一九二二年被纽约巨人队击败以后，这支来自纽约的队伍就没有过这么惨烈的战绩了。这也是棒球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逆转胜赛事，而杰夫绝不可能忘掉这件事，就像他不可能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一样。

在杰夫坚持下，弗兰克将他们的十二万两千美元赌金交给六个城市二十三个不同的赌博业者，并且在拉斯维加斯、雷诺和圣胡安的十一个赌场分开下注。

他们赢得了共计超过一千两百万美元的彩金。

注①：上世纪六十年代洛杉矶道奇队传奇左右投手组合，1962至1966年间，两人共获得了五座赛扬奖中的四座。

注②：波德瑞斯（Ron Perranoski），道奇队传奇左投，曾在布鲁克林道奇时代为道奇队赢得在纽约的唯一一场世界冠军，也是大联盟史上第一位世界大赛的最佳价值球员。

5

他们两个人心底都清楚，赌博游戏结束了。他和弗兰克的名字已经传开，没有一位美国的赌博业者或赌场会接受他们任何一人的大额投注。

当然了，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赌，也许他们该用形象好一点的名字来下注。

“……会计部门在那间办公室，法律人员的位置在大厅对面，在这里下来……”

弗兰克正带杰夫参观他在西格拉姆大厦①第十五层租下的办公室，办公室正装潢到一半，他显然从介绍过程中得到不少乐趣。在杰夫的许可下，弗兰克选择这栋大楼作为办公室所在，同时也负责调停一切大小细节，从编组成立这间“未来企业”开始，一直到聘请秘书和簿记员等工作。

弗兰克已经从法学院辍学。他们俩有个默契：由弗兰克监督公司的日常营运，杰夫则负责投资及公司整体方向的大决策。弗兰克不再质疑杰夫的建议，但自从世职棒赛的计划成功后，两个搭档之间出现了一层古怪的隔阂。他们很少闲话家常，但杰夫知道弗兰克喝酒喝得比以前更凶了。从前的好奇心已被剧增的恐惧取代，他恐惧的是杰夫到底知道多少事，以及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之间再也没提起过这话题。

“……穿过接待区这里，从现在起不出几个礼拜，你就会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坐在这张桌子前面，而现在……我们……就站在这里！”

注①：位于纽约曼哈顿花园区的豪华办公大楼，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设计，建材为当时刚发明的玻璃帷幕，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型。

这是间昂贵的办公室，给人舒适的印象，不带有压迫感。在大型椭圆橡木办公桌后方，一张黑色的巴塞隆纳椅正等待着主人。桌子对面是个摆满酒瓶的吧台，以及一个可容纳影音设备的气派落地柜。镶嵌在两边墙上的落地窗一边可眺望哈德逊河景，另一边则可看见曼哈顿中城栉比鳞次的高楼景观。几盆茂盛的盆栽为办公室每个角落带来绿意，画框中的波拉克画作为人类的创意价值做了最佳见证。弗兰克在某面墙上挂了幅放大的摄影作品，主角是匹装饰着鲜花的马，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戴上冠军花环的夏多克。

“多亏你了，兄弟。”弗兰克笑着说。

杰夫被弗兰克的心血感动了。“弗兰克，这真是太棒了！”

“当然，只要你不喜欢都可以马上改掉。设计师知道这只是开始，要得到你的认可才行，毕竟你才是要在这里工作的人。”

“一切都很好了。我真的吃了一惊，你可别告诉我有哪个设计师能想得出挂上夏多克照片的主意。”

“不，”弗兰克承认，“是我提议的，我想你应该会很高兴。”

“这会带给我许多灵感。”

“我就是这么想。”弗兰克笑着说，“老天，每次一想到这些事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生——哎呀，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孩子气的欢乐时刻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历了这些事，让弗兰克老了许多。那些难以启口、得不到回答的疑问，以及无法解释的一夜致富……弗兰克都无法应付得游刃有余。

“总而言之，”弗兰克的眼神飘开，望着接待区说，“我今天有一大堆的事得忙呢。我向门罗订了几台最新的办公室计算机，原本两天前就该到了。如果你只是想在这里坐一下，感觉一下这地方的……”

“没关系，弗兰克，你尽管去忙。我很乐意在这里坐一会儿，想点事情。再说一次谢谢，你做得真是太好了，伙伴。”

他们握了握手，用稍微扭捏的姿势拍了拍对方肩膀，表达了彼此的搭档情谊。弗兰克向几乎空无一物的办公室隔间大步走去，杰夫则在巨大书桌后方的巴塞隆纳椅上坐下，在椅子舒适的包覆中松弛下来。

一切易如反掌，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轻松。德比、贝尔蒙特赛马会、一局局重演的世职棒赛……有了从这些稳赚不赔的赌局中赢来的巨额资金，杰夫现

在可以不受限地为所欲为，跟以前一样轻松，甚至更容易。

他已经开始研究股价，回顾已知世界的未来情势，用这些知识来推断目前的市场局势。虽然他记不得这些年中每一次的经济起伏，但他确信自己的洞察力足够顾虑到小规模的经济衰退与不相关的景气倒退。

有些投资可以放心去做，如IBM、富士施乐、宝丽莱。其他的则需要多点考虑，他必须将正在发生或即将来临的社会变迁和可能从中获利的公司连结起来。杰夫知道，剩下的六十年代将是个普遍繁荣的时代，美国人将因商务和休闲周游四方，未来企业应该投资旅馆业和航空业。波音公司的股价即将开始大幅增长，虽然那唬人成分居多的高音速计划很快就会中止，而当时还没公布的波音727与747将成为未来二十五年内主要的商业客机。航空太空企业也将面对成败，但杰夫很确定会有份详细的研究报告帮助他记起，是哪家公司拿到了最赚钱的阿波罗计划合约，并且最后建造了航天飞机舰队。

杰夫向下凝视着商业活动兴盛的哈德逊河两岸。日本车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入侵美国，而美国人对大车子的喜爱已经快逼近顶峰，这点他第一天就注意到了，投资一百万到克莱斯勒、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不会有害处。RCA（美国无线电公司）也是短期投资的好选择，因为彩色电视即将成为家家户户的基本配备，而距离日本新力进军美国市场并造成毁灭性冲击的时期，可能还要好些年。

杰夫闭上眼睛，这一切可能让他晕眩。每个月都得承受的财务危机、责任太重薪资却过于微薄的工作带来的一辈子挫折，这些忧虑都过去了，不仅过去了，而且未来也不需要再担忧。谁在乎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他年轻、富有，而且很快会有数不尽的财富。他一点也不想改变甚至质问，更不用说想回到他曾生活过、或者也许是他想象出来的另一个现实里。现在他可以拥有曾经渴望过的一切，而且还有时间和精力充分享受。

"……无论共和党提名人是戈德华特还是洛克菲勒。贝克丑闻[①]不可能对

注①：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内权力人士，曾任参议院多数党书记，一九六三年因涉及贪污及利益冲突而被迫辞去该职。

总统再度当选产生严重影响，但是若调查行动进一步升级，白宫权力核心内的‘甩开约翰逊’行动的确可能影响选情。肯尼迪幕僚更关切的将会是——”

“我们可以看点别的节目吗？”夏拉噘着嘴说道，“我搞不懂你干吗这么关心这些政治。距离下次总统选举还有一整年呀。”

杰夫给她一个安抚的微笑，但是没回答问题。

“……减税以及民权法案。除非在十二月二十号国会休会前能颁布，否则在白宫和参议院的春季会期，这些议案将遭遇更艰难的挑战，肯尼迪的竞选活动将被迫处在国会持续角力的阴影下，而不是如他所期望，以双重胜利的气氛展开。”

夏拉静静地做了个深呼吸，然后从沙发上直起身子，走向通往这幢位于东七十三街的宅邸的二楼阶梯。“我在床上等你哟，”她的声音越过肩膀传来，在桃红色薄透睡袍下的身体一丝不挂，“我是说，如果你还想要的话。”

“……尽管猪湾事件持续受到指责，尽管与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及钢铁工业这类异质实体间针锋相对，对大多数人而言，他的个人形象仍然不可动摇。他无与匹敌的年轻魅力、迷人的妻子、挚爱的儿女，他的家庭遭遇过的悲剧与胜利凯旋，他举止间从容的风采及绝佳幽默感，这一切——”

杰夫倒带机器中的影带，这台花了他超过一万一千元的索尼VTR的原型机注定要失败，它超前了它的时代整整十年。屏幕中再次亮起约翰·肯尼迪的黑白影像，画面如此熟悉，却仍叫人心碎：肯尼迪坐在他知名的摇椅上露出招牌笑容、肯尼迪在机场跑道上伸手将小约翰和卡罗琳揽进怀里、肯尼迪和兄弟们在海恩尼斯港的沙滩上奔跑。杰夫不知道看过几遍肯尼迪公开的生活片段，而二十五年来，紧接着短片放映的总是肯尼迪在达拉斯城遇刺时乘坐的敞篷轿车、歇斯底里的恐惧情绪、杰奎琳衣服上的鲜血，和她臂弯中的玫瑰。但是这些影像现在还不存在。今晚，在这场两个小时前播放的新闻节目中，看不见约翰逊继承肯尼迪权力衣钵的照片，也看不见穿行华盛顿特区的送葬行列，以及镜头淡出时的长明火焰。今天晚上，新闻中提到的人还活着，还充满着活力，还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有许许多多计划。

“……风采及绝佳幽默感，这一切让他承诺的‘新境界’至少具有表面上的权威……某些人认为，他是将为现代美国带来昌明盛世的天降救主。新任

肯尼迪连任团队要善加利用的，正是这极正面的形象，而并非他实实在在的首任政绩。索伦森、欧当诺、萨林杰、欧布莱恩以及巴比·肯尼迪，充分意识到其候选人的优缺点，以及这快餐神话具有的威力。你几乎可以确定，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中会将焦点集中于何处。”

新闻开始播放在铺张的典礼与排场中，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伊朗国王的镜头，杰夫关掉电视。他想着肯尼迪还活着，过去这几个礼拜他时时想到。谁知道，如果肯尼迪没死，他会带着美国走向何方？他会带给美国持续的繁荣富强、种族和谐共处，他会让美国及早从越战泥淖中抽身？

从现在起的三个礼拜内，肯尼迪都还会活着。

除非、除非……除非什么？杰夫幻想的事虽然有点诡异甚至老掉牙，但仍然难以抗拒。然而，这不是电视上演的戏，也不是科幻小说情节。杰夫就在这里，在尚未从灾难中惊醒的一九六三年，这时代最巨大的悲剧即将在他知道太多秘密的眼前上演。他是不是有可能介入？这样做适当吗？尽管只是成立未来企业，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对这时代的经济形式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这时空连续体中，还没有出现无法承受张力的迹象。

当然了，杰夫认为，他一定可以为这即将发生的暗杀事件做些什么。也许是打一通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写封信给秘密特勤局？但一定没有一个负责人会听进他的话，就算他们真的认真对待，他或许也会被当成可疑的共犯而被捕。

他走到天井入口旁的小酒吧去倒了杯酒，然后好好思考这问题。在总统车队开过迪利广场、进入暗杀地点，并在离开时发生悲剧前，他跟任何人提这件事都会被当成疯子。他们将付出该死的代价，到时候即使想为这世界做一丁点事也为时已晚了。

他该怎么办呢？袖手旁观？只因为他害怕出洋相，所以任凭历史残酷地重演？杰夫环顾这幢装潢豪华的宅邸，比他和琳达曾梦想拥有的房子都还要高级。他只花了六个月就得到这一切，几乎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他可以拥有一生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只因为他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事。但他知道一些*其他*的事，如果不采取行动，他将永远没心情好好享受这些成就。

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管采取何种方式。

十五号那天，他飞到了达拉斯城，下飞机后走进他在机场遇到的第一个电话亭。他匆匆翻查电话号码簿上“O”开头的名字，找到他想找的人，尽管跟其他没什么两样，但对杰夫而言，那些字就像是用烙铁铭刻上去般鲜明地跃入眼帘。

奥斯瓦尔德，李·哈……贝克利北路1026号……555-4821

杰夫抄下了地址，然后向安飞士租车公司租了辆蓝色普利茅斯。租车柜台的女孩告诉他要去的那一区怎么走。

他开着车，来来回回经过那幢位于橡木崖的白色梁框房子六次。他想象自己走到门前，摇了门铃，应门的会是位语音轻柔的俄国年轻女子，名叫玛利娜，然后和她说话。他会和她说些什么？“你丈夫将要暗杀美国总统，你得阻止他才行”？如果应门的是奥斯瓦尔德呢？他该怎么做？

杰夫又再次缓缓驶过那幢平凡无奇的小房子，心里想着窝居在此的男子，在暗处蛰伏等待、秘密策划要撼动这安逸自满的世界。

他直接离开了那区域。在沃斯堡的一家K-Mart买了一台便宜的打字机、一些打字纸、几副手套。接着回到位于东机场快速道路外那家平凡的假日饭店，他戴上手套、打开纸札，在紧张得想吐的心情下写了一封信：

致约翰·肯尼迪总统
白宫，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肯尼迪总统：

你孤立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以及被解放的古巴人民。你是压迫者，全拉丁美洲、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公敌。

你来达拉斯的话，我会要你的命。我会用一把火力强大的来复枪从头上将你一枪毙命，用你溅出的鲜血为西半球的自由斗士讨回公道。

这可不是空口威胁而已。子弹已经上膛，只要有必要，我会牺牲小我在所不惜。

我会要你的命。

古巴必胜！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杰夫填上了奥斯瓦尔德家的住址，又开车回到小镇，然后将那封信投进距离那幢梁框怪里怪气的房子两街区外的邮筒中。一小时后，达拉斯东南方四十英里处，手套已被汗水浸透。当杰夫将打字机从桥上扔进一个地点偏僻的大湖中时，绷紧的皮革使他的双手迟钝。他终于在地名偏巧叫做“枪杆”的荒凉小镇附近，将那副该死的手套丢出车窗，感觉舒服多了。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手轻松自在、干干净净。

接下来四天他都待在假日饭店的房间里，除了叫客房服务外，都没有和人交谈，只有去买当地报纸时才会现身。十九号礼拜四那天，《达拉斯传令报》的第五页出现了一则他等待的消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因为威胁暗杀总统而被秘密特勤局逮捕，在肯尼迪结束这周末于德州的单天访问行程之前，都无法获得保释。

在当天晚上返回纽约的飞机上，杰夫喝得酩酊大醉，但酒精丝毫不影响他尝到的胜利滋味，以及充斥在他脑海中的狂喜。在他想象的世界中，越战将被谈判协商取代，饥饿者将得到温饱，达到种族平等将不需要以鲜血为代价……肯尼迪与对人性的希望均不曾死去的世界，两者皆能开花结果、繁荣昌盛的世界。

班机着陆时，曼哈顿的灯火像个光辉的预兆，预示了杰夫刚创造出的璀璨未来。

星期五下午一点十分，他的秘书没有敲门就打开了办公室门，她站在那里无法开口，眼泪扑簌簌地从脸庞滑落。杰夫不需要问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自己仿佛被无形的沉重物体直接击中了五脏六腑。

弗兰克跟着她身后进来，他轻声告诉这位年轻女士今天已经没有工作要做，她和其他人可以回家了。他拖着杰夫，两人一起离开大楼。人们在公园大道上木然地转来转去，有些人在大庭广众下啜泣起来，一些人则聚集在车子或晶体管收音机旁。大多数人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以完全不像纽约客该有的缓慢、呆愣的步伐，失神地前后移动着双腿。好像一场大地震刚震塌了曼哈顿坚固的水泥丛林，没有人能在其中找到稳固的立足之地。没人知道街道是否会再次震垮，甚至裂成两半，吞噬整个世界。在摇撼的一瞬间，未来已经来到了面前。

弗兰克和杰夫在麦迪逊大道旁的一家安静酒吧里找了张桌子坐下。电视屏幕上，空军一号已经飞离了达拉斯，机上载运着总统遗体。在他的脑中仿佛有双眼睛，看见了约翰逊宣示继任总统、身旁是六神无主的杰奎琳·肯尼迪。看见染血的衣裳、看见玫瑰。

“发生什么事了现在？”弗兰克问道。

杰夫硬将自己从恐怖的思绪中拉回现实。“你的意思是什么？”

“世界接下来会变成如何？美国今后的命运会是如何？”

杰夫耸了耸肩。“我想很大部分要看约翰逊怎么做，看他会成为怎样的总统。你有什么想法？”

弗兰克摇了摇头。“你不是用猜的，杰夫。我从来没见过你猜一件事。你是知道的。”

杰夫张望四周想叫个服务生，酒吧里的服务生全都在看电视，专注地听着年轻的丹·拉瑟第二十次播报下午发生的大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是你身上……是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古怪的事，我不喜欢。”

杰夫看见伙伴的双手正在发抖。他一定很需要来杯酒。

“弗兰克，这件事太可怕了，今天是个诡异的日子。我们所有人都深受打击。”

“你不是。你受的打击和我、和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办公室里甚至没人告诉你发生了到底什么事。好像他们不需要说，你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

“别说傻话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员正在电视上接受访问，说明目前在德州进行的全州追缉行动。

“你上个星期去达拉斯做什么？”

杰夫用厌倦的眼神看着弗兰克。“你想做什么？和旅行社核对？”

“没错。你在那儿做什么？”

“帮我们研究一下那里的房地产。达拉斯是个迅速成长的市场，撇开今天发生在那儿的事不谈。”

“也许情况会改变。”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这么认为吗？为什么？”

“我只是有这个感觉。”

“我们已经跟着你的‘感觉’走了很久了。”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下去。”

弗兰克叹了口气，用手梳了梳他提早稀薄的头发。“不，不包括我。我已经受够了。我想走人。”

“老天，我们甚至还算不上开始呢！”

“我确定你一定会干得很好。但是，杰夫，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变得太诡异了。我再也没办法和你一起工作，这让我很不自在。”

“帮帮忙吧，老天，你不会认为我和……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吧？”

弗兰克举起手打断了杰夫的话。“我没那样说，我不想知道。我只想……走人而已。你可以继续用我大部分的股份当营运资金，过几年，或者看你需要多久，都没关系，再从利润里面付给我就好。我推荐吉姆·斯宾塞，你可以将我的业务转交他负责，他是个好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会老老实实照你吩咐的去做。”

“该死，这一切是我们一起建立的！从埃默里、德比，我们一路走来——”

“那是过去式了，那时真他妈的一帆风顺。不过老伙伴，我现在要去把筹码换成现金，收手出场。”

“你要做什么？”

“读完法学院，我想。自己做点好的、稳健的投资。我已经厌倦了这种高风险生活。”

“别这样，弗兰克。你会错过毕生难逢的机会。”

“这点我倒是不怀疑。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我必须离开，为了让我的心可以获得平静。”他站起身伸出手来，“祝你好运，谢谢你，一切的一切。这些事曾经还挺有意思。”

他们握了握手，杰夫想着他原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也许做什么都没用，也许事情就是会发生。

“礼拜一我会和斯宾塞谈一谈，”弗兰克说，“假如世界平静如昔，美国到那时还没崩溃。”

杰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会的。”

“很高兴知道这件事。保重，伙伴。”

弗兰克离开后，杰夫把座位换到吧台前，终于喝了杯酒。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快报插播新闻时，杰夫已经喝到第三杯。“……逮捕了涉嫌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的一名嫌犯。我再重复一次，达拉斯警方已经逮捕了涉嫌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的一名嫌犯。消息指出这位名叫纳尔逊·班尼特的男性是游民，有时参与左翼运动。权威人士透露在班尼特口袋中搜出一个电话号码，追查号码来源，是墨西哥市的苏联大使馆。我们将会有关于这个最新惊爆事件的进一步消息，一旦……”

纽约东城这幢房子的天井在十一月寒风中显得阴冷萧瑟，这样的设计适合夏天，而夏天已被逐出这世界。玻璃桌面的桌子、抛光铬铁支架的躺椅，更让这没有阳光的日子平添了几分凄凉。

杰夫拉紧了厚开襟羊毛衫，想着在达拉斯那无法阻止的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两天来，他第一百次思索这问题。那该死的纳尔逊·班尼特到底是谁？是奥斯瓦尔德被捕后，等在一旁替补的雇佣杀手？或者只是倒霉鬼，凑巧遇到疯子？一切是由远超出任何人类阴谋的力量所操纵，目的是不让现实走向被打断？

他明白，答案是不存在的。在这重新构筑起来的生活里，有太多事情他

无法理解。这个特殊的事件又有什么道理会比其他问题更容易解答？但它嘲弄、折磨着他。他尝试运用自己的预知，以正面的方式来重塑命运，然而它的力量远超出他那微不足道的赌局和投资诡计，而他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小小涟漪。杀手的名字被改变了，如此而已。

他思考着，这件事为他的未来预告了什么？他原本希望能够利用他预先得到的知识的好处来重新建立生活……但是否一切注定只是表面上的、量的改变，而非真正质变？他想要得到真正幸福的期望是否就和他介入肯尼迪事件一般，将遭遇到难以解释的挫败？一样的，所有问题全都超出他的理解范围。六个礼拜前，他还感觉自己像上帝般无所不知，他的成就似乎无可限量。但现在，一切的一切又再次打上了问号。他感觉到绝望的麻木，自从住宿中学时代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如此绝望过，在那可怕的日子，在那小桥畔——

“杰夫！喔，我的天哪，快来！他们杀了班尼特，就在电视上，就在我眼前！”

他缓缓点头，跟着夏拉进入屋内。谋杀影像一次又一次回放，就像他早就知道的情况。那人长得像杰克·卢比，戴着他在B级片中饰演的匪徒常戴的帽子，突然出现在达拉斯郡立监狱地下室的走廊上。屏幕上出现了手枪，说时迟那时快，纳尔逊·班尼特死了，他长满胡子的脸上出现扭曲的痛楚，就像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完整记录下来的死亡过程的扭曲倒影。

杰夫知道，约翰逊总统很快会下令对这血腥周末发生的事件做全面调查，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指挥的特别委员会将会成立。他们将努力寻找答案，但结果将是徒劳无功。生命会继续下去。

6

在那之后，杰夫不再涉入其他事情，除了赚钱以外。这一点他很在行。

投资电影业的股票随随便便就能赚到钱。六十年代中，电影经常吸引大量观众，《桂河大桥》和《埃及艳后》卖给电视联播网时，首次创下数百万美元的高价。尽管知道小型电子公司的价值经常是巨幅倍增，杰夫还是避开了这类产业，只因为他记不得赢家的名字。他将大笔钱花在他知道将在这十年间因投资电子业而兴盛的企业集团：利顿工业、系泰机电、林·特姆科·沃特公司。他选择的股票几乎一律从买进那天起就开始获利，而他将大部分股票收入又用于回头搜购更多的股份。

很值得的买卖。

尽管杰夫告诉夏拉应该押卡修斯·克莱[①]，她倔强地硬要下注在李斯顿身上，夏拉还是很享受这场比赛。但这个晚上，杰夫的反应混杂了不同的情绪：不是针对拳击赛，而是针对四周环境，以及人群。几位出席的赌棍和赌博业者认出了杰夫，他在世界大赛赌局缔造的空前纪录早已让他的名声传遍赌界。其中甚至有几位曾付出了数百万美元彩金中的大笔金额，但也给了杰夫一个友善的笑容和竖起大拇指的赞许。他或许已经被逐出了圈子，却成为他们之间的传奇，并被赋予传奇故事主角应得的敬意。

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件事让他困扰——赌徒们毫不掩饰的敬

注①：即著名的拳王阿里。

意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提醒，提醒他，他是从巨大且深不可测的骗局中展开新人生的，他欺骗了美国下层社会民众。无论他日后在社会上多有成就，或许仍会以这样的传奇方式永远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他想要洗个长长的热水澡，甩掉身上隐约的雪茄烟味，甩开那些脏钱。

还有更具体的事困扰他——当豪华轿车疾驰过科林斯大道上一排迈阿密海滩旅馆的粗俗墙面时，他正想着这件事——就是夏拉，尤其是她。

她能够很好地融入拳击比赛的人群，夹在其他身材凹凸有致、浓妆艳抹、打扮性感俗丽的年轻女人里，她看来十分自在。瞥一眼坐在身旁的女人，他告诉自己，面对事实吧：她看起来很廉价。昂贵却廉价的女人，就像拉斯维加斯，就像迈阿密海滩。如果要粗略给个评价，任何人都会一眼看出夏拉——直接了当地说——是台性爱机器。除此之外没别的了。她是那种“带不回家的女人”，杰夫想到自己正是那样做时，不禁扮了个鬼脸。他们为了冠军赛开车南下迈阿密时曾在奥兰多停留。杰夫的暴起致富让家人不知所措，甚至吓坏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掩饰他们对夏拉的轻蔑，当他们得知杰夫和她同居时，焦虑沮丧的心情在脸上一览无遗。

她身子往前倾，手指在包包里寻找烟盒的下落，她做这动作时，黑色滑缎的紧身上衣松了开来，杰夫可以瞥见白腻的大片豪乳。即使是现在他也想要她，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急切感，想要将脸埋入她的双乳，掀开她的衣服，露出那完美无瑕的双腿。

杰夫和这女人在一起将近一年了，除了他的思想和情感外，他和她分享了一切。突然间，这想法让他倒胃，她的美丽成为对他多愁善感的谴责。为什么他会让这关系维持这么久？她一开始的吸引力很容易理解：夏拉是男人幻想中的女神，是伴随他失而复得的青春而来的一道难以抗拒的佳肴。但是在本质上是种空洞的吸引力，缺乏内在或复杂性，就像贴在大学寝室墙上的斗牛海报，充满了年轻的稚气。

他看着她点了烟，她那欺人的高贵脸庞沐浴在昏暗的红色灯光中。她发现他正盯着她，便抬了抬纤细的眉毛，表情暗示了性的挑战与承诺。杰夫看向别处，目光投向静止澄清的河水对岸的迈阿密灯火。

隔天一整个早上，夏拉都在林肯路上血拼，当她回来时，杰夫正在多勒尔市的饭店套房里等她。她将大包小包东西放在门厅，火速冲向最近的镜子补妆。她的白色短背心裙将她美丽的棕色肌肤衬托得更耀眼，高跟凉鞋使得她裸露的棕色双腿看起来比实际上的更修长纤细。杰夫的手指抚弄着手中棕色厚信封袋的锐利边缘，他险些要改变主意了。

“你在家里做什么？”夏拉问，一边把手伸向背后，想解开透气棉洋装的拉链，“我们穿上泳衣去晒点太阳吧。”

杰夫摇了摇头，示意她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皱皱眉，将棕褐色背上的拉链拉上，然后坐在他指示的地方。

“你怎么啦？”她问道，“怎么这么奇怪？”

他想要说话，但是几小时前他就已经明白怎么说都不恰当。反正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谈过话，不管是什么事，言语沟通与他们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太大关连。他递给她一个信封。

接过信封时夏拉噘起了唇，她将信封撕开，然后盯着六叠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呆了一会儿。

“多少钱？”她以镇定、控制着不流露情绪的语气终于问道。

“二十万。”

她又向信封里面瞧了瞧，抽出一张到里约热内卢的航空单程头等舱机票。“这是明天一早的机票，”她边说边检查着，“我在纽约的东西怎么办？”

“我会帮你送去你想送去的地方。”

她点点头。“我离开前得再买点东西。”

“你想怎样都行，记在这房间的账上。”

夏拉再次点了点头，把钱和机票放回信封后放在她身旁的桌上。她站起来解开洋装拉链，然后让衣服滑落到地板，在她脚边堆成一圈。

“见鬼了，”她边说边松开胸罩的钩扣，“为了这二十万，这最后一次是你应得的。”

杰夫独自回到纽约，回到他的投资生涯。

他知道，女人的裙子在接下来几年会越来越短，花纹长袜和裤袜的需求

会很庞大。杰夫买了恒适企业三万股股份。这些裸露的大腿肯定会造成一些后果，所以他大手笔买进生产避孕药丸的制药公司。

搬进西格拉姆大厦一年半后，未来企业持股的账面价值已经高达三千七百万美元。杰夫将钱一次还给弗兰克，除了最后的那张支票外，还附上一封长长的私人书信。但他从未收到只言片语的回应。

当然了，并不是每件事都完全照着杰夫的计划进行。当通讯卫星公司上市时，他曾想购买大部分股份，但因为这档股票实在太热门，因此每人限购五十股。令人惊讶的是，IBM的股价直到一九六五年都始终停滞不前，尽管来年它再度起飞上涨。一九六七年快餐连锁店（杰夫选择了丹尼快餐、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股价严重下挫，一年后却如火箭升空般出现平均百分之五百的涨幅。

到了一九六八年，他的公司资产已经破亿，而他已批准建筑一栋由贝聿铭设计的六十层楼高企业总部，地点就在公园大道与第五十三街口附近。杰夫也下令购买位于休斯顿、丹佛、亚特兰大和洛杉矶商业及住宅预定地的大片土地。他的公司更以每平方尺五美元的价钱，买进洛杉矶新的世纪城计划中将近一半的未开发房地产。杰夫也买下了位于纽约达奇斯郡一块七百五十公顷的地业为个人用途，从曼哈顿哈德逊河岸开车往北约两小时车程。

他和各式各样的女人约会，也和其中一些人上床，却恨透了这毫无意义的过程。喝酒、晚餐、戏剧演出、音乐会和艺廊开幕酒会……他越来越鄙视约会过程的僵硬形式，而怀念起单纯和人在一起时的轻松亲昵，怀念共享的友善沉默，以及毫不勉强的开怀大笑。除此之外，他遇到的大多数女人要不是对他的财富好奇得过于坦白，要不就是太不自然地表现出厌腻。有些人甚至因为他的财富而憎恨他，拒绝和他约会。对六十年代后半期的许多年轻人而言，巨大的个人财富令人厌恶。而杰夫不只一次在场合中被迫觉得自己必须为全世界的不幸——从贫民窟饥荒到凝固汽油弹的制造——负起直接责任。

杰夫等待着，他将全副精力寄托在工作中。六月就要到了，他时时提醒自己。一九六八年六月，每件事情都将会改变。

更精确地说，是六月二十四号。

罗伯特·肯尼迪去世未满三周，如今退去头衔、以穆罕默德·阿里名号重生的卡修斯·克莱正为他的逃兵罪上诉。在越南，来自北方的火箭炮从早春开始就不断射向西贡。

杰夫回忆，那是星期一下午两三点。他晚上和周末都在西棕榈海滩一家商业音乐电台工作，播放披头士、滚石和艾瑞莎·弗兰克林的音乐，并自修学习广播新闻的制作要诀。他将自己的访谈及所写的故事卖给电台，偶尔也以论件计酬方式和UPI音响网合作。他记得那天是因为礼拜一、二是他的“周末”，而那天是“周末”的第一天，当他礼拜三回到工作岗位时，他终于设法安排到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访问——和退休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进行一次冗长且开诚布公的对谈。他始终不明白，为何沃伦会答应和他——一个来自佛罗里达小电台、毫无声望的菜鸟播报员谈话。但不管怎样，他总算设法顺利完成了访问，而这位大人物简洁扼要地对他争议性的任期所做的反思，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下了个健康的总结。不到一个月后，杰夫就在迈阿密的WIOD新闻电台担任全职新闻制作，事业从此开始起跑。他曾经历过的成年生活，都可回溯自那年夏天的那个礼拜。

杰夫没理由选择博卡拉顿，也没理由不这么做。他有时在礼拜一会开车往北到朱诺海滩，其他时候或许往南开到德尔瑞海滩或灯塔角。从马里布到南迈阿密海滩的亚特兰大沿岸，有上百个彼此连结的沙滩小镇，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他的目的地。但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号，他带了条毯子、一条毛巾和一个装满啤酒的冷藏箱去了博卡拉顿镇的海滩，而现在他又再次在同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来到同一个地方。

她就在那里，仰躺着，身穿针织比基尼，头枕在充气式海滩枕上，正读着一本硬皮精装的《机场》。杰夫停在十尺外，站在那里看着她年轻的身躯，她浓密棕发间夹杂的柠檬色泽发绺。炙热的沙烫着他的双脚，海浪像在回应他砰然作响的心跳。有一会儿他几乎要转身离开，但他没有。

“嗨，”他打了声招呼，“是本好书吗？”

她透过那副猫头鹰般的透明框太阳眼镜打量了他一眼，然后耸耸肩。“有点蹩脚，但挺有趣的。也许拍成电影会好一点。”

也许会拍成好几部，杰夫想着。“你看过《2001太空漫游》吗？”

“看过，不过我不太懂它想说什么，而且到后面好像有点拖戏。我比较喜欢《芳菲何处》，你知道的，那部戏里面有朱莉·克里斯蒂。”

他点点头，努力想笑得更自然、更轻松。“我叫杰夫。介意我坐在你旁边吗？”

“坐吧，我是琳达。”曾经当了他十八年妻子的女人说。

他摊开毯子，打开冷藏箱，递给她一瓶啤酒。“暑假吗？”他问道。

她支起一边手肘转过身子，接过冒着冰凉水珠的啤酒。“我在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就读，但我的家人住在这镇上。你呢？”

“我在奥兰多长大，读过一阵子埃默里大学。不过现在住在纽约。”

杰夫努力维持冷静，但不太容易。他没办法将眼神从她的脸庞移开，他渴望她能拿下那该死的太阳眼镜，让他看看他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双眸。在他的脑海中回响着他对她声音的最后记忆，微弱而遥远，那是来自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

“我刚才说，你在那里是做什么的？”

“啊，抱歉，我——”他喝了一大口冰凉的啤酒，试着让脑袋清醒些，“做生意。”

“哪一类的生意？”

“投资。”

“你的意思是，类似股票经纪人？”

“不算是。我有自己的公司。我们和许多经纪人合作，股票、房地产、共同基金之类。”

她拉低那副又大又圆的太阳眼镜，给他一个惊讶的眼神。他凝视着那熟悉的棕色眼眸，内心是如此渴望对她说，“这次结果会不同的”，或是“拜托，让我们再试一次”，甚至只是告诉她，“我好想你，我都忘记你曾经是多么可爱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地抱着希望，看着她的双眼。

“你拥有一整家公司？”她问，一副信不过的样子。

“现在是，没错。直到几年前还是跟别人合资，不过……现在是我一个人的了。”

她把啤酒放进沙里，用罐子喀擦喀擦地来回碾出一个让它站直的空间。

“你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吗，还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认识的大多数家伙，他们甚至没办法在纽约那类公司找到工作呢……或者他们也不想。”

“不，我是靠自己建立起公司，从无到有。”他大笑着，开始觉得和她在一块儿可以比较轻松了，这些年来，他第一次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信与骄傲。

“我靠着赛马之类的赌局赢了许多钱，然后把钱全都用来建立公司。”

她怀疑地看着他。“不管怎样，你几岁了？”

“二十三岁。”他停了一拍才回答，一边心想他说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事，却没有对她表达出足够的好奇。她绝不可能知道杰夫已经知道关于她的一切，而且，在她人生这个时刻，比她对自己的了解还更多。

“你呢？你是读什么的？”

“社会学。你在埃默里时主修商学吗？”

“历史，不过我辍学了。你几年级？”

“秋天就要升大四了。那么你这公司生意做得多大？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人为你工作吗？你在曼哈顿有办公室？”

“一栋办公大楼，在公园大道和第五十三街口附近。你对纽约熟吗？”

“你有一栋自己的办公大楼，在公园大道上。那很不错。”

她再也不看他一眼，只是在啤酒罐四周的沙上画着雏菊花瓣状的旋曲图案。

杰夫回想起他们婚前几个月的一天，她带着一束雏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门前，阳光在她的头发背后闪耀，她的笑容可以融化人心。

“嗯……我花了不少心血，”他说，“那么，毕业后你计划做什么呢？”

“喔，我想也许我会买几家百货公司。一开始不要玩太大，你知道的。”她折好毛巾，开始收拾毛毯上的东西，然后装进一个大大的蓝色海滩包。“也许你可以帮我向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出个好价钱？”

“喂，等一下，请别走开。你以为我在唬弄你是不是？”

“当我没说吧。”她一边说，一边把书塞进包包里，将沙从毯子上抖落。

“不，听着，我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我的公司叫做‘未来企业’，也许你甚至听过——”

“谢谢你的啤酒。祝你好运。”

“喂，拜托，我们再聊一下好吗？我感觉我好像认识你，我们好像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像你曾经在前几辈子认识某个人，或着是——”

“我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她把折好的毛巾抛挂在手臂上，开始向公路以及一排排停妥的车辆走去。

“听着，给我个机会吧，”杰夫边说边跟在她身旁，“有件事我知道，如果我们彼此多认识，就会发现许多共同点。我们会——”

她用赤裸的双脚把身子一旋，然后透过太阳眼镜瞪着杰夫。“如果你继续跟踪我，我就要叫救生员了。老兄，你现在立刻走开。找别人去，懂吗？”

“喂？”

“是琳达吗？”

“我是杰夫，杰夫·温斯顿。我们下午在海滩碰过面，我——”

“见鬼了，你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我甚至没告诉你我姓什么！”

“那不重要。听我说，我会寄给你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里面有篇关于我的文章，上面还有张照片，在第四十八页。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没撒谎了。”

“所以你也有我家地址？你在玩什么花样？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我只是想认识你，也让你认识我而已。我们有许多事可以一起做，许多美好的可能，我们可以——”

“你疯了！我说真的，你心理有病！”

“琳达，我知道这样开始很糟，但我只要你给我一个解释机会。给我们一个接近彼此的管道，用开放、诚实的方式，我们会找到——”

“我不想认识你，管你是谁。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不在乎你是不是该死的保罗·盖帝①，懂吗？我只要你……离我……远一点。”

“我知道这让你很不舒服。我知道对你来说似乎很诡异……”

注①：美国石油业巨子。

“如果你再打电话过来，或者如果你出现在我家，我会叫警察。够清楚了吗？”

杰夫耳里响起她挂断电话时大声摔上话筒的声音。

他有机会可以再活一次大半生，而现在他用掉了机会，就在一天之内。

密拉苏葡萄园里有许多采摘葡萄的工人正在圣荷西东南方的山坡上工作，他们头顶着盛满新鲜绿色葡萄的巨大木桶，像工蚁般蜿蜒地朝坡下老酒窖外的碾碎机、挤压机走去。山丘上如波浪般布满了一列列间隔的葡萄藤架，分布在石造房子间的橡树与榆树披上了秋季的斑斓彩衣。

黛安一整天都在生他的气，周遭的田园景致以及奥妙复杂的酿酒知识，都无助于安抚她的情绪。杰夫早上根本不该带她出门，他原以为她会迷上这两个年轻的天才，或至少对他们感兴趣，但是他错了。

“嬉皮，地道的嬉皮。那个高个子男孩是打赤脚的野人，我的老天，另一个看起来像是……穴居原始人。”

“他们的想法很有潜力，外表如何并不重要。”

“好吧，应该要有人告诉他们，六十年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想用那愚蠢的想法干点正经事。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上当了，还给他们那么多钱。”

“那是我的钱，黛安。而且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生意上的事情由我来决定。”

他没办法认真责怪她有如此反应，毕竟这是笔预见不到好处的生意。两个年轻人和一车库的二手电子零件，看起来的确不像是《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前五百位大企业的热门人选。但是在五年内，这间位于加州库珀蒂诺的车库将会声名大噪，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克将证明这是一九七六年最稳赚不赔的投资。杰夫已经在他们身上花了五十万美元，他坚持要求他们遵照一位从英特尔退休的年轻营销经理的建议，他们最近才和他见过面。杰夫也告诉他们，只要继续把那东西叫做“苹果”，想干什么都行。他还让他们保有这家新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到底有哪个人会想在家里摆台电脑？不管怎样，你怎么会认为那两个穿着破破烂烂的小子真有办法搞出一部来？”

“别在意了，好吗？”

黛安又开始使性子不说话了，杰夫知道她没真的放下，即使从今以后她绝口不提。

他一年前和黛安结婚，在他满三十岁后不久，没别的理由，只是基于方便。她二十三岁，是来自波士顿的社交名媛，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的女继承人。她有一股纤弱的魅力，而且在参加者个人身价净值超出七位数字的任何场合都能应对自如。两个人除了对金钱的熟稔度以外没什么共同点，但她和杰夫可说是处得相当不错。现在黛安已经有七个月身孕了，杰夫希望这孩子能激发出她最好的一面，为他们缔造出更深刻的连结。

穿着合身海军蓝西服的年轻金发女人带着他们进入酿酒厂的主要建筑物，来到位于前方角落的品酒室中。钻石型的酒架沿着墙壁成排站立，中间由柔和照明的壁凹隔断，里头陈设着葡萄园照片、鲜花，以及几瓶密拉苏出产的葡萄酒。

杰夫和黛安站在房间中央的花梨木吧台旁，以品酒仪式啜饮着夏多内白酒。

自从七年前海滩上那场灾难对话后，琳达显然说话算话。他寄去的信全都原封不动地退回，送去的礼物也全数遭到拒绝。几个月后，他终于不再和她联络，但把她列入他订阅的剪报服务所记录追踪的“个人/优先”对象名单中。他由此得知，琳达已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嫁给一位休斯顿的建筑师——有两个小孩的鳏夫。杰夫虽然祝福她得到幸福，却不能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而且是被一个——就她的角度来看——从未认识过他的人抛弃。

杰夫再一次从工作中找寻慰藉。他最近一次成功之举，是以巨大获利卖出他在委内瑞拉和阿布达比的油田，然后迅速在阿拉斯加和加州买进类似产业取而代之，并获得了十二座近海钻油井设备的合约。当然，所有交易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大刀落下前完成。

他寻求女人的陪伴，就许多方面而言，她们都有些相似的特质。以黛安来说，她有魅力、陪伴周到、精通最讲究的社交技巧、教养良好，而且，有时候在床上相当热情。她们是大亨的女儿，提供进入美国上流社会的护照。懂得游戏规则，一出生就了解身为庞大财富坐拥者伴随而来的限制与义务。她们现

在和他是同类了，他有充分理由从这群人中选择一位伴侣。黛安的获选几乎是随机选择的结果，她符合适当的标准。如果他们的结合最终孕育出更伟大的成果，那样很好……如果没有，至少他在进入这段婚姻关系时，不曾抱持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

也许终究，这孩子会让一切不同。世事难料。

那只橘色肥猫以可媲美O.J.辛普森冲锋陷阵时的最佳技巧飞掠过硬木地板。猎物是条已遭受严重损坏的闪亮黄色缎带，如果它继续狠下毒手，它很快就会变成一条破布。

“格雷琴！”杰夫唤道，“你知道查姆利撕碎了你一条黄色缎带吗？”

“没关系，爹地。”他女儿从宽大起居室较远的角落、靠近俯瞰哈德逊河窗子的地方出声回答，“肯恩回家了，查姆利和我要帮忙庆祝。”

“他什么时候回家的？他不是还在德国的医院里吗？”

“喔不，爹地。他跟医生说他没有生病，他得马上回家。所以芭比寄给他一张协和号的机票，他比任何人都还要快地就到家了，然后他一到家，芭比就做了六个蓝莓马芬还有四个热狗。”

杰夫哈哈大笑，格雷琴设法用她那双大眼睛以及五岁的稚嫩脸庞，向他发射出最令人畏缩的眼神。“在伊朗没有热狗可以吃，”她解释，“也没有蓝莓马芬。”

“我想是没有。”杰夫说，小心维持住镇定的表情。“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想念美国食物，对吧？”

“他当然想。芭比知道怎么让他开心。”

猫又从另一个方向闪电飞奔回来，两只脚掌不断挥打着已经破破烂烂的缎带，然后在他身边一块照射得到阳光的地方躺下，心满意足地注视着它的俘虏，偶尔出其不意地用后脚踢两下。格雷琴继续她的游戏，沉浸在精致娃娃屋营造出的现实中，那是杰夫花了一年时间为她量身打造的心血。娃娃屋前院绿色毛毡上的迷你树现在彩饰着亮黄色缎带，在过去的一个礼拜，她兴致盎然地关注人质危机结束的新闻报道，大部分孩子只会对礼拜六早上的卡通节目着迷到这种程度。起先杰夫担心她对德黑兰事件过于狂热，想要保护她，不让她因

为收看电视上那些唱着“美国去死”的激进暴民而心理受创，但他已经知道这个历史插曲将有个平和且乐观的收场，于是他选择尊重女儿对这世界过于早熟的理解，相信她的情感复原能力。

他深爱她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发现自己想要为她抵挡一切黑暗，和她分享所有光明。格雷琴的诞生对巩固他和黛安的婚姻毫无助益，对她而言，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只是这孩子代表了受拘束的生命而感到忿忿不满。无论如何，格雷琴给予并承载了杰夫能拥抱或想象的一切深刻情感。

杰夫看着她从娃娃屋的树上取下另一条缎带，逗着又老又肥的查姆利玩耍。猫累了，不想继续玩，恳求地把柔软的脚掌放在格雷琴的脸颊上，格雷琴则把头埋进它金黄色毛茸茸的肚子里并用鼻子摩挲，把那只猫乐歪了。杰夫从房间另一头都可以听到它呼噜噜的撒娇声，间或传来女儿的轻声笑语。

阳光从更高的地方透过高大的凸窗斜斜洒入，在格雷琴依偎着猫咪的打蜡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条纹状光束。这幢房子，这所位于达奇斯郡的静谧木造寓所，对她来说是很好的环境。这里的宁静能抚慰人的灵魂，无论年轻或苍老、天真无邪或忧愁深锁。

杰夫想到以前的室友马丁·贝利。他在格雷琴诞生后不久曾打电话给马丁，重新建立起在这人生中曾经中断多年的联系。马丁的婚姻注定是场可怕灾难，也是导致他最后自杀的罪魁祸首。这些话，杰夫面对马丁时说不出口，但他承诺马丁在未来企业里有份安稳的工作，并会不时提供他绝佳的股票消息。他的老友又离婚了，实在悲惨，但至少他还活着，还付得起账单。

这些日子以来，杰夫很少想起琳达，也很少想起他过去的那场人生。第一次的人生现在就像是场梦，和黛安的感情僵局，和女儿格雷琴在一起的幸福喜悦，以及财富、权势蒸蒸日上带来的利与弊，这些才是现实。现实就是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带来的一切——有好，也有坏。

屏幕上播放的影像是纯粹的有机体运动：液体正缓缓地以涟漪运动穿过弧状腔室，扩张与收缩以理想而缓慢的节奏交替着。

“正如您看到的，两边心室都没有出现明显堵塞。而且，当然了，心电图上也没有证据显示在您受监测的二十四小时中有心跳过速的情形。”

“所以到底这些表示什么？”杰夫问。

心脏科医师关掉放映杰夫心脏超音波图的卡式录像带机器，然后微笑。

“这表示您的心脏十分健康，接近任何四十三岁美国男性期望的理想状态。根据X光和肺功能测试结果，您的肺也一样健康 。”

“那么我的预期寿命——”

“只要您继续保持这样的体态，您可以长命百岁。您有持续去健身房，我猜对了吗？”

“一个礼拜三次。”杰夫早已预知七十年代晚期的健身热潮，而他从中获得的好处不只一项。他不但拥有爱迪达、诺提拉斯、假日健康水疗连锁企业，而且十多年来充分利用了这些设备设施。

“那么继续下去，”医师说，“但愿我所有的病人都像你这么会照顾自己的健康。”

杰夫和医师又继续谈了几分钟，但他的心思已经转移到别处。他想到的是自己，在这年纪、和现在同一年时的自己，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个习惯坐办公桌、压力过度、略微过胖的电台经理，那个握住胸口、头朝前倒卧在办公桌上、眼看着世界渐渐化为空白的自己。

这次不会了，这次他有良好的健康。

杰夫比较喜欢拉葛努伊餐厅后面舒适的房间，但即使只是吃顿午饭，黛安也当成是以看人与被看为主要目的的场合。所以他们总是在前面的房间吃饭，尽管那里一直是拥挤又嘈杂。

杰夫品尝着他的水煮鲑鱼佐龙艾、罗勒及微酸酱汁，尽力忽略黛安的愠怒，以及紧邻两旁的餐桌传来的交谈声。一对正在讨论结婚，另一对谈的是离婚；杰夫和黛安的午餐谈话则介于两者之间。

“你打算让她去上萨拉·劳伦斯学院，对吧？”黛安嚼了几口鲜干贝，突然气冲冲地问。

“她才十三岁，”杰夫叹道，“萨拉·劳伦斯的录取单位根本不会关心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做什么。”

“我十一岁时就上康科德学院了。”

“那是因为你爸妈根本不关心那个年纪的你在做什么。”

她放下叉子，瞪着杰夫。“我的家庭教养跟你无关。”

“但格雷琴的教养就跟我有关了。”

“那你就该希望她接受最好的教育，从一开始。”

一位侍者收走他们的空盘，另一位侍者则推着甜点车走来。餐厅中装设了许多镜子，杰夫利用被打断的空当，让自己沉浸在镜中影像之中：枞绿墙面、绯红色椅座、看似刚从塞尚风景画上剪下的鲜妍花束。

他知道黛安关心的不是格雷琴的教育，而是能摆脱日常责任重新得到自由。杰夫认为格雷琴年纪还小，而且想到她住在离家两百英里远的学校，就让他难受。

黛安生气地咽下柑橘酱覆盆子。“我想你觉得继续让她和从公立学校带回家的顽皮孩子交往，也没什么不对。”

“看在老天分上，她的学校是在莱茵贝克，可不是南布朗克斯。我认为那是个很不错的成长环境。”

“康科德也一样。我是从自己的经验知道的。”

杰夫大口咬了一口水蜜桃派，说不出心里真正的想法。他一点也不愿意看见格雷琴长大后成为她母亲的翻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世故，愤世嫉俗的态度，把庞大财富当成与生俱来的权利，当成理所当然、大方仰赖的东西。杰夫靠着异常的好运及意志力一举致富。现在他想保护女儿不受金钱潜在力量腐蚀的心意，就像他希望她能享受金钱的好处一样。

“我们下次再谈。”他对黛安说。

“下礼拜四前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决定。”

“那我们礼拜三再讨论。”

这让黛安陷入极度不高兴的情绪中，他知道，她只有靠着到波道夫、赛克斯百货狂热地大肆挥霍一番才能解决。

他轻拍着夹克口袋，掏出两锭铝箔片装的健乐仙。他的心脏或许在最佳状态，但是他为自己创造的人生，却对消化系统相当有害。

格雷琴纤瘦幼小的手指正优雅地抚过琴键，指尖流泄出的辛酸曲调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名叫查姆利的橘色肥猫正四脚朝天地躺在格雷琴旁的琴

凳上，它已经老得无法再像从前那样鲁莽放纵地嬉耍，待在她身旁享受轻柔音乐的抚慰，就能让它心满意足了。

杰夫望着她女儿弹琴时的脸，被黑色卷曲发绺围住的苍白皮肤。她的表情有些用力，但他知道，那并不是因为专心于音符或是乐曲的拍子。她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让她根本不需要认真去背诵或钻研一首作品的基本原理，她只要弹过一次就会上手。不如说，她的眼神除了激情，还混合了这首迷人且简单的钢琴小品的忧伤旋律。

她以踩住踏板的重复音以及巧妙的圆滑奏，奏出了和弦的尾声，弹完曲子后，她静静地坐了一阵子，好让自己从音乐世界中回到现实。接着她开心地笑了，从眼神中可看出，那个爱嬉闹的女孩又回来了。

“这曲子是不是很美？”格雷琴无邪地问，她指的美是音乐本身的美。

“是很美。”杰夫说，“就和弹钢琴的女孩一样美。”

“喔，爹地，别这样说。”她红着脸从凳子上活泼地转过身，“我要去吃个三明治，你也来一个吗？”

“谢了，亲爱的。我想我要等到晚餐时才吃。你妈随时可能从城里回来，她回来时，告诉她我去河边散个步，好吗？”

“好。”格雷琴边说边蹦蹦跳跳地朝厨房走去。查姆利醒了，它打个呵欠，慢条斯理地跟上去。

杰夫走出屋外，沿着林间小径散步。现在是秋天，榆树植成的林道仿佛被绵延半英里长的烈焰席卷。步出树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向下缓缓延伸至哈德逊河的宽阔牧草地，再过去是座悬崖，悬崖陡然直下一百码后的左方，一连串由大小岩石构成的瀑布在秋寒中奔泻。景色如此美丽，通往此地的震撼入口向来能让杰夫深受震动，油然心生敬畏，并为自己拥有这片产业而感到自豪。

现在，他站在绿色山坡的坡顶，凝视着眼前美景。远方壮丽秋色下，两艘小船正安静地朝下游移动。三个年轻男孩沿着对岸河湾一边漫步，一边无所事事地朝着奔流的河水扔石子。他们上方的高地上座落着一栋宏伟的房子，比杰夫的小一点，但还是相当壮观。

再过三个月，哈德逊河就会结冰，形成一条向南延伸至纽约、向北延伸至阿迪隆戴斯山的巨大白色公路。树叶将全部凋落，景色却一点也不会因此单

调：雪将点缀树木枝头，在有些日子里，甚至连最细小的树枝也会结满冰柱，在冬阳中闪烁出万千光芒。

这块土地、这个郡，被柯里尔和艾伍兹①神话为美国文化的典型之地，他们甚至素描过这幅景色。站在这里，让人很容易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够站在这里，或是将格雷琴搂进怀中，拥着他和琳达曾经渴望却无缘得到的孩子，就会让人相信。

不会，他不会把女儿送到康科德。这里是她的家。在她大到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前，她都属于这地方。那一天来临时，他会支持她的选择，但在那之前——

看不见的物体插入他的胸口，比他遇过的任何伤害还要疼痛、还要强劲……除了那次以外。

他支撑不住跪下，挣扎着在脑中记住这一天的日期和时刻。他瞪大的双眼接收着这片秋日景致，片刻前，河谷还象征着重拾的希望及无边的可能。他接着侧着身子倒下，面朝看不见河的方向。

杰夫·温斯顿无助地凝视着火红的榆树隧道，这条引导他走向承诺与实现的牧草地小径，然后死去。

注①：柯里尔和艾伍兹（Currier and Ives），美国著名石版画家柯里尔和艾伍兹所成立的版画复制公司，1907年结束营业。以纽约州冬季雪景为题材的作品是让收藏家最为搜求的珍藏。

7

他被黑暗与尖叫声包围。有双手紧紧抓住他的右手臂，指甲戳进他袖子的布料。

一幅地狱景象出现在杰夫眼前：啜泣的孩子一边尖叫一边踉跄地奔跑，逃不过头顶黑色有翅生物的攻势，它们不断向下俯冲，对着孩子们的脸、嘴和眼睛猛啄……

紧接着，有个冷冰冰的金发美女将两个小女孩拎进一辆车里，让她们逃过了猛烈攻击。他正在看电影，杰夫明白过来，正在播的是希区柯克的片子，《鸟》。

杰夫手臂上的压力随着画面的惊悚程度而渐渐变小，他转头看见朱迪·戈登脸上露出少女的羞赧微笑。左手边是朱迪的朋友波拉，正紧紧偎依在年轻的马丁·贝利臂弯的保护中。

一九六三年，一切又重头开始。

“亲爱的，你今天晚上怎么特别安静？”电影散场后开往莫伊与乔伊酒馆途中，朱迪坐在马丁的考威尔①后座问。“你该不会认为，我吓成这样实在太蠢了吧？”

“不是，一点也不。”

她将两人的手指交缠，头靠在他肩上。“那就好。我担心你把我当成傻

注①：考威尔（Corvair），1959至1969年间由通用汽车的雪佛兰车厂生产的车款。

瓜了。”她的发丝充满清新、干净的气息，纤细、苍白的脖子上洒了几滴浪凡香水。她身上的甜香闻起来和二十五年前在杰夫车里度过的那个尴尬夜晚一模一样……而在那之前，几乎半世纪以前的同一个夜晚，她身上也飘散着同样的味道。

他完成的每件事都一笔勾销：一手打造的财金帝国、达奇斯郡的豪宅……最惨痛的损失是，他失去了他的女儿。格雷琴的一切都消失了，她的修长身材、举手投足的小女人模样，和聪明、深情的眼睛……死了，或者比死更惨。在这个现实中，她根本不曾存在过。

在他漫长破碎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完全明白李尔王对考妮狄娅之死的哀悼：

……汝芳踪已绝，
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复返。

“你说什么，亲爱的？你刚刚有说话吗？”

“没什么，”他低声说，将女孩拉近胸前，“只是不自觉把想着的事说出来了。”

“嗯，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他想着眼前女孩宝贵的纯真，对这疯狂世界造成的伤害一无所知，也是一种恩宠。

“我在想这里有你，对我的意义有多重大，还有我多么需要抱着你。”

这是他就读过的一家里奇蒙外的寄宿学校，这里跟埃默里一样，校园景色一点也没变。但有些地方跟他记忆中稍微有点出入：建筑物看起来矮一点、公共食堂比他记忆中还要靠近湖边。他原本就预期会有些小小的不一致，甚至早就决定当成记忆误差，而不是以为事物本身有了具体改变。这一次，距离他最后一次来这里已近五十五年，相隔着近五十五年的褪色记忆。时间被劈成了两半，里面还包括了他的整个成人时期，现在，一切又重新开始。

“大学生活过得还不错吧？”布兰登夫人问道。

“还不错。只是觉得离开学校一阵子了，想回来看看。”

这个丰满娇小的图书管理员慈爱地咯咯笑道，“你毕业还不到一年呢，杰夫。这么快就开始念旧啦？”

“我想是念旧了。”他微笑道，“我觉得自己好像离开了很久。”

“再等个十年或是二十年，那时你会发现这一切多么遥远。我怀疑到时候你不会想回到这里看看我们呢。”

“我确定我会。”

“我真的希望啰。知道孩子们变得怎样了，知道你们在外面的世界适应得如何，这些都是好事呢。我想你会过得很好。”

“谢谢你，夫人。我正在努力。”

她看了看表，注意力被吸引到图书馆前门去了。“那么，我三点得和一群下个学年的新生见面，为他们做个简单导览。你离开前会去看看安布鲁斯特博士，对吧？”

“一定的。”

“下次经过我家进来坐坐，我们一起喝杯雪利酒，好好聊聊往事。”

杰夫和她道了再见，穿过书架从边门出去了。他本不打算和任何教职员说话，但开车来这儿时，他早就料到总会碰巧遇到一两个。整体来说，他认为自己和布兰登夫人应对得不错，但谈话为时不久就结束，还是让他如释重负。这类偶遇在埃默里，他已经有自信能应付，但要在这里处理这种情况就困难得多。他对这地方以及这些人的记忆已经太遥远了。

他漫步在图书馆后的一条小径上，走进静谧的维吉尼亚松林，他在四周被松林包围的校园里度过青少年到青年的岁月。某个东西吸引他来，某个比乡愁更强烈、更无法抗拒的东西。天，他已承受太多强加在身上的旧日时光，再也没有怀旧的兴致了。

在对他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情境中，这里是最后一处*不曾重演*的地方，模样也跟他记忆中一模一样。他已经回到童年时期在奥兰多的家，也曾经两次回到埃默里。但是，他刚离开大学后生活过的地方——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接着他娶了琳达——都不包含在现在以及最近才刚活过的人生中。但是在这里，他存在于别人的回忆里。他曾经在这所学校里烙印下属于个人的小小印记，就像在此生以及他生的存在里，这所学校也曾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也许他只需要跟这里联系，确定他的存在，提醒自己曾经有过一段时光，这段时光里现实安稳且从不重复。

小径上有棵枝头低垂的榆树，杰夫伸手将突出的枝桠向后拨，不期然中，他看见始终让他心头萦绕罪恶及羞耻的小桥。他站在那里，凝视着五十年来始终在梦中困扰他的景象。那座横跨小溪的木造人行步桥规模不大，结构简单，不到十尺长，但杰夫抑制不住看见它时胸口升起的惊慌。他不知道这条小径通往这里。

他松开榆树枝桠，缓缓走向有手锯木板条以及用爱心打造的三脚栏杆的小桥。桥当然重建过，杰夫始终这么认为。不过自从那天起，他就没再来过这地方了，尽管他仍在学校就读。

他坐在桥旁的小溪边，用手抚摩着风化的木桥。小溪对岸有只松鼠啃着捧在脚掌间的一枚橡实，用沉着且警觉的眼神看着他。

在学校的头一年，杰夫不算是个腼腆的男孩。他安静、认真于课业，不过绝不是怕羞。他很快就交到几个朋友，闹翻天地在寝室玩乐，例如刮胡膏大战、在同学房间里挂满卫生纸之类的事也总是有他。至于女孩子，杰夫的经验就如那纯真年代的人对十五岁男孩的期待，不多也不少。杰夫念初中最后一年时曾有过一个固定女友，但直到这时，周末从里奇蒙过来参加校园舞会的高中女孩没有一个特别吸引他，所以直到十六岁时，他才和一位名叫芭芭拉的女孩有了一次值得回忆的邂逅。

但是在这里就读的第一年，杰夫恋爱了。他全心全意爱上了他的法文老师，一名叫做迪尔德丽·伦德尔的二十五岁女人。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迷上法文老师的人。在这所男校里，几乎百分之八十的男孩都爱上了这位苗条的褐发女郎，她的丈夫是教美国史的。每次晚餐时间，公共食堂里伦德尔老师那一桌的六个位置都是所有人抢破头的目标。每个礼拜总有两三个晚上，杰夫会设法帮自己抢到一个位置。

他相信伦德尔老师对自己特别不一样，不同于她对其他学生那种明朗的温暖。她和他说话时，他确信自己看到她眼中有股特殊的神采。有一次在班上，她带领全班学生朗诵波德莱尔，她站在他背后慢慢地、随意地按摩他的脖子。对他来说，那时刻有着强烈的情欲吸引力，同学们全对他投以嫉妒眼神。

有好一阵子他不再对着《花花公子》的中央折页海报手淫，当他私下想她时，他将性幻想的位置保留给迪尔德利丽，只给她一个人。

那年十一月底，伦德尔夫人怀孕之事已显而易见。杰夫尽力忽视，因为这意味着她和丈夫的婚姻关系健康良好，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为她的脸庞带来了美丽的光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

她的产假在冬天，在她回来教书前，课由另一位老师暂代。二月中时，孩子出生了。四月时她回到公共食堂他们夫妇的餐桌上，她的胸部因为奶水的缘故高高隆起。她没将婴儿抱在手上时，就放在便携式的婴儿摇篮中；她的丈夫不时从她旁边位置上对她做出爱怜的举动。这一大一小的两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占据着她的关爱与注意力，她难得才对他露出笑容，杰夫再也无法想象自己能接收到她笑容中的秘密爱意。

伦德尔夫妇住在校园外的一栋房子里，位于图书馆后方树林的另一边。出太阳的日子，伦德尔夫人喜欢穿过榆树和桦树的宁静树林，步行往返学校与家中。有条踏旧的小径衔接两地，但中间被一座小溪隔断。秋天时，她可以轻易涉水而过，但现在，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小溪成了很大的障碍。

她的丈夫辛苦花了六个礼拜盖了小桥。他在学校商店里用带锯机将木板锯成适当大小，辛苦地把木头刨得平滑不扎手，更将迷你桥拱的托梁和横梁打造得比实际所需更坚固一倍。木桥落成那天晚上，伦德尔夫人在公共食堂的餐桌上公开亲吻了丈夫，是个深长而充满爱意的吻。她从来没有在男学生面前做出类似举动。杰夫盯着他一口都没动的食物，感觉胃冷得缩了起来。

隔天他独自散步到树林，想驱逐走笼罩住他的糟糕情绪，但当他经过那座桥时，某个念头突然自心中升起。

当他从河床上捡起第一块大石时，不寻常的愤怒席卷了脑海，他使尽全力将石头扔向木造栏杆。他不断、不断地扔着他能找到及举起的最重石块。桥的拱壁最坚硬难以摧毁，它建造时就考虑到要能持久，但是横梁终究不敌杰夫的愤怒攻击，连同其他残存碎片一起落入溪中。

结束后，杰夫站在那里盯着桥湿透的残骸，他因为用尽力气以及极度苦闷而气喘吁吁。然后他朝上一瞥，看见伦德尔夫人站在小溪另一边的小径上。她看见他时，那张他迷恋数月的脸像戴上面具般面无表情。他们眼神交会了几

秒后，杰夫便飞奔离去。

他以为会被开除，却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杰夫再也没坐过伦德尔夫妇那一桌。他尽可能避开和他们俩人碰面的机会。在课堂上，她对他始终维持礼貌甚至是亲切的态度，那一学年结束时，他的法文课得了最佳等第的成绩。

他朝缓缓流过的河水扔了块石子，看着它从一块岩石弹起再扑通落入溪水中。毁桥的行为卑鄙且不可原谅，尽管伦德尔夫人原谅、维护他，甚至明理地从未提起过对他的原谅，以避免进一步羞辱他。她必定了解导致他这极端行为的孤独且愚蠢的愤怒，也必定从这孩子气的举动中看出，他将她对丈夫及孩子的爱视为最深刻的背叛。

从杰夫扭曲的迷恋观点来看，那的确是背叛。他第一次尝到希望破灭的滋味。

现在他知道是什么吸引他回到学校，回到他年轻时犯下错误的静谧林间空地。他必须再次面对无尽失落带来的空虚，只是这次的层次更复杂。这次他知道，他不会在难以承受痛苦的压力下失控了。已经没有桥可以摧毁，尽管他女儿的死让他深受折磨，杰夫必须学习向前走，学习在知其为不可为的情况下去开创与建立。

礼拜五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哈里斯学院外至少有二十对情侣在阴影中拥抱。他们脸贴脸地环抱彼此，在警觉的女舍监把年轻女孩们叫进宿舍的最后几分钟前享受火热的亲密接触。杰夫和朱迪坐在离这些依偎的情侣有段距离的石椅上。她的心情有点糟。

“都是因为弗兰克·马多克，对吧？都是他出的主意吧？我知道是。”

杰夫摇摇头。“我告诉过你，是我跟他提议的。”

朱迪根本没在听。“你不该跟他混在一起，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他以为自己很酷，以为他是世故的成人。他在装腔作势，你看不出来吗？”

“亲爱的，那不是他的错。整件事都是我的主意，而且会有好结果。等到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喔，你怎么知道的？”一阵寒冷夜风吹来，她将手从他手中抽出，拉紧她的兔毛外套。“你甚至还没有大到可以自己去下注呢，还得叫他帮你。”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杰夫笑着说。

“当然，你清楚地知道要把所有钱都投进去，清楚地知道要卖掉你的车。我还是没办法相信，你竟然把车卖掉去赌马。”

“我明天下午就会买一辆新的了。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帮我挑挑。你喜欢什么车，捷豹还是雪佛兰？”

“别说傻话，杰夫。你知道，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你，但是这次……”

夜风刮起一个凋落的山茱萸花苞，落在朱迪的头发上。他伸手拿下花，动作成了爱抚。她因为他的触碰而软化，他将白色花瓣滑下她的脸颊，轻轻在她的唇上压了一下，然后点一下自己的唇。

“喔，亲爱的，”她轻声低语，身体更靠近他，“我不是故意责备你。只是这件事让我很担心，我不能——”

“嘘，”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保证。”

“但是你不知道——”

他用一个吻使她安静下来，直到被一个尖锐的女声打断，“门禁时间还有五分钟！”

他陪她走向灯火明亮的宿舍前门，一路上有许多女孩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那么，”他说，“你明天想跟我一起去买车吗？”

“唉，杰夫，”她叹道，“我明天下午得完成一个学期报告，如果你七点钟左右过来，我会在杜利餐馆先帮你买个汉堡。如果你输了可别太沮丧，至少是个好教训。”

“知道了，女士。”他露齿微笑。“我一定会好好记下来。”

* * *

穿着红色制服外套的泊车小弟替他们将捷豹停妥在皇家马车餐厅。杰夫塞给侍酒师一张二十美元小费，当他点了大瓶的酩悦香槟时，没人问起朱迪的年龄。

“敬夏多克。”香槟倒进杯中后，杰夫举杯庆贺。

朱迪犹豫了一下，握住的酒杯停在半空中。“我宁可为今晚干杯。”她说道。

他们互碰酒杯后啜饮美酒。朱迪今晚看起来美极了，她穿了件为春季正式社交场合而买的深蓝色低胸长礼服，模样看起来介于玩妆扮游戏的女孩以及极具性感魅力的女人之间。他之前太早放弃她了，那时他想找的是人生经验可以与他匹配的女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他满心欢喜地沉浸在这份温暖率直中，而这正来自于她的天真无邪，这和夏拉廉价的情欲或黛安冰冷世故的举止截然不同。这纯真值得好好珍爱，而不是去拒绝。

这家餐厅提供的是典型高档美式餐点，菜单上没有特别新奇的菜色，但朱迪似乎很感兴趣，显然正尽力表现得像个成熟的大人。杰夫帮她点了龙虾，自己点了上等牛肋。她注意看他用哪只叉子来吃色拉和开胃菜，杰夫就爱她那毫不伪装的笨拙。

晚餐后喝着甜香酒时，杰夫递给她一个克劳德·S·班奈特珠宝店的盒子。朱迪拆开，瞪着切割完美的两克拉钻石戒指好一阵子，然后哭了起来。

“我不能收。”她小声说，然后小心翼翼地合上盒子，放回杰夫前面的桌上，“我真的不能收。”

“我以为我听到你说你喜欢。”

“我喜欢，”她说，“喔，该死，太喜欢了。”

“那么哪里不对劲？如果你觉得我们还太年轻，我们可以等一两年，但是我想要现在就变成正式的计划。”

她用餐巾擦干眼泪，把她化的一点薄妆弄花了。杰夫想吻掉她脸上的泪痕，想让她完全陶醉在他的吻里，像舔着小猫的大猫。

“波拉说你好几个礼拜没去上课了，”她告诉杰夫，“她说你甚至可能会被退学。”

杰夫开心地笑了，他握住她的手。“没别的了吗？亲爱的，这不要紧。反正我不念大学了。我才刚赢了一万七千块，到十月时还可以赢……听着，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会有很多很多钱，我能打包票。”

“怎么办到的？”她挖苦地问。“赌博？我们要靠赌博维生吗？”

“我会投资，”他告诉她，“完全合法的商业投资，像是IBM、施乐还

有——”

“实际一点，杰夫。你这次赌马的运气真的很好，但现在你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在股市里走运赚大钱了。好吧，如果股价下跌呢？如果经济萧条或发生其他事情呢？”

“不会的。”他静静地说。

“你料不到的，我爹地说——”

“我不在乎你爹地说什么。不会有事——”

她放下握住的餐巾，将椅子往后推开。“好吧，我在乎我父母怎么说。我甚至不敢去想，如果我告诉他们我要嫁给一个辍学去当赌徒的十八岁男孩，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杰夫无言以对。当然，她是对的。在她眼里，他看起来一定像个不负责任的傻瓜。向她解释他正在做的事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已经尝过教训了。

他将戒指塞回外套口袋。“我不会放弃，”他说，“也许我也会再次考虑辍学。”

她的双眼再次濡湿，蓝色瞳孔透过泪水闪闪发光。“拜托你重新考虑，杰夫。我不想失去你，尤其不想因为这种疯狂的理由。”

他捏捏她的手。“有一天你会戴上那枚戒指，”他说，“你会为它也为我骄傲。”

一九六八年六月，他们在田纳西州罗克伍德的第一浸信会教堂结婚，那是杰夫拿到企管硕士学位的一个礼拜后，就在他和琳达相遇的四天前。他们曾在他的其他人生中相遇两次，结局却截然不同。罗克伍德是朱迪的家乡，婚礼结束后，她父母在位于华特拜湖附近的避暑庄园举行了大型的烤肉宴会。杰夫注意到他父亲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他抽长红牌香烟总是一根接一根，但那时他还不会听从儿子的恳求戒掉这习惯。要到他诊断出得了肺气肿时才戒除，但那也是距今多年后的事了。杰夫的母亲看起来比在他和琳达及黛安的婚礼上还高兴，虽然她对这两个场合当然没有记忆。他的妹妹，十五岁戴着牙套的害羞女孩，马上就接受了朱迪。

戈登一家人也一样全心全意地接纳杰夫进入他们的圈子。他已经让自己

成功转型成完美女婿的形象：二十三岁、受过良好教育、勤奋、有责任感的年轻人。他们为新婚夫妇留了一小笔储蓄金，还有一个保守但获利稳健的股票投资组合，登记在他和朱迪的名下。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五年学校生活够他受的了，他得强迫自己重温早就丢掉的东西，读书、交报告、考试等等，但最困难的是设法让自己不要变得太有钱。上一次的他在这年纪时已经是个财金界的青年才俊，一家极有势力的企业集团主要合伙人。但是，突然被庞大财富包围会让朱迪不知所措，或在两人中间造成重大问题。所以他彻底放弃贝尔蒙特赛马会以及世职棒赛的赌局，煞费苦心地拒绝了许多高获利的投资，他原本可以轻易透过这些投资赚进数百万美元的财富。

这次，他和弗兰克很快就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分道扬镳。毫不知情的弗兰克只和他合作了一次，就尝够了攀上成功高峰的滋味，他已经完成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的课业，现在是匹茨堡某家公司的年轻律师。

杰夫和朱迪用抵押方式借钱，在亚特兰大柴郡桥路买了栋舒适的仿殖民风格小房子，杰夫在他曾拥有的一栋靠近五星区的大楼里，租了一个有四个房间的办公室。一星期五天，他穿西装打领带朱迪开车进城，和秘书、同事说过早安后就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他在里面读书。他读索福克里斯、莎士比亚、普鲁斯特、福克纳……所有他早该读过，却一直没时间好好咀嚼的作品。

一天结束时，他会匆忙写些备忘便条交给合伙人，建议他们或许不必冒险投资一些实力尚未被市场证明的公司，像是索尼，但仍应秉持持续成长的原则投资在一些安全标底上，像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杰夫小心翼翼地引导这家小公司绕开会让财富暴增的投资，确保他和同事可以舒适地稳居于中上阶层，而不招来过多注目。他的合伙人经常听从他的建议；建议不被采纳时，损失通常可以由获利弥补，因此净效应始终符合杰夫的期待。

晚上他会和朱迪窝在他们的小窝里一起观赏《爆笑生活》或是《不败法则》之类的电视连续剧，在上床前或许玩个拼字游戏。天气暖和的周末，他们会到莱尼尔湖上划船、打网球，或是去卡拉威花园的自然步道健行。

他们过着平静有序、十分正常的生活。杰夫非常地满足。没有狂喜的时

刻——他不曾体验看着女儿格雷琴在达奇斯郡庄园中成长的彻底陶醉感，却感到幸福，而且平静。他那冗长而混乱的人生，第一次可以用极简及缺乏骚动来形容。

杰夫将脚趾戳进沙里，用手肘支起身子，一手在额前挡住阳光。朱迪在他旁边的毯子上睡着了，弯曲的手指仍紧抓着一本《大白鲨》小说。他轻吻了她半开的嘴唇。

“来点菠萝鸡尾酒吗？”当她舒展着四肢醒来时，杰夫问道，“我们还剩半瓶。”

“嗯，我只想这样躺在这里，躺个差不多二十年吧。”

“那你最好大约每半年翻个身。”

她转头看看她的右肩，看见它已经被晒红了。她翻身脸朝上靠近他，他又再吻了她，这次吻得更久更深。

几码外的另一对夫妇正听着收音机，音乐忽然停了，一个牙买加口音的播报员开始播报约翰·狄恩在水门案听证会上的证词，这才打断了杰夫的吻。

“爱你。”朱迪说。

“爱你。”他一边回答，一边碰碰她被太阳晒成粉红色的鼻尖。他爱她，天知道他有多爱她。

杰夫每年放六个礼拜的假，是为了配合他假装的规律工作日程。这被强加的限制，反而让这段时间过得更甜美。去年他们骑脚踏车穿越了苏格兰，而今年夏天计划乘热气球游览法国酒乡。但是此时此刻，与这位为他分崩离析的生命带来清醒与喜悦的女人待在一起，他想不到有哪个地方比牙买加北海岸的度假胜地奥乔里奥斯更吸引他。

“先生，为漂亮女士买条项链吗？项链漂亮得不得了。”

兜售项链的牙买加男孩年纪不会超过八九岁。他的手臂上挂着几十条精致的贝壳项链、手环，绑在他腰际的一个布袋上，插着由同样色彩缤纷的贝壳制成的耳环。

“这条……多少钱呢？”

“八先令。”

“一镑六先令我就买了。”

男孩扬起眉头，一脸困惑。“喂，你疯啦，先生？你该杀价而不是出更高的价钱。”

“那就两镑吧。”

“我不会跟你争的，先生。这条项链是你的了。”男孩急忙从手臂上拿下项链递给朱迪，“还想买的话，我的货很多。海滩上每个人都认识我，我叫雷纳。”

“好的，雷纳。很高兴和你做生意。”杰夫交给他两张一镑小钞，男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蹦蹦跳跳地走到别处去。

朱迪戴上项链，摇摇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

“丢脸哪你，”她说，“竟然占一个小孩子的便宜。”

“我还可以做得更狠呢。”杰夫笑着说，“再过会儿，我可能会出价到四五英镑了。”

朱迪低头调整项链的位置，眼神与杰夫再次交会时却充满了忧伤。“你这么有孩子缘，”她说，“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没有——”

杰夫轻轻将手指放在她的唇上。

“你就是我的宝贝，我需要的一切。”

他绝不会告诉她或甚至让她有机会猜到，在一九六六年他们开始做爱后没多久，他就去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他也绝不会再创造出新生命，就像他曾创造出格雷琴，只为了平白看着她存在的一切被抹消。除了杰夫以外，格雷琴甚至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里。在微乎其微的机会下，他的人生或许注定要再次重来过，他不愿意将自己爱过、创造过的人留在被绝对遗忘的国度之中。

“杰夫，我一直在想。”

他回望朱迪，并设法掩饰心中的伤痛与罪恶感。“哪方面的事？”

“我们或许可以——不要马上回答，给自己一点时间考虑——我在想我们可以领养孩子。”

他看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看见她脸上浮现的爱意，看见她是多么渴望能用任何方式来表达这份爱。

他想，领养的孩子或许不会像自己亲生的那样带来深刻伤痛。即使他渐

渐爱上那些孩子，也不需要为他们诞生到这世界上负责。不管他们是谁，他们本来就已经存在、出生了。最糟的情况可能发生，而他们仍将继续活下去，尽管会有个不一样的人生等着他们。

“好，”他告诉她，“好，我很乐意。”

登艇处位在叫恩斯福特的地方，大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南缘，靠近南与北卡罗莱纳州与佐治亚洲北尖交会处。总共有六艘橡皮艇：外观黑色、笨重的东西在基地充完气后，才被奋力拖到夏图加河河边。杰夫、朱迪、他们领养的孩子和一个漂亮的灰发女人以及导游同船，导游看起来约是大学生年纪，脸庞及两臂都被太阳晒成棕色。

当橡皮艇滑进悠悠流动的清澈河水中时，杰夫伸手系紧艾波单薄身子上穿的救生衣。德维恩看见这充满父爱的举动，也系紧自己的救生衣，稚气的眼里浮现一抹男子气概的坚定。

艾波是个迷人的金发小女孩，以前曾受到亲生父母严重虐待；她哥哥是个热情、开朗的男孩，父母都在一场交通事故中身亡。孩子的名字不见得是杰夫或朱迪想取的，不过他们被领养时一个六岁、一个四岁了，所以最好还是不改名，以免扰乱他们的自我认知。

“爹地，看！是鹿！”艾波的手指着较远的河岸边，脸上散发出兴奋的光彩。那头鹿满足地回头看着他们，一副有需要时就会跑走的模样，但显然并不想只因为看见这些奇怪的人就中断了用餐时刻。

两旁林木蓊郁的河岸地势很快地开始升高，渐渐成为布满岩石的山峡。随着峡谷逐渐加深，河流的流速也变快了，橡皮艇小队不久就进入了第一段激流地带。随着小船在下冲的河水里上下翻腾、摇摆，孩子们发出欢快的呼喊声。

小艇通过湍急水域而再度平稳地顺流漂浮后，杰夫看着朱迪。他心满意足地看见，她焦虑的脸已经变得和孩子们一般欢乐。她原本十分忧心带孩子们来这里，但杰夫不希望剥夺孩子享受这振奋娱乐的乐趣。

探险队在一个小岛上岸，朱迪把装在防水盒里的午餐拿出来。杰夫边嚼着鸡腿、喝着冷啤酒，边看着艾波和德维恩探索这座楔型小岛。孩子的好奇心

与想象力总是让杰夫着迷，透过他们的眼睛，他开始重新评价这陈腐的世界。当他和朱迪决定领养他们时，他在正确的时机进场买了些苹果和雅达利[①]的股票，数量刚好够让他们的家庭收入提升几个等级。他们在西派费瑞鹿买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房子有很大的后院，院里有池塘还有三棵大橡树。对孩子们而言是最佳的环境。

橡皮艇队伍再次出发，往下航行约一英里左右冲进了另一段更大的激流地段。即使是在航程的蓝色区域，水流也比刚才湍急许多，但杰夫看见妻子已经抛下对河流的恐惧，沉浸在它的美与惊险刺激中。当小船飞速通过牛水门瀑布时，她紧紧握住杰夫的手，然后泛舟行程就接近尾声了，河水再次恢复平静，太阳渐渐隐没在松树后。

看到巴士停在那里等着将他们载回亚特兰大时，艾波和德维恩显得很难过，但杰夫知道，他们的冒险行动才刚开始呢，就像夏天一样。他不久就要带着家人去度假两个月，要开车悠闲地穿越法国和意大利。明年他计划了一趟日本之旅，还要带他们到才刚开放的中国去，看看这广阔的国度。杰夫希望他们能够见到这一切，彻底体验这世界能给予的壮丽与惊奇。然而他还是暗自害怕，这些记忆以及他给予的所有的爱，将很快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消灭。

三天后，他胸部贴住电极的地方痒极了，但他绝不让心电图检查的电极松开，一分钟也不行。

护士们对他的态度充满了轻蔑，杰夫知道他们的心情。他们以为自己不在他听力范围内，就会一起嘲笑他。他们对自己得照顾一个完全健康却还占据宝贵病床的忧郁症患者感到愤慨。

他的医生多少也有类似的感觉，而且也讲得够明白了。但杰夫还是做了同样的强烈要求。最后对医院兴建基金捐献了可观金额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礼拜的住院许可。

一九八八年十月的第三个礼拜。事情如果会发生，就是在这时候了。

“嗨，亲爱的，你觉得怎样？”朱迪穿了件赭红的秋季外出服，头发松

注①：雅达利（Atari），这家公司是计算机游戏、家庭游戏机和家庭计算机产业的先驱。

松地堆高在头顶上。

“痒痒的，其他都很好。”

她笑中带着一丝在她纯真无邪的脸庞上不太常见的狡猾。

“哪里要我帮你抓抓吗？”

杰夫大笑起来。“我也想。但我想我们得再等几天，等到我被松绑了才行。”

“好吧。”她说，手上仍提着两个购物袋，分别是牛津书局和甲鱼唱片的袋子。“这些可以让你在这段期间有点事情做。”

她带来最新的查维斯·麦基系列小说，迪克·弗兰西斯的推理小说（这是他在这段人生培养出的阅读嗜好），加上一本安德烈·马尔罗的新传记、一本冠达邮轮公司的历史书①。另一个袋子里装了十几张盒装音乐光盘，从巴哈、韦瓦第到数字技术转录的《胡椒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专辑②。她将一张闪亮亮的音乐光盘放进随身播放器中，放在他床边，帕海贝尔D大调卡农的美妙旋律便在病房中回荡。

“朱迪——”他的声音不能连续。他清了清喉咙后再开口。“我只想要你知道……我一直是多么爱你。”

她以慎重的声调回答，却藏不住眼神中的警觉。“我希望我们会一直相爱，到很久很久以后。”

“很久很久。”

朱迪皱皱眉头，想说话，但被杰夫的嘘声制止了。她俯过身亲吻他，当她的手和杰夫的相遇时，它正颤抖着。

“赶快回家，”她在他耳边低语，“我们甚至还没开始呢。”

朱迪离开病房到医院的咖啡厅吃午餐后约一小时后，事情就发生了。杰

注①：查维斯·麦基是美国侦探小说家约翰·D·麦当劳所创造的小说人物，职业是私家侦探；狄克·弗兰西斯（Dick Francis），英国退休骑师、赛马犯罪小说家，出版过数十部以赛马为背景的小说；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法国著名作家，也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文化人，作品《人类境况》（la Condition humaine）曾获法国龚固尔文学奖；冠达邮轮公司（Cunard shipping line）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跨洋邮轮公司之一，2005年被并购，以Cunard为名的船运公司目前已不存在。

注②：《胡椒军士孤心俱乐部乐队》（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是英国乐团披头士1967年发行的第8张录音室专辑，录制时使用的仍是磁带式录音机设备。

夫很高兴她没有在场目睹。

即便处于痛苦中，杰夫还是看得见心电图狂跳时护士脸上的惊愕表情。但她随即做出专业反应，丝毫不耽误地召集医师做紧急救命处理。不出几秒，杰夫就被整个医疗团队包围，他们边在他身上急救，边大声下达着指令并回报状况。

“1cc肾上腺素！”

“碳酸氢钠两安培？给我三百六焦耳电击！”

“后退后退……”砰！

“心搏过速！血压八十有脉搏反应。两百瓦特电击，静脉注射利卡因七十五微克，开始！”

“注意——心室颤动。”

“重复注射肾上腺素、碳酸氢钠，去颤器三百六焦耳。后退后退……”

砰！

一次又一次，急救人员的声音和光线渐渐微弱。杰夫想要怒吼，这一切并不公平，这次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但他叫不出来，甚至哭不出来，除了再死一次，他什么也不能做。

杰夫再次醒来，他坐在马丁·贝利的雪佛兰后座，身旁是朱迪。十八岁的朱迪、一九六三年的朱迪，那时他们甚至还没相恋、结婚、建立家庭。

“停车！”

“等一下，老兄。我们快回到女生宿舍了。我会——”

“我说停车！现在就停车！”

马丁困惑地摇头，把车子停在历史大楼后的奇果圆环。朱迪将手放在杰夫手臂上想让他冷静下来，但他猛地甩开她，然后一把推开车门。

“老天，你在搞什么鬼？”马丁大吼，但杰夫已经冲出车子奔跑起来，他也不管什么方向，只是狂奔，去哪里不重要。

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飞快跑过四边形院落，经过化学和心理大楼，年轻强壮的心脏在他胸中用力敲打着，仿佛在几分钟前以及二十五年后的未来，心脏都不曾也不会背

叛他。他不由自主地让双脚带领自己经过了生物大楼、穿越皮尔斯道一角及亚客来特路，最后他踉踉跄跄地跪倒在足球场中央，抬头用朦胧的双眼看着天上的群星。

“妈的！”他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无情的天空高喊，喊出他在临终病床上无能为力表达的绝望。“妈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8

在那之后杰夫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已尽全力达成一个男人所能期望的一切，无论是物质成就、感情投入，或是扮演父亲的角色，但最后仍是一场空，他再次被独自留下，孤独而无能为力，双手及内心都被掏空了。他又回到初始之地，如果他所有的努力必然转眼成灰，为什么还要开始？

他不能承受再见到朱迪一面。这位脸蛋甜美的少女并不是他该去深爱的女人，她不过是可能成为那女人的一张白纸。明知结果只会是情感、精神上的死亡，硬要再去重复塑造人生的过程根本毫无意义，甚至只是自虐。

他又回到他很久前在北卓伊丘路上发现的不起眼酒吧，开始每天喝酒。当时间到了，他又玩起了老把戏，再次说服弗兰克·马多克帮他在肯塔基德比的赛马会下注，钱一到手就马上飞到拉斯维加斯，一个人去。

在旅馆和赌场四处闲逛了三天后，他终于找到她，她正坐在沙丘赌场里一张最小赌资的二十一点赌桌上。一样的黑发，一样的完美身材，甚至穿着同一件他曾在某个难耐的激情时刻，在她小小的双层公寓的客厅沙发椅上狠狠扯开的红色洋装。

"嗨，"他说，"我叫杰夫·温斯顿。"

她露出他熟悉的勾人笑容。"我叫夏拉·贝克。"

"那好。你想不想去巴黎？"

夏拉用困惑的眼神瞪着他。"介意我先下完这手吗？"

"三小时后有班飞往纽约的飞机，可以直接换乘法国航空班机。所以你还有时间可以打包。"

她押十六点，爆了。

“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她问。

“我是说真的。你要去吗？”

夏拉耸耸肩，捞起剩下的几个筹码放进皮包里。

“当然，为何不？”

“没错，”杰夫说，“为何不？”

上百根高卢牌和吉普赛牌香烟闷烧着，一股辛辣刺鼻的气息像恶臭的浓雾，悬浮在俱乐部里。

穿过雾霭，杰夫看到夏拉在角落里独自跳舞，眼睛半闭，她醉了。这次她似乎比他记忆中喝得还凶，也可能她只是配合他的脚步，因为现在的他喝得比过去还猛。至少酒让他容易与人聚在一起，今晚他的桌上有六个人，大多数人表面上都拥有“学生”身份，对这城市永不打烊的夜生活感兴趣的程度都大过于书本。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俱乐部吗？”杰·克劳德问道。

杰夫摇摇头。胡榭特地窖是巴黎一家古典风味的爵士乐酒吧，是间石墙地下室，里面放的音乐和这里每个人赖以为生的香烟一样，朦胧缥缈却刺激辛辣。不像更新型的迪斯科舞厅，这种风格的酒吧在美国流行不起来。

杰·克劳德的红发女友米哈伊歪着嘴懒懒地笑了笑，“真是遗憾，”她说，“这些黑人在故乡没人喜欢，所以得到这里来，为了去放自己的音乐。”

杰夫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又替自己倒了杯红酒。美国目前的种族问题在法国是个话题，但他没兴趣搅进这类讨论。任何严肃、让他思考或回忆过去的事，现在都引不起他的兴趣。

“你一定得去非洲看看，”米哈伊说，“那里很美，有很多东西值得去了解。”

她和杰·克劳德最近才从摩洛哥待了一个月回来。杰夫好心地没去提起法国最近在阿尔及利亚的溃败。

“注意、注意，麻烦注意！”酒吧老板站在窄小的阶梯上，弯身朝向麦克风喊道。

“各位女士、先生，各位好友们……胡榭特地窖很高兴向各位介绍热情蓝调……以及蓝调大师，无人能及的——西德尼……贝谢！”

在如雷掌声中，这位移居法国的老音乐家走上台，手里拿着一支竖笛。他先以一首振奋人心的《洞窟里的蓝调》开场，接着感性迷人地诠释了《弗兰基与约翰尼》。夏拉继续在角落里独舞，她的身体随着穿透人心的音乐波浪般起伏。杰夫喝完红酒，招手叫了下一瓶。

当第二首乐曲结束，台下年轻人嘶吼着表达对异国艺术形式的喜爱时，老蓝调乐手露齿微笑、点头。“歇些、歇些、歇些。”贝谢高喊。“我的法文不是很好，”他说的法语带着浓厚的美国黑人腔调，“所以我还是用自己的语言好了，我看得出你们都知道什么是蓝调。你们听到我说的吗？”

至少一半的听众差不多听懂他说的英文并热情回应。“是的！”他们欢呼，“当然！”杰夫一口喝干刚倒的那杯酒，期待音乐将他再次带离现实，将所有的记忆一扫而空。

“好吧！”贝谢的声音从舞台上传来，手里一边擦着竖笛的笛嘴。“我现在要演奏的下一首曲子最能够表现蓝调的精神。你们都知道，有首蓝调乐曲是为一无所有的人而演奏，是首悲伤的蓝调……但最最悲伤的蓝调是为那些曾经拥有一切却又失去，而且知道它永远不会回来的人而做。在这世上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这首蓝调乐曲，我们叫它《而今我已失去所有》。”

音乐开始飘扬，小调的低沉乐声传达出幻灭与悔恨的情感，叫人无法抗拒又难以忍受。杰夫颓然地倒在椅子上，想将乐声从脑海中删除。他伸手拿起酒杯，酒洒了。

“有事吗？”米哈伊边问，边碰碰他的肩膀。

杰夫想回答；却开不了口。

“来吧，”她说，拉着他在烟雾缭绕的夜总会中起身，“我们去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们踏出酒吧来到胡榭特路上时，外面正下着微微的毛毛雨。杰夫仰脸迎向冷雨，任由雨滴细细淌下前额。米哈伊举起纤细的小手轻轻放在他的脸颊上。

“音乐让人感伤。”她轻声说。

“嗯。”

“不好。最好……‘忘掉’的英文怎么说？”

“FORGET。”

“对，就是那样说。最好忘掉。”

“没错。”

“暂时忘掉。”

“暂时忘掉。”他同意，于是他们朝米歇道方向走去招出租车。

他们回到杰夫位在福煦大道上的公寓，在客厅里，米哈伊装了一小管捣碎的大麻以及等量的鸦片。她坐在一张东方风格的小毯子上，就在杰夫旁边，米哈伊点燃这强力的混和麻药后，将烟管交给杰夫。他深深吸了一口，火熄灭时，他又再次点燃。

杰夫偶尔也会来根大麻，他在第一次人生时经常用来解闷。但这次尝试带来从深处涌上的喜乐平静，他从未感受过。像是被巨大静止的翅膀带到了远方，但这麻药让他的脑袋不断运转，不让他彻底陷入睡梦中。

米哈伊躺回地毯上，绿色丝质洋装卷到大腿上。雨滴不间歇地、有节奏地打在窗上，她跟着雨声的韵律摇晃脑袋，富有光泽的红褐色发丝越过面颊，垂落到光裸的肩上。杰夫抚摸她的小腿，然后到大腿内侧，她轻柔地发出像是默许和渴望的低语。他倾身向前，解开了洋装正面的钮扣，光滑的布料从她少女般的胸脯上滑开。

在地板上，他们两人无声且近乎狂暴地借着彼此的身体满足自己。完事后，米哈伊又装了一管掺鸦片的麻烟在卧室里吸。这次他们在羽绒被覆盖下，一起在倦怠中达到高潮。他们的腿和手臂以一种刚熟悉的放松感纠缠在一起，当圣黑诺教堂晨间弥撒的钟声响起，米哈伊再次爬到他身上，在玩耍的欢乐情绪中，她纤细的臀骑着他。

在曙光初露的黎明时刻，夏拉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早安，”她打开卧房的门时说道，看起来精疲力竭。“你们这些家伙想喝杯咖啡吗？”

米哈伊在床上坐起身，摇着一头乱发。“加点白兰地可以吗？”

夏拉脱下她皱巴巴的洋装，往衣橱里找件睡袍。“听起来不错，”她说，“杰夫，你也要吗？”他眨眨眼，揉掉眼睛里的麻烟。“好。”

米哈伊起床，若无其事地走进浴室去冲澡。夏拉拿着餐盘再次出现时，娇小的红发女子正坐在床沿，依然一丝不挂地擦着头发。他们在啜饮加了白兰地的咖啡时，两个女人愉快地聊着西佛利街新开的一家洗衣店。

九点过后不久，米哈伊说她得回家换衣服，她和另一个朋友约了吃早午餐，但不想穿着前一晚的洋装出现在咖啡馆。她亲吻杰夫道别，匆匆给了夏拉一个拥抱，然后就离开了。

米哈伊一走，夏拉就把咖啡杯从床上收走，拉回床单，温暖的小舌顺着杰夫的腹部滑下。她将他含在嘴里时他仍是软的，但很快又硬了。杰夫没问夏拉整晚去了哪里，这不重要。

地中海轻柔拍打着多卵石的沙滩，沉静的波浪像是永恒不变的呢喃。新鲜的赛马会鱼汤香气从邻近的咖啡馆飘来。

杰夫饿了，女孩们游完泳上岸后，他马上提议去吃午餐。

六月初开始下了约一星期的雨，他们和杰·克劳德、米哈伊及其他人在密斯脱拉风[①]的吹送下来到法国南部。火车开到土伦时，他们全喝醉了，一行八人闹哄哄地挤进两辆出租车，从土伦搭车到四十三英里外的圣托贝。

自从瓦迪姆和芭铎[②]发现这里，让此地取代了旧富绅喜爱的昂提布、蒙通等沉闷的蔚蓝海岸渡假胜地，成为广受年轻人欢迎的去处后，过去六年来，这个小小渔村经历了一场大变化，但它仍维持原来的蓬勃生气，也未让成群的令人窒息的观光客将自己变得不宜人居，就像它在未来数十年后的命运一样。

一道影子越过杰夫半闭的眼睛，他被一对光滑的女人大腿压进沙里，有个人正坐在他臀上。夏拉？米哈伊？女人赤裸的乳房接着拂过他的背部爱抚他，乳头在海风吹拂下坚硬起来。

“琪嘉？”他猜，同时举手摸向女孩的秀发，想要感觉它的长度和厚度。她别开头咯咯地笑。

“你疯了！”女孩继续挑逗他，大腿把他夹得更紧些，胸脯直接压住他

注①：由北大西洋向地中海沿岸吹送的西北风，终年都可能出现。
注②：法国导演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1956年的电影《上帝创造女人》（Et Dieu…créa la femme）让饰演孤女的碧姬·芭铎一夕窜红，成为世界知名的性感巨星，该片的拍摄地点即圣托贝。

的背：比夏拉小些，比琪嘉丰满一点。

“不可能是米哈伊，”他边说边伸手往后拍着她紧实的小屁股，“比她胖多了。”

米哈伊用法文骂出一串脏话，同时掀开他的短裤裤腰，往里面倒了杯冰柠檬水。他大叫一声，转身将她甩开后，将她背朝上地钉在沙滩上，她的手臂开玩笑地挣扎着要脱离掌握。

“*虐待狂*。”她露出微笑。杰夫连忙空出一只手从短裤中摇出冰块，她则趁机透过薄薄的布抓住他的阴茎。“瞧？”她说，“你爱这套。”

他想要立刻征服她，她松散狂野的发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胸与腹、白色比基尼小裤隐约勾勒出微微隆起的裤裆处。她的手指从他的短裤正面滑下，挤压他让他变得更坚硬。他急抽了一口气。

“旁边有人。”他用紧张地说。

米哈伊耸耸肩，手持续在他的阳物上动着。他瞄向挤满人的海滩，看见夏拉正朝他们走来，赤裸的胸脯在空中摇晃，一只手臂环住杰·克劳德的腰。

“米哈伊。”他急切地低喊。

她将布满沙粒的臀部倚着他，更迅速用力地搓揉他的阴茎。他停不下来了。杰夫闭上眼睛发出呻吟，感觉他的唇被另一双唇触碰，有根舌头伸进他嘴里，一对乳头靠着他的胸部，他的肩膀被压住，然后他感觉到头发、一对对乳房、一张张嘴、一只只手……他射了，米哈伊让他达到高潮时，夏拉正亲着他，还是有其他方式？无论如何，有什么差别吗？

“每个人都饿了，嗯？”杰·克劳德笑着说。

那天晚上杰夫把事情告诉了米哈伊，在旅馆花园里，所有人都享用了几管掺鸦片的麻烟以后，那时夏拉和杰·克劳德、琪嘉以及另一对情侣正飘飘然地走向房间。毒品让他打开了话匣子，在他心中燃烧多年的秘密现在急于寻找出口，米哈伊只是刚巧在那里罢了。

“我以前就活过这辈子。”他穿过松林旅馆的松树，望着西沉的太阳。

米哈伊将光溜溜的两条腿交叉成盘腿坐姿，她的白棉布洋装在四周草地上鼓起。“*既视现象*，”她笑一笑，“我也是，有时我也有这种感觉。”

杰夫摇头，皱起了眉头。“我想说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活过这辈子，包括这里、你、夏拉、一切的一切，但……”

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将他隐瞒许久的心事与记忆一股脑儿全倒出来：办公室里的心脏病发、回到埃默里寝室里的第一个早晨、赢得与失去的财富、他的两个妻子、他的女儿，以及一再重复的死亡。

米哈伊安静地聆听。下沉的夕阳从后方照亮她的红发，让它变成一团火焰，她的脸颊逐渐被越来越深的阴影笼罩。他对她说的事如此难以置信，他的声音终于因挫败感而微弱。

天色已黑，他看不见米哈伊脸上的表情。她是否以为他疯了？或认为他只是在描绘吸食鸦片后进入的梦境？她的沉默开始腐蚀他说出秘密后一度感受到的如释重负。

“米哈伊，我不是故意要吓你。我——”

她用膝盖跪着，纤细的臂膀环绕着杰夫的脖子。红铜色的整齐发卷轻柔地贴在他的脸颊上。

“好多辈子，”她低声说，“好多痛苦。”

他紧抱着她年轻的身躯，深吸了口带着松香的新鲜空气。阵阵笑声从树林间传来，然后他们听见清澈、甜美、活泼的音乐声，那是塞尔薇·瓦丹的最新唱片。

“*来吧，*”米哈伊边说边站起来握住杰夫的手，“来加入派对，*大好生命正等着我们。*”

八月，当雨再度开始落下，他们全都回到了巴黎。米哈伊再也没对杰夫提起那天晚上他在圣托贝花园里告诉她的事，她一定把那些话全当成吸大麻后的胡言乱语，那也无妨。杰夫和夏拉间也不曾公开谈过那次集体性交，以及现在已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毒品。事情就是发生了，他们让它继续。只要每个人都能开心，没有理由要去讨论。

在偶尔加入他们活动后来渐渐淡出的情侣档中，有一对介绍他们去一家位在夏特里耶路上的*狂欢会所*，就在一九七零年戴高乐过世前一直叫星形广场的地方往北几个街区。二十年代起，这座城市出现了几家十分兴旺的*狂欢会*

所，这是其中一家经营成功且陈设得富丽堂皇的会所：起居室玻璃柜中的古董洋娃娃收藏，与挂着颓废派画作的墙壁颜色相得益彰的紫红色厚地毯……这地方有两层设备良好且宽敞的房间，当三四十位裸体伴侣们在其中闲逛、游乐时，三位穿着制服的女侍会为他们服务。

圣托贝那帮人开始在每个周末造访此地。有个晚上，杰夫和夏拉以及一个小明星玩三人行，那个活泼的美国人才刚到巴黎，她很快将会由于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而并非因为演出而更加出名；另一个晚上，米哈伊、夏拉和琪嘉临时决定要来一场比赛，看谁能最快在一场派对和二十名男性上床。夏拉赢了。

他们像无休无止的回旋舞般，随意公开地和美丽的陌生人性交，而杰夫惊讶地发现，自己很快就把一切当成无比正常。他也同样惊讶他们毫无恐惧，完全毋须担忧盛行于他的时代的瘟疫，如疱疹、艾滋病。免于恐惧的安全感反而让这堕落行为有种反璞归真的味道——就像是人类堕落前在伊甸园中游玩的裸体孩童。他在想，如果在八十年代，这些狂欢会所以及在美国、欧洲其他国家中的同类场所会有什么下场？即使生存得下来，也必定被疾病带来的偏执和罪恶感所笼罩吧。

八十年代，充斥失落、破碎的希望以及死亡气息的年代。而他明白，一切都会再次发生，而且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9

他才来伦敦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一个给他迷幻药的女孩，事实上，当他碰上她时，她正从切尔西药房[①]走出来。杰夫与这女孩搭讪，当他们聊到金巴利苏打调酒时，两个人都笑得十分开心。杰夫说他上药房是为了拿药，而他拿到的正是他想要的。她觉得很有趣，虽然她当然不晓得这句话是在影射滚石的歌，他们还要再过一年才会录这首歌。

她告诉他，她叫席薇雅，但每个人都叫她席拉，“念起来像歌手卡拉·布莱克[②]，你听过吗？”她的爹娘都住在布莱登（她扮了个鬼脸），但现在和另外两个年轻女孩在南肯辛顿合租一间公寓，她在一家叫“老祖母环游世界[③]”的小店工作，她可以用半价买到所有行头，像是蓝色塑料材质的迷你裙，以及她现在身上穿的黄色花袜子。

“我们那里的东西都是最新流行，你知道的，比‘倒数计时’、‘流行尖端[④]’的更新潮。凯茜·麦考恩常来买东西，简·诗琳普顿[⑤]昨天才来过。”

注①：1968年7月于伦敦却尔西区英皇路上开张的一家复合式俱乐部，原始概念来自于巴黎的“药房”（Le Drugstore）。建筑外观十分新潮，里面有晚上供餐的餐厅、舞厅、夜间营业的药房和唱片行。自从滚石乐团在1969年的一首歌《你无法总是得到想要的一切》（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中唱道“我到切尔西药房，去帮你拿药”，这家俱乐部便一炮而红。

注②：卡拉·布莱克（Cilla Black），英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成功女歌手，拥有许多首排行榜畅销歌曲。

注③：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在英皇路（King's Road）上的一家卖衣服、饰品的小店，在那以叛逆精神为时尚圭臬的“摇摆六十”（Swing Sixties）年代，是伦敦第一家标榜“迷幻风格”的潮流商店。

注④：均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伦敦英皇路上的时尚名店，贩卖前卫大胆、具设计感的衣服及配件，呼应当时英伦摇滚及流行音乐反叛性的次文化流行势力，披头士和滚石乐团的团员都曾是它们的顾客。

注⑤：凯西·麦考恩（Cathy McGowan），英国第一个摇滚音乐节目《预备站好向前走》（Ready Steady Go）主持人。简·诗琳普顿（Jean Shrimpton）可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尚女王，她是当时英国时尚名模，以性感美艳著称，是席卷英国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少年流行次文化“摇摆六十”中的偶像。

杰夫微笑点头，忽略她没营养的喋喋不休。他感兴趣的不是这女孩，而是药。他已经好奇一阵子了，而且讨厌承认自己害怕去尝试。女孩似乎视此为稀松平常，身上也看不出有明显的不良作用（假设她天生就这么缺乏活力）。一开始他搭讪这女孩是出于习惯，没有其他原因。他只是对她手臂下夹着的动物乐队最新唱片丢了几句评语，五分钟内她就问他要不要来一点。好吧，为什么要拒绝？

他回到斯洛恩大街的排屋，夏拉与昨晚她在多利舞厅遇到的一个家伙正在床上睡觉，杰夫关上房门，在客厅小声地放起玛丽安妮·费丝福[①]的唱片，他问席拉要不要再喝一杯。

“如果等一下要吃酸[②]的话就不要，”她说，“酸跟酒精合不来，你知道吧？”

杰夫耸耸肩，还是倒了杯威士忌。他需要酒精帮助放松，并纾解他对服用迷幻药的焦虑。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另一个房间里的人是你太太？”席拉问。

“不是，朋友而已。”

“她会介意我待在这里吗？”

杰夫摇头大笑。“一点也不。”

席拉边笑边将她的棕色直发从眼睛前甩开。

“我从来没有……你知道的，和别的女孩一起嗑过。当然啦，除了我室友以外，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房间。”

“嗯，她是我的室友，她不会有意见。楼下还有另一个房间，你在那里会觉得舒服点？”

她在和裙子、袜子一样颜色的黄色塑料包包里翻找。“先吃酸，等药效发作了再到楼下去。”

杰夫从她手上拿过吸墨纸包装的小小紫色方块，随着最后一口威士忌服

注①：玛丽安妮·费丝福（Marianne Faithful），英国歌手、演员。演艺生涯长达近五十载，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界成名，七十年代因毒瘾缠身而沉寂一时，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再次复出。
注②：迷幻药的俗称。

下。席拉想要点柳橙汁来配，他便从冰箱拿出一罐来。

“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感觉到药效？”他问。

“看情形。你今天有吃午餐吗？”

“没。”

“那差不多半小时，”她说，“可能慢一点或快一点。”

结果是快一点。二十分钟内，杰夫就感觉四周的墙变成橡胶，一下子后退，一下子靠近。他等待着期待以久的幻象出现，却落空了。但他身边每样东西似乎都轻微而莫名地扭曲歪斜起来，而且有闪闪发亮的质感。

“有感觉了吗，亲爱的？”她问。

“……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传出来的字句清晰，说话时却觉得舌头十分笨重。席拉的脸像热蜡般不断变形、流动，脸上的口红和胭脂有种淫秽的俗丽感，好像只是覆盖在她肉体上的红色颜料。

“但棒透了，不是吗？”

杰夫闭上双眼，是的，他可以看到许多图案浮现在眼前，层层叠叠的圈圈连着一个复杂、闪烁微光的格纹花样。他看见轮子、曼陀罗，永恒轮回以及改变的幻觉象征，一切改变最后都会回到开始之地，然后再次开始……

“摸我的袜子，感觉一下。”席拉将他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有图案的黄色裤袜开始变成一幅纹路错综的风景画，一个诡异的太阳照亮了景象。那太阳也属于无尽轮回的一环，那是——

席拉咯咯笑着将他的手夹在两腿中间。“现在带我下楼好吗？等下你就会知道这时候做有多棒。”

杰夫照她的话做了，虽然他只想躺着，让心灵迎向周而复始的浪潮，徜徉在无与伦比的静谧与接纳感中。在楼下的小房间里，席拉剥光他的衣服，她涂上蔻丹的手指在他身上游走，在她碰触的地方留下一道冷冷的火光。她脱下迷你裙和袜子，从头上脱掉薄上衣，将他的嘴压向她右边的乳头。在好奇心多于欲望的驱使下，他开始吸吮，像是个婴儿，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物链中的位置，一个看着自己出生、死亡、重新出生的全知孩子。

席拉引导他进入她的身体，他的阴茎自动坚硬起来。她湿暖的身体内壁像某种古老、原始之物；她是阴，接纳他充满活力的阳，共同创造出无尽再生

的循环，这些——

杰夫睁开双眼，女孩的脸再次变形，变成了格雷琴。他正在干格雷琴，干自己的女儿，他曾给予生命却不曾真正存在过的女儿。

他立刻嫌恶地从她身上撤回。

“啊！”女孩的叫声中满是挫折，她伸手握住他瘫软的阳具开始抚摸。“来嘛，亲爱的，来嘛！”

他脑海中的波浪不再让人平静，不断恶毒地拍击着他的情感。圆圈、转轮……在这宇宙之链中没有他的位置，没有一个图案能代表他那时间之外的突变存在。

女孩张开她血红的唇开始吸吮他的阴茎。他将她的脸推向跳动的墙，试着从脑海中驱逐出他在她身上看见的景象。

“介意我们加入派对吗？”夏拉一丝不挂地站在打开的门边问。站在她身后的是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有一头凌乱长发和麻脸。席拉不确定地皱眉看着新来者，接着放下戒心，松开她抓来盖住胸部的床单。

“也许会不错，”席拉说，“你这朋友的体质好像不太适合吃酸。”

“酸？”年轻人语带兴奋。“你身上有带酸？”

席拉点点头，伸手去拿她带下楼的包包。“喂，给我们来点刺激的，可以吗？”他说。然后又转头跟夏拉说：“你嗑过酸吗？那东西棒透了！”

于是所有人都上了床，杰夫看见夏拉——还是琳达？——正抚摸着席拉、格雷琴的头发，然后陌生人变成了马丁·贝利，血从他射向自己头部的枪伤处淌下，涌向被单，杰夫妻女赤裸的身体全浸泡在血中，死了，全部的人都死了，除了他以外，不管他死过几次他就是死不了。他是转轮，他是圆圈。

他们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头等舱候机楼候机，夏拉不耐烦地轻敲着脚。她的脸庞被框在光滑笔直的黑发间，如鬼魂般苍白，这是最新时尚。她将眉毛漂成几乎看不见的淡色，用的唇膏像截粉笔。她穿着张狂的斑马图纹欧普艺术印花洋装，白色紧身裤让她一身缺乏色彩的打扮达到了极致。

“还要等多久？”她粗鲁地问道。

杰夫看了一眼手表。“应该随时都会开放登机。”

“那要坐多久才会到？”

“要飞四个半小时，”他叹道，“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

“不管怎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趟旅行。我以为你已经受够了该死的热带地区，我们离开巴西前你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突然间我们得去夏威夷？”

“我想要在阳光下享受点安静的独处，改变一下心境。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可以吗？这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她用嘲讽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对，你就是认为*每件事*你以前都经历过，不是吗？”

他回瞪她，怀疑自己听到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那些鬼话，什么你重新活过这辈子、转世轮回之类的屁话。”

杰夫从不甚舒适的座位上转身，伸手紧抓住她的手腕。“这种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从来——”

“放开我。”她边说边用力摇晃她的手好挣脱他。

“老天，你软得连一个小女生都上不了，你整个人嗑茫了，忽然就想要冲出去，你抓住我——”

“闭嘴，夏拉！只要告诉我你听到什么、在哪儿听来的就好。”

“米哈伊去年就把所有事告诉我了。她说你想向她灌输神秘经验，你跟她说你曾经死过又活过来。简直胡扯。”

真相的揭穿让杰夫像被重重打了一拳。在他活过的任何一辈子、他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米哈伊对他有些同情和理解，使得他愿意和她分享秘密。他原本以为她不会对他告诉她的事情有价值判断，以为她会当成必须保守的秘密……

“为什么——”他的声音都哑了，“为什么她要告诉你？”

“因为她觉得很有趣。全部的人都这样觉得，我们在巴黎认识的每个人都在背后笑你，笑了好几个月了。”

他用手抱住头，试着想理解她刚才说的事。“我信任过米哈伊。”他轻声说。夏拉轻蔑地哼了一声。“没错，你那特别的小女朋友，了不起呢。我先跟她成为朋友的，你也知道。你大半时间沉迷在愚蠢、闷闷不乐的恐惧里，你

以为是谁叫她跳上你的床，把你从那情绪里拖出来？我那时候对你已经越来越厌烦了。我只想开开心心过日子，打打炮。只要杰·克劳德和我叫她去，是只该死的猴子她也会上，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你不是挺幸运的吗？”

一个仿佛脱离现实的女声开始呼叫，他们的班机到了。杰夫在难以置信的情绪中恍惚地走向登机门，夏拉走在他身旁，脸上高挂着满足的微笑。他们在焕然一新的波音707右侧找到位置，就在机翼后方。他们放好随身行李，系紧座椅上的安全带，两个人都没说话。空姐走来，要给他们糖果和口香糖，杰夫不发一言地婉拒了。夏拉拿了一个橘子口味的硬糖，津津有味地吸吮着。

“早安，女士们和先生们，欢迎搭乘旧金山前往火奴鲁鲁的泛美航空843号班机。今天的机长是查尔斯·奇姆斯，在驾驶舱中还有副机长弗瑞德·米勒、二副机长麦克斯·韦布，以及飞航工程师费区·萝伯森。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约在……”

杰夫凝视着窗外缓缓向后退去的灰褐色跑道。

事实上，除了自己他没人可以责怪。当他抱着找到夏拉的明确目的前往拉斯维加斯时，就已经将这次重生定调为荒唐草率、奢侈淫佚的一生。

“……起飞后约半小时，我们将开始供应午餐。请注意当‘请勿吸烟’以及‘请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亮起时，为了您的旅途舒适……”

他思索着该有什么感觉，愤怒？挫败？两种情绪对他都不会有好处，伤害已经造成。显然，没有人相信他，甚至连米哈伊都不相信他在圣托贝对她说过的话。至少她和夏拉的联手欺骗，不曾对他造成威胁，只是让他比从前更形孤立而已。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后优雅地升空了。他瞄了机舱前方一眼，当然了，没有电视屏幕，环球航空还是拥有播放机内影片的专有权。糟透了，有点东西让他分心会让他高兴点。

当飞机向上爬升，越过繁忙的海岸公路时，他看着窗外。他该带本书的。汤姆·乌尔夫的《流线型婴儿》[①]才刚出版，他不会介意重读一次。

注①：《流线型婴儿》（Kandy—Kolored Tangerine Flake Streamline Baby），美国作家、记者汤姆·乌尔夫（Tom Wolfe）处女作杂文集的书名。

这架大型客机震动得十分厉害，一次沉闷的爆炸使飞机摇晃。杰夫惊恐地看见右侧机外的引擎从底座上松脱并朝下方的城市飞落时，在机翼上扯开一个锯齿状的洞。煤油从机翼尖端的油槽中喷射出来，然后冲出一道卷曲的白色火焰，里面不断飞出融化的金属碎片。

“看，机翼着火了！”坐在他后方的人喊道。机舱顿时充满尖叫及孩子的哭号。

位在着火机翼上的第三引擎掉落了，飞机疯狂地向右倾斜。杰夫看见居住在山间隘口的人家、太平洋的蓝色海水，就在下方不到一千尺。

夏拉紧紧抓住他的左手。他揉着她的背，在这骇人的一刻，他的脸上不再有憎恶与悔恨。

他在恐惧中想，他才开始这次糜烂的重生不过两年，会这么早在这暴力情况下就玩完重来吗？尽管他曾全心全意地诅咒他重复的人生，现在却仍不顾一切地希望生命可以继续下去。

飞机再次震动并且更往右倾斜。金门大桥已经在望，桥的塔柱近得吓人。

“我们要撞上去了，”夏拉急切地低声道，“我们要撞上大桥了。”

“不会的，”杰夫用粗嘎的嗓门说，“我们还在一定高度上。引擎掉落之后飞机并没有往下掉太多。不管怎样，我们不会撞桥的。”

“说话的是机长奇姆斯，”一个刻意维持镇定的声音传来，“女士、先生们，我们现在遇上一个小麻烦……好吧，也许这麻烦没那么小。”

现在他们缓缓往回飞，越过平原，向旧金山的丘陵与山冈飞去。

“我们现在正试着，我们正要飞往崔维斯空军基地，距离这里约四十英里，因为那里有条不错的长跑道可以降落。在到达之前我会相当忙碌，所以请各位安坐在位置上，我会让二副机长韦布负责提醒各位着陆时必须注意的事项。”

“他不觉得我们可以成功着陆，”夏拉哭着说，“我们要坠机了，我知道我们要坠机了！”

“安静，”杰夫告诉她，“走道对面的孩子会听见。”

“这是二副机长麦克斯·韦布，”小扩音器里传来陌生的声音，“我们的飞机将在十分钟内紧急降落在崔维斯，所以……”

夏拉开始抽噎，杰夫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些。“若有需要使用逃生梯，请保持冷静。记住，您必须坐下然后从逃生梯中滑出。不要惊慌。飞机着陆时，如果过程十分颠簸，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请在您的座位上向前倾，抓住您的脚踝并将身子伏低，或是将您的手臂放在膝盖下方。尽可能让身子向前倾。在听到机组人员的指示之前，请勿移动……”

飞机正在快速下降，接近面积广阔的军事基地时，杰夫看见在十字交叉的空旷跑道中最长的那条跑道上排列着消防设备和救护车。

他们在距离基地营房和机棚仅数百尺的空中开始绕大圈盘旋。杰夫听见机轮在不顺畅的动作中从飞机起落架降下的声音。机组人员一定是用手动方式才把它们转下来的，他想。爆炸可能已经破坏了飞机的液压系统。

夏拉在他身边低声咕哝着，听起来像是在祈祷。杰夫最后一次望向窗外，看见靠近他们要降落的跑道终点有阵旋风刮起了灰尘。这可能会造成麻烦，飞机的损坏已经不小，在最后一分钟如果再来阵紊流——好吧，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他从夏拉的手中抽出手，帮她做出胎儿的姿势，然后把自己的头夹在膝盖间，双手紧抓住脚踝。

剩余的引擎爆发出最后的力量，飞机向左拉起，然后又照样倾斜回去。机长一定正在试着避开那股旋风，他一定在——

机轮触地，和柏油碎石跑道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似乎顶住了。飞机沿着跑道飞快向前冲，虽然只有短短几秒时间，却让人感到痛苦难耐。引擎再度发出嘶吼，飞机正在减速、停止……他们成功着陆了。

乘客们爆出一阵欢呼。乘务员打开紧急逃生门后，所有人争先恐后地从逃生梯滑下。严重损坏的飞机散发出浓烈的机油味，杰夫从外面看见破裂的右机翼裂口正涌出清澈易燃的液体。他把夏拉拉到身边，然后飞奔逃离那架飞机。

跑了数百码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倒在两条跑道间的草地上。军方的消防车正用白色泡沫扑灭波音707的火势，周遭都是受惊吓的人们在转来转去。

“喔，杰夫，”夏拉用手臂绕住他的脖子，脸伏在他肩上哭道。“我的天，我真是吓坏了。我以为——我以为——”

他费力挣脱她手臂的环抱，将她推到一边，然后站起来。她脸上黑白分

明的彩妆随着一行行泪水滑落，身上的欧普艺术洋装被逃生梯、浓烟及草地弄脏了。

杰夫环顾四周，看见左边一栋建筑物似乎是行动总部，穿着石棉材质制服的紧急救难人员和刚从医院返回的救护车正在那忙成一团。他开始朝那方向走去，留夏拉独自躺在草地上啜泣。

“杰夫！”她在他身后叫道。“你不能离开我，现在不能！你不能在经历这件事后离开我！”

“为什么不能？”他想着，他大声说出这想法，接着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10

杰夫在太阳升起时吃完蛋和培根，他用力擦洗盘子，把煎锅泡在水里。这栋斜屋顶的白色房子里有个小小阳台，他通常会在这里喝杯咖啡。但今天时间已晚了，他有太多事情得做。

他在法兰绒衬衫外套上一件羽绒外套，然后步出室外。进入五月的第三个礼拜，空气还是冷得叫人打哆嗦，前天夜里才降下今年最后一次霜。他朝埋着老史密斯的那堆石块颔首致意后，就大步走向一块新犁的玉米田，那块田已经立了桩，就要栽种了。八十年代史密斯在这里落户屯垦后，就一直独自耕种这块土地，和杰夫一样。人们告诉他，史密斯在发生意外后开始病重，后来死了好几个礼拜都没人发现。在课税拍卖中买下这块地的人从不曾种过东西，他们一找到史密斯藏在铸铁锅里的一小笔金币，就立刻卖了土地。这老人似乎拥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杰夫用靴尖戳踢着厚厚的黑色表土，他今天下午要在这里栽种这一季的第一块玉米田，种的是糖金玉米的早期品种。土是肥沃的加州火山土壤，富含矿物质。他轻蔑很久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他们放着土地休耕不管，拿走索维斯特·史密斯的金子，离开山凹农场去享受他们不应得的欢乐与舒适生活。像这样的土地需要耕种，土地回报的新鲜食物的价值远超过金币。这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契约，一万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达成的协议。杰夫深信，遗弃一块好土地就是打破这古老而几近神圣的誓约。

他继续往前经过快要长出芦笋的一小块地，从头次栽种后已经过了至少两年，也该是这两年这些农作物第一次收获的时候了。晚春下的那场霜似乎没

影响它们生长，杰夫心想，这霜应该会让芦笋茎变得更脆一点。他跪在流经土地的泉水旁，掬了两捧冰凉的山泉水饮下。饮水时，两条德国棕鳟从面前游过。他决定，如果在入夜前种完玉米田、灌溉了芦笋，就要带根钓竿过来钓几条鳟鱼当晚餐。

太阳继续爬上天空，照亮了西南方豚脊山隆起的高冈上的松树尖。杰夫沿着泉水蜿蜒的上坡路走，每一米五尺左右就停下清理水道上的碎石残材，疏通被阻塞的集水箱和输水管，作物的灌溉全靠它们了。

他在九年前买下这块地方，就在前往火奴鲁鲁时差点发生坠机意外的几个礼拜后。自从那天在冒烟的跑道边离开夏拉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了。说实话，从那年夏天起，他跟谁都不常见面。定居在这里的最近邻居住在龟池，沿着一条旧马车路往东约三英里。出入杰夫这里的唯一道路是条经常被雨水冲掉的之字形山路。每年十一月到一月，雪、雨和泥让越过大理石溪的路寸步难行，他已经学会要好好储备过冬物资。

其余时间他尽量独处。每个礼拜他会开车到蒙哥马利溪边的小镇，在店里买些东西，或是让小货车在只有两个油泵的壳牌加油站维修。他大致已经戒酒，但如果收获不错，他会在分叉角或丘顶小屋喝杯啤酒、吃个晚餐当作庆祝。分叉角的主人是麦吉尼兹，一家人都十分友善，妻子艾琳诺在镇上那幢大而无当的房子里经营夏斯塔郡立图书馆分馆。杰夫有时会和他们夫妻中随便哪个随便聊天。他们的儿子乔伊比杰夫年轻几岁，对外面世界有股无止境的聪明好奇心。但这家人从不窥探杰夫的隐私，从不太过深入地追问他为何选择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乔伊帮杰夫在山凹农场架了台短波设备，除了偶尔跟麦吉尼兹家人聊聊天外，广播成为跟文明的唯一联系。

在北加州这偏远之地，居民大多是伐木工和印第安人，杰夫和这两群人都没有接触。在他搬来后不久，也曾有少数几个嬉皮或向往回归土地的人进来过，但大多待不久。耕种这片土地比他们想象中困难得多，要让农场运作下去可不只是种种大麻就行。

他认为在这些年与世隔绝的生活里，禁欲是其中最难捱的，原因并非他能想象得到的。和夏拉及米哈伊在一起的日子，他已经他妈的接近为性而性的纵欲过度。

有一阵子，他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过无性生活也不会有问题，甚至惊讶自己可以轻松消灭这方面的需求。但很快地，他就不快地惊觉自己对人类触碰的需求有多强烈。这份失落每天撕扯他，日日夜夜困扰他。有时他会梦见一个女人抚摸他的脸颊，或是梦见自己将她的头环在胸前。出现在梦中的女人可能是朱迪、琳达，甚至夏拉；但更常只是个没有面目、抽象的女性形象。

每每他会带着强烈的悲伤从梦中醒来，然后意识到一件熟悉的事：要缓和这种剥夺就得冒着被进一步背叛的风险，确定的下场是一切被彻底消灭。这两种至深的痛，他都无法再面对。更好的办法就是让灵魂缓缓、一点一点、寂寞地死去。

他的背因为一再弯腰清理灌溉系统开始发疼，于是他在泉水旁坐下。在北方远处、越过矮森林到奥勒冈州的半途，夏斯塔山慑人的白色圆锥体像沉睡的神祇耸立于地平线，附近印第安人是这么相信着。

他嚼了点牛肉干，又掬了一捧冰凉泉水把食物咽下肚。他的新家正好位于喜怒无常的喀斯开山脉山脊上，拉森山、夏斯塔山间的正中央。北方是曾喷发形成火口湖的大型史前火山遗迹，过去是胡德山，再往上进入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安静地发出隆隆声响……至少目前是安静的。七年后，它将挟带着盛怒爆发，就像前三次那样。杰夫记得这事件，只有他记得。

他处在大自然巨力的股掌之中，这力量能够摧毁一座山再复原它，然后再次摧毁，一次又一次，像个玩沙的孩子。了解这样的事物到底有什么用处？即使他真的能够了解，即便只是部分而已，人类的智力也可能无法在接受此认知时还多少保有清醒。

杰夫将玻璃纸裹着的剩下牛肉干包回去，塞进夹克口袋。太阳已经高挂在头顶，该开始种植今年的玉米了。他沿着山泉循原路下山，再没抬起眼皮瞧一眼远方高山的雪峰。

“要来点泥炭苔吗？库存还够吧？”

“再买个几百磅就够了吧。”杰夫说，“然后还需要一百六十升左右的西维因。”

店老板满脸同情，并把杀虫剂加进购买清单里。“是啊，这个季节得小心

玉米蛾虫，可不是吗？住在鹿眼的老查理·雷诺斯已经损失一百多亩庄稼了。”

杰夫点点头，尽量用还记得的最礼貌的方式咕哝几句表示同意。两年一次到雷汀城来趟大型补给，是他接触到陌生人的唯一机会。

“你觉得阿拉伯人怎样？还有你看，这里的汽油管线，”那人问，“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我想事情会越来越好。”杰夫说，“那些大盒牛肉干也给我一盒，辣味的。”

“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如果你问我意见，我说尼克松该向阿拉伯人丢颗原子弹，而不是跟他们谈判。他还嫌在这里惹上的麻烦不够多吗？”

杰夫不当一回事地浏览着钉在补给店收款机后方的海报和告示，希望那人能很快会意他无意卷入政治话题。告示上说，郡长正要拍卖某人在柏尼被法拍的一块地业；地方上反潮流的嬉皮们将在铁峡谷举办一场大型舞会；许多汽车、小货车要拍卖……然后他看见一个奇怪的东西，看起来实在和环境格格不入。那是张以夜空为主要景观的蓝黑色海报，在半圆的月亮上方，有道磷光色的光波划开天际。海报下方以细细的金色字体写着：*星海*。

“这是做什么的？”杰夫指着那张海报问。

店铺老板转身看他指的方向，接着难以置信地皱起眉头回头盯着杰夫。“小子，你是住在多偏远的深山啊？你还没看过《*星海*》？”

“那是什么？”

“见鬼了，那是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以前我看过的最后一部是，我想想，《*真善美*》吧，但我绝对不会错过这部。三、四个月前，孩子们拉着我老婆和我到沙加缅度去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过两次了，现在雷汀的戏院也上映了，也许我们会再看一次。没看过这样的好电影，不骗你。”

“通俗电影吗？”

“通俗？”那人放声大笑，“人家说这是他妈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听说票房已经飙上一百万美元了，而且还在热映中。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哪。”

这是不可能的，在《*大白鲨*》之前，从来没有一部电影可以卖到那么高的票房，而《*大白鲨*》还要再一年多才会上映。杰夫从来也没听说过一部叫做《*星海*》的电影，一九七四年他尤其确定。那一年的电影巨片是《*唐人街*》和

《教父》续集。

“是部关于什么的电影？”

“如果你不知道，那我可不想破坏你享受电影的乐趣。喀斯开戏院正在上映，你该去看看再回去。绝对值得耽搁一下，不盖你。”

杰夫对这事有点好奇，他已经有好些年不曾有这种感觉了。

店老板用拇指快速翻动着《雷汀城记事探照报》。头版上的照片是基辛格拥抱伊扎克·拉宾。“找到了，下场电影时间是……三点二十。”他瞄了一眼挂在店后面墙上的那口大钟，“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把订单上的东西保留在这里。你看完电影还是可以在天黑前回到家。”

杰夫露出微笑。“你从戏院拿到回扣还是啥好处啦？”

“我跟你说过，我通常不太关心电影，但这部特别。去吧，我会把你的东西都装箱，等你回来就可以直接搬上货车了。”

星期二下午的雷汀城，排队要看《星海》的人龙比一个街区还长。杰夫讶异地摇摇头，他买了张票，加入等候的行列。来看电影的人什么年龄都有，有眨着大眼睛的六岁孩子，也有七十多岁穿着破旧工作裤、沉默寡言的夫妻。从周遭压低声音的交谈中，杰夫得知许多人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不下一次了。人们的态度仿佛是一起参加宗教集会，参拜者带着安静且欢乐的心情，朝向心爱的圣坛缓缓前进。

电影正如店老板宣称的那样好看，而且远过于此。就算在杰夫的眼中，这部电影不管在主题、视觉影像、特效上都超前了时代好几年。它就像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的海底版，但又带有楚浮最好的电影中的温暖与人性。

电影一开始以哀歌式的语调阐明了人与海豚之间的古老联系，接着将这神话般的连结扩展至贤明达观的外星物种，许久前，他们曾与地球海洋中具有灵性的哺乳动物建立联系。根据剧情设定，在人类准备好加入银河的大家族前，外星物种指派海里的鲸豚为人类的善意照顾者。但是在接近二十世纪末时，海豚们得知，来自天鹅座四号星云的人类导师、数千年来一直被期盼再度降临地球的外星物种，已在一次星际浩劫中毁灭了。于是在这时刻，海豚们怀抱着欣喜与深刻哀痛交织的心情，将他们的存在以及伟大的故事告诉了人类。

这是地球上的生物第一次真正地一体同心，陆地上与海洋中的心灵形成携手相连的社群……但在冰冷荒芜的太空中，他们却比从前任何时刻更孤独，因为人类从未谋面的恩人已经从世上永恒地消失了。

这部电影巧妙传达了当最终希望揭露也是失落的时刻时难以承受的讽刺，手法世故老练，其深刻见解在电影中相当少见。杰夫发现自己和其他观众一起在沉痛的狂喜中落下眼泪，他自我放逐、超然于世的多年岁月，在两小时内就动摇了。

而且这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新的。假设它曾出现在他过去任何一生中的话，杰夫不可能对这部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都十分优秀和成功的艺术作品一无所知。

当他看见电影的贡献者名单时，讶异感更不下于观看这部电影。导演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编剧及制作人帕梅拉·菲利普斯……创意顾问及特效监督是乔治·卢卡斯。

这怎么可能？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电影《大白鲨》那时甚至还没开拍呢，而乔治·卢卡斯还要再两年才会推出为电影工业带来新气象的《星球大战》。但无论如何，最不解也最好奇的是——到底谁是帕梅拉·菲利普斯？

“我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艾伦，除了时间以外。我要你帮我排定约会，我下礼拜就要见到她。”

“温斯顿先生，事情没那么容易。那些人有自己的小小阶级体系，现在那女人算是最上面的头头。好莱坞一半的编剧跟制作人都想挤进——”

“我不打算跟她推销，艾伦。我是个生意人，不是搞电影的。”

电话线另一端出现长长的沉默。杰夫知道那个经纪人正在想什么，他上次跟客户直接说话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这让他看起来会是个什么样的生意人呢？杰夫·温斯顿是个隐士、遁世者，他在旧金山的经纪行只出现过一次，那是一九六五年，他在这里存进了一大笔钱。他住在森林里，偶尔才会捎封密讯，指示他们在他名下大量买进某支状况不明或愚蠢不智的股票。可是呢，可是……

“我的股票现值多少，艾伦？”

“先生，我现在手边没办法马上提供信息。您的股票账户相当复杂，而且非常多样化，可能需要几天才能——”

“大概的数字就好。”

“那么，考虑到可能的变动像是——”

“我说过我想要的是个粗略估计的数目，从你脑袋里直接跳出来的数字。现在就告诉我。”

那人叹了口气表示让步。“约六千五百万美金，加减个五百万左右。您知道的，我没把——”

“没错，我知道。我只想确定你明白我们在谈的事。我们在谈一个有一堆钱可以投资的人，以及另一位身在全部仰赖新资金不断投入的产业的人。这样说可以理解吗？”

“当然，先生。但别忘记菲利普斯小姐的公司现在正因为那部电影的收益而涌进大量新资金，现在这可能不是她最优先考虑的事了。”

“我相信她会认识到我对她的兴趣的长期价值。如果行不通，试试别的办法。你没认识哪个跟电影业有接触的人吗？”

“嗯……我想我们洛杉矶办公室的哈利·葛林斯潘有不少客户跟电影制片厂有交情。”

“那就叫他打电话讨些人情，不管他有什么人脉都拿出来用一用。”

杰夫饭店套房的门口传来一阵有礼貌的敲门声。

“为您送来讯息，先生。布鲁克斯兄弟西服[①]的人前来为您量身。”

“我得挂电话了，艾伦。”杰夫对着话筒说，“等你把事情搞定时，可以在费尔蒙特酒店找到我。”

“我会尽力而为，温斯顿先生。”

“要快。我很不愿意把账户挪到别处去，都这么多年了。”

星海制片公司的办公室设在皮科南边一栋灰泥粉刷的两层楼白色建筑

注①：美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男性服饰品牌，以质量及美式经典设计著称，不少名流、政治人物世代均为其忠实顾客。

中，就在米高梅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之间一个单调的商业区里。办公室接待区以白色和蓝色为主色调，接待桌后方挂着一张电影海报，广告牌大小。其他墙面的装饰风格则是抽象艺术和海底照片的折中混合，一张大型的西班牙拼贴瓷砖桌面的咖啡桌上陈列着六本反应电影主题的书籍：《宇宙中的智能生命》、《海豚的心灵》、《人类生物计算机的编程及后设编程》……杰夫边等边翻着一叠拓荒者号执行第一次探测任务时拍摄的木星彩色图片。

“温斯顿先生？”娇小、褐发、态度亲切的接待员向他露出专业的微笑，“菲利普斯小姐现在可以见你。”他跟她沿着一条很长的走廊走，途中经过六间大门敞开的办公室，他看见的每个人都在讲电话。

帕梅拉宽敞的办公室和接待区一样以蓝白色为主调，但墙上没挂着电影相关纪念品，也没有波拉克的画作图片或海豚照片。办公室只有一个视觉主题，重复出现在十数个变形图案中：曼陀罗、转轮、圆圈。

“早安，温斯顿先生。来点咖啡或果汁吗？”

“不，谢谢。”

“那就这样，娜塔莉。谢谢。”

杰夫仔细端详他等了一个月才见到的女人。她身材修长，约一米七高；宽嘴、圆脸，脸上薄施脂粉，纤细的金发剪成男孩般刘海齐额的造型。杰夫很庆幸自己穿了布鲁克斯兄弟的订做西服；帕梅拉一副生意人打扮，合身的灰色套装、高领紫红上衣及相配的低跟鞋。除了西装外套的翻领上别了个同心圆造型的金色小别针外，没戴任何珠宝首饰。

“请坐，温斯顿先生。我想您希望讨论的是您是否有机会投资星海制片公司？”

一针见血，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打算寒暄示好。她的风格就像八十年代的职业女性，但现在是一九七四年。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想我有些多余的资金可以——”

“让我开门见山把话说明白，温斯顿先——”

“请叫我杰夫。”

她忽略他打算用互称名字来拉近距离的企图，继续把话说完。“我的公司是私人出资，完全是独立经营。我同意这次见面只是出于对朋友的礼貌，如

果您想投资电影业，恐怕您是走错地方了。不过您愿意的话，我的律师会拟一份其他制片公司的名单，它们或许——”

“我感兴趣的是星海制片，不是这个产业。”

“如果星海制片的股票上市了，我会让您的经纪人收到申购书。那时候……”她从书桌后起身，伸出手来，打算打发他走。

“您对我的兴趣一点也不感到好奇吗？”

“我不会特别好奇，温斯顿先生。自从电影在十二月上映以来，就引起社会各界许多兴趣和关注。我自己的精力目前都投注在其他拍片计划上。”她再次伸手，“所以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的行程很赶……”

这女人的态度让情况比预料中更难。他没别的选择，只好单刀直入。“《星球大战》怎么样？”他问，“您的公司参与《星球大战》的制作吗？”

她眯起绿色的眼睛。“城里一天到晚流传着关于即将上映电影的谣言，温斯顿先生。如果我是您，我不会把我在豪宅泳池边听到的小道消息当真。”

杰夫想他也许得把底牌全亮出来才行。“《第三类接触》呢？”他问。“我不确定斯皮尔伯格现在会不会想拍这部电影——您的意见呢？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像《星海》的跟风作品。”

她眼中的怒火尚未平息，但现在已经掺入了其他情绪。她坐回座位上，谨慎地凝视着他。“您是从哪听来这个片名的？”

他用同样镇定的眼神回看她，避开了问题。“还是，《ET外星人》？”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这是完全不同的一部片。我看不出这两部片会有什么冲突。当然了，《夺宝奇兵》也一样，完全无关的电影。虽然它的第一部续集真是烂透了。也许您可以跟斯皮尔伯格说一下？”

她的注意力现在全集中在他身上了。她的手指紧张地抚摸着喉咙，除了震惊之外，脸上看不出其他表情。

“你是谁？”帕梅拉·菲利普斯低声问道，“你到底是谁？”

“有趣。”杰夫笑道，“我也一直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11

就一栋位置靠近大都市的房子来说，帕梅拉在多潘那谷的家的与世隔绝程度已经是极致了。它座落在一块两万平方米田地中央，因乏人照顾，那块地已变成植被覆盖的荒地，兰花楹、柠檬树、葡萄藤、黑莓树丛等，全都不受节制地恣意生长，纠结成一团。

“你该修剪一下了。”他们正坐在她的越野车上朝她家蜿蜒前进，这时杰夫说道。她轻松自信地驾着四轮传动车，完全没意识或根本不在乎穿着精明干练的灰裙、涂上指甲油的自己和这辆车有多不协调。虽然她把合身外套放在后座，鞋子踢到一边以方便操作离合器，但她看起来仍像是该待在保险公司的会议室里，而不是正在一条通往荒芜谷地的泥土路上开车。

“那就是它们的生长方式。”她耸耸肩，“如果我想要个象样的花园，我会住在比佛利山。”

“那你可会浪费不少好水果了。”

“我想吃的水果都在农夫市场买。”

他没有继续这话题。这是她自己的土地，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看到这暴殄天物的情况，杰夫还是不由地有点恼怒。他对她的认识还不多。简短地证实了他的怀疑——她也是个重生人后，她坚持要从头到尾听完他的故事，而且时常打断他，以便从他口中问出更多细节。当然了，他省略许多地方，尤其是和夏拉一起经历的某些事，但他还没听到她说自己的经验。不过他倒可以明显看出，帕梅拉充满了矛盾。这完全有道理，他自己也充满了矛盾。他们之中有谁不是？

那栋房子装潢简朴但十分舒适，有着橡木梁的天花板及一扇大观景窗，可将她产业上的莽林及远方的海一览无遗。就像她的办公室一样，房子的墙上也挂满裱框的曼陀罗，有瓦伙族印第安人、玛雅及中印度等各类型曼陀罗。靠近窗户有个叠着书堆和笔记本的大书桌，中间放着一台笨重的灰绿色机器，连着屏幕、键盘和打印机。他不解地对它皱起眉头。她这么早买台家用计算机做什么？那时候还没有——

“那不是计算机，”帕梅拉说。“王安一千两百型文字处理机，最早的一款。没有磁盘驱动器，只能用卡带，不过还是比打字机快。来瓶啤酒？”

“好。”他仍有点震惊，她这么快就知道他看着那台机器时在想什么。面前这个人拥有和他一样非比寻常的知识参考架构，而经过数十年之后，他得花点时间才能适应这点。

“冰箱在那里，”她指着冰箱说道，“我去换掉这身衣服，顺便帮我拿一瓶。”她手里拿着鞋子朝房子后面走去。杰夫找到厨房，然后开了两瓶贝克啤酒。

在等她换装时，他对着她的书架和唱片搜藏端详了一阵子。她似乎不太读小说，流行音乐也听不多。大部分的书都属于传记、科学类，或是与电影业的商业面相关；唱片则大多是巴赫、亨德尔、维瓦尔第。

帕梅拉回到客厅时身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宽大的南加大运动衫，从他手里拿过啤酒后，就一屁股倒在垫得又厚又软的躺椅上。“你说的那件跟飞机有关的事，差点坠机那件事，实在很蠢，你知道的。”

“你想说什么？”

“我第二生快结束时，那时我已经知道一切又会重来一遍，我就把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坠机事件列成一张表背下来了。旅馆火灾、火车事故、地震……也是，所有的重大灾难我都背下来了。”

“我也想过要做一样的事。”

“你该做的。不管怎样，接下来呢？从那件事之后，你做了什么？”

他在她对面的一张沙发椅上坐下，开始解释最后这九年来他的自我放逐生涯；他与大地上的生命合而为一的苦行理念，他对生命在时间中永恒的对称性产生的强烈着迷——他看见生命的凋零只为繁衍，从前一年的枯藤上生生不

息地绽放出蓓蕾与青涩果实。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注意力集中在一幅精致复杂的曼陀罗画作上。“你读过印度教哲学吗？”她问。“《梨俱吠陀》？《奥义书》？”

“我只看过《薄伽梵歌》。很久很久前的事了。”

“‘你和我，阿朱那[①]’，她毫不困难地背诵道，“‘我们已活了许多世。你遗忘的，我全都记得。’”她的眼中闪耀着热烈的光芒，“我有时会认为他们说的正是我们的经验：我们不是在线性时间尺度上轮回转世，而是身为整体世界历史的一小部分，不时地经历着重复的人生……直到我们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并回到正常的时间之流为止。”

“但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它却还是继续发生。”

“也许会一直下去，直到所有人都明白为止。”她安静地说。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都很快就明白了，只是承不承认的问题而已。但其他每个人都还是照着同样的模式生活。”

“生活被我们影响的人除外。我们可以引起改变。”

杰夫冷笑道，“所以你跟我就是先知、救世主啰？”

她望着外面的海洋，“也许。”

他从椅子上坐直，凝视着她。“等等，这不就是你那部电影要说的，要让人们准备好迎接……你该不会计划要——”

“我不确定计划是什么，目前还没。你的出现让一切都改变了。这是我之前一直没料到的。”

“你想干吗，成立该死的邪教吗？你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灾难——”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勃然大怒道，“我和你一样迷惘，我只想让我的人生有点意义。难道你想这样就放弃，甚至不试着把事情弄清楚吗？好，你走吧！回你那该死的农场上去过行尸走肉的生活，但不必告诉我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好吗？”

“我只是想提供建议。就目前来说，你还想得到其他有资格提供建议的人吗？”

注①：阿朱那（Arjuna），印度神话《薄伽梵歌》中的英雄人物，古代天神的转世化现。

她不悦地对他皱起眉头，一副怒火未歇的样子。“这件事晚点再谈。现在，你想听我的故事还是不想？”

杰夫坐回到柔软的垫子上，小心翼翼地看着她。“当然想。”他语气平缓地说道。他不知道哪些事会让她忽然发火。不过她必然走过的历程，他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可以体谅。

她点了一下头，动作有点唐突。“我再去拿两瓶啤酒。”

杰夫接下来知道，帕梅拉·菲利普斯出生在一九四九年，美国康乃迪克州西港镇，父亲是位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她拥有正常的童年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小病，以及属于平凡人的青春期欢乐与悲伤。六十年代末她在巴德学院念艺术，和她那一代的年轻女性没两样，她嗑药嗑得挺凶，参加华盛顿示威游行，到处和人上床。一如预期地，她在尼克松下台后没多久就“从良”了，她嫁给一位律师，搬到新拉洛歇尔，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偏爱读罗曼史小说，闲暇时画画自娱，不时从事慈善活动。她烦恼着没有自己的事业，偶尔会在孩子们上床后抽根大麻，做做有氧运动维持身材。三十九岁时死于心脏病。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十月。

“十月的哪一天？”杰夫问道。

“十八号，和你心脏病发时同一天，不过时间是一点十五分。”

“九分钟后。”他咧嘴笑道，“你看到的未来比我还多一点。”

这句话几乎让她脸上露出笑容。“沉闷的九分钟，”她说，“除了死亡，什么事也没发生。”

“你在哪里醒来？”

“在我爸妈家的娱乐室里。电视开着，正在回放《我的小玛吉》。我十四岁。”

“天哪，那你怎么——你爸妈在家吗？”

“我妈出门买东西，我爸还没下班。我茫然地在家里到处逛，花了一整个小时检查我衣橱里的衣服、翻看我上大学时弄丢的日记……还有镜子里的自己。我哭个不停。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上帝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让我最后一次回顾我的一生。我很怕前门，因为我真的以为只要从前门走出去，我就到

了天堂、地狱或幽冥之类的地方。”

“你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只是当时都是这类模糊影像和恐惧在脑袋里打转。遗忘是个比较好的说法，我那时真的以为只要走到屋外，就会发现自己置身在浓雾与空无之中……除了死亡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妈回家了，从我怕得要命的那扇门走进来。我以为她是幽灵伪装的要来拖我赴死，于是我开始尖叫。

“我妈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安静下来。她把家庭医师叫来，他到家以后帮我打了一针——可能是配西汀之类的麻醉药——然后我就昏过去了。我再次醒来时，我爸爸也在，他站在我床边一脸忧虑地俯看着我，我想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明白，我不是真的死了。他希望我躺在床上，但我跑下楼打开前门，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当然，一切都很正常。附近环境就跟我记忆中一样。隔壁邻居的狗蹦蹦跳跳地向我跑来，开始舔我的手，不知道为什么，这又让我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都待在家里没去上学。我在房间里装病，什么也不做，光是想……一开始我试着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没多久，我就确定这是个毫无希望的任务。接下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事也没改变，我开始思考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才好。

“记住，我不像你有那些选择，我只有十四岁，住在家里，才上国中而已。没办法去赌马或搬去巴黎住。我被困住了。”

“那一定糟透了。”杰夫同情地说。

“是糟透了，但我总是应付过来了。我没有选择。我成为……我强迫自己再次成为一个小女孩，忘记我在第一世里经历的一切：我的大学、婚姻生活……我的孩子。”

她停顿了一下，眼神朝下看着地板。杰夫想起了格雷琴，他伸出手想放在帕梅拉肩上。她躲开了他的触碰，于是他收手。

“总而言之，”她继续说，“几个礼拜后——好几个月吧——脑海中似乎渐渐淡忘了第一次存在的经验，好像只是做了一场很长的梦。我回到学校，开始重新学习每件事，就像过去从来没读过一样。我变成害羞内向的书呆子，一点也不像第一次那样。我从不出去约会，不再跟我认识的孩子们混在一起。

因为他们总是唤起我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记忆与印象，这让我承受不了。我想把这些记忆全部删除，假装自己从不曾知道这些事。”

“你曾……告诉过任何人吗？”

她喝了一小口啤酒后，点点头。“我清醒后的尖叫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父母送我去看精神科医师。几次会谈后，我以为可以信任她了，所以开始向她说明我的遭遇。她总是微笑着，轻声鼓励我继续说下去，表现出很能理解的样子，但我知道，她事实上认为全是我的幻想。当然也正是我想要去相信的……于是我们都如愿了。直到我在肯尼迪事件发生前一星期告诉她那件事为止。

“这让她彻底气馁了。她大发雷霆，拒绝继续为我看诊。我曾经巨细靡遗地向她描述暗杀事件的细节，但是她无法面对事实，她无法面对我的‘幻想’忽然间竟以想象中最可怕、最具毁灭性的方式成真了。”

帕梅拉默然地看着杰夫一会儿。“这件事也吓坏我了。”她继续说，“我受惊吓的原因不只是我早就知道他会被枪杀，也因为我确定唯一的凶手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我从来没听说过尼尔森·班奈特——当然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去了达拉斯，还有你如何介入——从那时候起，我对现实的想法全都改变了。那就像是在前一分钟我还对未来之事无所不知，忽然间却一无所知了。我身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服从不同的规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父母会死、核子战争会爆发……或者是，就最简单的层次来说，我可以和上辈子的我或是我想象中以为我曾经成为的那个人截然不同。

“于是我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巴德学院，我主修生物学，然后就读医学院。医学院的日子很艰苦。我以前从没花那么多心思在科学上，我第一世时受的训练全在艺术方面。但也因为这个原因，事情变得有趣多了，因为我不只是在重复以前读过的东西。我在学习完全不同的领域，是个全新的世界，就和我的新生命一样。

“我没有很多社交时间，但当我在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院当住院医师期间，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整型科医师，他……嗯，我不是说他真的让我想起我第一世的丈夫，但他有着同样的热情和属于内在的驱动力。只不过这一次，我们拥有共有的特质：对医学的奉献情操。以前，我几乎不知道我丈夫每天在做什么，他预设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从来不跟我讨论他的法律工作。但是和戴

维——那个整型科医师——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可以无话不谈。”

杰夫用质询的眼神看了她一眼。“你是说——”

“不，不是，我从来没告诉他我身上发生过的事，他只会认为我疯了。我那时候还是企图把这件事从脑海里驱逐。我想要埋葬所有的记忆，假装一切从未发生过。

“一结束住院实习生涯，我就和戴维结婚了。他是芝加哥人，所以我们搬回那里，他开了间私人诊所，我则在儿童纪念医院的加护病房工作。自从无法挽回地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后——嗯，你知道那是什么心情——我一直避免有小孩，不过我有一整个医院的孩子，他们都像是我的儿子、女儿，他们非常需要我，他们……总之，这工作带来极大的回报，正是当我还是个深感挫败的家庭主妇时梦想过的工作，我可以运用我的聪明才智，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拯救人们的生命……”她的声音渐渐微弱直到听不见。她清清喉咙，闭上了双眼。

“然后你就死了。”杰夫柔声说道。

“是的，我又死了。我再次回到十四岁，全然无助，任何一件该死的事都改变不了。”

他想告诉她，他是多么彻底地理解她说的一切，他明白当她知道她照顾过的病童和濒临死亡的孩子注定得再次经历折磨，而她为了帮助他们做的努力终归于徒然，那种至深的伤痛，但这时已不需要言语。她的痛楚全写在脸上，而他是这世上唯一能够了解这份深切失落的人。

“我们何不休息一下，”杰夫提议，“到哪里去吃点东西？你可以在晚餐后继续告诉我剩下的故事。”

“好。”她说，感激杰夫打断了她的回忆。“我可以在这里弄点东西来吃。”

“不需要吧。我们刚才经过太平洋海岸公路时看见一些海鲜餐厅，何不试试其中一家？”

“我不介意煮饭，真的——”

杰夫摇摇头。“我坚持。晚餐我请客。”

“好吧……我得再去换个衣服。”

“牛仔裤就很好。穿双鞋子吧，如果你想要正式点。”

自从他见到她以来，帕梅拉的脸上第一次露出微笑。

他们在户外露天平台上的隐密位置用餐，可以俯瞰浪花拍岸。饭后两人啜饮加了柑橘酒的咖啡时，月亮正高挂在太平洋上，映在餐馆后方高大玻璃窗上的倒影，乍看下仿佛白色天体已与黝暗的海洋融为一体。

“看，”杰夫指着如梦似幻般的景象说，“这景色就像——”

“《星海》的海报，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作品的灵感？”

“了不起。”杰夫微笑着，同时举起酒杯向她敬酒。帕梅拉迟疑了一下，也跟着举起酒杯轻触了杰夫的杯子。

“你真的喜欢那部电影吗？”她问，“还是那只是你用来查出我是谁的计谋？”

“你这问题是多余的，”他真诚地说，“你知道这部电影有多棒。我就像其他人一样深深被感动了，虽然我知道，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时没人会像我一样震惊。”

“现在你了解当我第一次知道一个我从没听过的人杀死肯尼迪时的心情了。你认为这件事表示了什么？为什么在你努力之后，暗杀还是发生了？”

杰夫耸耸肩。“两个可能。第一，也许真的有个谋杀肯尼迪的大阴谋存在，奥斯瓦尔德只是其中一个卑微、死不足惜的人物。主谋者早就把班奈特安排在一边以免计划出岔子，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备胎也说不定。直到杰克·卢比杀掉承担暗杀任务的人为止，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对幕后黑手来说，把奥斯瓦尔德从计划中排除只造成了小小的不便。不管我做了什么，肯尼迪都照样会死，整个计划太过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或事阻挠得了，不管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这是可能一。可能二不那么特别，但是对你我具有更深的意涵，也是我比较偏向相信的。”

“可能二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不可能运用预知来影响大历史的变动，我们能做的事有极限。我不知道界限到底是什么，还有界限是怎么加上去的，但我认为界限存

在。”

“但是你建立了一个国际企业集团。你拥有许多大公司，而且以前从来不曾联合在……”

“这些事没有一件对事情的整体进展真正起过影响，”杰夫说，“这些公司还是照样存在，开发出同样的产品，雇用的是同一群人。我所做的不过是稍微改变了获利的流向，让它流进我的口袋而已。我自己的人生的确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来看，我所做的事根本微不足道。在金融圈以外的大多数人——你也包括在内——甚至不知道有我这号人物。”

帕梅拉若有所思地扭绞着餐巾纸。“那《星海》呢？世界上大半的人都知道这部电影。我引介了一个新概念，以及人类看待自身与宇宙关系的新角度。”

“阿瑟·奈特在《综艺》上的评论，对吗？”

她举起手想掩饰自己的脸红。

“我在来见你之前，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的所有评论。这是部精彩的电影，这得归功于你，但基本上还是个消遣罢了。”

她投向他反射月光的一瞥，目光中传达出怒气与受挫的骄傲。“它可以创造出更多东西。它可以是个开始——”她停嘴，让心情镇定下来，“没关系。我对我们的能力不像你悲观，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吧。现在，你想听我的第二次……‘重生’吗？‘重生’，你是这样称呼这些循环，没错吧？”

“我是这样认知，这是个好名字。你想要继续下去吗？”

“你已经把你的遭遇全告诉我了，我也会让你知道我到目前为止的故事。”

“接下来呢？”

“我不知道，”她说，“关于接下来该如何，我们的态度似乎很不同。”

“但我们没别人可以一起讨论了，不是吗？”

“先让我把讲到一半的故事说完，好吗？”她已经把餐巾纸撕成碎片，碎片现在全被她塞在烟灰缸里。

“说吧，”杰夫对她说，“再来杯饮料？还是再来张餐巾纸？”

她眼神锐利地望了他一眼，想找出他脸上是否有挖苦的表情，但是没找

着，于是她点了一下头。杰夫的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形，示意女侍再送上一轮柑橘酒。

“第二次死的时候，”帕梅拉开始说，“我愤怒到了极点。我在父母家里醒来，发现自己又回到十四岁时，我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想拿个东西来砸碎。我想尖叫，因为愤怒而不是恐惧。就像你说过你在第三次……重生时的感觉。医学院、医院、我照顾的所有孩子……似乎全都是白费，一切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可言。”

“我变得非常叛逆，甚至用恶毒的态度对待家人。我身为大人的时间比我父母两个人加起来还长，结过两次婚还曾经当过医师。但是在这里，我在法律上只是个孩子，什么权利或选择也没有。于是我从父母那里偷了点钱，然后逃家了。但情况很凄惨——没有人会把公寓租给我，我也找不到工作……那个年纪的女孩没办法靠自己办任何事，除了流落街头，而我还不想把自己推进那样的地狱里。所以我爬回西港镇的家，感到身心俱疲，深陷于孤独中。回到学校后，我无时不刻不鄙视那里，我翘了大半的课，只因为无法忍受第三次背诵一样的东西，那些该死的代数公式。

“他们把我送去之前我看过的那位精神科医师诊疗，就是当她发现我预知肯尼迪暗杀事件时心情大受打击的那位。这次我没向她吐露真话了。那时我已经读过大部分儿童发展及心理学的标准教科书，于是我喂给她标准答案，我知道这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稍微脱轨的青少年，只是‘处在过渡阶段’，心智状态仍然相当正常。”

女服务生送上饮料时，她暂时闭上了嘴吧，直到女孩走远了，才再开始说故事。

“为了让神智至少保持部分正常，我又找回我最初的嗜好——画画。只要我开口，不管什么东西父母都买给我，于是我要求他们买画具。他们很以我的艺术作品为傲，这是我做的事里唯一一件他们看得出是有建设性的。他们不管我一直从他们的酒柜里偷拿琴酒喝，和二十几岁的男人在外面厮混到半夜，每个学期都被放在留校察看的名单上。他们差点要放弃控制我的企图了。他们看见在我脱轨行为的背后有股太过强大、太过任性的力量他们驾驭不了。但我有才华，那是肯定的。我全心投入于绘画中，就像我曾立志成为医师时的拼

命。他们无法忽视的我的努力，任何人都忽视不了。

“我十七岁时从高中辍学，父母帮我找了一间在波士顿的艺术学校，他们看了我的作品集愿意收我，不在意我可怕的在校成绩。我在学校开始发光发热，我终于可以再次以成人身份生活了。我和一位同校的学姐合租了一层阁楼，开始和我的构图指导教授约会，没日没夜地画画。我的作品充满了奇特，有时甚至是残暴的图像：残废的孩子正落进黑色漩涡中，像照片一样逼真的蚂蚁特写，正列队从手术伤口中爬出……强烈的意象，极尽你想象中一个天才女孩之能事。没人知道该如何理解我。

“我二十岁时，在纽约举办了第一次画展。在展场上我遇到了达斯汀，他买了两幅我的油画，接着，在美术馆关门后，我们一起去喝了杯酒。他告诉我他曾——”

“达斯汀？”杰夫打断她的叙述。

“达斯汀·霍夫曼。”

“那个演员？”

“对。总而言之，他喜欢我的画，而我向来就喜欢他的电影——那一年《午夜牛郎》才刚上映，我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向他提到关于《克莱默夫妇》或是《窈窕淑男》的事。我们之间立刻产生火花。我们开始固定约会，只要他人在纽约。一年后我们结了婚。”

杰夫藏不住愉快的惊奇。“你嫁给达斯汀·霍夫曼？”

“对，在他某个版本的人生里，”她带着一丝恼怒地说，“他是个好人，非常聪明。当然了，现在的他只知道我是个编剧和制作人，对我们曾经在一起七年一无所知。上个月我才在一场派对里和他巧遇。很奇怪的感觉，看着一个你曾经如此亲密、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人，而他对这一切竟毫不知情。

“不管怎样，大体上来说那是段不错的婚姻。我们互敬互重，支持各自的目标……我继续绘画，也得到不大不小的成就。我最知名的画作是幅三联画，叫做《来自过去与未来自我的回声》。它是——”

“天哪，对！我在惠特尼美术馆看过这幅画，就在我和第三任妻子朱迪到纽约旅行时！她很喜欢这幅画没错，不过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被这幅画完全吸引住。妈的，我还买了复制画，裱了框挂在我家书桌上方！我就是在这时听

过你的名字。”

“好吧，那是我最后一幅好画了。不知怎么地，在那之后我的天分就……枯竭了。我想表达太多事，但或许是我不敢，或许是我再也无法将它们淋漓尽致地展现在画布上。不知道是艺术背弃了我，或是我辜负了艺术，不过基本上我在一九七五年左右就不再作画。也是在那一年我和达斯汀离异。没什么大争执，我们的婚姻就是走到了尽头，我们都清楚。就像我的绘画一样。

“我想那跟我当时已经走到那次重生的半途有点关系，我知道我达成的一切都将在数年后灰飞烟灭。于是我成了蜻蜓点水的过客，漫游四海，和像是罗曼·波兰斯基、劳伦·赫顿和山姆·夏普德①之类的人往来。在这些人之间，有个……容许人短暂停留的社群，是个关系网络，你可以在其中找到有趣但绝不会太过亲密的友谊，随时可以停止或重新开始，一切都看你的心情，或是你当时在哪个国家而定。这样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

“没有什么事是大不了的。”杰夫说，“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不只一次。”

“这种生活方式令人沮丧，”帕梅拉说，“会有种自由、开放的幻觉，但一阵子后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遇到的人、待过的城市、各式各样的想法与脸孔……全都属于善变的现实，永远看不清真面目，也永远找不到出路。”

“我了解你的意思。”杰夫说，他想到自己和夏拉一起度过那些追求露水关系的岁月。

“这种做法似乎适合我们的处境，但只是理论上适合，现实上不太行得通。”

“没错。无论如何，我这样漂泊了好几年，时间到了的时候，我在马略卡岛租了间僻静小屋。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就为了等死。我对自己承诺……在那个月里，我决定下一次，也就是这辈子，一定要有所不同。我得去影响这世界，我要让事情改变。”

杰夫怀疑地看着她。“你是医生的时候就做了，但是你治疗过的孩子注

注①：劳伦·赫顿（Lauren Hutton），美国七十年代最知名的模特儿和演员；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美国剧作家、演员、导演。

定要在你下一次重生时再次承受病痛的折磨。什么都没变。”

她不耐烦地摇着头。“这是个错误的模拟。在医院里，我只是针对一小群人做些修补工作。只跟身体有关，而且范围有限。出发点是善意的，却毫无意义可言。”

“现在你想要拯救全世界的集体灵魂？”

“我想要唤醒世人认清正在发生的事。我要教导他们意识到这些循环，就像你和我一样。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你和我，才能跳脱这模式，难道你不明白？”

“不，”杰夫叹道，“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可以教会人们带着这意识进入下一次重生？你我到现在已经历经过三次循环，而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们。”

“我认为我们被安排要来带领其他人，至少我自己是这样相信。我从来没料到你会出现。你不了解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任务多重要吗？”

“是谁，或是什么东西托付的？上帝吗？这一切经验甚至只是让我更同意加缪的说法：如果上帝存在，我鄙视他。”

“你可以叫它上帝、叫它宇宙我，随便你爱叫什么都行。你知道《吠陀经》上有段话：

回忆的心灵在认识到宇宙我的存在中醒来
对无知者而言那不过是黑夜：
无知者在他们的感官生活中醒来
他们以为那就是白昼
对先知而言
那却是一片黑暗。

“我们可以照亮那片黑暗，”她出奇热情地说道，“我们可以——”

“听着，让我们把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先丢掉一分钟，把你的故事说完吧。你在这次重生中做了什么？你是怎么拍成这部电影的？”

帕梅拉耸耸肩。“这不难，在大部分由我出资的情况下并不难。我在学

校里一边等待机会，一边拟定计划。电影是把我的想法传达给大众的最有效方法，而透过达斯汀还有我上一世认识的所有人，我已经对这产业相当熟悉。所以当我满十八岁时，我开始做一些你谈到过的投资，IBM、共同债券、宝丽莱等。你也知道六十年代的市场有多热，即使蒙着眼睛买也很难赔钱，对一个对未来有点了解的人来说，在三四年内把几千块变成几百万更是易如反掌。

“我对我写的剧本感到骄傲，但我已经构思了很多很多年。在我写完剧本并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后，我只需要雇用对的人来帮我工作。我对那些人还有他们的长处全知道得一清而楚，一切就如我计划一样配合得天衣无缝。”

“而现在——”

“现在是该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意识之时已经到了，我可以做得到。”她身子前倾，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们可以……如果你愿意加入。”

12

“……显然是行凶后自杀。初步报告指出他们看见了骇人的大规模屠杀景象，屯垦基地中尸首四处横陈，死去母亲手中还怀抱着婴儿的尸体。几位受害者是遭到射杀而死亡，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在死亡仪式中服药自尽，这种仪式不像任何——”

杰夫把手伸向短波收音机的频道调节器，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新闻频道转到爵士乐节目。

咖啡壶开始发出咕噜噜的气泡声。他替自己倒了一大杯咖啡，加入少许黑兰姆酒，好让饮料能带来更多暖意。昨晚刚降过一场新雪，约六英寸深，厨房窗子下半截已埋在风吹来的雪堆里。今天下午真该铲雪了，他心想。也该去趟仓库，劈些引火用的雪松，然后再多搬点白橡木柴火到后阳台去。但是他没心情做，至少现在没心情。

这礼拜发生的琼斯镇①悲剧让全世界陷入持续的不安中，也许他还是无法不感到难过，尽管他已经听过这憎恶的故事重述了三次。不管什么原因，今天他只想坐在哔啵作响的火炉边读点书。汉娜·阿伦特的《心灵生活》他已经看到第二卷的一半了，接下来他打算读《遥远的镜子：多灾多难的十四世纪》。这两本书都是那一年刚出版，不过他二十年前已经先读过塔奇曼的书了，那年夏天他和朱迪带着两个孩子搭乘西伯利亚快车横越前苏联境内的亚洲时在火车

注①：琼斯为美国新兴宗教组织“人民神殿”的创始者及领导人，1978年11月，琼斯及九百多信徒在盖亚那（Guyana）的琼斯镇农场中集体死亡，死因为自杀或谋杀。

上读的。只要看着书封，就会让他回想起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火车外的新西伯利亚城外连绵不尽的白桦树林，以及小艾波对车厢走廊上那尊古老的黄铜制俄式茶壶的迷恋。从莫斯科到满州以北的伯力城共六百英里路的旅途中，列车女乘务员用慢慢燃烧的泥炭块让茶壶不断冒出蒸汽，为旅客奉上无数杯热茶。茶杯的金属制杯托上刻着航天员及伴侣号[①]，旅途接近终点时，女乘务员给了艾波几个杯托让她带回家留念。杰夫还记得他看着养女蜷曲在他们位于亚特兰大派喜渡轮西路家中的壁炉前，小口小口地啜饮着用一个杯托托着的热牛奶，那不过是他死前一个礼拜的事……

他清清喉咙，眨了眨眼睛，想赶走突然袭来的记忆。也许今天做点家事对他最好，让身体保持忙碌，总好过坐在小屋里胡思乱想。不管怎样，还有好长一阵子这种日子要过，冬天哪——

杰夫竖起耳朵，以为听到引擎的声音。不可能的。春天雪融前，除非杰夫用短波设备发出紧急求救，否则没人会笨到开上这条路。但引擎声又出现了，他发誓他听见嘎吱嘎吱、轰隆轰隆的声音，比刚才更大声了，听起来像是路上有车正朝这里前进。

他穿上羽绒大外套及毛线帽，走到屋外。麦吉尼兹碰上麻烦了吗？有人生病或受伤？也许是失火？

当那台车身溅满烂泥巴的越野车穿越他打开的大门，猛然来个左转弯时，杰夫脑海中闪过了一个印象。接着他一眼认出那位有着一头金色直发的驾驶。

“早安。”帕梅拉·菲利普斯说道，只见她穿了靴子的脚在那台坚固的四轮传动车的踏脚板上踩下。“你这条车道还真是烂透了。”

“这条路上不常有车子往来。”

“我不意外。”她边说边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路上好像有个可怜的家伙踩中了地雷，很久以前。”

“这里的人说那个人叫海克特，乔治·海克特。禁酒时期[②]在他的福特T型车上装了台移动的蒸馏器，把车开来开去以免被逮到，有一天那辆车爆炸

注①：伴侣号（Sputniks），人类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1957年由苏联发射。
注②：1920年至1933年美国实施禁酒令，禁止生产、销售酒类。

了。”

“海克特人在哪？他也跟着一起被炸死了吗？”

“他毫发无伤，只是得架另一台蒸馏器而已，不过他放弃了可移动的点子。至少大家是这么说的。”

“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嗯？”她深深吸了口清新冷冽的山上空气，慢慢呼出来，然后看着杰夫。“那么，你过得如何？”

“还不错，你呢？”

“自从最后一次见面后一直很忙。那是多久……老天，三年半前了。”她双手迅速地互搓几下。“喂，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一个女士取取暖？”

“抱歉，请进，我煮了一些咖啡。你吓了我一大跳，我刚才还没反应过来。”

她跟着他进入小屋，脱掉外套，他倒咖啡时，她在火炉边拉了张椅子坐下。他把黑兰姆酒的酒瓶举起，向她做出询问的表情，于是她点点头。他在她杯里倒了一份味道醇厚的金色酒液，递给她。她啜饮混合饮料时，不作声地用生动表情传达出赞许。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一边问，一边在她对面的椅子坐下。

“这个嘛，你曾告诉我你住在雷汀附近。我的律师跟你在旧金山的经纪人谈过，他很亲切地帮我们把范围缩小了一点。不过我开车到这里时，在镇上到处问，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愿意给我方向的人。”

“这里的人很注重隐私。”

“我想也是。”

“很多人不喜欢没事有人开车在他们土地上乱逛，尤其是陌生人。”

“我对你来说并不是陌生人。”

“不远了，”杰夫说，“我以为我们在洛杉矶分手时的确是形同陌路了。”

她叹了口气，她膝盖上有件折好的褪色牛仔外套，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外套上的绵羊皮领子。“我们有这么多共通点，想法却是南辕北辙。最后在厌恶彼此的情况下收场。”

“没错，你可以这样诠释。或者也可说他妈的你实在太固执，所以参不透自己的执迷不悟——”

“喂！”她将咖啡杯重重放在短波收音机旁，高声打断了杰夫的谈话。

“这件事已经叫我够难受了，别再加深我的难过，好吗？我开了六百英里路来看你，现在听听我想说什么吧。”

“好吧，说吧。”

“听着，我知道你很惊讶今天会见到我。不过请试着想象一下，当你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有多惊讶吧。那时你已经看过《星海》，也有时间思考一下我这个人而且得到了明确的结论。你知道我可能也是个重生人，我却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其他人跟我的遭遇一样。我以为我找到了发生在我——在全世界人——身上事情的唯一可能解释。我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是对的。

“好吧，我还是不知道我做得到底对不对。也许是对，也许是错。这件事还不到下定论的时候。”

“为什么？”

“我可以再加点兰姆酒到咖啡里吗？也许再倒点咖啡。”

“没问题。”他在两个人的杯子里重新倒进酒和咖啡后，坐回原位听帕梅拉说话。

“当你来到洛杉矶时，我已经开始着手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十月时，定稿已经完成了。

“当然了，预算不会是问题。我指定彼得·威尔执导，当时他还没拍过《最后大浪》，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才会用他。”她的唇一斜笑了，身子前倾，用她修长的手握住冒着蒸汽的杯子。“我组成的特效小组才有趣。我先雇了约翰·惠特尼。那时他已经打下制作计算机影像的基础，他拍的许多短片都以曼陀罗为主题，而我希望用曼陀罗做为电影的核心意象。我让他放手去做，给了他一台最早的克雷超级计算机样机让他发挥。

“然后我找来了帮《2001太空漫游》做特效的道格拉斯·特拉姆布。我稍微指点他该走的方向，让他提早了几年发明了肖斯康动态影像系统。整部电影都是利用这个技术拍摄的，虽然——”

“等一下，”杰夫插嘴，“什么是肖斯康？”

帕梅拉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少许受伤的骄傲。“你没看过《连续体》？”

他带着歉意地耸耸肩。“雷汀的戏院没上映过这部电影。”

“不，这部电影只在旧金山和沙加缅度的戏院上映。我们得将所有戏院做些特别改造。”

“为什么？”

“肖斯康动态影像技术可以在电影银幕上产生逼真的影像，但是要达到效果，你必须要有特殊的投影设备。你知道电影的原理吧？每秒放映二十四画格，就是二十四个静止的影像……当一个影像开始在视网膜上消失时，下一个影像立刻出现，这样一来会创造出流动而没有间断的动态影像。这就叫做视觉暂留现象。其实每秒钟放映的画格是四十八个，因为每个影像都会重复一次来欺骗人的眼睛。不过上当的当然不是眼睛，而是我们的大脑。即使我们认为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连续动作，但是在更深的无意识里，我们会意识到开始和停顿。这是为什么录像带会比电影看起来更清楚、‘更真实’的一个原因，因为录像带是以每秒三十画格的方式录制，所以其间的间隔就更短了。

“而肖斯康技术，则把这过程更推进了一步。它是以每秒钟整整六十画格的方式拍摄，同时没有多余的画格。特拉姆布用脑电图监测正在看电影的人的脑波活动，然后以不同的速度来投影，然后发现这时脑波的反应达到了最高点。人的视觉中枢似乎是被设定成以那特殊速度来感知现实，每秒钟处理六十个视觉讯息。所以肖斯康影像技术就像是直达大脑的管线，不是三度空间的立体影像，效果比那还要细腻。产生的影像像是直接触动认知的深层和弦，和真实看见的事物起了共鸣。

“总而言之，我们利用肖斯康技术拍摄了整部电影，包括计算机绘制的曼陀罗图画、曼德布洛碎形，还有惠特尼和他们的团队制作出来的特效。我们在伦敦的松林制片厂拍了大部分。我找的都是有天分但默默无闻的演员，主要来自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我不想让任何明星光芒掩盖了电影的主题，还有……它想传递的讯息。”

她喝完咖啡，凝视着沉重的棕色杯底。“《连续体》在六月十一号上映，全世界同步。但这部电影却彻底失败了。”

杰夫不解地皱了皱眉头。“怎么说？”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部电影垮了。上映第一个月时票房还不错，接下来就渐渐没人看了。影评人讨厌这部电影，观众们也一样。观众的口碑甚至比影评还差，影评就已经够糟了。‘六十年代神秘主义遗絮’这句话可以总结普遍的反应。‘乱七八糟’、‘不知所云’、‘矫揉造作’也是很多人的看法。大部分人买票进场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肖斯康技术的创新，还有计算机绘图。这些都做得很好，不过却是人们唯一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

接下来是一阵冗长、尴尬的静默。“我很遗憾。”杰夫终于开口。

帕梅拉苦笑道，“很有趣，不是吗？你拒绝和我进一步合作的原因是担心这部电影可能造成的危险影响，担心它会引起世界性的变化……但这世界最后根本不把它当回事，而当成一个老掉牙的笑话。”

“出了什么问题呢？”杰夫温和地问道。

“部分是因为时机的问题：‘唯我独尊的一代’、迪斯科、古柯碱都是。没人想再听到关于天人合一、存在的永恒连结之类的说教。在六十年代已经听多了，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派对狂欢。不过这当然是我的错。影评们是对的，它是部烂电影。太抽象，太晦涩难解，没有剧情也没有真实的人物可以让观众认同。只是个哲学习作，一部自我耽溺的‘福音电影’，没有一点实际内容。人们成群结队地和这部电影保持距离，这不能怪他们。”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点苛刻？”

她将空咖啡杯在手里转了一圈，眼神还是往下看。“只是面对现实而已。我学到一个痛苦的教训，但我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我们两个都应该要去接受很多事，毕竟我们失去了这么多。”

“我知道这部电影对你的意义，知道你是如何深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是对的。我尊敬这一点，即使不同意你的做法。”

她看着他，绿色的眼睛柔和许多，是他从不曾看过的。“谢谢。你的话对我来说意义很深。”

杰夫站起身，从门上挂钩取下大外套。“穿上外套，”他对她说，“我想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们站在山顶上才刚降过雪的雪地里，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星海》前一个礼拜他疏通灌溉系统的小丘。皮特河现在正是冰封期，河里没有鲑鱼，巴克山上树顶一身厚雪，低垂着枝干。从这距离看过去，夏斯塔山巍峨对称的圆锥山体正耸立在晴朗的十一月天空下。

“我梦见过那座山，”杰夫告诉她，“梦里面它好像有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要告诉我，想向我解释我遭遇过的一切。”

“它看起来……不太像真的，”她低声说道，“甚至有种神圣感。我可以了解这样的异象为什么会支配你的梦境。”

“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真的认为这是座圣山。不只因为它是火山，喀斯开山脉上其他山岳比它更活跃，对环境有更直接的影响。但没有一座山具有夏斯塔山同样的魅力。”

“它的魅力依旧，”帕梅拉望着那座寂静的山脉低语，“那座山有……一股力量。我感觉得到。”

杰夫点头同意她的话，和她一样凝视着远方庄严宏伟的山壁。

“这里仍流传着一个敬拜山脉的仪式，白人的，不是印第安人。有些人认为这座山和耶稣有点关系，跟耶稣复活有关。其他人则相信那里住着外星人或是某群人类的支系，就在山底下的岩浆地道里。诡异疯狂的想法就是了。不知怎地，夏斯塔山就是会引发人产生这类联想。”

阵阵强劲的山风吹来，天气越来越冷了，帕梅拉打起颤来。杰夫想也不想地用手臂环住她的双肩，将她拉近自己温暖的身体。

“有时候，”他说，“对于发生在我——我们身上的事，我会想象每一种可能的解释，不管听起来多奇怪。时间翘曲、黑洞、上帝的狂怒……我刚提到有人认为夏斯塔山住着外星人，好吧，我也曾经相信这一切全是外星生物的实验。你一定也有一两次兴起过同样念头吧？我从《星海》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许这就是真相，也许我们只是有感觉的白老鼠，得自己找到迷宫的出口。也许在一九八八年底会有一场核子浩劫，所以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人类集体心灵意志选择了这种避免人类灭绝的方式。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就是重点：*我不知道*，而我终于成熟到能够接受自己没有能力去了解真相，或是去改变它。”

“这不表示你不能继续想要去知道答案。”她向他的脸靠近时说道。

“当然不，而且我还是想知道答案。我继续思考。但从很久以来，追寻答案的过程就不再消耗我的生命了。我们的困境虽然非比寻常，但从根本上来说，和曾经存在世上的人面对的困境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里，而且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哲学来解释一切，透过一千种不同路径来寻求解开秘密的钥匙，但绝不会让我们更接近答案。

“但是，帕梅拉，我们被赐予无与伦比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生命，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以及潜能都更胜于我们所知的过去任何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坦然地收下这份礼物？”

“有人说过——柏拉图吧，我想，‘混混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

“没错。但是太详细检视生命会让人发疯，如果没有自杀的话。”

她低头望着他们在洁白无垢的雪地中留下的足迹。“或是让人惨败。”她静静地说道。

“你并没有失败。你曾经尝试让这世界成为一体，在这过程中，你创造出了不起的艺术作品。这些努力、这些创作——这些行动，拥有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

“或许吧，直到我又死去为止，直到下一次重生为止。然后一切烟消云散。”

杰夫摇头不同意她的说法，手臂紧紧围绕她的肩膀。

“消失的将只是你努力的成品，但你的奋斗挣扎、你的努力与奉献……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之处，这些将保留下来，在你心里。”

她的眼睛充满泪水。“可是，这么多的失落、这么多的痛苦。孩子们……”

“生命难免失落。我花了很多很多年才终于学会如何处理这课题，而且我不期望未来我可以对这件事完全认命。但这不表示我们得从世界转身离去，或是不再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不再努力成为最好。至少我们亏欠自己太多，无论这些失落换得了什么好处，这都是我们应得的。”

他亲吻她带泪的双颊，然后轻轻在她唇上印上一吻。在西边的天际，一对大鹰正缓缓盘旋在恶魔峡上空。

“你曾经飞上天际吗？”杰夫问。

“你是说乘滑翔机或滑翔翼吗？不，从来没有。”

他将双臂环住她的腰，将她拥进怀中。“我们将在空中翱翔，”他对着她柔软的黄褐色发丝低语道，“我们一起。”

* * *

过了瑞福斯多克以后，火车开始向上攀行落基山脉，一路沿着巨大阴沉的冰河疾行。红柏和铁杉形成的浓密森林覆盖了周遭的坡地，就在某个转弯处附近，一片夹困在两座冰河间的石楠原野突然跃入眼帘。温柔的春风在这片粉红及紫色花海中掀起闪烁着微光的波浪，那转瞬即逝的美，似乎正无言地斥责着困住他们的无情冰墙。

杰夫想，这些花儿具有情色特质。那脆弱、饱经风霜的娇躯相映在不为所动的冷酷冰河上，鲜艳的色彩犹如女人的唇瓣，或是……

杰夫向坐在身旁的帕梅拉微微一笑，将手放在她裸露的膝盖上，手指滑入她的裙边。当他温柔爱抚她的大腿内侧时，她的脸刷地红了。她悄悄扫视这节观景车厢，想知道是否有人正在看他们，但其他乘客的眼睛都专注地盯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壮丽景色。

杰夫的手往上移，触及那片湿润的丝绸布料。当他轻按着她的河谷地带时，帕梅拉不禁发出一声娇喘，抵住皮制座位弓起了背。他缓缓地将手收回，指尖轻轻地在她的大腿上留下拖曳过的痕迹。

“想走一走吗？”他问，她点点头。他牵起她的手，带着她出了观景车箱往火车后方走去。他们在豪华车厢和餐车间停下，两人就站在摇摇晃晃的金属平台上一边小心地保持平衡一边亲吻。风从敞开的窗户强劲吹入，和他们离开温哥华的那天早晨相较，这里的气温至少低了十五度，帕梅拉在他的怀中颤抖着。

卧车厢空无一人，看来所有人要不是去观景车欣赏一望无际的冰河风光，要不就是到餐车觅食了。一进入他们的双人卧车房间，杰夫就放下一张折叠床，帕梅拉则伸手想将遮光窗帘拉上。他将她拉向怀中，阻止了她的动作。

“就让这片风光带给我们灵感吧。”他说。

她抗拒这提议，捉弄地说，“如果让窗子打开，我们就成了这片风光中的一景了。”

“除了几只鸟和鹿，没人会看见我们。我想看你在阳光下的模样。”

帕梅拉抽身退后几步。在她身后，积雪覆盖的河流及陡峭冰河峭壁形成的背景千变万化，她在这幅画中褪去上衣，任由衣服从双臂滑下。她扯开系住裙子的腰带，裙子轻轻落到地板上。

“你怎么不看风景了？”她调皮地笑问。

“我正在看。”

她除去剩下的束缚，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外飞驰而过的险恶荒野中。杰夫一边脱衣，一边以饥渴的眼神扫视她的胴体。他向她走去，和她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他急切地按着她躺上窗边的软椅，窗帘是升上的，午后阳光在他们脸上跳跃，辘辘的车轮飞驰过下方铁道，以稳定的节奏摇动着这对结合中的爱侣。

这趟到蒙特娄的火车之旅共花了四天四夜，一星期后，他们再次搭乘火车回到西部。

“中世纪呢？”帕梅拉问，“想象一下那会是什么样子，不断重复那单调吓人的生活。”

“中世纪不像大多数人想的枯燥沉闷、无聊透顶。我还是认为一场大型战争，还有迈向战争的那些年比那糟多了。想想看，不断回到一九三九年的德国就知道了。”杰夫说。

“至少你还可以离开，逃到美国去，你知道在那里是安全的。”

“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就没办法了。如果你已经身在奥斯维辛呢，比方说？”

这是这个月他们最爱辩论的话题：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重生经验；面对和他们不熟知的世界大事及局势时，怎样才是最佳因应之道。

只要他俩的话匣子一开，聊起他们的沉思、计划、回忆……似乎就会没完没了。他们回头交代了自己在不同人生中的遭遇，把一九七四年在洛杉矶那场未撤下心防的谈话中曾简单说过的个人生命史详述一遍。杰夫已经告诉她，他和夏拉在一起那段时间做过的所有空虚荒唐事，以及在蒙哥马利溪边独居这些

年内心得到的疗愈。她则和他分享她对医疗事业曾赋予的强烈奉献意义，当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淋漓尽致地发挥所学时感受到的挫折，以及接着在创造《星海》的过程中体会到的喜乐。一个高大、蓄胡的年轻黑人滑着直排轮经过，灵巧地穿梭在东五十九街人行道上的拥挤人群间，往中央公园入口滑去。他扛在肩上的大型国际牌收音机正放着乔治奥·莫洛德尔改编自金发女郎乐队的重节奏版《随传随到》，震耳欲聋的声响盖过帕梅拉对杰夫假设性问题的回答。

在杰夫北加州的小屋以及帕梅拉多潘那谷地的隐居处轮流居住了一年多后，现在他们已经搬到纽约六个礼拜了。既然他们已经在一起，这两个与世隔绝的隐居地就更适合他们俩。他们有许多事要倾诉，许多极私密的情感、想法要分享。但他们还没从这世界撤退，不是全部。杰夫开始玩票性地从事一些高风险投资，资助那些在他们过去重生时得不到足够资金、无从事先得知其成败的小公司和产品。有个桌面玩具已经大大风行，那是个装上小磁铁的透明塑料管，一个芭蕾舞者在里头清澄的黏性悬浮液中跳着慢舞；一九七九年圣诞节最畅销的礼品。但另一个由帕梅拉的两个电影摄影技师朋友提出的镭射录像系统就没这么走运，至少直到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一直遇到摄影机的技术问题，也许将因此而无法成功。但这并不重要。这些计划的不确定、不可预测，正是吸引他投入之处。

至于她，帕梅拉已经再度投身电影制作，现在她可以从这份工作中享受到全新的乐趣和自由。不再受限于自己强加的任务，试图将人类的意识与存在层次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她写了一出带点轻松嘲讽的浪漫喜剧，关于错的人相遇在错的时间的爱情故事。她找来一位默默无名的年轻女孩黛瑞·汉娜演出女主角，而且坚持让一个叫罗伯·莱纳的电视喜剧演员全权执导这出戏。一如往常，她的同事对她选择这类实力未经验证的人大感讶异，但基于她是制片人和这部电影的唯一出资者，最后还是由她说了算。她和杰夫搬到纽约来，就是为了方便她监督前制及为新电影拍摄地点选址的作业。再过几天，也就是六月的第二个礼拜，电影就开拍了。

他们右转向北往第五大道走去，继续聊着他们的历史幻想。

“想想看如果达·芬奇有我们这样的机会，他会有什么成就？”帕梅拉沉思道，“他在不同辈子里所能完成的雕塑、画作。”

“假设他像我们这样。也许世界在属于他每一生的不同时间线中都持续运转下去，我们存在过的每条时间线也一样。如果达·芬奇有更多时间来修改和完善他的发明，在某个版本的二十世纪中，他的发明也许会比他的艺术更为人知。在另一个二十世纪中，他也许撤退到无尽的思考中，因此没有留下什么后世记忆。同样的，也许在某个未来，你会因为《星海》而为人缅怀，而在另一个未来，我的‘未来企业’已经继续扮演着大企业的角色。”

“已经继续？”她皱眉道，“你想说的是将会继续吗？”

“不，”杰夫答道，“如果时间之流是持续的，世界其他部分无视于你我的循环命运，不受影响地继续下去，而且根据我们在每一次人生中推动的改变，从每个版本的循环中都岔出一条新的现实线，那么我们经历过的每一次重生都应该让历史前进了二十五年。”

她噘起嘴唇想了一会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个别时间线就会是交错的。当我们死的时候，每条分支都从它在一九八八年的路径上继续发展下去，但前一条会超前我们现在二十五年。”

“没错。所以在我们最近一次重生的世界，也就是你嫁给达斯汀·霍夫曼，而我生活在亚特兰大那次，从我们死后才前进了十七年而已。它现在的时间是二〇〇五年，我们认识的大部分人都还活着。”

“但如果从我们第一次重生算起，你在芝加哥当医师，而我建立企业集团的那一辈子已经又过了四十二年，它现在会是二〇二九年。我女儿格雷琴超过五十岁了，也许自己的孩子都大了呢。”

杰夫沉默下来，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虽尚在人世，客观年龄却比他曾活到的岁数还要老上十岁，这想法让他的心情凝重起来。

帕梅拉帮他把没说完的话继续说完。“而在我们第一辈子的时间在线已经过去了六十七年。我们长大的世界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后半叶了，我的孩子们……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老天。”

这个思考游戏变得比原先预期严肃，更教人不安起来。他们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谁也没说话，差点就没注意到雪莉霍兰旅馆外头站着一位打扮利落、年近四十的金发女子，以及站在她身边的十几岁男孩，显然他们正等着门僮帮他们拦出租车。

杰夫和帕梅拉经过时，那位女子眯起眼睛露出些许好奇的神色。杰夫不得空闲的脑袋忽然被这表情中的某样东西吸引住。

“朱迪？”他迟疑地喊道，在旅馆雨棚下停住了脚步。

女人听到时向后退了一步。“我恐怕记不得——不，等一下，”她说，“你在埃默里就读过对不对？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

“对，”杰夫柔声道，“我们一起在那念过书。”

“你知道，我刚才就觉得你看起来很面熟。真的……”她脸红起来，就像她向来那样。也许她忽然记起坐在那辆老雪佛兰车后座或哈里斯馆外椅子上等门禁的夜晚。杰夫看得出她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于是他很快地报上名字来解除她的窘境。

“我是杰夫·温斯顿，”他说，“我们以前常去看电影，或到莫伊与乔伊酒馆喝啤酒。”

“嗯，我当然记得你，杰夫。你过得如何？”

“很好。我过得不错。帕梅拉，这位是……我大学的朋友，朱迪·戈登。朱迪，介绍你认识我的朋友帕梅拉·菲利普斯。”

朱迪睁大眼睛，有一瞬间她看起来像回到了十八岁。“那位电影导演？”

“制作人。”帕梅拉亲切地笑着说。她很清楚朱迪是谁，也知道在另一次重生中，这女人对杰夫有多重要。

“我的天哪，这可不是太巧了吗？尚恩，你说说话？”朱迪向站在身旁的高瘦男孩问道，“这是我在学校时的老朋友，杰夫·温斯顿，这位则是他的朋友帕梅拉·菲利普斯，那位电影制作人。两位，这是我的儿子尚恩。”

“非常高兴能见到你，帕梅拉小姐。”男孩用他们没料到的热情口吻说，“我只想说……嗯，我只想告诉你《星海》对我的意义有多大。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你知道，这孩子可不是在说笑，”朱迪露出笑容，“他第一次看到那部电影时才十二岁，我想他至少回头重看过不下十次吧。从此以后，他嘴里成天只挂着海豚还有怎么和它们沟通的事。那不只是一时兴趣。尚恩秋天就要上大学了，他读的是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主修是——亲爱的，自己

告诉他们。”

“海洋生物，双副修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李利博士①一起工作，研究跨物种的沟通。如果我真的办到了，那都要感谢你，菲利普斯小姐。你不知道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有多大，不过，好吧，也许你懂。我真的这么希望。”

一个两鬓开始发白的高个子男人从旅馆中走出，身后跟着推着行李车的旅馆服务生。朱迪将她的丈夫介绍给杰夫和帕梅拉，她向两人说明，他们才刚结束纽约的渡假之旅，不知道杰夫和帕梅拉是否打算南下亚特兰大？如果他们到亚特兰大，一定要到他们家坐坐。她现在姓克里斯金森了，这里是地址和电话。新电影会叫什么名字呢？他们一定会去看，而且推荐给所有朋友。

出租车开走了，杰夫和帕梅拉牢牢圈住对方的手臂，彼此紧靠在一起。朝北沿着第五大道走向皮尔酒店的一路上，两人都微笑着，眼神却透露出在彼此身上了解到的悲伤，那是为哀悼他们曾经认识，如今却已不复认得的世界。

杰夫又倒了杯蒙特哥罗红酒，望着西沉的夕阳将西边嶙峋陡峭的海岸线染上颜色。在别墅的坡地下方，植满扁桃树和橄榄树的另一个山丘再过去，可以看见渔船正朝着安得拉港红色屋顶的村庄返航。气候仍暖和的十月天突然刮起一阵微风，从开启的窗户送入地中海的气息，和他背后厨房中沸腾的西班牙海鲜饭传出的阵阵扑鼻香气混合在一起。

“再来点酒？”杰夫问。

帕梅拉斜身出现在厨房门口，手里拿了一柄巨大的木制汤勺。她摇摇头说，“烹饪时要保持清醒。至少在晚餐上桌前我可不能喝醉。”

“确定不需要帮忙吗？”

“嗯……如果你想帮忙的话，可以把甜椒切丝。其他都差不多了。”

杰夫漫步到厨房，开始把红色甜椒切成细条状。帕梅拉用汤匙在浅铁锅中舀了点刚做好的西班牙海鲜饭，让杰夫试尝味道。他喝了一小口浓郁的红色

注①：李利博士（Dr. Lilly），美国医师、精神分析学者，跨物种沟通的先驱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发表数篇论文指出，人类与海豚间有共通的交谈模式。

汤汁，又嚼了一小块柔软的枪乌贼。

“番红花放太多了吗？”她问。

“一切很完美。”

她满足地微笑，示意他端好盘子。虽然这狭小的厨房实在很难同时容得下两个人，但他还是办到了。只有租屋中介才会把这幢位在山丘边的小房子称为“别墅”，这房子比别墅这浮夸称谓所意味的要狭小且朴实多了。不过帕梅拉租下这幢临时住所时，脑袋里只有一个简单目的。杰夫试着尽可能不去想，却很难做到。

她看见他的眼神，于是用指尖在他的脸颊上轻触一下。“来吧，”她说，“吃饭时间到了。”

她把冒着蒸汽的西班牙海鲜饭从锅中舀起，然后在丰富的海鲜饭上撒上几粒青豆和他切好的甜椒丝，在这期间他负责端稳盘子。他们把晚餐端到前头房间窗边的桌上。帕梅拉点蜡烛，然后在杰夫为杯中倒上葡萄酒时，放入一卷劳林多·阿尔梅达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①。他们沉默地吃着晚餐，看着山脚下渔村人家的灯火一一点亮。

吃完饭后，杰夫洗盘子，帕梅拉则端上盛着曼可可起司和切片甜瓜的大盘子。他不带劲地小口小口吃着甜点，从窄口酒杯中啜饮君主白兰地，并再一次试着不去想他们现在待在马略卡岛的目的，但还是失败了。

“我会在早上走，”他终于开口，“不必开车送我。我可以搭船回帕马，然后搭出租车到机场。”

她伸手到对面握住他的手。“你知道我希望你留下来。”

“我知道，我只是不想……不想让你承受这一切。”

帕梅拉紧握住他的手。“我应付得来。我可以在那里陪你，和你一起……不过，如果是我先的话，我也不会希望你目睹。所以我明白你的感觉，尊重你的决定。”

他清清喉咙，环视这间大地色调的房间。在昏暗的烛光底下，他不禁想着：这房间还真符合用途，一个等死之地。这正是帕梅拉曾经死过一次的地

注①：西班牙作曲家罗德里戈（Joaquín Rodrigo）为古典吉他与管弦乐团所作的著名曲目。

方，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而不到两个礼拜后、就在他再次心脏病发后不久，她就要再次死去。

“你打算去哪？”她柔声问道。

“蒙哥马利溪吧。我想你是对的，选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来……等它发生。一个特别的地方。”

她微笑，温暖、真诚笑容中带着温柔及回忆起的欢乐时光。“还记得我第一次出现在你的小屋吗？天哪，那时我好害怕。”

“害怕？”杰夫说，现在微笑的人是他了，“怕什么？”

“怕你吧，我想。你会跟我说些什么，会怎么反应，我怕的是这些。我最后一次在洛杉矶见到你时，你那么生我的气，我以为你还是在生我的气。”

他将双手覆盖住她的手。“我不是真的生你的气，我只是担心你当时在做的事可能产生的后果。”

“我现在知道了。但是那时候……你第一次走进我制作《星海》的办公室好像凭空冒出一样，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我想那时候的我并不完全了解自己有多么孤独、绝望。我假定我不会遇到和我一样的人，就连相信我的遭遇的人也不会有，更不用说可以有分享经验的人了。当你退隐到山林和农场里时……我则是在感情上筑起一道围墙，我把全副精力放在外面的世界，以公开的形式与世隔绝。尝试拯救世界只是我逃避自己需求的方式。要承认这件事很困难——对你或对自己承认都是。”

“我很高兴你有勇气承认。这也让我学会不再逃避自己的情绪或恐惧。”

帕梅拉深深看了他好长一会儿，流露出温柔的眼神与表情。“我们真的翱翔天际了，不是吗？我们做到了。”

“是的。”他以同样地眼神回望她，低语道，“而且我们很快就会再次展翅飞翔了。要保持信念，别忘了。”

他站在船尾望着村庄及村子背后的山丘逐渐远去，直到再也认不出站在木头码头上帕梅拉的身影。然后抬眼看向代表帕梅拉小别墅的红白色块，直到模糊得难以辨识。

海上吹来的风刺痛他的双眼，于是他走进渡轮室内，买了瓶啤酒，找了

个单独的位置坐下，远离非旺季来此渡假的零星法、德游客。

这不是真正的结束，他不断提醒自己，就像他叫帕梅拉别忘了一样。结束的只是这场重生，他们很快又可以在一起了，一切都可以有个全新开始。但天哪，他多痛恨要离开这特别的世界，他们认识并且相爱的这辈子。他们走了这么远，完成了这么多事。他为帕梅拉的电影成就感到骄傲，好像那是自己的成就一样。但他们即将进入一个《星海》以及这些年来她制作的一系列动人且充满人性的喜剧与戏剧都不曾也将不会存在的世界，想到这点就让人难过。

他牢牢记住几年前他们在纽约时曾讨论过的时间线概念，不让它逃出脑海。他确信在某个地方将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分支，在那里，她的艺术成就将继续流传下去，为世世代代的观众带来感动与启发。也许朱迪的儿子尚恩真的会发现一种能让居住在地球的海洋及陆地上的智能生物彼此沟通的方式。如果他真的办到了，人类与鲸豚将能共享这星球的智慧，正是帕梅拉的先见之明直接催生了这份无上的礼物。

这曾是个值得守护的希望、值得珍惜的梦想。不过，现在他们得将精力专注在新的希望、新的梦想，以及全新的一生中。

杰夫将手伸进夹克口袋，拿出她在他上船时交给他的一个扁平小包裹。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装纸，当他看见她送他的东西时，不禁喉头一紧，心中充满了感动。

那是幅微型画，画上细腻描摹着在他在那座山丘上看见的景色：夏斯塔山巍峨耸立在沉静的天空下，有两个有闪亮羽毛翅膀的人影——杰夫与帕梅拉正翱翔天际，就像神话中的生物，一同在永恒狂喜中飞向真实或神话中从未实现过的命运。

他盯着这幅结合了爱与艺术的画作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重新包好放回口袋。他闭眼倾听船只在帕马湾破浪而行的声音，安静地朝这趟返家死亡之旅迈出第一步。

13

清晨，阴沉的灰色曙光从百叶窗和青色窗帘间洒入。杰夫睁开眼看见一只毛色光滑、身上有海豹色斑的暹逻猫，正安详地睡卧在床脚下。他在特大尺寸床上转动身子时，猫抬起头，打了个呵欠后“喵”了一声，叫声中透露出恼火，还有明显的质问意味。

杰夫从床上坐起打开床头灯，仔细审视房间：音响和电视机靠着较远的墙摆放，两侧夹着好几柜的飞机和火箭模型，右边的墙被书柜占据，在他左边的窗下则放着分门别类的衣柜。一切干净、井井有条、受到悉心维护。

喔，该死，他心想。他正在奥兰多的父母家，青少年时期的房间里。一定有什么事情出错了，可怕的错误。为什么不是在埃默里的宿舍寝室里醒来？天哪，如果他这次回到孩子的年纪该怎么办？他把被子掀到一边，看着自己的下体，看见自己的毛已经长齐了，甚至还有晨间勃起的现象。他又揉揉双颊，摸到刺人的胡渣。至少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

他跳下床，冲进隔壁的浴室里。猫跟着他，只要这时有人起床，它就能早点有早餐吃。杰夫飞快开灯，盯着镜中的自己：长相似乎符合他向来在十八岁时的模样。但是他到底在家里做什么？

他穿上褪色牛仔裤和T恤，把没穿袜的脚套进一双旧拖鞋中，床边的钟显示时间大概差十五分钟就要七点了。母亲也许起床了，她向来喜欢安静地喝杯咖啡开始新的一天。

他揉一揉猫的脖子。他当然记得在他念大三时从家里走失的猫沙沙。他应该叫家人别让它出门才对。杰夫沿着走廊走去，经过磨石子地板、大落地窗

采光的房间进入厨房，那只高贵的动物也趾高气昂地一路跟随着。母亲在厨房里，正边读着《奥兰多守望者》报边啜饮着咖啡。

“老天爷开恩了，”她说话同时抬起眉毛，“夜猫子找早起的鸟儿要做啥？”

“我睡不着，妈。今天有很多事要做。”他想问现在是几年几月几日了，但不敢开口。

“什么事重要到在天刚亮时就把你挖起来？我试了好多年了，从来没成功过。一定跟女孩子有关对吧？”

“算是。可以分我一点报纸看吗？拜托。头版吧，如果你看完的话？”

“你可以全拿去，亲爱的。反正我差不多要开始做早餐了。想来点法式土司吗？或煎蛋、腊肠？”

他差点要说“都不要”，但马上感觉到自己肚子快饿扁了。“呃，煎蛋和腊肠好，或许再来点玉米粥？”

她母亲假装受侮辱般皱起眉头说，“你说说，我为你做早餐时哪一次没玉米了？你的肋骨就是用玉米粥糊起来的，你知道。”

杰夫听到母亲在早餐桌上常说的老掉牙笑话时露齿一笑，她开始准备早餐时，他则看起了报纸。

报纸上的头条消息是关于沙凡纳的民权冲突事件，以及美国东北部日全蚀的报道，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中旬。正是暑假期间，因此他才会在奥兰多的家中。不过天哪，距离他应该醒来的时间已晚了整整三个月！帕梅拉一定快疯了，她一定想不通他为什么还没跟她联络。

杰夫匆匆忙忙吃完早餐，对他母亲叫他吃慢点的劝告置之不理。他瞥了一眼厨房里的钟。才刚过七点，他父亲和妹妹随时会起床。他可不想和他们来场家庭谈话，听他们说那些他已经知道该做的事。

“妈……”

“嗯……”她正在为较晚起床的人煎几个蛋，回答得有点心不在焉。

“听我说，我要出城去几天。”

“什么？上哪去？下去迈阿密找马丁吗？”

“不是，呃，我得往北去。”

她有些疑心地看着他。“往北去，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么早就要回亚特兰大？”

“我要到康乃迪克州去。但我不想跟爹地说，而且路上需要一些盘缠。我很快就会全部还给你。”

“康乃迪克州到底有什么？还是我该问到底谁住在那里？学校里认识的女孩吗？”

“对，”他撒了谎，“是个在埃默里就读的女生，她家人住在西港镇。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住几天。”

“哪个女孩？我不记得听你提过住在康乃迪克州的人。我以为你还在跟田纳西来的可爱女孩约会呢，叫朱迪那位。”

“没有了，”杰夫说，“我们正好在期末考前分手。”

他母亲关切地看着他。“你没跟我说过，这就是从你回家以来胃口一直不好的原因？”

“不是，妈，我很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分手而已。我现在真的很喜欢住西港的这个女孩，急着想见她。所以帮我隐瞒好吗？”

“她九月开学时不会回学校吗？你就不能等到那时候再见她吗？”

“我真的很想现在就见到她，而且我没去过东北部。她说我们可以开车去波士顿玩，和她还有她的朋友们。”杰夫记起那时代的风俗习惯和他母亲的规矩，迅速地加上最后一句。

“唉，我不知道……”

“拜托嘛，妈，这对我意义重大。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她生气地摇摇头。“你这年纪的孩子把什么事都看得很重要，什么事都得马上去做才行。你父亲很期待下礼拜的钓鱼行。你知道他有多么——”

“等我回来后，我们就去钓鱼。听我说，不管怎样我都得去找她，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上哪里去，如果你可以另外借我点钱的话就是帮我一个大忙。如果你不想的话，那——”

“好吧，你年纪都大到上大学了，表示你已经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我只是担心你。这是做母亲的天职……除了借钱以外。”她向杰夫眨了眨眼，打开她的钱包。

杰夫往行李箱里丢了几件衣服，把他母亲给的两百美元放进一双卷起的袜子里，在父亲和妹妹起床前就出门了。

老雪佛兰停在弧形车道上，就在父亲巨大的别克依勒克拉①和母亲的庞蒂克后方。杰夫发动车子时，它先发出一阵熟悉的噪音，然后就轰隆隆地活了过来。

杰夫的车子开出父母住的郊区住宅区，绕过小康威湖，来到霍夫纳街和柑橘路交叉口时停下，在引擎没熄火的车里坐了一阵子。通往灯塔角的毕莱恩快速道路盖好了吗？他记不得了。如果盖好的话，那应该是通往北 I-95号公路的快捷方式。报纸上没提到要举行开通典礼，所以可可海滩和太特斯威尔的交通应该不会太糟才对。不过如果高速道路还没修好，他就会在坑坑洼洼的两线道旧马路上耽搁不少时间。他决定安全起见，还是进城然后走 I-4公路到戴特纳。

杰夫驶过睡梦中的小城，这时候尚未被迪斯尼带来的人潮席卷，也才刚开始感受到四十英里外层空间总署的过度开发。他比原先预期得更早就开上了 I-95公路，他将收音机调到杰克森维尔的WAPE电台，先听到小史提夫·汪达的《指尖II》，然后是马文·盖伊高唱《傲慢与欢乐》。

三个月。这次他到底是怎么失去三个月时间的？这代表什么？好吧，现在忧虑这些也没用，这不是他能控制的。帕梅拉一定很不高兴，她有理由不高兴，不过至少他很快就要见到她了。他一边飞快地穿越两旁绵延的松林和灌木丛往北驶，一边告诉自己专心想这件事就好。

他开到沙凡纳时是中午。州际公路在那里有一小段道路间断，拖慢了行程；而且这优雅的老城到处都站着表情凝肃、带着头盔的警察，显得有些突兀。杰夫小心翼翼地穿过路障时，想起了这礼拜这里发生的示威游行以及接连的种族主义暴力活动。看着这一切再次重演是件悲伤的事，但除了避免流血冲突外，他无能为力。

注①：别克依勒克拉（Buick Electra），别克为美国通用汽车下的一个品牌，依勒克拉为1959年至1990年间别克的旗舰车款，车身相当庞大。

三点多一些时，他停在南卡罗莱纳佛罗伦萨外的霍华·约翰逊餐馆迅速用三明治解决了午餐。大部分由平原组成的佛罗里达以及海岸风景的乔治亚洲已被他抛在后方，他继续驶过丘陵地乡村地带，让马力强大的老车时速表指针始终保持在比规定的七十英里速限高一格的地方。

当他经过通往他在维吉尼亚州就读过的寄宿中学的岔路时，天色已晚。他曾在多年前临时起意来此做了趟朝圣之旅，只为了看看那座已成为他心中失落与徒劳象征的小桥。他可以从公路上看到朗黛家的灯火；他漂亮的高中老师、过去的谄媚对象应该正在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晚餐；正是那孩子的出生，点燃了杰夫青春期的妒火。好好爱你的家人，杰夫飞快通过位于风景美好的丘地上的宁静房子时无声地祝福她。这世界上已经有够多伤痛了。

他很晚才在里奇蒙北边的一家卡车休息站吃了炸鸡和甜马铃薯当晚餐，在那里买了个保温杯，请女服务生把杯子倒满黑咖啡。他沿着环城高速公路绕过华盛顿，开到巴尔的摩时已经午夜了。在德拉瓦的怀明顿，他从I-95公路转入纽泽西收费高速公路，避免通过费城和特顿时会遇到黎明前的塞车路况。随着夜色渐渐褪去，就像每次重生之初一样，他再度惊叹自己的年轻活力。当他三十几、四十几岁时，这段路程至少得分成两天才能走完，甚至会让他精疲力竭。

早上四点钟的华盛顿桥就像座废桥，杰夫把广播声音开到最大，布鲁西表哥①随着艾塞克斯乐团的《说的比做的容易》一会儿低回一会儿高呼。行经新拉洛歇尔的新英格兰快速道路时，他脑海中塞满了从未见过的帕梅拉的身影。她第一世曾经在这地方生活、组织家庭……然后在这里去世，那时她还以为那就是生命的终点，浑然不知她才刚踏上许多世的旅程。

这次在马略卡岛的死亡经验对她来说又如何呢？杰夫沉思着。她会因为知道这一次他们可以找回彼此，于是更平静、更坦然地接受，就像在蒙哥马利溪边小屋中死去的他一样吗？他希望。不过他不愿耽想她短暂却苦痛的一生。过去已成为过去，现在，他们可以期待有彼此相伴的无限未来。

注①：布鲁西表哥（Cousin Brucie），美国广播界名人，多半在纽约地区的广播电台主持节目，以布鲁西表哥称号为听众熟知。

杰夫到达西港镇时，东方天际已露出清晨第一道曙光。他在一家壳牌加油站的电话簿里找到帕梅拉家的地址。早上这时间出现在她家门口还嫌太早了。他找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为了消磨时间，只得强迫自己把《纽约时报》从头翻到尾。他从报纸上读到沙凡纳的情势还是相当紧张：罗夫·金斯博格对发行《情爱》杂志而获判的妨碍风化罪行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近来对学校强制祷告时间做出的不利裁决引发越来越多争议。

杰夫看看表，发现已经七点二十五分。八点会太早吗？帕梅拉的家人那时应该已经起床了，也许正在吃早餐。他应该在用餐时打扰他们吗？那又怎样？他想。帕梅拉会用朋友的名义引介他给她的家人，他们一定会邀请他一起进餐。他紧张兮兮地喝着咖啡消磨时间到七点四十，然后向咖啡馆收银员问清楚他抄下的地址该怎么走。

菲利普斯家的房子是幢两层楼的新殖民风建筑，位在一条阴凉的街道上，属于中上层阶层小区。外观和美国一般镇上的房子没多大不同，只有杰夫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

他按了门铃，将衬衫下摆塞进牛仔裤里。就在他忽然有点后悔自己没先换套衣服，或是至少找个洗手间把胡子剃一剃时——

“哪位？”

应门的女人和帕梅拉简直像极了，除了发型比较蓬松，和杰夫后来爱上的直发刘海齐额的男孩造型有些不同。她的年纪大约和杰夫最后见到的帕梅拉相仿，让杰夫觉得心慌意乱。

“您好，请问帕梅拉·菲利普斯在家吗？”

女人皱起眉头，略带惊诧地噘起双唇，做出杰夫常在帕梅拉脸上看见的表情。“她还没起床。你是她学校里的朋友吗？”

“不，我们不是在学校认识的，不过我真的——”

“谁在门外，贝丝？”从房间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来修空调的人吗？”

“不是，亲爱的。是小潘的朋友。”

杰夫两脚不自在地挪动着位置。“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来打扰，但我真的有重要的事要跟帕梅拉说。”

“我连她是不是醒了都不知道呢。”

“如果你们同意，让我进去等她就好——我真的不是有意造成你们的困扰，可是……”

“那么……你何不进来稍坐一会儿？”杰夫踏进小小的门厅，跟在她身后进入布置舒适的客厅，一位穿着灰色细直条纹西装的男子正站在镜子前调整着领带。

“如果那家伙今天早上来了，”男人说，“告诉他自动调温装置——”他从镜子里看见杰夫时住了口。“你是帕梅拉的朋友？”他转头面向杰夫时问道。

“是的。”

“她知道你要来吗？”

“我……我想是吧。”

“‘我想是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这时不请自来，出现在别人家嫌太早了点？”

“戴维……”他的妻子提醒他的语气。

“她知道我会来找她。”

“这事我第一次听到。贝丝，小潘昨晚有没有向你提到过今天早上有人会来？”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不过我确定——”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杰夫·温斯顿。”

“我不记得小潘提过这名字。你有印象吗，贝丝？”

“戴维，别对人家没礼貌。杰夫，你想来片肉桂土司吗？我才做好，咖啡也是刚煮好。”

“不用了，伯母，非常谢谢你，但我已经吃过了。”

“你从哪里认识我们女儿的？”帕梅拉的父亲问道。

洛杉矶，杰夫心想，一夜没睡、喝了太多杯咖啡又开了上千英里路的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想回答：我是在蒙哥马利溪边、在纽约、在马略卡岛认识她的。

“我说，你是在哪里遇到帕梅拉的？以你的年纪来看，当她的同学好像有点太大。”

“我们……我们是透过共同的朋友认识的，在网球俱乐部的朋友。”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有说服力。她曾告诉他，她十二岁起开始打网球。

“那个人是谁？我想我们认识小潘大多数的朋友，而且——”

“爹地！我是不是把酬宾赠品券留在你车上了？那本簿子已经快集满了，但现在我却找不到——”

她站在楼梯最上层，有着青春期女孩的纤细手脚，身上穿着白色百慕达短裤和一件黄色马球衫，在两个耳朵上面将细细的金发扎成两个短马尾。

“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小潘？”她父亲说，“这里有个人要见你。”

帕梅拉一边看着杰夫，一边慢慢地走下楼梯。他真想跑上前将她搂进怀里，用一个吻来平息她这阵子以来经历的折磨。但这么做的时间还多得是，他按捺住心情。杰夫向她露出微笑，帕梅拉也回他一个笑容。

“小潘，你认识这位年轻人吗？”

当他们四目相对时，她的眼中充满年轻的神采与承诺的坚定。

“不，”她说，“我想我不认识他。”

“他说他跟你是在网球俱乐部认识的。”

她摇摇头。“如果我遇过他，我想我会记得。你认识丹尼斯·惠迈尔吗？”她天真地问杰夫。

“马略卡岛，”杰夫的声音因心情紧绷而沙哑，“你送我的画、那座山……”

“抱歉，你说什么？”

“不管你是谁，我想你最好立刻离开。”他父亲打断他们的谈话。

“帕梅拉，喔老天，帕梅拉……”

男人紧拽住杰夫的臂膀，领着他走向大门。

“听着，你这家伙，”他轻声但带着命令的口吻说，“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诡计，但我不希望再见到你在这附近出现。也不希望你再来骚扰我女儿，不管是在我家、学校或网球俱乐部。哪里都不准。你听懂了吗？”

“先生，这一切全是误会，我很抱歉造成了困扰。但帕梅拉真的认识

我，她——”

“认识我女儿的人都叫她‘小潘’，而不叫她‘帕梅拉’。让我提醒你，她才十四岁，我说得够清楚了吗？你抓到重点了吗？我不想听你宣称有什么‘误会’，事实是你正在骚扰未成年少女。”

“我无意造成困扰。我只是——”

“那就在我叫警察前，滚出我的房子。”

“先生，帕梅拉很快就会记起我是谁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只想留下电话号码，这样她就能和我联络——”

“给我立刻滚出这里，什么也别留下。”

“菲利普斯先生，实在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和您见面。我真心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好好相处，也希望——”

帕梅拉的父亲粗暴地将他推到外面的阶梯上，然后甩上了大门。杰夫听到从客厅窗户传来高分贝的声响。帕梅拉因困惑而哭了起来，她母亲正在求她冷静一点，他父亲尖锐的声音中流露出时而保护时而斥责的语气。

杰夫回到车上，他坐在驾驶座上，又累又烦躁地将头抵着方向盘。一会儿后他发动车子引擎，驶向回家的方向。

亲爱的帕梅拉，

很抱歉我昨天的行为让你困惑，也惹恼了你的家人。将来有一天你会了解的，我希望那天很快到来。那时你可以联络我住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家人。电话号码是5559561。你可以透过他们找到我。

请别弄丢这封信，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当你需要时就会知道它的用处了。

致上最深切的问候。

杰夫·温斯顿

七月和八月是让人懒洋洋提不起劲的炎夏，只有每个下午会出现的暴风雨才能稍稍纾解高温湿热的佛罗里达三伏天。杰夫和父亲去钓鱼、教妹妹开车，但大多时间他都待在房间里收看回放的《正义保卫者》和《戴克秀》，等

待电话声响起。

杰夫的母亲十分担忧他，他变得无精打采，突然对朋友和女孩子失去兴趣，也不在半夜到可开车进去的娱乐场所鬼混。他想离开这里，逃离父母亲的关爱带来的压力、逃离无聊到使人脑筋变笨的奥兰多，但他没地方可去。他已经习惯无拘无束的生活，如今这自由却因为缺钱而大幅受限。肯塔基德贝和贝尔蒙特的赛马会已经结束，而他又没有其他立即收入来源。

夏天过去了，帕梅拉还是没捎来只字片语。杰夫回到了亚特兰大，表面上是为了他在埃默里大学二年级的开学。他选了满堂的课，只为了可以分配到宿舍。他不理会来自院长办公室带威胁口吻的信件，就等待十月的机会。

弗兰克·马多克去年六月就毕业了，现在正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就读，在这之前，他甚至不曾和他的老搭档见上一面。杰夫在大四班上找到一个放荡的赌徒愿意帮他在世界大赛的赌盘下注。虽然他只要求均一的报酬。不管多慷慨，也没人会想在这明显愚蠢的赌注上抽成。杰夫投下将近两千块的赌金，赢了十八万五千美元。至少他暂时不需要再烦恼钱的问题了。

他搬到波士顿，在碧空丘上租了间公寓。历史迈着熟悉的步伐前进：西贡的吴庭艳被推翻；约翰·肯尼迪再次被暗杀；梵蒂冈教廷解开了天主教弥撒须使用拉丁文的千年束缚；披头士的到来，振奋了美国人的心。

三月间，杰克·卢比因射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获判并执行死刑，没人听过尼尔森·班奈特这名字。他打电话到菲利普斯家的那礼拜，帕梅拉母亲接起电话。

“哈啰，请找……小潘听电话，好吗？”

“请问您是哪位？”

“我叫艾伦·科伦，她在学校的朋友。”

“请稍等，我看看她是否方便听电话。”

等待帕梅拉接起电话的空档，杰夫紧张兮兮地把电话线收收卷卷。他好不容易回想起这个假名，帕梅拉提过她和这人在中学时曾约会过一阵子，但他不确定他们这时已经认识了吗？他完全无从得知。

“艾伦吗？嗨，什么事呀？”

“小潘，请别挂断电话，我不是艾伦，但我必须和你谈一下。”

“那你是谁？”她那小猫似的纤细嗓音中流露出更多好奇而非恼怒。

“我是杰夫·温斯顿。我去年夏天有个早上去过你家，可是——”

“对，我记得。我老爸说我不该跟你说话。”

“我可以了解他的反应。你不必告诉他我打来过。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开始记得什么事了？”

“什么意思？像记得什么？”

“喔，也许是洛杉矶的事。”

“对啊，我当然记得。”

“真的？”

“当然，我十二岁时和朋友们一起去迪斯尼乐园玩。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我想的是别的事。也许你记得一部叫《星海》的电影？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

“我想我没看过那部电影。喂，你很奇怪耶，你知道吗？不管怎样，你怎么会想和我说话呢？”

“只因为我喜欢你，帕梅拉，唯一的原因。你介意我这样叫你吗？”

“其他人都叫我小潘，而且我不该和你说话的。我最好现在挂断了。”

“帕梅拉——”

“干吗？”

“我寄给你的信还留着吗？”

“我丢了。如果被我老爸发现，他一定会大发雷霆。”

“没关系。我也离开佛罗里达了，我现在住在波士顿。我知道你不想把我的电话抄下来，但是你可以查得到我的联络数据。如果有一天你想和我联络——”

“你怎么会认为我会想这样做呢？家伙，你真的有够怪。”

“我想也是。不过别忘了，你随时可以打给我，不管是白天或晚上。”

“我要挂电话了。我想你不应该再打给我了。”

“我不会再打了，但我希望很快可以听到你的消息。”

“拜拜。”她听起来有点依依不舍，她年轻的好奇心已被这位用怪问题

不屈不挠地烦她的年轻人挑起。但好奇心不代表什么。向她告别时，他悲伤地想着，对她而言，他始终是个陌生人。

哈佛书局的店员将钱放进收款机后，递给杰夫找零的钱，以及他刚买下的一本《糖果》[①]。书店外头广场上挤满准备开始新学年的学生，杰夫注意到那些人全故意打扮成邋遢的模样。他也瞥到正在上映《一夜狂欢》[②]的大学戏院附近，有个蓄了胡子的年轻人正小心地兜售着五块钱一盒的大麻。自从莱雷和阿尔帕特[③]被哈佛大学开除，并在查尔斯河对岸的埃默森广场成立短命的“国际内在自由基金会”后，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半。在剑桥，人们记忆中六十年代来临的时间比在埃默里校园还要早些。即便如此，时代的转变仍未竟全功。哈佛广场上只有一个孤单的抗议者，安静地散发着谴责美国干预越战的传单。在书报摊旁的一张桌子前，两个学生正在贩卖写着“阻止戈德华特”和“LBJ 64”[④]字样的徽章。他们理想破灭的时刻不远了。

杰夫走下地铁站的楼梯，进入一节旧式轻轨电车模样的老旧地铁车厢。过了坎摩尔广场后，火车就驶入地面，由朗费罗桥越过查尔斯河。杰夫的左手边可以看见工人在鹰架上为新建成的普鲁丹特尔中心做最后修整；有着丑陋凸窗外墙的约翰·汉考克大楼在很久以后的未来才会出现。

他想着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他要再次孤独地面对未来、面对漫长空虚的岁月吗？自从他第四次重生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多了，他曾经满怀盼望，以为能够和他全心爱着且际遇和体会相当的人共度此次生命循环，如今希望已然落空。帕梅拉还是个陌生的孩子，对她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或他们曾有过什么经历一无所知。

也许她对东方宗教的想法是对的，尽管他们俩都难以理解其原因。也许她在最后一世已彻底开悟，她的灵魂或精神本质或不管是什么，都进入了某种

注①：1964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冠军。
注②：披头士的第一部传记电影，以仿记录片手法拍摄，是部口碑与票房俱佳的摇滚电影经典。
注③：心理学家，迷幻药LSD用途的研究者及提倡者。1964年被哈佛心理学系解职，官方说法是他们分别因未出席授课及提供大学部学生迷幻药而被开除。
注④：戈德华特是美国共和党政治家。1964年出马与民主党的约翰逊竞选总统，被约翰逊阵营描绘成极端好战的反动分子；LBJ是约翰逊全名的缩写，64是指1964年的总统大选。

形式的极乐世界。如果是这样，生活在西港镇的天真小女孩还拥有什么呢？她只是个没有魂魄的躯壳吗？真实帕梅拉的冒牌货将别无目的地走过这一生吗？也许她此生的目的好比戏里或电影里栩栩如生的道具，是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或者他应该将她改称为“它”。也许启动重生的不可思议的外在力量只是用假的帕梅拉来维持一个幻象，让人以为世界仍继续在正常、原本的轨道上运行，以为在这出几十亿人共同演出的戏中，一切仍完好如初。

但这是为了谁的好处？谁是应该被愚弄的观众？杰夫吗？直到遇见帕梅拉前，他曾以为自己是第一也是唯一有这际遇的人；但也许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是场无穷无尽重演的人，就算不是最后一个，至少也属于最后一群人。帕梅拉曾推论这些岁月将不断自我重复，直到世上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件事为止。她的理论有没有可能在逐个基础上是正确的，它被设定成一次一个人的启蒙，而不是整个世界的顿悟？是否当一个人知觉到这事实后，他或她就得以超越，并逃离这一度以为是真实的无尽循环？

这表示人类的全部历史、过去与未来不过是场骗局，不过是为了创造出这世界而被植入的虚假记忆与记录、是让人迷惑的希望。人类及其文化、科技、编年史，都是被看不见的力量预先选择并设定好的，一切就发生在一九六三年……而就主观时间而言，人真正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也许在一九八八年，或不久之后就结束了。这个有韵律的循环也许就包含了人类经验的一切，认识到这事实就代表一个人已攀登到意识的最高层次。

这又意味着，杰夫从时间之始和其他每一个人就一直不知不觉地重生了无数个世代；这或许是他的最后一世，就像前一世是帕梅拉的最后一世一样。这么说，其他人要不是仍处在前意识状态，要不只是照本宣科的机器人，真实的思想与灵魂早已超升于肉体了，正如帕梅拉。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辨别他遇到的人究竟仍处于“沉睡中”，还是早已跨越到存在的另一个层次，抛弃了活跃于叫做“世界”的大型舞台上活生生、会呼吸的肉体。

要立刻把这一切消化完毕实在太困难了。假设这理论是真的，他这辈子至少还有二十五年得跟这想法搏斗。在失去他认识的唯一理想伴侣后，现在的他只需要决定，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岁月。

杰夫在下一站下车。他沿着查理街走着，途经花店、咖啡馆。从土耳其

酒馆敞开的大门内传来一位当地歌手带着浓厚鼻音的呢哝，阁楼酒吧外的标示写着每周末都有陶瓶乐队演出。栗树街沿街许多端重的老房子都已改建成公寓，外观呈现出高雅沉静的风华。

他该如何是好？回到蒙哥马利溪边，在沉思宇宙种种不可思议中渡过余生——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生——吗？也许他该最后一次努力，尽管影响微不足道，他该尝试改善人类的命运。将未来企业重建为慈善基金会，将公司赚得的数亿元全数投入援助衣索比亚或印度。

他踩着通往二楼公寓的阶梯往上爬时，心中正盘旋着无数彼此互不相让的想法和不可能的选项。如果他就这样放弃，结束自己的生命，又会如何？他会——

一个黄色信封袋塞在他的门下，从走廊上可以看见它露出一角。他拾起这封电报，拆开后看到：

我打了一整天电话。你在哪儿？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马上来找我。我爱你。

帕梅拉

等他赶到西港镇帕梅拉家时，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一点以后了。他本来想从罗根搭飞机到桥港，但机场没有马上起飞的班机。他决定还是开车比较快，于是以破纪录的时间完成了这趟短途旅行。

帕梅拉父亲应的门，杰夫见到他的表情，马上就知道接下来不会太好过。

“我希望你知道，我会答应这次会面全因为我太太坚持。”他连客套话都省了，“就算是我太太，也是因为小潘威胁不让她跟你谈谈就要离家出走才被说服。”

“菲利普斯先生，很抱歉让你们为难，”杰夫努力表现出最真诚的模样，“就像我去年说过的，我从来无意造成你们家的困扰。一切都是遗憾的误会。”

“不管误不误会，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我已经跟律师谈过，他说我们最迟这礼拜结束前就可以拿到法院签发的禁制令。这表示，如果你在我女儿满

十八岁前又出现在她附近的话，你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不管你有什么话跟她说，最好今天晚上说完。明白了吗？”

杰夫叹了口气，想要挤进半开的大门。“我现在可以看看帕梅拉吗？我不会惹出麻烦。但我想跟她说话已经等很久了。”

“进来吧，她在客厅。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帕梅拉的母亲显然才刚哭过，她的眼圈泛红，眼里闪烁着挫败的神采。她十五岁的女儿和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则是一脸镇定的模样，虽然她脸上掩不住的笑容告诉杰夫，她正努力克制心中的喜悦。她的马尾已经剪了，头发梳成和她成人时差不多的造型。她穿着一件克什米尔毛衣、米白色的毛料裙、袜子和高跟鞋，脸上施了淡妆，手法是专业级的。然而和他上一次看见她时相比，她内在的改变比外表深刻多了。杰夫从她那双警觉、聪明的眼睛立刻认出，这就是他深爱过并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女人。

“嗨，”他说话时也回报她一个大大的笑容，“想要在天空翱翔吗？”

她大声笑了，圆润、低沉的笑声中充满了成熟人的嘲弄与世故。“爸、妈，”她说，“这是我亲爱的朋友杰夫·温斯顿。我想你们已经见过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突然以为你认识这个……人了？”杰夫看得出来，她父亲也意识到帕梅拉声音和举止间的戏剧性变化，而且对她莫名其妙地在一夕之间长大了感到十分不满。

“我想去年我的记忆一定是跳针了。你答应过我，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小时单独说说话。不介意的话，请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吗？”

“不要离开这房子，”她父亲怏怏不乐地向两人耳提面命，“连客厅都不许踏出一步。”

菲利普斯太太不情愿地从女儿身边起身。“如果你需要我们，我和你父亲就在书房里。”

“谢谢妈。我保证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她父母一离开房间，杰夫立刻把她紧紧拥入怀中，只差没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的天哪，”他在她耳边粗声说道，“你到底跑哪去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边说边向后站直身子好看着他，“我死在马略卡那间

房子里，就在预期的十八号。但一直到今天早上我才开始这一次重生，知道这是哪一年时，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也迟到了，”杰夫说，“但只晚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已经等了你一年多了。”她摸摸他的脸，用温柔同情的眼神望着他。

“我知道，”她说，“我爸妈已经告诉我去年夏天的事了。”

“那么你不记得了？不对，你当然不记得。”

她悲伤地摇着头。“我对那段时间的唯一记忆是来自我的第一世。对我来说，我上次看见你是在安得拉港的码头，十二天前的事。”

“那幅素描，”他边说边露出温暖的微笑，“真是太完美了。真希望我能保存下来。”

“你已经把它保存下来了，”她轻声说，“在最有意义的地方。”

杰夫点点头，再次拥抱她。“话说，你是怎么在波士顿找到我的？”

“我打电话给你爸妈。他们好像知道我是谁，至少有点模糊的印象。”

“我第一次来找你时告诉过他们，我在学校认识一个来自康乃迪克州的女孩。”

“天哪，杰夫，我认不出你的时候，你的感觉一定糟透了。”

“过去的事了。既然现在你回来了，我反而有点感激看过你十四岁时的真实模样。”

她露齿微笑。“我敢打赌，不管你是谁，我肯定觉得你很帅。其实我还有点惊讶自己怎么没说谎，跟爸妈承认说认识你呢。”

“去年三月时我打过电话给你。你说你觉得我怪里怪气的……不过你听起来真有点感兴趣的样子。”

“我肯定是。”

“小潘？”她父亲的声音从走廊传来，“都还好吗？”

“一点问题也没有。”她回答。

“你还剩四十五分钟。”他提醒她后，朝房子后方的房间走去。

“这会是个麻烦。”杰夫忧虑地皱起眉头说道。

“你在法律上还未成年，你父亲跟我说要申请禁制令来阻止我见你。”

“我知道，”她不悦地说，“有部分是我的错。今天下午我告诉他我正

在等你打电话或前来拜访后，家里简直天下大乱了。我不知道他们以前就见过你，当我提到你的名字时，他几乎气炸了，我想我的反应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从来没从这年纪的我的嘴里听过那些话，除了第二次重生外，我那时候变得很叛逆。当然他们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你想他是认真想拆散我们吗？如果他真决定这么做，事情就会更棘手了。”

“不幸的是，我爸向来说到做到。我们暂时会有段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可以……一起私奔。”

帕梅拉干笑。“不，我试过这条路了，还记得吗？那次行不通，这次也一样行不通的。”

“不一样的是我现在有钱，我可以接触到所有我们需要的资源。我们不会流落街头。”

“但是别忘了，我还未成年。如果我们被抓到，你会惹上很多麻烦。”

杰夫勉强露出微笑。“诱奸未成年少女。这主意我挺喜欢。”

“我敢打赌你觉得这主意不赖，”她打趣道，“不过这可不是开玩笑，尤其在这个年代。爱之夏季[①]还是三年后的事，一九六四年时，人们看待这种事是相当认真的。”

“你是对的，”他沮丧地同意，“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等一阵子了。再过几个月我就十六岁了，也许那时候他们会答应让我们约会，如果我从现在起好好巴结他们，把乖女儿的角色扮演好的话。”

“天哪……我等了一年半才终于等到了你。”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怎么办。”她语气中带着无限同情，“我不会比你更高兴看到这样的未来，但我想我们目前没有其他选择了。”

“对，”他承认道，“我们的确没有选择。”

“这段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注①：爱之夏季（Summer of Love）活动起于1967年，该年夏天有十万名年轻人聚集在加州旧金山，将嬉皮运动推入了高峰。

“我想我会回波士顿。那是个迷人的城市，离这里也不远，而且我也安顿得差不多了。也许我会专心筑好我们的爱巢，当我们能够在一起时，就不必花心思在赚钱上了。我至少可以打电话给你，还是写信给你？”

“别寄到这里，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会去租个邮政信箱，这样你就能写信给我了，我会尽可能时常打电话给你。放学后，从家里以外的地方。”

“妈呀，你真的要回学校去？”

“我不得不，”她耸耸肩，“学校生活我应付得来。我已经念过这么多次中学了，我想我记得考试卷上的每个答案。”

“我会想你的……你知道。”

她给了他深长而热情的一吻。“我也一样，亲爱的，我也一样。但等待是值得的。”

14

帕梅拉调整一下学士帽上的流苏，从礼堂拥挤的人群中认出坐在她父母身旁的杰夫。她母亲的脸庞散发出快乐的骄傲神采。帕梅拉的眼神和杰夫的相遇时，她眨了眨眼睛，他则报以嘴角弯弯的一笑。他们俩都意识到这场典礼的喜剧讽刺意味：一个曾经是执业医师、成功艺术家、知名电影制作人的女人，终于要拿到她的高中文凭。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这需要相当的韧性才办得到，她很高兴杰夫能够体会过去三年来她过的生活多乏味。他在第二次重生期间也曾重新进入学术世界，不过那是大学。重读高中这么多遍，可真是独一无二的折磨。

然而她的坚持不懈有回报，正如她早料到的。从她十六岁起，她父母眼看着她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对和她同年龄层的男孩们出去玩兴趣缺缺，对她的管教就稍微松懈了，她获准每个礼拜有两个晚上可以和杰夫见面。杰夫在桥港租了间公寓供周末用，每个礼拜五和礼拜六晚上，他一丝不苟地准时在午夜前送她回家。从她父母的角度来看，这对年轻情侣非常爱看电影；即使他们对这点有疑问，杰夫和帕梅拉也可以轻易背出像《乔琪姑娘》或《良相佐国》的剧情，这类电影在过去那些年，他们至少看过两遍了。

奇怪是奇怪，但是当来自父母的压力逐渐纾解后，这样的安排也带来不少乐趣。为他们相处时间的限制以及必然得偷偷摸摸的激情提高了情欲的张力，带来甜美的享受。他们在彼此青春肉体上热烈地释放爱意，就像他们从来没有亲热过、从不曾从彼此甚至任何人身上得到或给予过这样的感官狂喜。

如果她父母曾经怀疑过她和杰夫曾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这些年来他们肯

定怀疑过），他们也明智地对此默不作声。他们对杰夫的态度就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地容忍，转变成接受、赞成，最后毫无保留地喜欢上他。当他十八岁而她十四岁时，四岁的年龄鸿沟在父母眼中巨大得令人不安，然而如今在二十二岁的他和十八岁的她之间，这差距却变得再正常不过。不只如此，在流行迷幻药和以杂交来反抗社会价值成规的年代，和杰夫这样干干净净、举止有礼并富有的青年才俊稳定交往，也让她父母松了一口气。

最后一本毕业证书已颁出，在她四周那些终于能够自由伸展双翼的毕业生们欢欣鼓舞地跑下舞台，帕梅拉平静地朝杰夫和父母等待的地方走去。

“喔，小潘，”她母亲说，“你在台上的样子真漂亮！其他人都被你比下去了。”

“恭喜了，亲爱的。”她父亲拥抱着她说道。

“我得去脱掉学士帽和长袍，”帕梅拉告诉杰夫，“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你真的得这么早离开吗？”她母亲懊恼地问。

“你可以留下来吃晚餐，明天一早再离开。”

“妈，我们跟杰夫家人说了礼拜二晚上到，我们今天晚上得开到华盛顿才行。呐，拿着这个，”她边说边交给他一卷毕业证书，“我马上回来。”

在女更衣室里，她脱下黑色棉袍，换上蓝色裙子及白上衣。几位女孩子客气地和她互相道贺。当她们兴奋地谈着男朋友、暑假计划及秋天要上大学时，她就隐约被排除在友谊圈外了。这些女孩是她在原本那一世里的朋友，她曾经参与她们所有的恶作剧，彼此打趣说笑，一起试探性地踏出成为女人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次，就像她第一次重复高中时代一样，这些女孩明白她们和帕梅拉之间有条跨不过去的鸿沟，却无法了解那到底是什么。她和她们保持距离，远离了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尽一切所能地达成对父母的承诺：在离家和杰夫在一起前先完成学校课业。现在那一天终于到了，她希望能够尽量减少离去所带来的尴尬。

她换装完毕回到人潮逐渐散去的学校礼堂，和父母以及即将共度余生的男人会合。

“那么，”她父亲对杰夫说，“你建议我收藏那些二十五美分硬币是

吗？”

“是的，”杰夫回答，“作为长期投资的话，我敢肯定这样做是对的。我想十到十二年之内，你就会得到相当不错的报酬。”

帕梅拉知道他父亲的问题只是为了舒缓紧张气氛而问，她感到十分感激。这段交谈再次肯定她父亲已经将杰夫视为精明有创意的投资人，并且认为把女儿交给他一定会受到很好的照顾。杰夫在这些硬币在市面上绝迹前，就买了几千美元已停止流通的九十纯度银币，有一角和二十五分面额，也推荐他父亲搜购。这是项保守稳健的合理理财投资，不会因可疑的迅速暴涨而吓坏他父亲，也没有使人不安的过度潜藏风险。但时间会带来丰厚的报酬，毫无疑问；尤其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当时亨特兄弟非法秘密操纵银市场，使得这种贵金属的价格上涨到每盎斯五十美元。杰夫跟帕梅拉说过，他会在那年一月时和他父亲联络，说服他在接下来的银价骤跌前将硬币脱手。

“亲爱的，你会在奥兰多待很久吗？”她母亲问道。

“几天而已，”帕梅拉说，“然后我们会开车到佛罗里达礁岛群去，也许租条船度几个礼拜的假。”

“你已经决定夏天结束时……要上哪所大学了吗？”

这向来是造成她们之间不愉快的话题：即使她父母知道她和杰夫在物质上不虞匮乏，他们对她拒绝继续读大学仍感到相当扼腕。

“还没，妈。我们可能会在纽约找个住处，不过现在还没决定。”

“现在注册纽约市立大学还不迟。你知道，你不需申请就可以凭全国绩优分数入学。”

“我会再考虑考虑。杰夫，东西都在车上了吗？”

“行李都装上车了，油箱是满的，准备出发了。”

帕梅拉和父母拥别时，眼里忍不住涌上泪水。他们只希望让她得到最好的照顾，却不知道多年来他们爱的保护与教养一直是多余的；她不怪他们。但现在，她和杰夫终于真正自由了。长久以来他们欺人的年轻外表下，始终埋藏着成熟的灵魂，如今他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更可以独立的以成人身份再次闯荡这熟悉的世界。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那天对他们而言是个再好不过的好日子。

她以一个优雅的姿势从海里起身，爬上挂在船尾的短梯，踏上船时接过杰夫抛来的毛巾。

“来瓶啤酒？”他伸手打开冷柜问道。

“好。”帕梅拉说，一边用蓝色大毛巾裹住裸露的身子，一边大力地甩着发丝。

杰夫打开两瓶Dos Equis啤酒，一瓶递给她，然后伸长四肢摊坐在帆布躺椅上。“游得很过瘾。”他笑道。

“嗯……”她将冰凉的酒瓶贴住脸，心满意足地同意。

“在海里感觉就像在做按摩浴一样。”

“墨西哥湾流，温暖的洋流从大西洋一路来到这里。这股暖流让欧洲不会陷入另一个冰河期，而我们正享受其中。”

帕梅拉仰脸朝向太阳，闭上双眼深呼吸一口新鲜海风。一阵突来的声响打扰了她的冥思，她抬头看见船上空有只巨大的苍鹭正优雅地向下俯冲，以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均衡姿态伸直长腿和尖细的鸟喙，朝他们早上停泊的无名礁岛岸边飞扑而下。

“老天。”她叹道，“我真不愿意离开这里。”

杰夫微微一笑，深有同感地举起酒瓶，无声地向她敬酒。

帕梅拉走到船边，倚着栏杆凝视着她方才徜徉的碧蓝海水在阳光下闪耀。西边的远处有群途经的海豚正嬉闹地做出各种滑稽动作，使得平静的海水浪花四溅。她看着它们玩了一阵子后，转身面对杰夫。

“我们一直在逃避一件事，”她说，“我们需要讨论讨论。”

“什么事？”

“为什么我花了这么久才开始这次重生？为什么我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已经忽视这问题太久了。”

她说的没错。他们熟悉的循环模式出现了恼人的时间差，他们却从未讨论过这问题。杰夫表现得像是只要她回来就无限感激了，帕梅拉则是专心应付费神的学校课业，还需兼任棘手的外交任务——说服父母她必须和杰夫在一起，只好把自己的忧虑抛在脑后。

“为什么现在提出来？”杰夫蹙着被阳光晒红的前额问道。

她耸耸肩。“迟早都得面对。”

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她的眼睛。“但至少未来二十年之内，我们还不需要烦恼这问题呀。不能在那之前先好好享受生活吗？及时行乐。”

“我们无法忽视它，”她轻声说，“不可能连想都不去想。你知道的。”

“既然我们对经历过的重生也没能找出解释，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对这问题就能得到更多解答？”

“我想知道的不见得是这事情为什么或如何发生。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我认为这可能是整个模式的一环，不是只发生一次的偏差。”

“怎么说？我这次比通常的时间晚了三个月，但是过去从来没发生过，不管是你还是我。”

“我不能确定这为什么会发生。当然程度从来没有这么明显过，但我们的重生时间确实逐渐出现了……偏离，从一开始就这样了。现在只是程度加剧而已。”

“偏离？”

她点点头。“想想看。你第二次重生时，一开始并不是在宿舍里醒来，而是在电影院里，和朱迪一起。”

“不过还是同一天。”

“没错，但是……差了八九个小时不是吗？我第一次重生是刚过正午不久。但第二次时已经是半夜了。我想大概晚了十二小时。”

杰夫开始沉思起来。“第三次，也就是这次之前那次，我一开始重生时是和朱迪坐在马丁的车上……”

“但是？”她追问。

“我以为那是同一天，也就是我们看完《鸟》之后一起回家那天。失去格雷琴太让我伤心了，我没那么多精神去注意周遭的事。我过了一阵子天天买醉的日子。不过那一次肯塔基德比的赛马会好像开始得比平常早多了，一直到前一天我才让弗兰克帮我搞定下注。就算心神不宁，我都记得我那时因为至少没让机会溜走而松了口气。我以为我喝酒喝到不知今夕何夕，不过很可能我是晚了几天才开始重生，或许是两到三天。我可能是在和上次不同天的晚上和朱

迪一起回家。”

帕梅拉点头。“我那次重生时也没特别花心思在日期上。”她告诉他，“不过我记得那天早上父母都在家，所以一定是周末。然后我第一次重生的那天是星期二，四月的最后一天。那表示可能偏离了四天，或者五天的时间。”

“从只差几天跳到差了几个月，以你的情况甚至是超过一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等比数增长。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重生之间的确切时间差，我想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甚至还能推算出……下次会偏离多少时间。”

死亡以及下一次可能分离更久的想法，突然在他们之间投下沉默的阴影。远处海浪卷不到的海滩上，苍鹭们正踩着修长的腿来来回回踱步，景象孤独而冷清。西边嬉闹的海豚群已离开，只留下波澜不兴的海面。

“现在才想这些也太迟了，不是吗？”杰夫说。这句话比较像是个声明而不是疑问。“我们当时没去注意，现在不可能精确重建时间差了。”

“那时没理由这么做。一切都太难适应，而偏离又过于微不足道。除了这件事，脑子里还有太多事情得想。”

“再说去想也没有意义。如果时间差是以等比方式增加，从几小时、几天到几个月，就算我们得到一个粗估，误差也可能是以年来计算。”

帕梅拉定定地凝视他一会儿后，终于开口，“也许有别人更仔细地记录下每一次的偏离。”

“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在意外中才发现彼此，因为你凑巧注意到《星海》是全新的，而且有办法安排和我见上一面。但也许还有其他的重生者，很多人也说不定，而我们从没认真设法把他们找出来过。”

“你凭什么认为这些人存在？”

“我不知道他们存不存在，但是当时我也从来没料到会遇见你。如果这世上有我们两个重生人，要创造更多的人也不会是难事。”

“如果有的话，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听说过他们才对吗？”

“不见得。我的电影的确宣传得很成功，而你第一次重生时介入肯尼迪暗杀事件也一定引起不小的涟漪。但除此之外，我们对这社会产生过值得注意

的影响吗？即使是你的未来企业，在金融圈外也许也不是那么为人所知。我就没注意到，当时的我正忙于医学院课业以及接着在芝加哥儿童医院的工作。也许还有其他重生者也制造出各式各样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变化，只是我们没注意到。”

杰夫沉思了一会儿。“当然，我也常想到这点。但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经验里，所以没能做什么，直到看了《星海》后找到你为止。”

“也许是该做点事的时候了。比你第一次遇见我时我想完成的计划更简单、更直接的事。如果还有其他人存在这世上，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事，我们有许多经验可以分享。”

“的确，”杰夫微笑地说道，“但现在我只想跟你一个人分享。我们等了很久才能够再次独处。”

“是够久了。”她一边向他露出微笑，一边解开蓝色大毛巾，任它落到洒满阳光的木制甲板上。

他们在世界各大报刊上刊出小小的宣传广告：《纽约时报》、《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报》；《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前锋论坛报》；《世界报》、《快讯周刊》、《巴黎竞赛画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伦敦时报》、《标准晚报》、《太阳报》；《圣保罗州报》、《巴西日报》。考虑到不同次重生中的各自专精领域，他们也定期在《美国医学会刊》、《刺胳针》期刊、《医药合作周刊》、《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新经济学家》、《综艺日报》、《电影笔记》、《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淑女》和《男性》杂志刊出广告。

世界各地总共有超过两百家的报章杂志刊出了这看似无害的告示，除了其锁定的未知甚至可能不存在的少数对象外，任何人都看不出其中意义。

你记得：水门事件、黛安娜王妃、挑战者号爆炸灾难、伊朗首相霍梅尼、《洛基》和《闪电舞》吗？

如果是的话，你有伴了。请写信到纽约邮政1988号信箱。

“又有一封放了一美元支票的。”杰夫边说边把信扔到一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以为我们是卖东西的呢？”

帕梅拉耸耸肩。“显然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

“更糟的是那些以为我们在举办比赛的。你知道，这会惹出麻烦。”

“怎么说？”

“除非我们够小心，否则邮局的人会很有意见。我们得写封格式信说明这广告跟比赛无关，然后寄给这些人。尤其是寄钱给我们的人，一定要确定钱都退回去了才行。我们可不想受人抱怨。”

“但我们从来没给人东西呀。”帕梅拉抗议道。

“就算是这样，”杰夫说，“难道你想跟一九六七年的邮务稽查员解释什么是水门事件吗？”

“我想你是对的。”她打开另一封信，匆匆阅过一遍后大笑了起来。“你听听看，”她说，“请寄给我更多关于你们的记忆训练课程的数据。你们在广告上提到的事，我一件都记不得。”

杰夫和她一起咯咯笑了起来，很高兴看到她对这些事还能保有一丝幽默感。他知道这个寻人任务对她有多重要：她的重生开始日偏离的时间显然比杰夫的还要长，如果时间偏离可以从一开始延迟四五天一下子跳到十八个月，如果沿着这条弧线继续发展，她的下一次重生时间很可能会大幅缩短。虽然他们从来没讨论过，但两人都明白，她甚至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其中大多数都以为这是个比赛或是在推销东西，从推销杂志到蔷薇十字会的会员资格都有人相信。有些来信的确引人猜想，但经过进一步查证后证明他们是错的。最有可能但也令人生气的一封是盖有澳大利亚悉尼邮戳的信，没有署名或回函地址，上面只写道：“时候未到。耐心等候。”

杰夫开始对这一切努力绝望。这是个合理尝试，他认为他们已经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去做了，结果却未如己愿。也许这世上真的没有其他的重生者，也许他们的确存在，只是选择了不响应而已。但杰夫现在比过去更相信自己和帕梅拉是孤独的，而且将永远孤独下去。

他从今天寄到的那叠信中打开了另一封，准备把它跟其他搞不清楚状况

的没用来信一起丢掉，但第一行字就阻止了他接下来的动作，他在目瞪口呆中惊讶地读完了这封短短的来信。

亲爱的，

你忘了提到查帕奎迪克事件①，这件事不久后就要重演了。还有泰诺止痛片杀人恐慌事件②，或苏联射下韩国的747民航飞机③，你说怎么样？谁都不会忘掉这些事。

想聊聊的话，随时欢迎。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即将来临的过去美好时光。

斯图尔特·麦考恩

威斯康星州克洛斯菲，斯特拉斯摩路382号

杰夫凝视着那封信的署名，然后检查了邮戳底下的地址。邮戳跟地址是相符的。“帕梅拉……”他轻声唤道。

“嗯……？”她从即将打开的信上抬头瞥了他一眼，“又有一封好玩的？”

杰夫看着那张微笑的美丽脸庞，他以顺序错乱的奇怪方式认识并爱上这张脸，先是她成人的模样，然后是年轻的她。他有种模糊的不祥预感，仿佛他们之间的亲密世界将被入侵、他们在彼此心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将被陌生人摧毁。他们找到了正在寻找的东西，但现在他一点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该开始追查。

“你读读看这封信。”他边说边将信递给她。

他们开到麦迪逊以南三十五英里处的克洛斯菲时，阴霾的天空开始降下

注①：1969年，肯尼迪家族成员爱德华·肯尼迪与女伴驾车前往恰查帕奎迪克岛时因意外事故坠桥落水，肯尼迪自行游泳脱困，女伴溺毙。肯尼迪并未报警，直到隔天尸体浮出水面事情才曝光，此事当时轰动美国，大大影响许多美国人对爱德华·肯尼迪的观感。

注②：1982年美国芝加哥地区传出连续七桩服食泰诺止痛片后中毒死亡事件，因泰诺止痛片为美国家庭普遍使用的止痛片，因而造成人心惶惶。

注③：1983年苏联战斗机在库页岛附近射下一架韩国民营飞机，机上乘客包含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美苏双方对此事件的起因各执一词，让当时美苏冷战期间的紧张气氛升高至顶点。

薄雪。坐在大型普利矛斯跑车前座的帕梅拉心情紧张，她将面纸撕碎成条状，一条条搜集成团，然后全塞进仪表板上的烟灰盒里。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在马里布餐厅的那晚后，杰夫就没见过她紧张时的老习惯了，那是十九年前、五年以后的事。

“你还是认为他只有一个人？”她望着小镇街道两旁的桦树冬季叶子落尽的枯槁身影问道。

“也许。”杰夫一边说，一边试着在落雪的视线中看清黑灰相间的路标。“我不觉得提到‘每个人’都记得泰诺止痛片杀人和韩国飞机事件有什么特殊意义。我想他指的是事件发生后的一般人，不是他已经集结到的一群重生者。”

帕梅拉撕完手上的那张面纸，伸手抽了另一张。“我不确定自己是希望有一群人还是另一种结果。”她以平板的语气说道。“一方面，如果能够找到一群了解我们遭遇的人，肯定会是很大的安慰。可是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面对……那么多类似的伤痛，或是准备好要听他们知道的一切。”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有点吓人，就这样，但我们已经很接近要寻找的东西了。真希望电话簿上找得到斯图尔特·麦考恩的联络方式，如果可以先打个电话给他，了解一下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会比只有一张纸条教我安心得多。我讨厌没有准备就上门。”

“我确定他有心理准备我们会来。我们花了这么大工夫才找到他，显然不会打算回绝他的邀请。”

“斯特拉斯摩路在那里。”帕梅拉指着一条沿着左边山丘蜿蜒而上的道路说。杰夫已开过了十字路口，于是他调头，将车开上空荡荡的宽阔街道。

斯特拉斯摩路382号在山丘另一边，是幢三层楼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其实是座庄园，由不规则石板砌成的围墙后便是维护良好的宽广宅院。车子开入宏伟的大门时，帕梅拉开始撕起另一张金佰利面纸，但杰夫制止她不安分的手，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微笑为鼓励。

他们匆匆跑进宽广的柱廊，感激能够找到遮蔽，躲开逐渐变大的雪势。房子前门上镶了一个精雕细琢的黄铜门环，但杰夫找到一个门铃按了下去。一

位穿了有白色兜领的朴素咖啡色连身裙、模样看起来像女管家的妇人前来应门。“需要我帮忙吗？”她问道。

“请问麦考恩先生在吗？”

戴了夹鼻双光眼镜的妇人不解地皱起眉头。“麦……”

“麦考恩。斯图尔特·麦考恩。他不住在这里吗？”

“哎呀呀，斯图尔特。当然。你们和他有约吗？”

“没有，我想他知道我们要来。您只要告诉他是从纽约来的朋友，我相信——”

“朋友？”她眉头皱得更紧了些。“你们是斯图尔特的朋友？”

“是的，我们从纽约来。”

那位女士显得有些不安。“恐怕我……你们不如先进来坐会儿避避寒？我马上回来。”

女士消失在走廊另一端后，杰夫和帕梅拉在霉味的门厅里找到一张厚软的高背长椅并肩坐下。

“这里住着不只一个人，”帕梅拉低声道，“这房子显然不是他的，而且那位女仆只知道他的名字。这里有点像小区，像种——”

一位穿着花呢套装、灰发、个子瘦高的男人从走廊上冒出来，身后跟着戴双光眼镜的丰满女人。

“你们说你们是斯图尔特·麦考恩的朋友？”他问。

“我们，呃……我们和他有通信往来。”杰夫起身说道。

“请问是由谁开始联系的？”

“先生，我们是应麦考恩先生的特别邀请，从纽约一路开车来这里见他的，所以只要您可以知会他——”

“你们和斯图尔特的通信关系是属于什么性质呢？”

“我看不出这件事和您有关。您为什么不去问他呢？”

“斯图尔特的一切大小事都和我有关。他由我负责照顾。”

杰夫和帕梅拉迅速交换了眼神。“由您负责照顾，您的意思是？您是位医生？他病了吗？”

“相当严重。你们为什么会对他的案子感兴趣？你们是记者吗？我不会

允许任何人侵犯到我病人的隐私，如果你们是哪家报纸或杂志派来的，我建议你们立刻离开。”

“不，我们两个都不是。”杰夫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是位创投顾问，然后介绍帕梅拉是他的同事。

男人脸上绷紧的警戒表情立刻和缓许多，他向他们露出歉意的微笑。“真抱歉，温斯顿先生，早知道是跟生意有关我就……我是乔约·菲佛医师。我只是想要保护斯图尔特的隐私，请您体谅。这地方的规矩严格而且十分谨慎，任何的——”

“这么说，这不是斯图尔特的家了？这是某一类医院吗？”

“是的，一家疗养中心。”

“是不是他的心脏？您是心脏科医师？”

医师皱起眉头。“你们不清楚他的背景？”

“不清楚。我们和他的联系只限于……生意方面，跟投资有关的事。”

菲佛点头表示理解。“撇开他其他问题不谈，斯图尔特对整个市场还是相当有头脑。我鼓励他继续从事金融投资。当然，现在他所有的获利都交由信托人管理，如果他的情况持续有进展，也许有一天……”

“菲佛医师，您是说——这里是个精神病院？”

“不是医院，但是个私人的精神疗养单位没错。”

老天，杰夫心想。原来如此；麦考恩可能跟一些不该交心的人透露太多事，于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杰夫向帕梅拉瞥了一眼，看到她和他一样也立刻了然于心。他们一直明白，过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遭遇可能会让外人以为他们疯了，现在这里就有个活生生的证明。

菲佛医师误解了他们交换的眼色。“希望你们不会因为他的精神问题而对他的能力打折扣，”他关切地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即使经历过这些事，他在财经方面的判断仍然无可挑剔。”

“这不是问题，”杰夫说，“我们了解这对他而言一定……很难熬，不过我们都很清楚他在管理投资时的明智表现。”这谎言似乎化解了菲佛的忧虑。杰夫猜想，这地方的运作经费应该有一大半来自麦考恩的信托基金，甚至一开始就是由他捐赠成立的也说不定。

“我们现在可以和他见面了吗？”帕梅拉问道。“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这些情况，自然会透过您来安排见面，但念在我们已经大老远地……”

“当然没问题，”菲佛医师向她保证，“这里没有规定探访时间，所以你们马上可以见到他。玛丽，”他转身向身后那位灰发女士说，“请你将斯图尔特带到楼下的休闲室来好吗？”

菲佛医师带他们进入一个房间，一位穿着黄色蕾丝边连身裙、模样看来相当年轻的女人正坐在窗边看雪。当他们进来时，她期待地转身。

“嗨，”女孩说，“你们是来看我的吗？”

“梅琳达，他们来拜访斯图尔特。”医师柔声告诉她。

“没关系，”她兴高采烈地笑着说，“礼拜三会有人来看我，对吗？”

“是的，你姐姐礼拜三会来。”

“但我想给斯图尔特的客人端杯茶和蛋糕，可以吗？”

“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梅琳达从那片白茫茫的雪景中离开。“你们不介意来点茶和蛋糕？”她十分有礼貌地问道。

“好，谢谢你，”帕梅拉说，“您真贴心。”

“我就去准备。茶在厨房，蛋糕放在我房间里，是我母亲做的。你们愿意等吗？”

“当然，我们就在这里。”

她走进房间旁的一个门，然后他们听见她冲上楼梯的脚步声。杰夫和帕梅拉观察起周遭的环境：房间里砖造壁炉里的两根木柴正热烈燃烧着，壁炉前摆设了半圈舒适的皮椅，墙上糊着缀有细致鸢尾花图样的淡蓝色壁纸，房间对角的一张桃花心木桌上摆着完成一半的帝王蝶拼图，桌子上方挂了盏第凡内吊灯，长绒毛的深蓝帘幔拉到一旁，露出远方被积雪覆盖的山峰。

“这地方真不错，”杰夫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像个疗养院？”医师微笑道。“是不像，我们尽可能维持一个正常愉悦的环境。你可以看到，窗上没有装木条，也没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相信这样的气氛可以加快复原的脚步，等病人准备好回家时，这也会帮助他们更容

易回到日常生活。”

“斯图尔特的情况如何？你认为他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菲佛噘起双唇，凝视着窗外的纷纷落雪。“自从被转到这里以来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对斯图尔特有很高的期望。当然，中间有许多的困难，一堆法律障碍要——”

一位约三十出头、体格瘦小、面色灰黄的男人走进房间，身后跟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灰色毛衣的健壮年轻人。脸色较苍白的那位穿着蓝色便裤、擦得晶亮的意大利船形鞋，和一件领子敞开的白衬衫。他的发线已经开始后退，头顶开始出现毛发稀疏的迹象。

“斯图尔特，”医师热络地说，“你有意外的访客。我想是生意上的伙伴，来自纽约。这是杰夫·温斯顿和帕梅拉·菲利普斯。这是斯图尔特·麦考恩。”

那位早秃的男人露出愉快的笑容伸出手来。“终于见面了。”他先握住杰夫的手，然后换帕梅拉。

“我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我明白你的感受。”杰夫轻声答道。

“那么，”菲佛医师说，“我会走开让你们自己聊聊。不过麦可，站在这里的这位恐怕得留下来。我没有选择，这是规定。不过他不会妨碍你们，你们还是可以保有谈话的隐私。”

大块头陪从点点头，医师离开房间后，他就在蒂凡尼吊灯下的桌子找了个位置坐下，开始拼起前人留下的拼图。

“请坐。”斯图尔特指着壁炉前的椅子说道。

“老天，”杰夫大表同情，“这一切一定糟透了。”

斯图尔特皱皱眉头。“这里也不是那么糟，比起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好很多很多了。”

“我说的不是这地方，而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把你尽快弄出去。我在纽约有个很不错的律师，我会叫他搭明早的飞机赶过来。他有办法搞定，我有信心。”

“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不过那得花点时间。”

“你是怎么——”

“茶和蛋糕来了。”梅琳达端着一个银托盘进门，用轻快的声音宣布道。

“谢谢你，梅琳达，”斯图尔特说，“你真是个乖女孩。我想让你见见我的朋友，他们是杰夫和帕梅拉。他们来自我的时代，八十年代。”

“喔，”女孩高兴地说，“斯图尔特把所有未来的事都告诉我了。关于帕蒂·赫斯特和共生解放军①，还有在柬埔寨发生的事，还有——”

“现在先不谈这些，”杰夫转头瞥向那名正忘神沉浸在拼图游戏中的陪从，并打断她的谈话。“谢谢你的茶点。把盘子留在这里吧。”

“如果你们还要，我就在前面的房间。很高兴见到你们，待会儿可以聊聊未来世界的事吗？”

“也许吧。”杰夫简短地回答。女孩微笑，离开了房间。“天哪，斯图尔特，”当她走掉以后杰夫说，“你不该这么做。你根本不该信任她，何况是把我们的事告诉她。如果她跟任何人说起，别人会怎么想？”

“没有人会在乎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喂，麦可。”他叫道，那名陪从往这里看过来。“你知道哪一个队伍会连续三年获得世界大赛冠军吗，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是奥克兰队。”

陪从茫然地点点头，又回到拼图世界里去了。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斯图尔特露出微笑。“他们甚至连耳朵都没张开。等到奥克兰开始夺冠时，他甚至不记得我告诉过他这件事了。”

“我还是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这可能让我们更难把你弄出这里。”

这名苍白的男人耸耸肩。“不重要。”他转向帕梅拉。“《星海》是你制作的电影，对吗？”

“是的，”她微笑道，“很高兴知道还有人记得。”

“很好，很好。看完电影后我差点要提笔写信给你了。我马上知道你一定是个重生者，这部电影证实了很多我自己学到的事，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

注①：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是美国报业大亨的孙女，18岁时遭共生解放军（SLA）绑架，后来自己加入了绑架她的绑匪组织。

目标。”

“谢谢你的称赞。你提到你自己学会了一些事。我在想——你是否也发现了……偏离的现象？重生或者你所谓的再生的起始日延后了？”

“是的，”斯图尔特说，“最后一次延迟了几乎快一年。”

“我是一年半，杰夫只有半年。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如果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起始日画出一条确切的弧线，也许就能预测……下一次循环我们会少掉多少时间，但一定要非常精确才行。你记录下你的——”

“不，我没办法。”

“如果把我们三个人的记录比较一下，也许会帮助你记起来，至少可以把范围缩小一点。”

他摇摇头。“行不通的。我前三次再生的一开始都处于无意识状态。我当时昏迷不醒。”

“什么？”

“一九六三年时我出了场车祸——你们也是回到一九六三年重新开始对吧？”他问，眼神先看向帕梅拉、杰夫，接着再回到帕梅拉。

“没错，”杰夫向他保证，“五月初。”

“正是。那么，我是四月的时候出了意外，车子全毁。我昏迷了八个礼拜，每次醒来时我都是在重生中。我一直以为昏迷和这件事有关，直到这次为止。所以我不知道我的——你们怎么称呼？起始日期的差异？”

“偏离。”

“我不知道我的前三次偏离是以小时还是日、星期来计算，也无法确定到底有没有偏离。”帕梅拉脸上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连麦考恩都看出来了。

“我很遗憾，”他说，“我希望我可以帮上更多忙。”

“这不是你的错，”她说，“我想这一切对你来说一定可怕极了，被这样送进医院，而现在——”

“这全是表演的一部分，我可以接受。”

“表演？我不懂。”

斯图尔特疑惑地对着她皱起眉头。“你们已经跟宇宙飞船联络上了，不是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宇宙飞船？”

“安特瑞安星宇宙飞船。少来了，你制作出《星海》耶。我也是重生者，在我面前你不需要装作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杰夫告诉他。“你是说你曾经跟……一些人，或者说一些生物联络过，而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外星人？”

“当然，我的天。我以为……这么说你们不是在安抚他们？”他原本十分苍白的脸现在更加毫无血色了。

杰夫和帕梅拉面面相觑，接着困惑地望着他。外星智能生物与这些事有关的可能性他们也都想过，但从来没有迹象显示这假设是真的。

“恐怕你得向我们解释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才行了。”杰夫说。

麦考恩向那位始终不带感情的年轻人瞄了一眼，他仍坐在房子较远的角落里，埋头在拼图上。他向杰夫和帕梅拉的方向挪近椅子，用压低的声音说起话来。

“那些再生或重生，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边说边甩头，示意他指的是那位陪从。

“让他们不高兴的是我们做的安抚。”他叹口气，搜寻着杰夫的眼神。“你们真的想听听整个故事？从头开始？”

15

“我成长于辛辛那提，”斯图尔特·麦考恩告诉他们，“父亲是建筑工人，但也是个酒鬼，所以老是找不到工作。我十五岁时，他上工时喝醉了，不小心让钢索松脱，因此失去了一条腿。在那之后，我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我妈还有我了，我妈帮一家生产警察制服的公司做计件工作，我则在克氏连锁超市帮人打包收点小费。

“我父亲一直很不满意我瘦弱的身材。他自己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前臂大概是那边的麦可一倍半粗。自从他缺了一条腿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他没办法接受的事实是，即使弱小如我毕竟还四肢健全。他没法一手拿拐杖另一手抱着一堆东西时，有时得要我帮忙，他恨透了。一阵子后他真的开始看不起我，酒也喝得更凶了……

“我十八岁时就离家，那年是一九五四年。我往西部去，在西雅图住下来。我虽然不是很强壮，不过眼睛和手都很稳。于是我设法在波音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学会用工具机加工较轻的飞机零件、调整片之类的东西。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结了婚、生了一堆孩子。日子过得不算太坏。

“然后我在一九六三年春天出了意外，就是我告诉你的那场车祸。我那天喝多了；我不像父亲那样习惯酗酒，只会在下班回家途中喝几罐啤酒，回家后再喝个一两杯，你知道的……我喝醉了，撞上那棵树。我昏迷了八个礼拜才醒过来，在那之后，所有事情都改变了。脑震荡影响了我的手眼协调能力，我再也没办法靠这本事吃饭了。一切就像我父亲的故事在我身上重演。我开始越喝越凶，对妻子跟孩子大吼大叫……最后她收拾行李搬了出去，也一起带走

了孩子。

“不久后银行取消了赎回权，我失去了我的房子。我只能过起流落街头的酗酒生活，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二十五年。就像八十年代的人说的，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但我知道自己只是个流浪汉，醉卧街头的酒鬼。我死在底特律一条巷子里，死时连那年几岁了都不知道。不过后来我想起来了，那时我五十二岁。

“然后我醒来，又回到同一张医院病床上，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好像过去那些年全是场梦，而我这样相信了一阵子，反正我记得的事情也不多。不过说不多也够了，很快地，我就发现有件怪事。”

说到这里，麦考恩看着杰夫，因述说自己第一生故事而疲累的双眼突然绽放出光芒。“你是棒球迷吗？”他问。“你有赌那年的世界大赛？”

杰夫向他露出笑容。“当然。”

“赌多少？”

“很多。我先在肯塔基德比赌夏多克，然后又下注了贝尔蒙特赛马会，赢了不少彩金。”

“总共赌多少？”斯图尔特坚持想知道答案。

“那时我有个搭档。不是重生者，只是我在学校里认识的，我们两个总共下注了十二块半。”

“你是说万？”

杰夫点点头，麦考恩叹了口长长的气。“你提前遇到大好时机了，”斯图尔特说，“我呢，我只能攒个几百块，然后我老婆发现后差点气得提前离家出走。不过等我赢回了两千块以后，她就乖乖待下来了。

“于是我继续在重量级的冠军杯赌钱，但只敢趁大好机会、趁那些错不了的时机去赌。像超级杯，总统大选，那些你就算一辈子泡在酒精里也忘不掉结果的大事。我戒酒了，一辈子再也滴酒不沾。从此后连一口啤酒也没喝过，之后的每一生，我都维持这个习惯。

“我们搬到西雅图北边，斯诺荷米须郡北奥德武庄的一栋大房子里。我买了艘船，泊在绪秀湾小艇码头，每年夏天都在普捷峡湾四处航行，有时也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你知道，无忧无虑的奢侈生活。然后——然后我开始听到

他们跟我说话。”

“听到……？”杰夫让问题悬着没说完。

麦考恩从椅子上倾身，压低声音。“安特瑞安星人，这一切就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怎么……和你联络上的？”帕梅拉试探道。

“首先是透过电视机，通常是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才发现，一切只是一场表演。”

杰夫越来越坐立不安。“什么是表演？”

“每一件事，新闻里报的所有事情。安特瑞安星人爱极了这些演出，所以他们一再回放。”

“他们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帕梅拉皱着眉头问道。

“他们喜欢血腥味，枪击、杀人，所有这类的事。越战、在芝加哥屠杀护士的理查德·史帕克；曼森家族做的案子、琼斯镇惨案……还有恐怖分子也是。老天，没错，恐怖分子真是让他们兴奋极了：罗德机场大屠杀、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所有爆炸事件、贝鲁特海军总部的卡车炸弹攻击，永远没完。他们就是看不腻。”

杰夫和帕梅拉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互相点了个头。“为什么？”杰夫问麦考恩。“为什么外星人这么喜欢地球上的暴力行为？”

“因为他们已经变弱了，他们先承认了这事实。他们能够控制空间和时间，以他们拥有的能力，他们实在太软弱了！”他瘦小的拳头砰地一声敲在桌面上，震得杯盘啷作响。肌肉发达的陪从麦可抬起眉毛转头端详了一会儿，但杰夫向他做了个没事的手势，于是他又回到拼图游戏去了。

“他们全都是不死之身，”斯图尔特慷慨激昂地继续说着，“他们的杀人基因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的世界再也没有战争或谋杀。但他们脑子里存在的兽性还是有需求，至少他们需要透过别人来满足兽性。

“我们全都是他们的调剂品，就像电视或电影一样。二十世纪提供了最佳的娱乐效果，因为这段时间充斥最多偶发血腥事件，所以他们才会让它不断不断回放。只有表演者，也就是站在舞台上的人、再生者，才知道一切真相。我知道曼森是我们的人，我从他的眼睛就看得出来，安特瑞安星人也告诉过

我。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还有那次先去杀了肯尼迪的尼尔森·班奈特也是。喔，现在我们的人数可不少了。”

杰夫再次开口说话时，尽可能让声音听起来冷静而亲切。“但你和我还有帕梅拉又是怎么回事？”他试着唤醒这男人脑中残存的理智。“我们并没有做过可怕的事，为什么要让我们一直重生，或者你说的再生呢？”

“我已经尽我分内的责任去安抚他们了，”麦考恩骄傲地表示，“没有人可以说我偷懒。”

杰夫突然觉得很不自在，不想继续问那势必要提出的问题。“……‘安抚’，你之前就提过这词。你用来代表什么？”

“它呀，它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这些再生人的责任就是要让安特瑞安星人不会无聊。否则他们就会把它关掉，然后这世界就结束了。我们得安抚、取悦他们，他们才会继续看下去。”

“那——你是怎么做呢？你怎么安抚他们？”

“我一向先从塔克玛那个小女孩下手，用一把刀子做了她。这案子简单，我从没被抓到过。然后我换个地方，在波特兰，也许是温哥华再干掉几个妓女，我从来不在离家近的地方做太多案子，不过我常常旅行。有时候也在国外，不过大多还是在美国：德州搭便车的人、洛杉矶街上混的孩子，还有旧金山……别以为我会在威斯康辛做案，这次我很早就在那里被抓了。不过我四五年后就会出去了。他们老说我疯了，而且我迟早会在哪里被逮到。不过，唬弄医师和陪审团已经是我的专长。最后我总是被放出来，然后就可以回去做我的安抚工作。”

他们开车穿越纷纷飞雪，帕梅拉倚在车门上，正啜泣着。

“都是我的错！”她哭着说，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从脸庞滑落。“他说是《星海》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我对这部电影寄予这么多期望，但一切努力最后的结果只是鼓励了一个杀人魔！”

杰夫的手紧紧握住租来的普利矛斯车方向盘，努力在结冰的道路上保持稳定行驶。“不只是因为那部电影。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杀人了，从第一次重生起。一开始他就疯了。我不知道到底是那场意外还是重生本身的震撼造成

的，还是两者加在一起让他疯了。也许有很多不同因素，我们没办法分辨到底是哪一个。但看在老天爷分上，别把他做的事怪到自己身上。”

“他杀了一个小女孩！他重复地杀她，用刀捅死她，而且是每一次！”

“我知道。但这不是你的错，你了解吗？”

“我不在乎到底是谁的错。我们得阻止他。”

“怎么阻止？”杰夫一边问，一边斜着眼试图在来自四面八方的雪花中看清楚道路。

“想办法让他这回出不去。下次在他杀人之前，我们先逮住他。”

“如果他们认为他已经被‘治好了’，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还是会放他出去。医师或法庭有什么理由听我们的话？我们要说，因为我们跟麦考恩一样都是重生者，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没疯？你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

“那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到西雅图或塔克玛的警察局去，跟他们说这位可靠公民、住在昂贵郊区房子里而且有艘游艇的男人将在美国各地漫游，走到哪杀到哪。行不通的，帕梅拉，你也知道。”

“但我们还是会做点什么吧！”帕梅拉抗辩道。

“我们应该做什么？杀了他？我办不到，你也是。”

她轻声哭泣，双眼紧闭地面对冬季暴风雪那致命的雪白。

“我们不能够坐视这些事情发生。”她终于低语道。

杰夫小心翼翼地左转，上了回程往麦迪逊的公路。“恐怕我们别无选择，”他说，“我们只能接受。”

“你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她怒声道。“我们事先就知道他要去杀人，你怎么能看着无辜的人死去，被一个疯子谋杀！”

“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接受这样的事：曼森、伯考维茨、盖西、柏诺和毕安其……这类无目的的残暴行为已经成为这时代的一部分了，我们都已经见怪不怪。接下来二十年内将四处肆虐的连环杀手名字，我连一半都记不得，难道你记得？”

帕梅拉沉默不语，她咬紧牙关，双眼因哭泣而泛红。

“我们从来不曾介入这些谋杀案，不是吗？”杰夫问。“除了我第一次重

生时曾经想阻止肯尼迪被暗杀之外，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要这么做，而那件事跟这些谋杀案是不一样的两件事。我们——不只是你和我，而是这社会上每一个人，我们都和暴行、和偶然的死亡共存。除非它直接威胁我们，否则我们几乎无视它的存在。更糟的是，有些人甚至从暴行中获得乐趣，从想象的战栗感中寻找刺激。新闻业有百分之八十——这是至少——就是靠播放这些东西生存，他们每天像供应毒品般将悲剧和其他人的鲜血与悲痛，注射进美国的血管。

“我们就是麦考恩精神错乱幻想中的安特瑞安星人。他和所有其他不配当人的屠夫们确实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不过嗜血的观众就在这地球上，不是在外层空间。你我无能为力改变什么，哪怕只是少流一滴血也做不到。我们做的只是我们一直以来而且将来也将继续做的事，那就是接受，尽可能不去想，并且继续活下去。习惯它，就像我们面对所有绝望以及逃避不了的痛楚。”

他们的广告持续收到响应，尽管没有一封信带来想要的结果。在一九七〇年，他们减少了刊登广告的刊物数量；整个七十年代中，广告仅出现在十几个流通量最大的报章杂志上，每个月一次。

成排的文件柜占据了西村河滨街上的公寓。杰夫和帕梅拉就连希望最渺茫的回信都存档起来，和他们每天钻研大批期刊杂志搜集的剪报收在一起，他们从刊物中搜寻可能是时代错误的事件，透过这些事件寻找存在世上某个角落的重生者足迹。无论如何，他们通常很难确定某个小小事件、产品或艺术作品在他们的过去之中是否存在，他们以前从不曾花那么多心思去注意这类细节。他们曾多次接触发明家或企业家，这些人的产品没得到好宣传因此他们并不熟悉。但原以为是明显的线索，最后都证实是错误的，没有一个例外。

一九七九年三月，杰夫和帕梅拉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现了这则新闻：

威斯康辛杀人魔获释。医师说：“他神智正常。”

威斯康星州克洛斯菲讯（美联社）。一九六六年，公认犯下多起杀人凶案的斯图尔特·麦考恩在麦迪逊一个姐妹会所中屠杀了四名年轻女大学生，他宣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当时处于精神不正常。斯图尔特·麦考恩今天已自

过去十二年拘禁他的私人疗养院中获释。克洛斯菲之家主任乔约·菲佛医师表示，麦考恩"已摆脱他的妄想症模式而完全复原，现在的他对社会再也不具有威胁性。"

一位目击者指出，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尸体被发现的那天清早，曾看见麦考恩的车从卡帕·伽玛姐妹会所停车场中开出，麦考恩因而被控杀害四名同校女性并毁尸。当天稍晚，威斯康星州警局即在镇外的齐佩瓦瀑布市逮捕了麦考恩。在他的后车厢发现一把染血的冰钻、钢锯及其他凌虐工具。

麦考恩坦承不讳自己谋杀了那些年轻女性，并宣称是受到外星人的指使。他更进一步声称自己已转世数次，在他每个"过去世"中都曾犯下杀人罪行。

在一九六四和六五年明尼苏达和爱达荷州发生的多起类似屠杀惨案中，他都曾被列为嫌犯，但始终无法证实他和这些罪行的关系。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麦考恩被判定不堪受审，并因精神不正常的犯罪倾向而被送入威斯康星州立医院。一九六七年七月，他自费转入私人疗养院所克洛斯菲之家。

帕梅拉拉紧绕住杰夫手臂的橡皮管，向他指出应注射到哪一条静脉，以及如何把皮下注射器斜斜插入，并让针管保持与静脉侧面平行。

"但这会不会造成心因性成瘾？"他问。"我知道我们的身体在醒来后就不受这药物影响了，但心理上会不会还是渴望这样的感官享受？"

她一边看着他练习注射一边摇头，无害的生理食盐水正缓缓流入他胳膊内侧凸起的蓝色静脉中。"只是用个几次的话不会，"她说，"等到十八号早上再注射，尽量保持镇静。接着把剂量调到我给你看过的两倍，然后在一点差几分时注射到静脉里。那时候……心脏病发时，你应该会处于无意识。"

杰夫将注射器推到底，稍等一会儿后抽出针头。他把皮下注射器扔到垃圾桶内，接着用浸泡过酒精的棉片擦拭一下注射部位。咖啡桌上放着两套相配的皮制工具组，每套都配备着未使用过的杀菌针头和注射筒、一节卷起的橡皮管、一小瓶酒精、一盒棉片，和四个装着医药级纯度的海洛因的小玻璃瓶。要取得药品和注射药品的工具并不困难。杰夫的股票经纪人推荐他一个可信赖的古柯碱药头，针对成长中的中上层阶级海洛因交易，那个药头有充足的库存供应。

杰夫盯着那两套昂贵的死亡工具瞧了一会儿，接着抬头望着帕梅拉的脸庞，看见她的前额布满了细纹。他认识的上一世的她，在这年纪时细纹是分布在嘴角和眼尾，前额就像她少女时一样光滑。幸福快乐的一辈子和几乎不曾从焦虑中解脱的一世，皮肤的状态深深刻划出两者间的差异。

“我们这辈子不算挺成功，不是吗？”他郁郁寡欢地说。

她勉强想笑，嘴角颤动着，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想不算。”

“下一次……”他起了个头，却没把话说完。帕梅拉向他伸出手，他们互揉了一下对方的手。

“下一次，”她说，“我们会更认真地为自己的需求而活，每天都要。”

他点点头。“这辈子我们有点不知道控制自己，就这样让时间溜走了。”

“我被找到其他重生者的想法冲昏了头。虽然是你纵容我的，不过——”

“我也和你一样希望能够找到其他人，”他打断她，捉住她的手到唇边亲吻，“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最后变成这样并不是谁的错。”

“我不认为……不过回首过去，这些年我们过的是多么停滞、消极的生活啊。因为担心错过一直期待的联系，我们甚至很少离开纽约。”

杰夫将她拥进怀中，手臂将她环绕住。“下次我们要重新做自己的主人，”他向她承诺，“由我们主动出击，为了我们自己。”

他们一起轻柔地滚上沙发，没人说出埋藏在心里最深的恐惧：他们没办法预知这次死后，帕梅拉将要花多久时间才能重回到他身边……甚至就连下一次重生他们能不能再在一起都不知道。

杰夫从海洛因造成的沉睡中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被无数道瀑状洒落的白炽光芒包围，他正在瀑布般乳白火焰形成的圆柱空间中央莫名地载浮载沉。他的耳朵正被刺耳的喇叭声和墨西哥街头乐队制造出的夸张和声袭击，后者正以折磨人的音量演奏着西班牙歌曲《圣诞快乐》。

杰夫对于这次死亡完全没有印象，也不记得经历过心脏停止跳动时的剧痛。海洛因完成了止痛任务，但是从迟缓的沉睡状态跨越到这吓人的陌生环境，过程并没有因此更轻松。麻醉药的作用并未影响他再次栖息的年轻身躯，他被迫完全清醒，无法倚赖药效昏沉缓解。

他四周的光瀑及乐声不断围攻他早已不堪一击的感官意识，使他处在不知所以的迷惘状态中。除了周遭燃烧的光瀑外，这空间里没有其他光源，但透过明亮的银白光线，他现在认出了站着、坐着、舞动着的人们的轮廓。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颤抖的手中拿着一杯冰凉的饮料。他小啜一口，尝到玛格丽特调酒的刺激咸味。

“该死！”有人在他耳边喊道，声音压过了音乐的喧闹声。“多赞的景象！想想看从外头看起来会是怎样。”

杰夫将饮料放回桌上，转头去看说话的人是谁。在急速下坠的白色火光中，他认出在埃默里的室友马丁·贝利轮廓尖锐的脸庞。他的眼睛已经逐渐适应来自这大房间四面八方的怪异辉耀光束，于是他再次看看四周。这是个酒吧或夜总会；另外十几张小桌子前正坐着一对对高声谈笑的情侣，舞池旁的墨西哥街头乐队穿着猖狂的华丽服饰，天花板上挂着驴子和公牛造型的五彩缤纷纸偶。

一九六四年圣诞节期间的墨西哥市，那年他和马丁临时起意开车去玩。还记得肮脏的牲口漫步在只有二线道的沙漠公路上，弯曲的山隘让人看不见前方路况，每当墨西哥国营石油的卡车超车经过他们的雪佛兰时，总留下一屁股棉花般的烟雾。还记得桑那罗沙区的妓女户，通往太阳金字塔的长长石阶。

他明白了，窗外坠落的光芒来自烟火秀，夜总会位于旅馆的顶楼，灿烂烟花正从施放烟火的旅馆屋顶上流泻而下。马丁说对了，从下面的街上往上看，景色一定很壮观。旅馆看起来像根燃烧的指针，烟火让三、四十层楼的建筑物在整座城市的夜空中闪闪发亮。

现在是什么时候，圣诞夜还是跨年夜？这是墨西哥城会有烟火秀的日子。不管是哪一天，总之都是六四年底、六五年初了。这次重生他失去了十四个月，和帕梅拉上一次一样。天知道她——还有他们——这次会失去多少时间？

马丁笑开了，生气勃勃而友善地拍拍杰夫的肩膀。对了，杰夫记起来，他们这次旅行玩得很开心。那时他们无忧无虑，好像两人的生命将不会再有烦恼，好像今天的好日子可以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就是这样以为。杰夫至少尽力了，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每一次重生时，他都设法阻止老朋友自杀。尽管他无法避免马丁踏入糟糕的婚姻生活，也没有一家跨国公司可以提供他一辈子

的饭碗，但他总是很早就让马丁买下一些投资报酬率极佳的股票，帮助他摆脱最后的破产。

这让杰夫想起自己的事。过去他向来是靠赌博立刻取得现金，不过现在，他最可靠的彩金来源——六三年世界大赛已成为历史纪录的一页了，没有其他赌注可以在短期内获利如此庞大的金额。职业足球赛季已经结束，超级杯再两年才会开打。如果现在是跨年夜，他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从墨西哥市安排下注，赌明天的玫瑰杯橄榄球赛伊利诺将打败华盛顿大学。这次他可能只能靠现在进行中的篮球赛事赚点零钱花了，他绝对没办法在职篮冠军季靠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八连胜拿到象样的赔率。

窗外的烟花瀑布在零星的劈啪声中告一段落，乐团突然奏起墨西哥民谣《美丽的天空》，夜总会又恢复了原本昏暗的灯光。马丁正在几张桌子外搭讪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他抬眉问杰夫是否对她的红发朋友感兴趣。她们是从荷兰来的游客，杰夫回想起来。他和马丁没有搭讪到谁，不过他们将和（曾经和）这些荷兰女孩喝酒、跳舞、度过愉快的夜晚。当然，他向马丁耸耸肩。有何不可？

一旦解决钱的事，嗯，其实钱对杰夫来说没那么重要，现在还不重要。他只需要可以让他过到……过到帕梅拉回来就行。从现在起，游戏规则就只有等。

小潘整个人感觉飘飘然，她已经陷入迷幻中只觉得全身无力。彼得和艾伦这次拿到的草真是嗨翻了，自从上个月在一家名叫电动马戏团的夜总会里有个家伙给她尝过后，这是她抽过最赞的；也许闪光灯、音乐和舞池里的猛男、一切一切，都强化了它的效果。当克莱普顿的吉他以迷人的重复乐句弹奏出那首《爱的光芒》时，小潘由衷感觉现在的音乐也棒透了，只希望小小的手提音响可以把音乐放更大声点，这就是她唯一的念头。

她把光溜溜的脚缩进大腿下，背靠在贴住她床后整面墙的彼得·麦克斯①的

注①：彼得·麦克斯（Peter Max），德国出生的美国艺术家，作品以色彩鲜艳肖像风格风靡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他的画作经常出现在海报上，是当时美国大学生寝室墙上流行的装饰品。

大型海报上，回去继续端详《迪士雷利的齿轮》专辑的封面[①]。

封面上那只眼睛真像是会说话，花朵直接从眼睫毛下长出来，白色部分和鸢尾花图案让歌名几乎看不清楚……还有，老天，那里还有一只眼睛。看越久就越觉得除了眼睛之外什么都看不到，注意力完全被吸住。就连那些花看起来也好似长了眼睛，正在跟你眨眼呢，像是猫眼，又像是东方人的媚眼……

“喂，快来看这个！”彼得叫道。她抬眼瞄了一下，他和艾伦正小小声地在看《劳伦斯·伟克秀》。小潘看着黑白电视画面上上了年纪的搭档翩翩起舞，跳的是波卡舞之类的，像是正随着唱片音乐起舞。接着画面转到伟克上下挥舞着他小小的指挥棒，于是她开始大笑。伟克紧紧抓住拍子，仿佛这老头正指挥着蓝调摇滚乐团“奶油”演奏他们的《起舞到天明》。

“来吧，你们这些家伙，我们上路去嘛。”艾伦看腻了电视，坚持出去透透气。“今晚每个人都会在那里。”从一小时前，她就不断要求他们离开房间，移师到亚道夫酒馆去。艾伦的主意是对的，可以庆祝的事情很多，今晚大学酒吧的气氛一定很不错。这礼拜稍早，尤金·麦卡锡差点就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中击败约翰逊，不过就在今天，鲍比·肯尼迪宣布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要在民主党的总统提名选战中参选到底。

小潘套上靴子，随手从钉在门上的钩子上抓了条厚羊毛围巾和一件海军双排扣旧大衣。艾伦趁这时间慢慢走下通往大厅的回旋楼梯，她常常在这栋像是《乱世佳人》中塔拉庄园那种旧宅邸改建成的宿舍里绊倒。他们走到外头时，彼得也加入了游戏。他晃到井然有致的花园里，开始模仿南方人的沉重口音，半真半假地念起电影对白来。但三月的夜晚实在太寒冷，几个哈草哈得茫茫然的人玩了一会儿假扮游戏，不久三个人嘎吱地踩过雪地，朝着学校边安楠多邮局对面那栋温馨的木房子走去。

亚道夫酒馆已经像平常那样挤满了周末夜的人潮。每个没去纽约度周末的人迟早都会上这里报到，这是学校周边唯一在步行距离内的酒吧，也是哈德逊河这岸唯一一家能让头发篷乱、奇装异服的巴德大学学生感觉放松和自在的

注①：此张由“奶油”乐团发行的专辑，封面设计运用团员人头拼贴而成，色彩鲜艳，有浓厚的彼得·麦克斯艺术风格，成为唱片封面设计的经典。

酒吧。在普奇喜北边民风保守的城区，大学与小区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长居此地的居民无论老幼，都鄙视巴德学生们浮夸、不符成规的外表和言行举止，背地里流传着许多校园里嗑药和性滥交泛滥的闲言闲语（小潘带着些许兴味认为，其中许多传说的真实性其实更超过他们的想象）。

年纪轻的居民有时候也会上亚道夫酒馆，喝点小酒、把把“嬉皮小妞”。小潘松口气地注意到，除了整年都在学校四处闲晃的怪咖之外，今晚的酒馆里没有城里人在场；他人似乎还可以。那个人老是独来独往，而且十分沉默，从来不给人带来麻烦。有时她觉得他好像正在观察她，但不紧迫盯人，一个礼拜总有几次会故意出现在她可能会去的地方：图书馆、艺术系的艺廊，还有这里……不过他从来没烦过她，甚至没和她说过话。有时候他会对她微笑、点个头，她也会稍微回他个笑容，只是确认他们知道彼此，不会让人有多余联想。对，他人还可以，如果把头发留长，甚至会挺有魅力。

点唱机开始放出史莱与史东家族的《跟着音乐摇摆》，前面房间的舞池里开始挤满了人。小潘、艾伦和彼得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想找个地方坐。

小潘仍处在迷茫状态。他们从学校走过来的路上又抽了根大麻，酒吧里闹哄哄的景象在她眼里忽然变成一幅或一系列的画。在画面这里她要强调一个卷边花瓶，那里要画绺长长的黑发，人们的脸、身体、音乐和喧闹……没错，*声音*，她想在画布上捕捉这老地方令人愉快的声音，将它可视化，用感官经验的联觉转化来呈现，这种联觉转化老在她迷茫时浮现在脑海中。她环顾整间酒吧，在脑中筛选出画面中的人物与细节，然后眼睛盯住那位老是不期而遇的怪人。

“喂，”她用手肘推推艾伦，“你知道我想画谁吗？”

“谁？”

“那里的家伙。”

艾伦望向小潘不着痕迹指着的方向。“哪个？你不会是要画那个正经八百的家伙吧？那个城里人？”

“对，就是他。他的眼睛很特别，好像……我也不知道，给人很苍老的感觉，好像比他实际年龄还要老许多，好像已经看过太多……”

“的确，”艾伦意有所指地挖苦道，“也许他以前是海军陆战队员之类，已经看过太多他在越南射杀的女人和小孩的尸体。”

“你又在讲春节进攻[①]的事？”彼得问。

“不是，小潘煞到某个城里人了。”

“瞎。”彼得大笑。

小潘气红了脸。“我才没那样说。我只是说他的眼睛很有意思，想画下来而已。”

点唱机播出《湾区的码头》，跳舞的人大多回到了座位上。奥蒂斯·雷丁这首悲伤沉思的曲子，像极了这位在唱片发行前就撒手人寰的歌手为自己唱的讽刺墓志铭。小潘心想谁会播这种歌曲，也许是那位有着奇特眼睛的家伙也说不定，他看起来就像是会喜欢这种音乐的人。

“虚度着时——光……”彼得跟着音乐唱着，露出顽皮的笑容。他脱下手表，用演戏般的夸张动作把表丢进还剩半壶的啤酒里，“时间被我们淹死了！”他大声宣布，接着举起酒杯和其他人干杯。

“我听说鲍比是个毒虫。”他们正在干杯时，艾伦没头没脑地做出评论。“他跟滚石在纽约时供应毒品的药头拿草。”

他们正聊着小潘最爱的话题。“听说雷诺烟草公司已经秘密地……要怎么说，取得专利权？所有那些好牌子的名字。”

“注册商标。”

“对，对，他们已经商标注册了。阿科普寇金黄、红巴拉马……烟草公司的人为了以防万一，拿走了所有好名字。”

小潘专心听着她熟悉的闲聊，一边感兴趣地点头。“不知道包装看起来会怎样，还有广告也是。”

“涡纹图案的纸盒吧。”艾伦笑着说。

“找亨德里克斯[②]来拍电视广告。”彼得插嘴。

他们哄堂大笑，一起在酒精与药物的催化中进入止不住的恍惚狂笑状态，这是小潘向来最爱的。她用力笑着，笑到眼里都溢出了泪水，笑到头昏眼

注①：1968年越战期间，北越趁美军及南越在新年停战协议下松于戒备，对南越各城镇发动一系列突袭。美军后来大幅反攻重新控制局势，导致越共惨败。但残忍的屠杀报复行动使得美国国内舆论由主战而逐渐倒向了反战。

注②：指伟大的吉他乐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涡纹图案与罕醉克斯均可说是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迷幻世代的代表符号。

花、喘不过气来，她——

这次她到底在哪里，帕梅拉心想，为什么她的脑袋这么昏昏沉沉？她眨眨眼驱退眼里那层不知打哪来的泪水，定下心来观察这个新环境。天哪，她是在亚道夫酒馆。

“小潘？”艾伦突然注意到她的朋友停止大笑，于是问道。“你还好吗？”

“我很好。”帕梅拉缓缓地做了个深呼吸后说道。

“你不会是兴奋过度或怎样了吧？”

“没事。”她闭上双眼，试着集中精神，脑袋却停不下来持续漂流着。音乐声吵得要命，而且这地方、甚至身上穿的衣服都散发出她哈草哈茫了的臭味——她明白过来。她去亚道夫酒馆时通常都这样，他们把上亚道夫酒馆叫做“上路去”，既然是上路去，当然就要“轻松上路”才行……

“再来瓶啤酒，”彼得用关切的声音说道，“你看起来怪怪的。确定没事吗？”

“我很好。”她在大一那年冬天的专业领域课上和彼得与艾伦结为好友。帕梅拉大三时彼得毕业了，艾伦辍学和彼得一块儿搬去伦敦。这表示现在一定是一九六八或六九年。

点唱机开始播放下一张唱片，琳达·朗丝黛唱着《不一样的鼓声》，不，唱歌的不止是琳达·朗丝黛，还有石头小马乐团。把事情搞清楚，她向自己喊话，慢慢重新适应环境，别让脑袋里的大麻让事情变得更麻烦。别想做任何决定，甚至现在什么都先别说。等到你冷静下来、等到——

天，他在那里，正坐在二十尺外盯着她。帕梅拉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不协调且棒透了的画面，她简直不敢置信，杰夫·温斯顿正安静地坐在一群吵闹的年轻人中间，就在她大学时代的巢穴里。她看见他注意到她眼神的变化，他给了她一个温暖、悠长的微笑当作欢迎，并让她安心。

“喂，小潘，”艾伦说，“你怎么哭了？听着，也许我们回宿舍去比较好。”

帕梅拉摇摇头，把手放在她朋友的手臂上向她保证她没事。然后她从桌子前起身，穿越房间、穿越这些年的等待，走向杰夫等待的怀抱里。

“刺青小姐，”杰夫亲着她大腿内侧的粉红玫瑰一边咯咯笑道，“我不记得以前那里有这东西。”

“那不是刺青，只是转印图案。可以洗掉的。”

“可以舔掉吗？”他用邪恶的眼神抬头看着她问。

她笑了。“欢迎试看看。”

“也许等一下，”他边说边滑上来，然后躺在她身边的枕头堆上。“你当花孩[①]我挺喜欢的。”

“你会喜欢的，”她说着并戳戳他的肋骨，“再倒点香槟。”

他伸手去拿床头桌上的玛姆香槟，把酒杯倒满。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开始重生？”帕梅拉问道。

“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好几个月了。我这学年开始在莱茵贝克租下了这间房子，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等。等待令人挫折，我都开始不耐烦了。不过在这里的这段日子也帮助我放下了一些过去的回忆。我以前就住在这条河上游的某栋旧庄园里，那时我和黛安在一起……还有我女儿格雷琴。我总认为我绝不会再回到这里，不过你给我一个回来的理由，我很高兴我回来了。除了这点外，我也喜欢看见你在这时期的真正模样，原本的你。”

她扮了个鬼脸。“我是个嬉皮大学生，皮制流苏、扎染衣服。希望你没听到我跟朋友们聊些什么，我可能说了很多没规没矩的话。”

杰夫亲亲她的鼻尖。“你以前很可爱。我该说是现在，”他更正说法，用手将她长长的直发从脸上梳到一边。“不过我忍不住要想象这些孩子们十五年后穿着三件式西装、开着宝马跑车上班的样子。”

“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她说，“巴德大学的毕业生有不少成了作家、演员、音乐家……而且，”她苦笑着补充，“我丈夫和我也没有宝马跑车，我们开的是奥迪和马自达。”

“说得好。”他笑着啜了口香槟。

注①：可说是嬉皮的代名词，尤指1967年旧金山“夏季之爱”运动中的年轻人。他们在发际佩戴花朵以象征爱与和平。

他们心满意足地并肩而卧，但杰夫看得出她愉快表情下藏着沉重的心情。

“十七个月。”他说。

“什么？”

“我这次少了十七个月的时间。你正在想这件事，对吧？”

“我正想要问，”她承认，“我就是没办法不去想。我的偏离已经到……你说现在是三月？一九六八年三月？”

杰夫点点头。“三年半。”

“从上一次算起的话，和一开始那几次重生一共差了五年。老天，下次我可能——”

他把一根手指放在她唇上，阻止她继续说下去。“我们说过要专心在这一次的，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她说，在被单下与他依偎得更紧了些。

“而且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告诉她，“我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好好思考，我想我已经想出一个勉强算得上的计划。”

她把头向后靠，皱着眉头瞧他，一副感兴趣的模样。“你的意思是？”

“嗯，首先我想跟所有相关科学社群接触，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一些私人研究机构等，任何可能的最恰当的团体，说不定是普林斯顿或麻省理工的物理系或研究时间性质的学者。”

“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

“的确，这一直是最大的绊脚石。而且我们每一次都保守秘密，却也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但我们得小心谨慎才行，否则别人会以为我们疯了。想想看斯图尔特·麦考恩，他——”

“麦考恩疯了，他是个杀人狂。但预测未来不犯法，没有人会因此而把我们抓起来。一旦我们预测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会证明我们对未来的知识是正确的。他们就得听我们的。人们会知道有件真实的事——无法解释但千真万确的事正在发生。”

“但一开始要怎样引起人们注意呢？”帕梅拉提出反对意见。“没有一个麻省理工教授之类的人物会愿意看一眼我们给他们的预测清单。只要我们一

开口说出想法，他们立刻就会把我们归类成幽浮狂热者和神棍。”

“这就是重点了。我们不去找他们，让他们来找我们。”

“凭什么他们该，你说的没道理。”帕梅拉困惑地摇头。

“我们向大众公开。”杰夫向她解释。

16

这一次，他们不需要像之前那样让广告在全球媒体上曝光，小广告想吸引到的只有其他重生者的注意而已。为了达成现在的目的，他们不再需要措辞含糊而且匿名发表。

《纽约时报》拒绝刊出这个只出现一次的全版广告，但还是在《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刊出了。

未来一年内：

※ 美国核子潜艇“天蝎星”号将在五月底沉没大西洋。

※ 六月时将发生导致美国总统大选中断的重大悲剧。

※ 暗杀马丁·路德金的凶手将在美国境外被捕。

※ 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将在六月二十六日辞职，并由阿贝·佛塔斯继任。

※ 苏联将在八月三十一日撕毁华沙公约，入侵捷克。

※ 九月一日发生在伊朗的大地震将造成一万五千人罹难。

※ 苏联发射的无人航天飞机将绕行月球，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坠落印度洋。

※ 秘鲁与巴拿马都将于十月发生军事政变。

※ 尼克松将以些微差距击败韩福瑞赢得总统大选。

※ 三位美国航天员将在圣诞节那一周绕行月球轨道并平安回到地球。

※ 一九六九年一月，苏联领导人布利兹涅夫将侥幸逃过暗杀。

※ 二月，一场大规模原油外泄事件将污染南加州海滨。

※ 四月底，法国总统戴高乐将辞职下台。

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前，我们不会对这些预测评论，我们预计当天与新闻媒体会面，地点则将于一年后的今天对外宣布。

杰夫·温斯顿、帕梅拉·菲利普斯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纽约市

他们在纽约西尔顿饭店租下的大型会议室座无虚席，找不到位置的人不耐烦地在走道及一旁绕来绕去，一边还要小心别被弯弯曲曲的麦克风和电视缆线缠住脚。

三点整，杰夫和帕梅拉准时走进会议室，并肩站在演讲台上。为了电视摄影机而打的强光让人差点睁不开眼睛，帕梅拉在灯光下紧张地微笑着，杰夫揉揉她的手，给她一个鼓励。打从他们进门起，狂吼的问题就塞满了整个房间，所有记者都抢着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杰夫好几次要求大家安静，最后才让音量降到朦胧的低吼。

“我们将回答各位所有的问题，”杰夫告诉在场的记者，“不过我们得建立个秩序。从后排先好了，每个人一个问题，由左至右顺序发问。轮完换下一排，一样是从左到右。”

“找不到座位的人呢？”站在一边的一个男人喊道。

“后到者后发问，从左边这一边先开始，后面到前面。现在，”杰夫指着一个人说，“我们首先回答这位穿蓝色衣服女士的问题。不需要自报来历，只要提出问题就好。”

那位女士站起来，手上拿着笔和活页本。“最当然问题是：你们怎么能够对范围如此广泛的事件做出准确预测？你们将宣称拥有通灵能力吗？”

杰夫做了个深呼吸，尽可能让音调保持冷静。“一次一个问题，谢谢，不过我可以一次回答这两个问题。不，我们不会假装自己是一般意义下的灵媒。菲利普斯小姐和我，我们都是某个反复现象的受益者——或者说是被害人，一开始发现时，我们也难以置信，就像你们接下来无疑会有的反应。简单说，我们一直在重活我们的人生，精确地说，是某一段的人生。我们都死于，或者说将死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但又复活过来，然后再次死去，这样的过程一直重复。”

进场时迎接他们的声音和这个声明之后出现的大混乱简直无法相比，这阵杂音的嘲弄意味更让人无法忽视。一家电视台工作人员直接关灯，开始收拾设备，几个记者在觉得受辱的盛怒之下昂首阔步离开会场，不过等着接收空位的人还是很多。杰夫再次示意大家安静，指着下一位记者准备听他提出问题。

“这也是个想当然的问题，”一个沉着脸的肥胖男子说，“你们怎会期望这里的人相信这种胡说八道？”

杰夫保持镇静，他对帕梅拉鼓励地微微笑，开始冷静地向嗤之以鼻的群众说话。“我之前就告诉过各位，我们所说的话听起来难以置信。我只能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一年前公布的‘预测’——那些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回忆了——命中率百分之百，并请各位在听完我们想说的话之前先不做判断。”

“你今天会做出更多预测吗？”下一位记者问道。

“是的。”杰夫说，会场的骚动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趋势。“但只有在我们回答完所有问题，并觉得已经畅所欲言之后才会公布。”

他们花了将近一小时对他们的过去做了基本概略的描绘，包括他们原本的身份，每一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作为、他们如何认识，以及起始日逐渐偏离的恼人事实。就像他们之前同意的，回答略过了大部分的个人生活，以及他们认为可能带来危险或透露出不智的事情。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早就料到，却迟迟决定不了答案的：“你们认识其他……其他你们所谓的重生者吗？”第三排一个挖苦的声音问道。

帕梅拉瞄了杰夫一眼，在他来得及回答前断然开口。“是的，”她说，“一位叫做斯图尔特·麦考恩的人，住在华盛顿州西雅图。”

上百枝笔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下名字，问答停顿了一会儿。杰夫对帕梅拉皱皱眉头警告，但她装作没瞧见。

“他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其他一位重生者，”她继续说道，“我们曾花了某次重生的大半辈子来搜寻其他人，麦考恩是唯一经过我们证实的一位。但我得告诉各位，我们强烈不赞同他对整件事的观点，因此他今天并没有和我们一起站在这里。不过我认为你们应该会认为访问他很有意思，甚至近距离追踪他的一举一动，看看他如何面对我们三人同处的情境。用最保守的说法，他不是

个普通人。”

她回头看着杰夫，后者给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以示赞许。她并没有毁谤或暗示麦考恩有罪，但她说的话肯定会让他的背景被翻得一清二楚，而且从今天起每个公开行动都会受到监视。他再也无法杀人了，至少这次不能。

“你们想从这一切里面得到什么？”另一个记者问道。“这是你们策划的赚钱诡计或仪式吗？”

“绝对不是。”杰夫坚定地说。“我们可以透过正当的投资管道来赚得我们需要或想要的钱，我希望各位的报道都能把我们的明确要求写进去，那就是无论多寡，请不要为了任何目的而寄钱给我们，我们会退回所有收到的礼物。我们唯一想得到的是信息，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以及该如何结束这状况的可能解释。我们希望科学机构，尤其是物理学家、宇宙论者能够注意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实，并和我们联络，说明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将这异常处境公诸于世的唯一目的。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暴露过身分，如果不是为了刚才说明过的关切问题，我们也不会做。”

房间内充满了怀疑的窃窃私语。每个人都在卖东西赚钱，就像帕梅拉曾经指出过的；对这群已经麻木不仁的记者来说，杰夫和帕梅拉不是在骗钱的事实实在太难以接受，尽管这对情侣的态度十分真诚，而他们那不可思议的正确预知能力又叫人不得不信。

“如果你们不是想利用这些声称来赚钱，你们到底想做什么？”另一个人问道。

“要看我们用这种方式公开后得到了什么结果再说。”杰夫回答。“我们暂时会先静待观察，看看各位把这件事报道出去后会发生什么事。现在，还有其他进一步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这里有一些影印的资料，是我们最新的一组……预测——如果根据你们的说法。”

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到前方，在许多只手争着抓住一份影印资料时，又迸出新一波更尖锐的问题。

“核子战争会爆发吗？”

“美国在登月竞赛中能够打败苏联吗？”

“我们能够找到癌症的解药吗？”

“抱歉，”杰夫吼道，“我们不回答关于未来的问题。该说的都写在这份文件里了。”

“最后一个问题。”一位戴眼镜、头戴一顶像刚被人用屁股坐过的软呢帽的男人喊道。“哪匹马会赢得这礼拜六的肯塔基德比赛马会？”

杰夫的脸上露出笑容，自从这场紧绷的记者会开始以来，心情第一次轻松了下来。“我就破例回答一次这位绅士的问题，”他说，“王子殿下会赢得德比和普利克尼斯赛马会，不过艺术与文学将打败它赢得三冠王。我想，刚才告诉你们这件事已经让我自己下的注严重贬值了。”

王子殿下以一赔十的赔率冲出马闸，赢家只能得到每注二点一块的彩金，是按注分彩型赌博规定所允许的最低返还金额。杰夫和帕梅拉的故事攻占了各大新闻网和通讯社报道后，几乎没人押注在德比赛马会的其他马匹上。肯塔基州赛马委员会下令对这件事展开全面调查，马里兰和纽约都有谣言传出将取消即将进行的普利克尼斯和贝尔蒙特赛马会。

比赛后的星期一，在他们在泛美大楼的新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从早上六点开始就响个不停。到了中午，他们已经从凯莉女孩人力公司雇了两位工读生，专门应付电话和电报，以及没事先预约即自行上门的好奇人士。

“先生，我列出了过去一小时内打来的电话和电报清单。”说话的是位穿着打褶及膝裙、脸上带着敬畏表情的年轻女性，她紧张地抚弄着胸前的长串珠炼。

“可以请你帮我做个摘要吗？”杰夫将那一天的纽约时报社论版放在一旁，疲倦地要求；那篇社论呼吁“面对可能是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现代传人及其操弄巧合事件时应抱持理性的怀疑论态度”。

“好的。有四十二个人要求私人咨询，包括重病患者、失踪孩童的父母等等。九家股票经纪公司来电，愿意降低佣金争取您成为客户。十二通来电和八封电报是来自乐意将钱投入各类型赌博的人。十一个讯息来自其他灵媒，他们想要分享——”

“我们不是灵媒……坎道尔小姐，是这名字吗？”

“是的，先生。您愿意的话可以称呼我爱莲娜。”

“很好。爱莲娜，我希望你清楚了解，帕梅拉和我没有说过我们拥有通灵的力量，除了这点外，你应该向这样假设的人主动说明。这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要在这里工作，你就必须知道我们选择面对公众的方式。”

“我明白，先生。只是——”

“当然，这对你来说有点难以接受。我不是说你得相信我们；我只是想确定当你对外说话时，我们说过的要点不会被曲解而已。现在，请你继续报告下去吧。”

女孩理平她的上衣，看着她的速记簿开始念。“有十一通……我想您可以叫他们仇恨电话，其中有些非常下流。”

“你们不需要忍受这种事。告诉其他女孩，有人开始辱骂时可以尽管挂电话。如果有人持续骚扰，打电话通知警察。”

“谢谢您。也有几通电话来自加州某个未来研究者团体。他们希望您能去那里和他们会谈。”

杰夫抬起眉毛表示感兴趣。“兰德公司？”

她回瞄一眼笔记本。“不是，是个叫做‘展望会’的团体。”

“把这讯息传给律师。要他做个审查，看看那是不是个合法组织。”

爱莲娜在速记簿上记下指示，然后回到清单上。

“先生，每当我和魏德先生说话时，我都得向他报告那些威胁要告我们的航空公司，墨西哥航空、亚勒根尼航空、菲律宾航空、法国航空、奥林匹克航空等等，还有密西西比和厄亥厄州的旅游局，他们的律师也曾经打来过。他们全都非常愤怒。我只是认为应该提醒您这件事。”

杰夫心烦意乱地点点头。“就这样吗？”他问。

“是的，除了少数几家杂志社外，所有杂志社都想安排和您或菲利普斯小姐，或是两人一起做独家采访。”

“其中有任何学术性期刊吗？”

她摇摇头。“《国家询问报》、《论命》……我想您可能会说里面最正经的是《君子》杂志。”

“大学方面还是没有消息？除了加州那群人以外，没有任何研究基金会来接触吗？”

“没有。这就是全部了。”

“好吧，”他叹了口气，“谢谢你，爱莲娜。随时让我知道情况。”

“我会的，先生。”她合上簿子，准备要走却又停住了。

“温斯顿先生……我正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您认为我应该结婚吗？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一阵子了，我男朋友问过我两次，但我很想知道……嗯，我想知道这段婚姻会不会成功。”

杰夫宽容地笑了，他看见这年轻女人极度渴望预知未来的眼神。“但愿我知道，”他告诉她，“不过这件事你得靠自己去得到答案。”

墨西哥航空公司在六月十五号撤销了告诉，就在其所属一架喷射机在蒙特娄附近撞上山壁隔天——正如杰夫和帕梅拉的预料。墨西哥政治领导人卡洛斯·马德拉佐和网球明星拉法欧·欧斯纳没登上那架他们曾经死过五次的飞机。只有十一个人搭上这次死亡班机，而不是七十九人。

这件事之后，所有预告将发生灾难事故的航空公司里面只有阿尔及利亚航空和尼泊尔皇家航空决定不顾警告，坚持不停飞被提到的班次。在一九六九年剩下的时间里，它们成了全世界商业航空界唯一遭受致命意外打击的航空公司。

美国海军拒绝屈服于国防部长莱尔德所谓的“迷信”，因此伊凡斯号驱逐舰仍继续在南中国海上航行；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却静悄悄地下令航空母舰墨尔本号在六月第一个礼拜停航，把伊凡斯号撞成两截的碰撞意外于是没有再发生。

由于居民注意到这些高度报道的预警，并在洪水来袭前先撤退到高地避难，七月四日北厄亥厄州伊利湖洪水泛滥造成的死亡人数从四十一人降到了五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密西西比；八月中在湾港和拜洛西城湾岸渡假区订房的旅客少得可怜，当地居民更是以前所未见的速度逃向了内陆。卡米儿飓风来袭时，整条海岸线几乎处于无人状态，从前的一百四十九位遇难者中有一百三十八人逃过一劫。

人们的命运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在过去无法继续的地方延续下去。全世

界都注意到了。

“米歇尔，我现在就要拿到禁制令！可以的话就这礼拜，最迟下礼拜中。”

律师正专注地擦拭着眼镜，以对待昂贵望远镜的精确度擦亮厚厚的镜片。“我不知道，杰夫，”他说，“我不确定这可不可能。”

“那么我们要多久才能拿到？”帕梅拉问。

“也许没办法。”魏德向他们承认。

“你是说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些人可以自由自在到处散播他们编织出来的荒谬幻想，而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律师又在一块镜片上找到一个看不见的斑点，正用一小块羊皮布小心翼翼地揩拭着。“他们正在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他们的权利。”

“这群寄生虫正在压榨我们！”杰夫整个人爆炸了，他挥舞着促使他召开会议的小册子。他的照片被大剌剌地刊载在封面上，旁边是一张帕梅拉的较小照片。“他们靠我们的名字和预测来赚钱，却没有经过授权，这么做已经让我们所有的努力形同白费。”

“他们是非营利组织。”魏德提醒他。

“而且他们已经用宗教机构的名义提出免税资格申请。这种事情我们很难有办法反对，不仅要花上好几年，而且击败的机会微乎其微。”

“如果引用毁谤罪的法律呢？”帕梅拉不放弃。

“你们已经是公众人物了，这代表你们没有太多的保护。而且不管怎样，我不确定他们的批评能不能构成毁谤罪。有的法官也许甚至认为完全相反。这些人把你们奉为神明，相信你们是神仙再世。我想你们最好是不理会，法律行动只会替他们做更多宣传。”

杰夫没说话，只发出一阵作呕的声音，一只手揉皱小册子后将它丢到办公室的遥远角落。“我们正想要避免这种事，”他气冲冲地说道，“就算我们忽视或否认，但是和它沾上关系后，我们的名声就臭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有声望的科学组织想和我们合作。”

律师重新戴上眼镜，用细细的食指调整眼镜在鼻梁上的位置。“我明白你们面临的困境，”他告诉他们，“但我无法——”

杰夫桌上的室内对讲机响起两短一长的蜂鸣，这是杰夫指示有紧急讯息需要通知时的信号。

“喂，爱莲娜？”

“有位男士想要见您，他说他代表联邦政府。”

“哪个单位？民防局？国科会？”

“是国务院，先生。他说他必须亲自见到你们，您和菲利普斯小姐。”

“杰夫？”魏德皱眉。“需要我代为处理吗？”

“也许，”杰夫告诉他，“先看看他想要什么。”杰夫再次拿起对讲机。“带他进来，爱莲娜。”

爱莲娜带进办公室的男性年约四十多岁，秃头，有着一对警觉的蓝眼睛和被尼古丁染黄的手指。他用锐利的眼神快速打量了杰夫一眼，然后是帕梅拉，最后看向米歇尔·魏德。

“我希望能私下谈话。”男人说。

魏德起身，开始自我介绍。“我是温斯顿先生的律师，”他说，“也代表菲利普斯小姐。”

男人从外套口袋掏出一个薄薄的皮夹，将名片递给魏德和杰夫。“我是卢索·黑吉斯，来自美国国务院。我恐怕这次讨论的性质涉及机密，无法让您参与。魏德先生，您是否介意离席？”

“是的，我介意。我的客户们有权——”

“这个状况下不需要法律意见的咨询。”黑吉斯说。“此事涉及国家安全。”

律师开口想再次提出抗议，但杰夫阻止了他。“没关系，米歇尔。我想听听看他要说什么。请你想想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事，如果想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要让我知道，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

“有需要随时打电话给我。”魏德边说边对政府代表露出不悦的神色。

“我等下会回到办公室，六点或六点半之前都会待在那里。”

“谢谢。有需要我们会和你联络。”

“介意抽根烟吗？”律师离开之后黑吉斯问，边掏出一盒骆驼牌香烟。

“请便。”杰夫示意他在书桌对面找张椅子坐下，将烟灰缸滑到他拿得

到的范围。黑吉斯拿出火柴盒，点燃了香烟。他让火柴缓缓烧成一根焦黑的残梗，然后将闷烧中的火柴扔进玻璃大烟灰缸中。

“当然，我们一直注意着你们。”黑吉斯终于开口。“过去这四个月以来你们在媒体镁光灯下的所作所为的确很难忽略。虽然我必须承认，我大多数的同事一直倾向不把你们的宣告当成正经事……直到这个礼拜。”

“利比亚？”杰夫问，心中已经知道了答案。

黑吉斯点点头，深深地吸了口烟。

“每个负责中东事务的人都还在震惊中无法恢复；我们最可信的情报评估显示，伊德里斯国王的政权极其稳固。而你不仅说出了政变的日期，甚至能够指明政变的军事执政团是来自利比亚军队的中阶军官。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是如何得知这一切的。”

“我已经尽我可能说明过这件事。”

“关于你不断重活自己的人生——”他冷酷的眼神转向了帕梅拉，“我该说是你们的人生。你们不会想要我相信吧？”

“你没有别的选择。”杰夫用就事论事的语气说道。“我们也没有。事情就是发生了，我们知道的只有这样。我们这次大动作地展示自己，唯一理由是想要发掘出更多真相。这些我在之前就已经非常坦白地说明过了。”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说。”

帕梅拉热切地让身子向前倾。“一定有政府研究人员可以调查这现象，帮助我们找出我们一直找寻的答案。”

“那不是我的部门负责的。”

“但你可以替我们介绍，让他们知道你是认真看待我们说的话。物理学家或许可以——”

“交换条件是什么？”黑吉斯问，从烟上弹掉长长的烟灰。

“我不懂，可以说明一下吗？”

“你们刚刚要求我承诺提供你们资金、人力、实验设备……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帕梅拉噘起双唇，看向杰夫。“信息，”过了一会儿后，她说，“我们可以先一步告诉你们即将打击世界经济或造成数千无辜民众死亡的事件。”

黑吉斯把烟捻熄，用锐利的蓝眼睛牢牢盯住她的双眼。“像是？”

她又瞥了一眼杰夫；他面无表情，看不出是赞许还是惊讶。“利比亚发生政变，”她告诉黑吉斯，“后果会是个大灾难且影响深远。军事政变团的头子科隆那·格达费明年初会自任总理；那人是个疯子，接下来二十年的邪恶代表。他会让利比亚血流遍地，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许多恐怖的难以想象的恶行都将因他而起。”

黑吉斯耸耸肩。“这太模糊了，”他说，“你声称的事情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证明是真或假。而且，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东南亚，不是阿拉伯小国家的政权兴衰。”

帕梅拉果决地摇头。“你们就错在这里。越南败局已定，中东才是接下来二十年的枢轴地带。”

黑吉斯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从揉皱的烟盒里掏出另一根烟。“国务院里面有一小群人是抱持这样的看法，”他说，“不过，你们说我们在越南没望了……前年胡志明的死怎么说？这难道不会削弱越共的决心吗？我们的分析员说——”

杰夫洪声说，“就算有效果，也只是强化他们的决心。胡志明只会被奉为圣人、烈士。他们会用他的名字为西贡重新命名，就在——就在他们攻下那座城市后。”

“你刚才差点就说出日期了。”黑吉斯说，透过朦胧的烟雾斜眼看他。

“我想我们对透露给你的事情应该有选择。”杰夫谨慎地说，同时递给帕梅拉一个警告的眼神。“我们不希望增添这世界的困扰，只想帮助它避开一些明确的不幸灾难。”

“我不知道……国务院现在还是有一堆不见证据不死心的人，如果你们只能给些含糊其词的笼统讯息——”

“柯锡金和周恩来，”杰夫用强有力的语气表示，“将在下周于北京会晤。而下个月初苏联和中国就会同意正式会谈。”

黑吉斯皱起眉头，一副不相信的模样。“柯锡金不会访问中国的。”

“他会，”杰夫断言，脸上一抹不自然的微笑，“而且不久后，尼克松也会访问中国。”

* * *

三月的风自乞沙比克湾吹来，将小雨化做轻薄的寒雾，终止了纷飞的雨势，风从四方拍打着雨珠，使得雨雾在朦胧中仿佛波涛汹涌港湾中的滚滚白浪。杰夫的连帽雨衣在笼罩的湿气下反射出暗暗的光泽，冰冷、清澈的雨滴拍打着，沿着他的脸颊淌下，让他打起了精神。

“阿叶德呢？”黑吉斯一边问一边徒劳无功地想点燃一根被雨打湿的骆驼牌香烟。“他有机会成功吗？”

“你是说不管你们的人怎样把智利的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吗？”黑吉斯和国务院的关系恐怕是微乎其微，杰夫和帕梅拉早就看出这点了。他们不清楚他是中情局、国安局，或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单位。不过这不重要，结局都是一样的。

黑吉斯露出他习惯要笑不笑的表情，想把烟点燃。“你不必告诉我他会不会选上，跟我说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就好。”

“如果我说有，接着又会是什么问题？他会不会走上格达费的路？”

“这国家和格达费暗杀没有关系，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完全是利比亚内部的问题。你知道这些第三世界强权是怎么搞斗争的。”

再和这人争辩这件事实在没意义，杰夫他妈的清楚格达费甚至在掌权前就被杀了，这是他和帕梅拉告诉黑吉斯这位独裁者未来会推出什么政策和行动后的直接结果。杰夫对这嗜血狂人之死并不觉得悲痛，他难过的是，舆论一般认为这件事与中情局有关，而这些言之凿凿的谣言已创造出过去不曾存在、名叫“十一月小队”的恐怖组织，头子正是格达费的弟弟。这团体誓言穷尽毕生精力为被杀的领导人复仇。在的黎波里以南的沙漠中，十一月小队于三个月前放火烧了一座美孚石油的钻油设备，杀了十一个美国人和二十三个利比亚籍员工，大规模的油田火灾已严重蔓延失控。

智利的阿叶德并非格达费之流，他正直、心地善良，是历史上第一位奉行马克斯主义，却透过自由选举当选的总统。他很快就会死了，来自美国的鼓动教唆或许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杰夫不愿加快这可耻一天的到来。

“不管怎样，我对阿叶德没什么可说的，他对美国没有威胁性。让智利保持现状吧，不要介入。”

黑吉斯抽一小口受潮的烟，但火又熄了，湿掉的烟纸开始裂开。他气馁地把烟丢进码头，让它沉入永不止息的海水中。“你告诉我们今年夏天希斯将当选英国首相时，就没有这么深的内疚。”

杰夫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也许我是想确定，你们不会决定做掉哈洛德·威尔森。”

“该死，”黑吉斯迸出一句脏话，“谁要你当起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裁判了？你的工作就是提供我们抢先一步的信息，就这样。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以及怎么处理，让负责的人来决定就好。”

“我已经知道某些决定造成的结果了，”杰夫说，“我宁可对我透露的事保有选择性。再说，”他加了句，“这应该是场公平交易。你的谈判结果怎么样了，有任何进展吗？”

黑吉斯咳起嗽来，转身背向来自海口的风。“我们何不进屋去，喝点热东西？”

“我喜欢这里，”杰夫用挑战的口吻说道，“让我精神抖擞。”

“好吧，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我可能会死于肺炎。走吧，让我们进屋里去，我会告诉你们科学家至今为止说了什么。”

杰夫的态度缓和下来，于是他们开始往政府持有的老房子走去，这房子位于安那波里斯以南、马里兰州西岸。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六个礼拜，商讨罗德西雅宣布独立以及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即将被推翻这两件事的涵意。杰夫和帕梅拉一开始以为留在这里会像是玩耍或渡假一样轻松有趣，不过杰夫越来越担心黑吉斯巨细靡遗的盘问，他显然是被指派到他们身边的永久联络人。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说出任何可能会被尼克松政府用于有害用途的讯息，但说与不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即使杰夫对明年秋天智利大选的结果采取“不予置评”的模棱两可态度，也可能被黑吉斯和他的上级正确解读，当作是阿叶德会赢得总统大选的暗示。这样的预设会促使美国在暗地里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正走在危险的钢索上，杰夫开始后悔，他们根本不该同意参加这些会议。

“所以呢？”杰夫问道，他们正走近门户紧闭的房子，红砖砌成的烟囱

正冒出诱人的白烟。“最后的说法是什么？”

“毕士大[①]那里还没做出定论，”黑吉斯从雨衣竖起的衣领下含糊地说道，“他们还想要多点测试。”

“我们已经接受过所有想象得到的医学测试了，”杰夫不耐地说，“甚至在你们的人开始加入前就做过了。这不是问题的症结，这是某种超出我们之外、某种宇宙或次原子层次的力量。物理学家有得出什么结论吗？”

黑吉斯踏上木制门廊，像头发育过度的狗一样抖掉帽子和大衣上的水珠。“他们正在研究，”他告诉杰夫一个含糊的答案，“加州理工学院的柏吉特和肯帕拿认为可能跟中子星有关，某种大型的微中子形态之类……不过他们需要更多数据。”

帕梅拉正在橡木梁木客厅等着，整个人缩在燃烧正旺的火炉前的沙发上。“来点热苹果酒？”她举起杯子，歪着头做出疑问的表情。

“我要一杯。”杰夫说，黑吉斯也点头同意。

“我来服务，菲利普斯小姐。”那些一身黑衣，始终站着监视这栋隐密建筑的年轻男子中有人开口。帕梅拉耸耸肩，将毛衣过大的袖口卷到手腕上方，从冒烟的杯子中小啜了一口。

“卢索说物理学家们也许有些进展。”杰夫告诉她。她的心情振奋起来，被火烤红的脸颊在起褶的蓝色毛衣和亚麻色光泽发丝的映衬下，显得容光焕发。

“关于偏离呢？”她问。“有任何推断吗？”

黑吉斯的嘴上新叼了根干燥的香烟，他垂下眼皮，讥诮地斜瞥了一眼。杰夫读懂了这表情，他明白这男人到现在仍不大相信他们曾活过并将不断重生。不重要。黑吉斯和其他人高兴怎样想就怎样想，只要头脑敏锐、努力不懈的科学家继续专注在杰夫知道绝对真实的现象就行。

“他们说资料点太不明确，”黑吉斯说，“他们最多只能得出一个可能范围。”

“那范围是？”帕梅拉轻声问道，紧扣着杯子的手指显得苍白。

注①：位于马里兰州，该区以国立卫生研究院为首聚集许多美国重要的研究机构。

“杰夫是两到五年，你的情况是五到十年。他们告诉我说不可能小于这范围，不过如果曲线继续陡直发展，最高点可能会更大。”

“更大是多大？”杰夫追根究柢。

“无法预测。”

帕梅拉叹了口气，呼吸随着窗外的风起起伏伏。“这不过是个猜测，”她说，“我们自己也有办法做到。”

“再做些测试也许可以——”

“该死的测试！”杰夫怒吼。“测试结果只会是‘无法确定’，就跟其他的一样，不是吗？”

沉默寡言的黑衣年轻男子端着两只厚厚的杯子回到客厅。杰夫拿了一杯，用根飘出香气的肉桂棒气冲冲地搅拌着。

“毕士大需要更多组织样本，”黑吉斯小心地啜了口热苹果酒后说，“那里的一个团队认为，你们的细胞结构也许——”

“我们不会再去毕士大了。”杰夫毅然决然说。“他们已经有够多东西可以研究。”

“你们不需要回医院去，”黑吉斯解释，“他们只需要一点从皮肤上刮下来的皮屑而已。他们寄来一套工具，我们在这里就能做了。”

“我们要回纽约去。我累积了一个月的讯息连看都没看，那里面也许有些有用的信息。你可以帮我们安排今晚从安德鲁斯机场起飞的飞机吗？”

“很抱歉我……”

“好吧，如果搭不到政府的运输工具，我们搭商业航班好了。帕梅拉，打电话给东方航空。问问他们什么时候——”

端来苹果酒的男人上前一步，一只手悬在打开的大衣前。像是收到了暗号般，第二名警卫从前门进来，第三个人也出现在楼梯上。

“这不是我的意思。”黑吉斯谨慎地说。“我想说的是恐怕我们……没法让你们离开。”

17

“……企图袭击美国在德黑兰的大使馆，但被自去年起包围在美国外交前哨的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击退。据信至少有一百三十二名伊朗革命分子死于此次攻击，而美国方面的伤亡目前停留在十七人死亡、二十六人受伤。里根总统下令对大不里士东部山区的反叛军基地进行新一波空袭行动，据信霍梅尼即藏卧于——”

“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杰夫告诉卢索·黑吉斯。

“……革命最高指挥部。美国，从上礼拜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恐怖分子炸弹攻击死亡以来，死亡人数如今已达到六百八十二人。所谓十一月小队发出的公报威胁将继续攻击美国本土，直到所有美国武装部队撤出中东为止。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宣布苏联对伊斯兰教圣战的自由斗士寄予同情。葛罗米柯还说美国第六舰队出现在阿拉伯海‘形同是——’”

杰夫向前倾身，啪一声关掉了电视。黑吉斯耸耸肩，丢了颗薄荷救生圈糖进嘴巴里，拿起铅笔的手势就好似拿着他形影不离的香烟甩了起来。

“苏联在阿富汗的部队呢？”黑吉斯问。“他们准备和我们在伊朗的武力来场硬战吗？”

“我不知道。”杰夫沉着脸说道。

“霍梅尼的追随者有多强大？我们有办法让伊朗国王继续掌权，至少到明年的选举为止吗？”

“他妈的我不知道！”杰夫爆发了。“我怎么会知道？里根以前甚至不是总统，不是在一九七九年，这该是卡特得收拾的烂摊子才对。而且我们也没

派过军队到伊朗。一切都变了，现在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但你一定有点概念吧，关于——”

“我不知道，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他看向帕梅拉，后者正坐着，瞪着黑吉斯。她的脸拉长而苍白，不过几年内，她的脸就已失去了女性的圆润轮廓，变成和杰夫一样消瘦的尖脸。他握住她的手，拉着她起身。“我们要去散个步。”他告诉黑吉斯。

“我还有一些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我已经没办法提供答案了。”

黑吉斯吸着救生圈糖，用那对冷酷的蓝眼睛看着杰夫。“好吧，”他说，“我们吃晚饭时再谈谈。”

杰夫又一次告诉他这样做已没有好处，这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陌生且不确定的轨道，对此，无论是他或帕梅拉都已经无法提供建议，但他也知道，这样声明一点意义也没有。黑吉斯始终认为他们拥有通灵能力，能够在现存状况下预测未来。当他们的预知能力因为世界大事巨幅改变而消失时，他虽默不作声，却责怪他们有所保留。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身上被注射喷妥撒钠①并使用测谎装置，所提供的有用数据却也不多，但他们不再抗拒接受药物讯问。他们认为，或许随着答案的价值逐渐降低，没人会再来烦扰，也许有一天会从这段漫长的“保护性拘留”中释放。他们都知道这希望渺茫，尽管他们仍紧紧抓住希望不放，但总比接受这明显事实——他们将待在此地直到再次死去为止——还好些。

今天的海水平静而湛蓝，他们沿着沙丘漫步时还可以看见西海岸外的白杨岛。浮球围起的区域中，一小群渔船转动着钓绳，正在乞沙比克湾丰富的牡蛎床上忙碌地工作。杰夫和帕梅拉贪婪地享受这熟悉景色表面上的宁静，尽可能忽视始终维持在前后二十码外、两两成群的黑衣男子。

“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说谎？”帕梅拉问。“跟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军队继续驻扎在伊朗就会爆发战争。老天，我们都很清楚这样下去也许真的会发生战争。”

注①：一种全身麻醉剂，可削弱部分大脑的抑制作用，经常作为“吐实剂”用于情报讯问中。

杰夫停下脚步，拾起一根细长的漂流木。“他们会看穿，尤其是他们对我们用喷妥撒钠时。”

“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看。”

“但是谁知道像那样的谎言会造成什么后果？里根也许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最后我们可能引爆了一场也许仍可避免的战争。”

帕梅拉不寒而栗。“斯图尔特·麦考恩一定高兴极了，”她的语气十分苦涩，“不管他人在哪里。”

“我们做了自认为对的事，没人预料得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结果并非完全一无可取，我们也救了不少人的命。”

“你没办法把人命像这样放在天平上！”

“是不能，但——”

“他们甚至再也不对暴风雨或坠机事件采取行动。”她厌恶不已地说，一脚往沙堆踢去。“他们希望所有人，尤其是苏联人，以为我们消失了，所以他们坐视那些人死去……平白牺牲！”

“就像他们向来那样死去。”

她旋身面向他，脸上充满他不曾见过的愤怒。“这不能抵消我们做的，杰夫！我们这辈子应该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但我们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只想知道我们微不足道的宝贵生命可以延续多久。但我们甚至连这点都办不到。”

“那些科学家还是可能想出一个——”

“我一点也不在乎！当我看着新闻时，想到因为我们告诉黑吉斯的事造成了多少死亡：恐怖攻击、军事行动，也许一场大战马上就要开打了……当我看着这些时，我希望——希望我从来没拍过那部该死的电影，希望你从来没到洛杉矶找过我！”

杰夫把那截漂流木丢到一旁，用难以置信的痛苦眼神看着她。

“你不是说真的。”他说。

“是的，我说真的！我后悔遇见你！”

“帕梅拉，拜托——”

她挥着手，因愤怒而涨红了脸。“我不会再和黑吉斯说话了，和你也一

样。我要搬到三楼的房间去。你想告诉他们什么他妈的事随你，你尽管去吧，把我们全卷入战争，把这该死的星球炸光吧！”

她转身狂奔，笨拙地跌倒在沙上又再次爬起，冲向那座囚禁他们的房子。一队守卫跟着她后面跑，其他人则从两边包夹住杰夫。他看着她离开，看着那群人护卫她回到房子。黑吉斯就站在门口，杰夫听见她向他大吼，但突然来自海湾的一阵风将字句吞噬，淹没了她狂吼中的意义。

杰夫在一阵冰冷、带有人工气味的气流中醒来。刺眼稀薄的光束从半合的活动百叶窗片间洒入，照亮了没多少家具的卧室。床前地板上安静地坐着一台手提音响，衣橱上的一叠衣服上则放了台旧的卡式录音机和上面有着WIOD标志的麦克风。

一阵遥远的钟声盖过了冷气机声，杰夫认出那是门铃；只要不去管，按铃的人迟早会走开。他瞥了一眼手里拿的书本，《阿尔及尔旅馆惨案》，约翰·贺塞著。杰夫把书丢到一旁，旋腿下了床，然后走向窗边。他掀起一片白色百叶窗片往外窥，看见一排高大的大王椰子，再过去除了一片一路绵延至地平线的平坦沼泽地外什么也没有。

门铃再次响起，他听见喷射机飕飕飞近的声音，然后看见它在几百码外的椰子树后方滑过。杰夫明白了，飞机着陆在罗德岱堡好莱坞国际机场。他正在丹尼亚的公寓，离海边只有一英里远，离机场却太近，不过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住处，他成年后第一个完全私人的生活空间。那时他正在做他第一份全职的新闻工作，在迈阿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他深深吸了一口寒冷污浊的空气，坐回凌乱的床铺上。他按照预定时间，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一点六分准点死亡。世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还没发生，尽管这世界已经——

门铃声又响了，这次响得更久，事实上它响个不停。该死，为什么他们不干脆走了算了？门铃停了，又马上响起第四次。杰夫从衣橱上的衣服堆里找出一件T恤和剪短的牛仔裤套上，气冲冲地从房间大步走出，决定不管门口那个人是谁，一定要彻底摆脱。他一走进客厅就马上撞进一阵闷热潮湿的空气中，客厅里的冷气一定是坏了，这就是为何他大白天还待在卧室的原因。连客

厅角落的宽叶蕨都委靡不振的模样，彻底不敌这骇人的室内高温。杰夫在门铃再次开始急速响起时，正好拉开大门。

站在门口的是琳达，波浪般黄褐色发丝间的金色发绺在来自背后的阳光下闪耀。琳达，他的妻子，一度是，但当时尚未是。她笑容满面，向他伸出的手上握着一束雏菊，对他满怀的初生爱意一览无遗。记忆中就像是全世界的雏菊全被摘了下来，握在她手上，那张甜蜜回忆里无法忘却的脸庞，闪耀着青春洋溢的幸福与无限美好。

杰夫感觉双眼泛出泪水，但他的眼睛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这宝贵景象珍藏在他回忆里数不清的年月中，现在又在眼前重现，时光无损于它令人深爱的光辉，他不忍眨眼，深怕遗失掉任何一瞬间。太久了，太久太久了……

“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吗？”她女孩子气的声音害羞又诱人。

“啊，当然。真抱歉，请进请进。这真是……太棒了。这束花很美，谢谢你。真是大惊喜。”

“你有可以插花的容器吗？老天，这里比外面还热。”

“冷气机坏掉了，我——等一下，我找找看有没有能插花的容器。”他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左顾右盼，试着回想他到底有没有花瓶。

“可能在厨房？”琳达出了个有用的主意。

“对，好主意，我去找找。你想来瓶啤酒，或可乐？”

“冰水就好。”她跟着他进入窄小的厨房，他从冰箱里找到的一个水壶里帮她倒了一大杯冰水，她则翻箱倒柜挖出一个花瓶。“谢谢，”她说，他接过花束，她则张开手帮自己扇风。“可以把窗户打开吗？”

“我房间的冷气是正常的，要不要去我房间？”

“好，最好也把花瓶摆在那里。在这种温度下，花很快就谢了。”

他将花放在床边桌上，看着她在冷气机出风口前转圈，她穿着露背裙，裸露的皮肤上隐约可见晶莹的汗珠。

“嗯，真舒服！”她边说边将苗条的手臂举到头顶上，这姿势使得她小而紧实的乳房在白色薄衫下隆起。

这些事以前发生过，杰夫记得。找花瓶、进房间享受冷气，她转圈然后做出那姿势……多久前的事了？数世轮回，世事更迭。

她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凝视着他，眼神充满了热情。天，已经好多年没有人这样看他了。帕梅拉说到做到，把自己隔绝在马里兰州房子的顶楼，偶尔和人一起吃晚饭时，也总是回避看他。过去九年来，杰夫记得最清楚的眼睛是卢索·黑吉斯的冷酷蓝眼，随着世界变成恐怖攻击肆虐、美苏边境冲突的人间炼狱——一个杰夫陌生且不可能预料的地方——黑吉斯看他的眼神敌意也与日俱增。

杰夫想着，那个大大改变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是否随着杰夫与帕梅拉当初一片好意而不慎设下的轨道，继续在分岔出的时间在线运转着？十一月小队摧毁金门大桥并在联合国总部大屠杀后，美国进入戒严已经三年了。由于对大型公众集会的新限制，一九八八年总统选举无限延期，三大情报组织头目用“紧急状态”为由，成为这国家的实质掌权者。

法西斯主义的美国正在兴起，这当然正中在各国地下活动的恐怖分子下怀，满足了他们最初的目的。他们最盼望美国出现一个真正压迫性、连老百姓都想推翻的政权。当然了，除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现下控制过渡政府、反共立场强硬的中情局、国安局和联邦调查局三巨头决定掀起全世界的核武冲突。自从七十年代末起，核子战争爆发一直是个威胁。

琳达站在那里，光滑的裸背正对着阵阵冷气，她双眼闭上，握着头发的一只手高举过头，好让她纤细的脖子可以吹到清凉的风。从百叶窗叶片间透过的阳光，让她舞者的修长双腿在易显透明的白洋装下若隐若现。

帕梅拉离弃他是对的，杰夫痛苦地想着。尽管是不经意、出于利他目的，但他们还是该为掀起的灾祸受谴责。当他们在世界面前曝光，并和政府交换条件以获取少得可怜的信息时，恶果已经种下了，而另一个世界现在一定正深受其害。就看她——就这件事情来说是他们两人——能否原谅他们打着善意与同情的旗号为整个世界招来的野蛮暴力……他甚至还得等待好几年，也许是十年，才有机会再次和她说话，敉平他们间的失和，并接受自己无能改善人类命运的悲剧结局。那世界已经确定失落了，就像他将在未知岁月，也许是永恒中失去帕梅拉一样。

“呵我痒。”琳达用她甜蜜清亮的嗓音说道，杰夫有一会儿弄不懂她的意思。接着他记起她曾经喜爱细腻抚触，他会用指尖以轻到称不上是抚摸的方

式，缓慢、轻柔地抚过她的肌肤。他从她送给他的那束雏菊中抽出一支来，用羽毛般的花瓣沿着她的耳、脖、肩膀画了条想象中的直线，沿着右臂滑下然后爬上她的左臂。

“嗯，好舒服，”她低语，“这里，这里也要。”她松开洋装的细肩带，让它从她少女的乳房上滑开。杰夫用花朵爱抚着她，当他感觉自己硬起来时，弯下腰亲吻了她两边的蓓蕾。“喔，我喜欢你这样亲我，”琳达叹道，“我爱你！”

在这活过两次的完美一天里，他尽情从她长久以来拒绝给予的奔放激情与爱里汲取慰藉。在她对他的爱中，他重拾了对她的爱情，他重生了。

* * *

摩洛哥的艳阳将琳达发间的柠檬色发绺晒成更淡的黄色，长长吧台后方挂了张仿佛从云隙间透出阳光的亮金色挂毯，她的头发像似正反射着来自挂毯的光芒。

北大西洋轻轻摇晃着船，她抓着吧台前的栏杆，开怀地笑着。她的琴汤尼在倾斜的橡木台面上滑动，她灵巧地抓住它，杯里的冰块伴随她的笑声叮叮作响。

“夫人，要再来一杯吗？”酒保问道。

琳达转向杰夫。“你想再喝一杯吗？”

他摇摇头，一口喝干他的杰克丹尼尔加苏打。“我们何不到甲板上走走？今晚很温暖，我想看看海。”他用房号签了酒帐，交给酒保。“谢谢，黑蒙，明天见。”他说。

“明天见，先生。谢谢。”

他弯住琳达的手，穿过轻微摇晃的油轮酒吧走到甲板上。法国游轮巨大的红黑色烟囱突出在夜空中，光滑的平行鳍板看起来就像两只巨鲸跳跃时被冻结在空中的尾鳍。这艘巨轮迎向一波高起的浪头，然后平缓地沉入无边而平稳的海浪间。云不多，可清楚看见头上的星星，但遥远的南方有道雷暴云顶，持续劈下的闪电点亮了地平线。暴风雨正朝这里前进，不过在狂风暴雨抵达这片

海洋前，他们大概在三十海英里外就可摆脱了。

海尔达就没这么好运可逃脱突来的天怒；驾驶着纸莎草扎成的小船、远离陆地的他会用不同的心情来看待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他的眼神必然疲惫而忧虑。去年一场暴风雨中断了他的航程，迫使他必须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放弃严重损毁的船只，当时距离目的地只差六百英里。

“你认为这次他办得到吗？”琳达看着远方被闪电照亮的锯齿状云层问道。她也想着同样的事，想知道这位留着慈祥胡子的挪威人这次的命运会如何。过去三个礼拜，他们在萨菲的古老要塞港一起劳动、分享辛勤工作后的成果——他刻意遵循原始式样，打造了属于他的古早风味小船，一个礼拜前才下水。

“他会成功的。”杰夫很有把握。

临近的暴风雨带来的强风拍打着琳达身上的薄衫，她的手紧抓着船上的栏杆。“为什么你这么为他着迷？”她好奇道。

“就像我欣赏迈可·柯林斯和理查德·高顿的理由一样。”他告诉她。还有卢萨、沃顿和马丁利，以及在三年后的一九七三年即将陆续回国的战俘们，杰夫想追加。“那种与世隔绝、彻底孤立的处境……”

“但海尔达带了七个船员，”她提醒，“柯林斯和高顿在太空舱中倒是真的孑然一身，至少是一阵子。”

“有时孤立可以分享。”杰夫看着巨浪翻腾的海洋说道。即将来临的热带飓风带来的温暖气息让他想起了地中海，想起同样的味道飘入马略卡某间别墅敞开窗户的那天。西班牙海鲜饭的辛香味，罗林多·艾梅达吉他声中撕裂人心的渴望，帕梅拉的眼睛——她垂死眼中的悲欣交集。

琳达看见爬上杰夫脸上的阴影，于是将手放在杰夫手上，就像之前握着船栏杆一样紧紧握着。“有时候我会担心你，”她说，“每当你谈到寂寞和孤独时……我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对的，它好像让你变得很沮丧。”

他将琳达拉向自己，在她的头顶亲了一下。“不，”他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向她保证，“它没有让我沮丧，只是多愁善感而已。”

但杰夫知道这不是真话，正是他的多愁善感使他以全副心思投入这项任务，而不是相反。自从一九六八年八月那天，重生的他发现琳达捧着一大束新

鲜雏菊等在门口后，琳达的出现，她那不同以往毫不保留的爱，渐渐抚平了他千疮百孔的心灵。但就连重新体验他们许久前曾共享过的美好岁月，也无法让他完全忘怀卢索·黑吉斯在前一生中间接加诸于世界的苦难，以及横亘在他和帕梅拉之间的疏离与陌生。罪恶感与悔恨如影随形，形成一道不间断的伏流，持续侵蚀他对这一度娶过的女人重燃的爱意。他对琳达缩减的爱又导致新的悔恨；他越是相信自己能改变他的感觉，让过去成为过去，就像她现在对他一样将自己完全献给琳达，这样的信念造成的罪恶感，越是让一切变得更糟。

他立刻辞去了在迈阿密WIOD电台的记者工作，自从他把在马里兰政府房里那段行尸走肉岁月中发生的事全怪罪给自己后，他就再也消化不了每天搜寻、观察、报道人类悲剧的任务了。那年十月，杰夫一直等到底特律战绩落到三败一胜，才把全部积蓄压在老虎身上，赌他们将在最后三场的世界大赛中一路连胜。米奇·罗里奇会为他挥出那支全垒打，杰夫早就知道。

他用赢得的赌金在庞帕诺海滩买了间海滨公寓，靠近琳达的父母家和上学的地方。琳达每天下课后都去找他，他们一起在温柔的海水中游泳，她在念书时，他就和她一起坐在他居住地的游泳池畔。那年春天，她搬来和他同住，告诉她父母“找到了自己的住所”。他们接受了这故事，从不曾拜访杰夫和琳达同住的面海公寓十楼，还欢迎他每个礼拜天晚上都上他们家吃饭。

一九六九年夏天，他们酝酿了这个如今消耗他大量精力的计划。某个礼拜天晚上在晚餐桌前的咖啡时刻，琳达的父亲在他脑海中种下了念头。直到那时，杰夫一直习惯不看新闻，谈到国家或世界大事时总是礼貌地转开话题。但那个礼拜，他的前任岳父一直抓着话题不放，就是索尔·海尔达才刚宣告失败的航行，以及这位挪威人唐吉诃德式的尝试：企图证明早期探险家驾着由纸莎草和芦苇扎成的小船，在哥伦布抵达美洲的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将埃及文化传播给美洲人。

琳达的父亲嘲弄海尔达的构想，认为他那次几近成功的航行是彻底失败，杰夫知道，这位人类学家出身的冒险家即将在一年后的第二次远征中成功抵达目的地，但他不作声。不过这场谈话还是让他动起脑筋，那天晚上他听着从公寓窗户传来的奔腾潮浪声，幻想自己驾着亲手打造的单薄船只漂流在漆黑的海面上，辗转直到天明。那是艘脆弱的小船，或许不敌今年的暴风雨，但这

挫败无法阻止它在来年卷土重返，征服那片曾吞噬它的海洋。

他和琳达在当月开车去肯尼迪角，就像他们以前做过的，去看庞大的土星五号火箭如何用它的爆发力将阿波罗11号发射到月球。宇宙飞船升空后，他们和挤满看热闹观众的数以万计车辆一起龟步行驶在过度开发的黄金海岸，杰夫满脑子全想着孤离的生活、逃离人类日常琐事。他不是要他曾在蒙哥马利溪边追求的隐居修行日子，而是完全孤绝的旅程，朝向一个尚未证明目标的孤独史诗式航行。

杰夫确定海尔达了解这样的感觉，就像他们才刚目送启程的宇宙飞船员一样，而在这群人当中，没人比迈可·柯林斯更能体会他的感受。尽管阿姆斯特朗以及欧德林（在较小程度上）荣耀加身，在月球上跨出历史性的第一步，说出经过媒体篡改剪接的第一句话，在月球地表上插上国旗……但是当他的机员都在月表上的戏剧性时刻里，他却比过去任何人要孤独，他远离地球二十五万英里，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轨道上，最近的人类在他下面那充满敌意的星球上。当指挥舱载着他绕过月球较远的一端时，柯林斯甚至没法和同伴用收音机联络，看不见他出生于斯的遥远蓝色星球。他在极度孤独、静谧的状态下面对着无边无际的荒凉宇宙，世上只有其他五个人体验过类似情境。

就当他塞在靠近马里布的美国国道一号上长达三十英里的车阵中动弹不得时，杰夫明白了一件事：他必须见见这些人，去了解他们。或许吧，这样一来，他对自己、对他和帕梅拉被迫加入的孤独时间之旅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他到休斯敦做了趟旅行，这将只是许多次中的第一次。他利用去年邀请到厄尔·沃伦专访时立下的口碑，说服国家广播公司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帮他取得太空总署的记者证。他采访斯图尔特·卢萨，并渐渐和他成了朋友，然后透过卢萨认识了理查德·高顿、艾佛列德·沃顿及其他人，迈可·柯林斯甚至是容易接触到的机员，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和甜言蜜语都集中在真正踏上月球的人身上，而不是当时留在月球轨道上的柯林斯，以及即将留在月球轨道上的人。

一开始是为了解自我而希望做一趟追寻之旅，但他很快就超出了这范围。许多年来，杰夫第一次运用身为记者的天分，技巧地深入探索受访者的想法与记忆，他们不再把谈话视为是采访，在真诚流露的他面前卸下了心防，开

始在深度人性的层次上和他对话。悲怆、幽默、愤怒、恐惧：杰夫从这些航天员身上引出过去不曾透露过的各种情感。而杰夫知道，他们对宇宙的特殊观点是他无法私藏的珍贵宝藏，必须要与全世界分享。

那年秋天，他写信给海尔达，与这位探险家安排第一次会谈，那次在挪威，然后在摩洛哥。随着引导杰夫找到这些特殊人物的原始冲动逐渐膨胀，而他从他们身上搜集到的印象与感受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终于明白，他在无意识但毅然决然的情况下形成的是什么样的作品；那是本关于自己的书，这些各自孤寂的航行者构成的隐喻，成为他面对自身独一无二体验的方式，用来诠释由日积月累的得失与悔恨交织而成的内在情感。

又一连串闪电照亮了远方的雷雨云块，黯淡的白色反光在琳达天使般的容颜上四处跳跃嬉戏。

欢乐也是，杰夫想着；看着琳达对他微笑的脸庞，他的指尖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划过。他也必须分享这份欢乐。

和这栋位在博卡拉顿以南、希尔斯伯勒海滨房子里的大多数房间一样，从杰夫的书房就可以看到大海。他变得越来越依赖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及无尽的潮浪声，就像他一度着迷于从蒙哥马利溪住处看见的积雪夏斯塔山。这片景象抚慰他，成为安定他的来源，但每当月亮从海中升起的夜晚，这景象总让他想起在这世上仍有部尚待完成的电影，在他心中仍有段最难忘却的过往。

他踩下新力听写机的脚踏板，即使是透过小型录放设备的迷你扩音器，录音带中浓厚俄文腔的低沉共鸣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杰夫已经完成了这次访问的一半听打工作，每当他听到这个声音时，他仿佛能看见这男人在苏黎世极度简朴的家，和放在他们两人中间那张小桌上的小薄饼、鱼子酱点心，冰凉得恰到好处的薄荷伏特加。难以忘怀的还有他的话语，在他对世界苦难生动而滔滔不绝的描述中意外闪现的机智光芒，甚至是这位蓄着绝对错认不了的红边大胡子壮汉发出的笑声。在瑞士这凝聚高度智慧的一星期中，杰夫好几次都忍不住要告诉这男人，他是多么能体会他的悲痛、了解当他面对无可挽回悲剧时无能为力的狂怒。杰夫当然没有告诉他，他不能。他管住舌头，称职地扮演初出茅庐但深具洞察力的采访者角色，忠实记录下这位伟人的思想；让他独尝自己的

悲痛，就像杰夫独尝自己的悲痛一样。

一阵犹豫的敲门声传来，琳达向他喊道，“亲爱的，想喘口气吗？”

“好的，”他边关掉听写机和录放音机边说，“进来吧。”

她打开门，两手保持平衡地端着一个托盘，上面盛了两片青柠派和两杯牙买加蓝山咖啡。

“营养必需品。”她笑道。

“嗯……”杰夫贪婪地嗅着浓厚的咖啡香，以及新鲜柠檬派的清凉香气。“不只是营养品，比那好太多了。”

“索忍尼辛的采访稿弄得如何？”琳达盘腿坐在他书桌旁那张特大号绒布长椅上，腿上放着托盘。

“好极了。要整理的东西很多，这些材料太棒了，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裁剪或改写才好。”

“比从阮文绍那里采到的还好吗？”

“好很多。”杰夫一口一口咬着极可口的派，一边抽空说道。

“阮文绍的资料里有不少不错的引述，够资格纳入这本书了，不过索忍尼辛的采访才是骨干。这计划让我很兴奋。”

他有很好的理由兴奋，杰夫知道；从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海尔达和登月航天员的书时，新的写作计划就已经在他脑海中成形了。两年前，一九七三年，出版时在书评和销量上都得到不错的反响。但他很确定，他现在这本甚至会胜过前一本书最好的章节。

这次他要写的是被迫流亡、驱逐出家乡、故国、同胞身边的故事。在这主题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发现并传达出普世的情感共鸣，而这份理解油然生于所有人都遭遇过的隐喻上的流放经验——杰夫比前人都更能掌握这主题：人皆无可避免地被逐出曾经活过并抛在脑后的岁月，被迫告别曾经相识却永恒失落的往昔之我。

正如他告诉琳达的，杰夫在索忍尼辛身上引出的漫长冥想，关于流放而不是古拉格岁月的冥想，无疑是他至今采访到最深刻的观察。书中也涵盖了从他和被罢黜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通信中取得的资料，他和璜·裴隆在马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地的访谈、阮文绍在西贡陷落后的反省。杰夫甚至和霍

梅尼在他巴黎外的寓所对谈。为确保这本书属于一般大众，他也搜集了数十位一般政治流亡者的意见，他们皆被迫逃离意识形态立场或左或右的独裁政权。

他累积的笔记和录音带中满溢着强烈且让人深深动容的故事与情感。杰夫现在的任务是从数百万由衷真诚的字句中提炼出精髓，去芜存菁，并列放入最适当的脉络，以便将其原始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他计划中的书名是《柳树上的竖琴》，引自旧约《诗篇》第一百三十七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杰夫吃完青柠派，把盘子放在一边，小口小口品尝刚煮好的牙买加咖啡浓厚醉人的滋味。

“你想你要多久——”琳达才刚开口，问题就被书桌上电话的尖锐铃声打断了。

“喂？”他接起电话。

“哈啰，杰夫。”一个他认识了三辈子的熟悉声音传来。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过去八年来，他想象过这时刻无数次，恐惧着、渴望着，直到几乎相信不会有来临的一天。而现在，就在这时刻，他却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曾精心排练过的所有开场白就像风中的缕缕青烟，从脑海中消失不见。

“你方便说话吗？”帕梅拉问道。

“不大方便。”杰夫说，不自在地看着琳达。他看出她已发觉了他的表情变化，正用好奇且无猜疑的眼神注视他。

“我了解，”帕梅拉告诉他，“我该晚点再打来，还是我们可以在哪里见个面？”

“那样比较好。”

“哪样好？晚点打？”

“不，不是。我想我们该见个面，尽快找个时间。”

“你可以来纽约吗？”她问。

“随时都可以。时间和地点？”

“这礼拜四可以吗？”

“没问题。”他说。

“礼拜四下午，那么，在……皮尔酒店？酒吧那里？”

“听起来不错。两点？”

“三点对我比较方便，”帕梅拉说，“我一点在西城区和人有约。”

“好。我——礼拜四见。”

杰夫挂上电话，意识到自己看起来一定一脸苍白受惊的样子。

“是个……大学时的老朋友，马丁·贝利。”他撒了谎，而他厌恶自己撒谎。

“喔，对，你室友。出了什么事吗？”琳达的声音和表情的关切之情都是真诚的。

“他和他太太之间有些严重问题，看来可能要离婚了。他现在心情糟透了，需要找个人聊聊。我要到亚特兰大几天，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琳达向他露出同情与纯洁的笑容，但杰夫并没有因为她这么快就相信他临时编出的谎言而觉得好过。尖锐的罪恶感像把利刃刺痛了他。他因为三天内就可再见到帕梅拉而顿时充满的无可否认的欢喜心情，更强化了这份罪恶感。

18

杰夫在两点二十分时从他在皮尔饭店的房间出来乘电梯下楼，左转后经过用铜字标示的皮尔咖啡入口的灰色意大利大理石。他找了张面向长而狭窄酒吧后方的安静桌子坐下，点了酒后，便紧张地盯着门口等待。他曾在这旅馆里留下太多回忆；他和夏拉曾在这里的房间看完好几场重要的一九六三年世界大赛，那是他第一次重生刚开始不久；他在过去数十年里经常在此逗留，通常都是和帕梅拉一起。

她在差五分三点时走进来。她的金色直发仍然是他记忆中的模样，眼睛也没变。她的厚唇维持着他熟悉的严肃表情，但已看不见他在马里兰最后那些年中常见的苦涩、下垂的紧绷线条。她戴着精致的祖母绿耳环搭配眼睛的颜色，身上披了件白狐裘……和一件浅灰、剪裁入时的孕妇装。帕梅拉已经怀孕五六个月了。

她走到桌边，双手握住杰夫的手，静静不说话地握了好长一阵子。他低下头，看见他手上那圈素面的黄金婚戒。

“欢迎回来。”她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时，他说道。

“你……看起来很美。”

“谢谢。”她小心翼翼地说，眼睛始终看着桌面。

一位侍者站在桌边，她点了一杯白酒，直到酒送到她面前时才结束了沉默。她啜饮一小口，然后开始用手指将一张餐巾纸揉来揉去。

杰夫笑了起来，记起她的老毛病。“你打算撕碎吗？”他轻声问。

帕梅拉抬头看着他，也笑了。“说不定。”她说。

“什么时候——”他开口问，却又停下。

“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开始这次重生，还是我什么时候临盆？”

“两个我都想问。看你喜欢先回答哪一个。”

“我已经重生两个月了，杰夫。”

“我了解。”这次是他把视线移向别处，凝视着射向缎料帘幔的壁灯。

帕梅拉的手横过桌面，碰触到他的手臂。“我无法鼓起勇气打给你，你明白吗？不只因为我们上一世的分歧冲突，而是……因为这个。这对我而言，在情感上是很大的震撼。”

他的态度软化，也抬头凝视她眼睛。“抱歉，”他说，“我知道这是一定的。”

“我当时正在新拉洛歇尔的一家童装店里买婴儿衣服。我儿子克里斯多夫和我在一起，他三岁。然后我意识到我的腰围，我知道我怀孕了，然后……我就撑不住了。我开始啜泣，当然吓坏了克里斯多夫。他哭起来，不断喊着‘妈咪、妈咪’……”

帕梅拉的声音变了，她轻轻用手中的纸巾擦拭眼睛。杰夫捉住她的手轻轻抚摸着，直到她重拾镇定为止。

“我现在怀的是金柏莉。”她终于轻声说道。

“我的女儿。她即将在三月出生，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号，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就像四月底、五月初的宜人气候，真的。她的名字的意思是‘来自皇家牧草地’，我以前总说是她带来了春天。”

“帕梅拉……”

“我从没想过我会再见到他们。你无法想象，即使是你也无法想象过去、现在和接下来的十一年将近十二年里，对我会是什么感受。我爱他们胜过世上的一切，这次却清楚知道我将会失去他们。”

她又开始拭泪，杰夫明白没有话语可以抚慰她的感受。他想象如果自己能够再一次将女儿格雷琴搂在臂弯里，或者看着她在达奇斯郡宅子里的花园中嬉戏，却又知道她将在哪一天哪个小时再次在他的生命中消失，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无比幸福及无以言喻的心痛，而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开这两者。帕梅拉是对的；这两种情感交相煎熬，带来的是不堪承受的长期折磨，就

连他那敏锐的心思也无法体会。

帕梅拉哭了一会儿后便从桌边告退，到洗手间去收拾脸上的泪痕。当她回来时，脸上的泪迹已干，重新上了完美无瑕的淡妆。杰夫帮她再点了杯酒，也帮自己再叫了一杯。

“你呢？”她不带感情地问道。“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犹豫了一下，清清喉咙。“我那时在迈阿密，”他说，“那是一九六八年。”

帕梅拉想了一下，递给他一个了然的眼神。

“和琳达在一起。”她说。

“是的。”

“现在呢？”

“我们还在一起。没结婚，还没，不过……我们同居。”

她脸上出现一抹心照不宣的愁闷笑容，手指沿着杯缘画着圈。

“你快乐吗？”

“是的，”他承认，“我们两个人都很快乐。”

“我为你感到高兴，”帕梅拉说，“我是真心的。”

“这次不一样了，”他开始向她细诉，“我做了输精管切除术，所以她不需要经历之前她在怀孕期间遇到的麻烦。我们可能会领养孩子，领养的孩子跟……不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杰夫停了一秒钟，后悔重提起孩子的话题，他快快继续说下去。

“经济无虞的生活对我们的关系很有帮助，”他说，“我没把全部心思放在投资上，不过我们过得相当舒服。住在海边一栋很好的房子里，到处旅行。我现在从事写作，这工作带来很多回报。对我而言这是种疗愈过程，甚至比我在蒙哥马利溪边独居时更能抚慰心灵。”

“我知道，”她说，“我读了你的书，这书令人动容。帮助我放下很多我们上辈子种下的心结，那些苦痛的往事。”

“你——没错，我都忘了你已经重生两个月了。谢谢你的赞美，很高兴你喜欢。我现在正在写的主题是流亡，我已经访问了索忍尼辛、裴隆……写完后我会寄影印稿给你，让你先睹为快。”

她垂下双睫，一只手放在下巴上。“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杰夫花了点时间才弄懂她的意思。“你是说你丈夫？”

帕梅拉点点头。“倒不是因为他善妒，不过……喔，天哪，该怎么说呢？如果你和我保持联络，写信、通电话或见面，我得花上不少唇舌去解释。你知道这事情会有多棘手吧？”

“你爱他吗？”杰夫吞下胸中的苦涩问道。

“不像你爱琳达那样。”她用平稳但冷淡的声音说道。“史提夫是个正人君子，用他的方式在乎我。不过我主要的心思还是放在孩子们身上。克里斯多夫才三岁，金柏莉还没出生。我不可能在他们还没机会认识自己父亲前把他们从他身边带走。”她的眼中浮现怒火，接着又被她浇熄了。“即使你曾希望我这么做。”她补上一句。

“帕梅拉……”

“我怨不了你对琳达的感情，”她说，“我们分开太久，久到我已经没办法拥有占有欲。而且我明白，在你们的关系在第一世出现了问题后，现在成功经营这段关系对你有多重要。”

“这一点也没改变我对你的情感。”

“我知道，”她柔声道，“这件事和我们无关，却真实发生了，而现在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就像我这一生必须把时间花在孩子和家庭上一样，我太渴望这一切了。”

“你已经不生气了，关于——”

“关于上辈子发生的所有事和卢索·黑吉斯？不，我不生你的气了。我们都必须对事情的开端负责，我们做了以为最对的事。有好多次，尤其是在最后几个月，我都想要和你和解，对我把一切怪罪于你的事向你道歉……但我的脾气实在太拗了。我面对不了自己的罪恶感，我得让别人来承担这罪恶感才不至于疯掉，但那个人也应该是黑吉斯才对，不该是你。对不起。”

“我懂，”他对她说，“我也犯了错，虽然处境艰难。”

她的眼神交织着渴望与深深的悔恨，映照出自身的情感。

“现在的情况更困难了。”她说道，光滑的手掌覆盖住他的双手。“我们必须体谅对方的处境。”

那间艺廊位在纽约曼哈顿翠贝卡区，也就是运河街以南的三角地，此区已取代苏活区成为曼哈顿首屈一指的艺术家的栖息地。虽然从八十年代中开始，翠贝卡区便重蹈苏活区的覆辙，艺术家们又纷纷出走。在哈德逊、维瑞克街两旁，时髦的酒吧餐厅如雨后春笋林立，商店和艺廊的商品售价开始反映起来自上城的主顾的消费力，挑高空间尤其炙手可热。于是，曾经启动这一度荒凉城市隅角迈向繁荣的年轻艺术家、雕刻家、表演艺术家们很快被赶到新的波西米亚区，重新在拥挤的岛上找到某个不受欢迎但价格负担得起的地带。

杰夫找到指示着霍桑艺廊所在的低调铜匾，便领着琳达进入这栋改建过的建筑，这里以前曾是工业仓库旁的廉价公寓。他们走进接待区，装潢不多却十分雅致，白色的墙面与天花板，低矮的黑沙发面对一张弧形黑色书桌。唯一的装饰品是一个垂挂的铁制艺术品，做工极其精美，由长长纤细铁丝绕成的漩涡仿佛早期纽奥良大门和阳台常见的细腻铁线工艺的精炼与延伸。

“需要帮忙吗？”书桌后方精瘦的年轻女人问道。

“我们来参加开幕酒会。”杰夫将浮雕印刷的邀请卡递给她。

“是的。”她在一份影印的名单上找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划掉。

“请进。”

杰夫和琳达经过桌子，进入艺廊的主空间。墙面仍是一色惨白，但正适合用来展示布置不做特别调整就会看起来像乱七八糟图像的细腻设计。这个大房间隔出几个怡人小室，可让人安静欣赏陈列其中的引人沉思之作。尽头的区域则展示着大件作品，空间的开放设计更增添作品的壮观气势。

一幅二十尺高的巨型帆布画作支配了整个艺廊的视觉空间，那是幅只存在画家想象中的海底景观。画面上，一座祥和宁静的山高高耸立在波涛下深处，画家画出那绝对错认不了的独特对称美，以及仿佛不受周围海水激扰的山巅积雪。一群海豚在低海拔山坡的裂隙间泅泳；更近一点欣赏，杰夫看见其中两只海豚有着属于人类的永恒之眼。

“真是……太惊人了。”琳达说。“你看，看一下那边那幅。”

杰夫转身看向她指的方向。那是幅较小的画作，但和那幅沉没的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上面画的是从滑翔机上看见的景观，画面向两旁延伸，仿佛从

广角镜头中看出去，将一百八十度的视野尽收眼底。前景中可看见滑翔机的方向杆与支杆，透过窗户可看见附近的另一架滑翔机……两架飞机正在翱翔，但背景不是蓝色的天空，它们翱翔在无尽的太空中、在暗橘色环带围绕的行星轨道上。

“很高兴你能来。”杰夫听见他身后传来的一个声音。这一次，岁月对帕梅拉十分仁慈。马里兰以及他们初见斯图尔特·麦考恩后的纽约岁月里，扭曲、憔悴的空虚感曾在她脸上盘桓不去，如今那些痕迹都已消失无踪。虽然清楚是个过了三十五岁的女人，她的脸庞仍闪耀着心满意足的清澈光芒。

“琳达，向你介绍这位是帕梅拉·菲利普斯。帕梅拉，这是我的妻子，琳达。”

“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你们，”帕梅拉拉着琳达的手说道，“你甚至比杰夫跟我说的还要美。”

“谢谢你的称赞。我实在没办法跟你形容，我对你的作品的印象有多深刻。真是太了不起了。”

帕梅拉亲切地笑了。“听到这种称赞总是叫人开心。你也该看看较小的作品，不是全部作品都那么壮观或严肃。其中也有些我自认相当幽默的作品。”

“我很期待看完整个展览，”琳达热切地说，“你能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我很高兴你们从佛罗里达远道而来。甚至在我们上个月遇到前，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你先生的书迷。所以我想你们也许能够欣赏我创作的东西。”

帕梅拉转向站在附近的一小群人，他们正啜饮着酒，小口小口地品尝盛在小碟子里的松子与罗勒酱口味的义面色拉。

“史提夫，”她喊道，“过来，我想让你见见一些人。”

一位戴眼镜、穿着灰色斜纹布夹克、模样友善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过来加入他们。“这是我丈夫，史提夫·罗比森，”帕梅拉说，“我在工作上用娘家的姓菲利普斯，真实生活时用罗比森。史提夫，这是杰夫·温斯顿和他的妻子琳达。”

“很高兴认识你们。”男人开心地握住杰夫的手。“真心的。我认为

《柳树上的竖琴》是我读过最好的作品。它得了普立兹奖，对吗？”

“是的，”杰夫说，“我很欣慰它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了不起的好书，”罗比森说，“还有你最新的作品，关于重返成长之地人们的故事，和第一名的票数也相当接近。长久以来，帕梅拉和我一直是你的超级书迷。我想你的一些想法甚至影响了她的创作。当她跟我说她在几个礼拜前从波士顿起飞的飞机上遇见你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真是太棒的巧遇了。”

“你一定相当以她为傲。”杰夫说道，跳过他和帕梅拉编出来解释他们认识的经过。她在今年夏初就写信给他，希望能够邀请他参加秋末的开幕酒会，并且在此之前先短暂会过一面。杰夫甚至连波士顿都没去。帕梅拉一人飞过去又飞回来，以便让他们预先编好的故事更加可信，而杰夫则在亚特兰大待了一个礼拜，在埃默里校园中散步，沉思着自从他在宿舍寝室醒来那天早上后经历过的一切。

“我非常为她感到骄傲。”史提夫·罗比森一只手搂着妻子说道。“她向来不喜欢我夸她，她说这样说好像当她不在场似地。不过一想到她在这么短时间内还带了两个孩子，竟然有这样的成就，我就忍不住觉得自豪。”

“说到孩子们，”帕梅拉露出微笑，“他们就在凤凰雕像旁。希望他们看起来很有规矩。”

杰夫往对面看，看见了那两个孩子。克里斯多夫是个讨人喜欢的十四岁男孩，正笨拙地处在迈向成人期边缘；金柏莉十一岁，已经像帕梅拉年轻时的翻版。十一岁，比格雷琴小两岁，格雷琴十三岁时，他——

“杰夫，”帕梅拉说，“有个作品我特别想让你看看。史提夫，你可以帮温斯顿太太拿些点心和酒吗？”

琳达跟着罗比森往供应点心和酒的地点移动，帕梅拉则带着杰夫走向一个围成圆柱状的小小空间，是个房中房设计，就位在艺廊中央。几个人站在外头等着排队进入，挂在隔间外的一张小卡片要求房间内不得同时有超过四位以上的参观者。帕梅拉将卡片翻到背面，露出“整修中暂时关闭”的字样。她向排队的人致歉，告诉他们她必须调整一下里面的设备。他们极能理解地点点头，便往其他的展览区漫步离去。不一会儿，等上一批四位参观者从小房间里

出来，帕梅拉便带着杰夫进去，同时关上了身后的门。

房间里正在展示录像画面，十二个大大小小的电视屏幕嵌在漆黑的圆柱状空间内墙上，中间摆着圆形的皮椅。屏幕从四面八方闪烁，距离观影者转身的地方仅一臂之遥。杰夫先是随意地看着一个个屏幕，然后逐渐让双眼聚焦、适应。接着他开始明白自己正在看着什么。

是过去。*他们的*过去，他和帕梅拉的过去。他第一个注意到的是新闻的剪接画面：越战、肯尼迪暗杀事件、*阿波罗11号*；接着发现其中也有些来自电影、电视节目、旧音乐录像带的剪辑片段。忽然间，他在其中一个屏幕上看到自己在蒙哥马利溪边的小屋，在另一个屏幕上看到朱迪·戈登大学年级年鉴上相片的短暂定格，接下来是一段她成年时期的影像，她和儿子尚恩正对着摄影机挥手，那男孩曾在另一世里因为《*星海*》的缘故而研究起海豚。

杰夫的眼睛迅速在屏幕间转圜，他渴望看见全部的画面，什么也不愿错过。他看见夏多克赢得一九六三年的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双亲在奥兰多的房子、西德尼·贝沏用竖笛乐声穿透他灵魂的那家巴黎俱乐部、他看着帕梅拉开始重生的那家大学酒吧、附近那间庄园的庭院……某个屏幕上正播放着从远处拍摄马略卡山丘上的村庄。他看见镜头慢慢拉近，落在帕梅拉死去的那幢别墅上，接着忽然切换成从家庭录像带剪接下来的模糊画面，那是她十四岁时和她及父母在西港镇家中拍摄的。

“我的天。”杰夫说，从与他们重生相关的画面剪辑成不断变动的蒙太奇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

“有些很容易取得，”她说，“像是新闻档案的剪接就很容易。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拍的，在巴黎、加州、亚特兰大……”她微笑，闪烁的屏幕照亮了她的脸庞。“为了这件作品，我做了很多趟旅行。有些地方我熟悉，有些地方我只有听你说过。”

一个屏幕正在播放一家医院走廊和病房的画面，所有病床上都躺了孩子。杰夫心想，这一定是她第一次重生时担任医师的那家芝加哥门诊医院。另一个屏幕上放的是他们在西屿租的船，停泊在同一个荒岛，他们就是在那里决定开始寻找其他的重生者。周围的影像不断播放着，无止尽的动态画面拼贴着他们的许多前世，在一起，或分开。

“真叫人难以置信，”他低声道，“我无法形容内心的感激，感谢你让我有机会看见这些画面。”

“这是为你而做的，为了我们。除了你，没有人能理解。你一定会觉得某些评论家的诠释很好笑。”

他好不容易才把眼睛从屏幕上转开，并看着她。“这一切……这整个展览……”

帕梅拉点点头，也回望着他。“你以为我忘掉过去了吗？还是以为我已经不在乎了？”

“这么久了。”

“太久了。而一个月后，一切又要重新来过。”

“下一次，下一次属于我们，只要你愿意。”

她转头看着一个屏幕，屏幕上正播放他们第一次长谈时那家马里布餐厅看见的海景，她当时希望拍出一部让世人相信真实世界的轮回本质的电影，因此第一次和他意见不和。

“也许那是我的最后一次，”她安静地说，“我这次的重生时间偏离了将近八年，下次我要到八十年代才回得来了。你会等我吗？你会——”

他将她拉进怀中，用他的唇封住她恐惧的话语，他的手抚摸着她，仿佛在向她做保证。他们在这寂静的隔间中拥抱，来自他们前世画面的反光将周遭照亮，共渡仅剩的短暂人生的有限承诺，温暖了他们的内心。

“这怎么回事，你听不见我说话吗？关上那该死的电视。而且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滑冰比赛了？”

是琳达的声音，但不是他渐渐熟识的声音。不，这声音因压力和讽刺而紧绷，是来自许久之前的声音。

她大步走进房间，把电视关成静音。杰夫看见寂静的画面上，桃乐丝·哈米尔正在冰上优雅地跳跃、旋转，每当她结束一个表演动作，她的短发总是一丝不苟地落在同样位置上。

“我刚说，晚餐准备好了，如果你要吃就过来。我也许是这家里的厨子，但我不是个老妈子。”

“我还好。”杰夫边说边努力适应这个新环境，想认出究竟是什么状况。“我不是很饿。”

琳达露出一脸嘲弄的不悦神色。“你想说的是你不想吃我煮的东西吧？也许你比较想吃龙虾？还是来点新鲜芦笋？再来杯香槟？”

桃乐丝·哈米尔正做出最后一个加速转圈的动作，在快速转动下，她的红色短裙变成她大腿上的一圈朦胧阴影。当她完成这如家常便饭的演出时，向镜头露出笑容并眨了眨眼，电视将这表情以慢动作回放，杰夫从她脸上读到甜美的欢欣，她渐渐展开的笑容有如朝阳升起，缓慢的眨眼既庄重又轻佻。在这刻意延长的一刻，这女孩成为青春洋溢的象征。

“告诉我，”琳达气冲冲地打断他的思绪，“你不想吃碎肉卷，那就告诉我你明天到底想吃什么好料，然后告诉我我们怎么吃得起。你要告诉我吗？”

桃乐丝·哈米尔笑容的定格画面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接着播放的是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小团体旅行中的某一集。一九七六年的冬季奥运，他和琳达那时在费城。其实纽泽西州的康登市才是他们住的地方，他当时在对岸的WCAU广播公司工作。

“怎么样了？”她问。“你有什么聪明的建议吗？下礼拜不吃碎牛肉或鸡肉的话，要用什么来买别的东西？”

“琳达，拜托……不要这样。”

“不要怎样，杰弗里？”

她知道他有多讨厌这个长名字。每次她用这名字叫他时，摆明要激怒他开战。

“我们不要吵架，”杰夫亲切地说道，“没什么好吵的了，一切都……都变了。”

“喔，真的吗？就像这样？”她把双手放在臀部慢慢转了一圈，夸张地环视他们居住的狭小公寓和租来的家具。“我一点看不出什么变了。除非你打算告诉我你找到一份收入好一点的工作，在你嚷了这么多年以后。”

“别理工作了，那不重要。我们再也不需要烦恼钱的问题了。”

“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中乐透了吗？”

杰夫叹口气，用遥控器关掉让人分心的电视。“这不重要，”他告诉她，“我们再也不会有财务问题了，就这样。现在你要相信我这句话。”

“说的好听。说漂亮话是你的专长，不是吗？从很久以前我就听到现在了，你成天讲你的什么‘广播新闻工作’，你要怎样变成红透半边天的新闻记者，就像晚期的艾德华·R·蒙洛。天，你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结果呢？从一家小电台换到另一家小电台，跑遍了全美国只为了住在这种蹩脚地方。杰弗里·L·温斯顿，我想你害怕成功。你害怕进电视业或是进去这行的大公司，因为你害怕你没能力应付。而我也开始认为你真的不行。”

“停下来，琳达，现在就停。这对我们两个都没好处，而且一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我会停的，我会永远闭嘴。”

她冲进厨房。他听到她愤怒地在帮自己准备晚餐的声音，她先故意把餐具弄得乒乓响，然后用力甩上烤炉的门。她又使出惯用的“冷战”手段了。这习惯大约从这时候开始养成，然后随着一年年过去，冷战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频繁。他们之间的争论总是为了钱，不过钱只是让他们失和的最明显原因。真正的问题根源在更深的地方；无法沟通真正让他们困扰的事，像是琳达的子宫外孕才是根本原因，而这又更加深了他们的困扰。

杰夫瞥了厨房一眼，看见琳达弓着背独自吃晚餐的苦涩背影，她连抬头看他都省了。他闭上眼回想她捧着一大束雏菊站在他家门口的可爱模样，脑海中浮现法国号游轮甲板上迎着温暖微风的她。但他知道，那是不一样的人了，即便没有透露他许多次前世的细节，但从一开始，他就和那个琳达分享着所有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而现在，沉默已成了他们唯一的相处模式，只要他们对重要的事依然闭口不谈，就算是世上所有的金钱也无法挽回恶化的关系。

他从小小的玄关衣橱里找到一件大衣穿上，离开了公寓。他走时，彼此连一句招呼也没打。

公寓外面是肮脏零落的雪堆，这雪和电视机中因斯布鲁克纯净洁白的雪片，就像厨房里那个女人和他过去十九年来一直爱着的琳达一样，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他决定这次他要很快赚到钱，然后确保琳达有足够的钱可以过舒服的下

半辈子，但现在，他不可能勉强自己留下来了。唯一的问题是，无论会是何时，但是在帕梅拉回来前，他一个人该做什么才好？

19

正在后院榆树上筑巢的蓝色松鸦向厨房窗外振翅飞去，这是帕梅拉第一眼看见的景象。她看着羽色斑斓的鸟儿在空中飞舞，缓缓地深吸了几口大气让自己镇定下来，才开始观察周遭环境，走动走动。

她当时在煮咖啡，才正要把滤纸放进咖啡机里。这里是个舒服的厨房，是她熟悉的。跟她上辈子的厨房不一样，不过对它还是记忆深刻，这是她在重生之前的第一世拥有的厨房。她在上次重生时花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多半都是在工作室里忙着绘画、雕塑；雇请来的女佣对厨房风格的影响还远胜于她。现在，这地方处处看得见她的个性留下的印记，至少是属于她第一世的风格。

餐桌上摊着一本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旁边摆了份《居家设计与园艺》杂志。冰箱门上用玉米或芹菜形状的小磁铁黏着各式各样的简报和备忘小纸条。某个柜子上贴了张她为孩子们画的素描；画是画得很不错，但在明暗表现和构图上缺少了经历其他世的多年练习得到的细腻技巧。餐桌上方挂了一个大型月历，翻到一九八四年三月份，快到月底前的日期都被整整齐齐划掉了。帕梅拉已经三十四岁。她的女儿金柏莉刚满八岁，克里斯多夫十一岁。

她把咖啡滤纸放在一旁，刚要离开厨房，但想起什么事情让她停下脚步，脸上露出微笑。她打开柜台式长桌下较低的抽屉，在装面粉和米的盒子后面翻来找去……真的，在那里，就在向来藏的地方：那是个塑料密封袋，里面装着一盎斯左右的大麻和一包好卷牌卷烟纸。她那时候的个人恶习，只有抽大麻时才能真正逃离单调沉闷的家务工作和那时所谓“教养子女”的责任。

帕梅拉把那包大麻放回原位，走进客厅。客厅里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

和两张她大学时代的画作。这些作品中展露的才华在此生中从未得到发展机会。她为何让自己的天资荒废这么久？

她听见楼上传来隐约的音乐声，辛迪·露波正用她卡通人物般的快活嗓音唱着《女孩们只想玩乐》。金柏莉一定放学了，克里斯多夫也许正在房间里玩他的苹果二代计算机，那是他们那年送他的圣诞礼物。

她坐在门厅的椅子上，从电话桌上拿了只铅笔和一本便条纸，开始打电话查询纽约市的登记电话。曼哈顿和皇后区都查不到姓名登记为杰夫或杰弗里·温斯顿的人的数据，也查不到琳达或L·温斯顿。反正机率本来就不大，实在没理由认为他会回纽约去。帕梅拉又试了次查号台，这次她查的是奥兰多市。他父母的电话登记在数据上，她打过去，是杰夫的母亲接的。

“喂，我叫帕梅拉·菲利普斯，我——”

“喔，天哪！杰夫告诉我们你会跟他联络，可是，老天，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三年前我想，四年都有可能。”女人显然把脸从话筒边转开，她的声音渐渐变小，帕梅拉听见她朝旁边的人喊道：“亲爱的！是杰夫说会打来的那个姓菲利普斯的女孩，你记得吗？你可以帮我找一下他寄来的信封吗？”说完她又回到话筒上。

“帕梅拉吗？亲爱的，稍等一下，杰夫留了张纸条给你。我丈夫正在找出来。”

“谢谢。可以告诉我杰夫人在哪里吗？他现在住哪？”

“他住在加州，一个叫蒙哥马利溪的小镇上——嗯，是小镇外，他说的——靠近奥勒冈州。”

“嗯，”帕梅拉说，“我知道那地方。”

“他说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吗，他那里甚至连电话也没有，你能想象吗？我简直担心死了，想想看发生紧急事故时该怎么办？可是他说他有台短波收音机，有紧急的事可以用那联络。我真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一个大男人了，不但辞掉工作，离开老婆，而且还——喔，真抱歉。我希望我没说了不该说的——”

“温斯顿太太，没关系。真的。”

“总之，这件事实在太离谱了，不管怎么说。发生在大学小伙子身上还

可以想象，但是像他这年纪的男人——他就快四十了，你知道——喔，谢了，亲爱的。帕梅拉？我找到他寄来的信封了。他要我们直接打开念给你听，你要去拿笔和纸吗？”

“都拿好了。”

“好，让我来看看……唔。你可能会觉得等了这么久时间，又这样神神秘秘，他应该有更多的话要跟你说吧。”

“信上写了什么？”

“只写了一行字。他说，‘你来时记得把孩子们带来。我爱你，杰夫。’就写了这样。你听清楚了吗？要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吗？”

“不用了。”在她忽然泛红的双颊上逐渐漾开一抹大大的笑容。“真谢谢你，不过我完全明白信上的意思。”

她放下电话，抬头往楼梯上看。金柏莉和克里斯多夫的年纪已经够大了，他们一开始不会喜欢离开家的主意，但她知道，他们一定很快就会爱上蒙哥马利溪和杰夫。

而且，帕梅拉咬着嘴唇想，不会太久的。在他们上高中前，他们就会回到新拉洛歇尔，回到他们父亲身边了。

三年半。她的最后一次重生，她那被神秘延长的生命仅剩的最后岁月。

她决定尽情享受这一生。

雨下个没完没了，毫无停止的迹象，沉闷且持续力惊人。

他们被雨闷在家里已经两天了。东西开始发霉，克里斯多夫把皮背心挂在阳台栏杆上过夜，隔天早上才拿进来放在火炉边烤干，现在那件皮背心长了霉，空气中全是那味道。

“金柏莉！”帕梅拉的声音中带着被激怒的苦恼。“可以请你不要把盘子当鼓来敲吗！”

“她听不到你说话。”克里斯多夫说，他倾过桌面把妹妹左耳的小型泡棉耳机拉开，“妈叫你别这样。”他朝她耳边喊叫，好盖过耳机内传出的细微歌声，是玛丹娜的《宛如处女》。

“事实上，我希望你关掉音乐，”帕梅拉说，“大家都在吃午餐时，你

自顾自地听音乐实在很没有礼貌。”

女孩用力做了个忿忿不平的鬼脸，噘起嘴巴，不过还是听话地拿下耳机，把随身听放到一旁。“我想再喝杯牛奶。”女孩用任性的语气说。

“我们已经没有牛奶了，”杰夫提醒她，“我明早要到镇上去，到时我会买些牛奶回来。如果你想要也可以跟我去，到时候雨可能已经停了，我们可以去瀑布边走走。”

“我已经看过瀑布了，”金柏莉嘀咕说，“我想看MTV台。”

杰夫有雅量地笑着。“算你运气不好，小妞，”他说，“不过我们可以听收音机，看看现在中国或非洲发生了什么事。”

“我才懒得理中国或非洲的事情！我好无聊！”

“那我们来聊聊天，”帕梅拉提议，“你知道，人们以前都是这样打发时间。”

“对啊，没错，”克里斯多夫咕哝道，“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聊？”

“有时候他们会说故事。”杰夫插嘴。

“这是个好主意。”帕梅拉的脸色突然亮起来。“你们想听我说个故事吗？”

“天哪，妈，拜托！”克里斯多夫抗议。“你把我们当什么呀，幼儿园小孩吗？”

“不知道耶，”金柏莉说，有点被这主意打动，“也许听个故事也满好玩的。我们已经很久没听故事了。”

“你愿意至少听听看吗？”帕梅拉问她儿子。他耸耸肩，不置可否。

“好吧，”她开始了，“千万年以前，有一只名字叫做赛塔西亚的海豚。有一天她脑子里突然有了个奇怪的体悟，就像是从她头上的天空和更遥远的地方传达给她的。在那时候，海豚和人类有时候会彼此说话，但是……”

于是，在绵绵夏雨陪伴中，她告诉孩子们《星海》的故事，关于连结着地球、海洋和星球上智慧生物的爱的希望的故事……关于那悲惨的失落，当人类第一次和海洋家族取得联系时，这失落为这狂喜时刻带来了悲伤以及人性的深度。

孩子们一开始不耐烦地动来动去，但随着故事继续说下去，他们开始越听越着迷。他们的母亲用话语重新创造了曾为她赢得全世界赞誉，并促成她与杰夫结合的电影。当她说完时，金柏莉啜泣起来，但在她年轻的眼中有着超越世俗的狂喜；克里斯多夫别过头去看着窗外，久久不语。

黄昏前不久，一道阳光突然划破乌云密布的天际，杰夫和帕梅拉站在屋外的阳台上，看着阳光缓缓消逝。孩子们选择留在屋内。金柏莉向帕梅拉借了些水彩，正画着星辰与海豚，克里斯多夫则沉浸在约翰·李利的书中。

千变万化的光线在雨水浸润的草地间活泼地嬉戏跳跃着，成千上万镶在刚修剪过草地上的晶莹雨珠，恰似出尘的宝石在绿火间闪耀。杰夫站在帕梅拉身后，双臂环着她的腰，双颊抵着她的发丝。阳光消失前那一刻，他在她耳边低声呢喃，那是来自布列克的一句诗："一沙一世界，"他低语，"一花一天堂。"

她的双手紧贴着杰夫的手，轻声念出剩下的诗句："手心掌握无限，"她说，"刹那即是永恒。"

拖航飞机滑行至定位点，机身渐渐停下，引擎还在运转时，管绳子的小弟跑上前来将滑翔机上的两百尺长尼龙绳扣在停在前头的塞斯纳轻航机机尾的钩子上。

"克里斯多夫，你想帮我检查一下飞机的操纵装置吗？"杰夫向坐在他前方学员座位上的男孩说道。

"当然想。"帕梅拉的儿子用认真的语气回答，能够参与准备工作而不只是等着搭乘，让他感到很骄傲，他的语气中有股认真。男孩左右移动滑翔机控制杆，两边翼梢的副翼听话地摆动起来。接着他前后推动杆子，杰夫则转头去看机尾的升降舵是否依照指示上下拍动。当克里斯多夫的脚在踏板上移动时，方向舵摇动起来。所有操纵装置的运作都相当不错，杰夫微笑表示许可。

前方的拖航飞机开始一点一点前进，将原本松连在两架飞行器间的绳索缓缓拉直，驾驶摆动方向舵，示意询问"准备好了吗？"杰夫也左右摆动自己的方向舵回答。塞斯纳拉着后方的滑翔机开始在跑道上移动。管机翼的小弟小跑步跟在两旁，好维持滑翔机的平稳让它迎风前进。杰夫紧盯着拖航飞机，根

据前方的水平线判断机翼是否平行。他们逐渐加速，很快将地面人员抛在后头，杰夫将操纵杆轻轻向后拉，他们升空了。

杰夫从眼角注意到前面那座山靠近基部的低空有些柔软蓬松的白色卷云。这是个好现象，表示不稳定的潮湿空气和上升暖气流正在成形中。但现在没时间看云了，他专注地看着拖航飞机和绳索，让尼龙绳保持紧绷的笔直状态，平稳地跟着塞斯纳轻航机转了个弯。

现在他们来到预定的高度，位于那座山低坡上的三千尺高空。杰夫按了解索钮，看着松开的牵引绳像条橡皮圈咻一声向前飞去，等拖航飞机左转向下飞去时，他则右转拉升高度。塞斯纳朝往他们起飞的小机场，引擎声逐渐远去，周遭除了从玻璃塑脂座舱罩旁稳稳呼啸而过的风声外，很快就听不见其他声音了。他们正处于平稳的无动力飞行状态。

“天哪，杰夫！真是太棒了！”

杰夫的脸上露出微笑，向从座位上转身看着他的克里斯多夫点点头，男孩的眼睛睁得又圆又亮。他让滑翔机缓缓转了个大弯，利用拖航飞机速度留下的动力尽可能提升滑翔机的高度。夏斯塔山仿佛不属于这世间的白色雪峰在他们左边渐渐低下去，又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像放射出阳光的灯塔般，激励着他们越飞越高。杰夫回头往西南方向看，以夏斯塔山命名的小镇正躺在辽阔的北美黄松森林的怀抱中。第二架单引擎的塞斯纳轻航机正牵引着另一架蓝白相间的滑翔机朝他们接近。杰夫慢吞吞地绕着圈，等待另一架滑翔机加入，速度开始下降到时速介于四十至四十五英里的正常巡航速度。

等第二架滑翔机来到距离他们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时，它挣脱了脐带，然后用恰似杰夫刚才的动作绕个圈，远离了提供动力的拖航飞机。克里斯多夫的脸靠着透明的玻璃塑脂座舱罩，看着新来的滑翔机朝他们俯冲，接着平稳地和他们并排滑翔。

帕梅拉从那架滑翔机后方的驾驶座上向他们微笑并竖起大拇指，前座金柏莉的脸上兴奋莫名，正向杰夫和哥哥挥手。

杰夫用操控杆指挥两翼向左倾斜，同时轻轻踩着左边的方向舵踏板，结束了绕圈滑翔后，朝着夏斯塔山均衡对称的巨大山体飞去。帕梅拉跟着他动作，始终保持在他右后方。

随着他们越飞越近，山上被雪覆盖的松树变得像是触手可及，林子底下的山坡看起来也更陡峭了。一只落单的鹿正巧往天上看，它先是惊吓之余打了个寒颤，接着就呆呆站在那里看着在头上不远处盘旋的无声巨鸟。再过去一点，他们和山之间距离的四分之一英里处，克里斯多夫兴奋地指着一头行动迟缓的黑熊，它好像一点也没注意到低空掠过的奇怪金属生物。

在夏斯塔山背部地形崎岖的地方有个突出的悬崖，悬崖前面和峰顶上有股山脊上升气流，也就是由反弹的风所形成的旋转上升空气。杰夫与帕梅拉沿着山脊来回滑翔了几分钟，欣赏着宁静、原始的雪景，雪近到似乎只要一伸手，即可铲起一捧。然后杰夫注意到稍靠近山东方的蓝色天空中有缕细细的云带在成形。他打破了并排飞行的阵式，朝新生成的冷凝空气飞去。

快飞到时，他将左翼梢微微上提后，立刻顺着风朝那方向飞去。整架滑翔机开始向上抬起，他放慢速度，做了个控制下的急弯，滑翔机便迅速上升了，而且越飞越高。

下方的帕梅拉看见杰夫找到了气流。她急转弯飞离了悬崖边的温和上升气流，朝他飞过去。随着杰夫和克里斯多乘着大片上升气流持续扶摇直上，她的滑翔机越变越小，她被困在一个急转弯里离不开暖气流的狭窄范围内。

帕梅拉在他下风处持续打转，搜寻着气流。终于，她发现那道模糊的上升暖气流了，随着她的滑翔机迅速无声地朝着他飞去，他们的距离渐渐接近，她上升、上升……直到他们肩并肩翱翔在夏斯塔山不受时间打扰的谜样山峰上、朗朗青空中。

金柏莉已经不哭了，她正在外面采秋天的野花，打算带着那束花陪她回到东边的家。克里斯多夫正学着用男人的态度来面对离别。毕竟他十五岁了，而且从很久前他就开始模仿杰夫坦然面对逆境、当欢笑时尽情欢笑的态度；而过去短短几年里，他们常常在欢笑中渡过。

“妈，我的登山鞋放不进旅行箱里。”

“亲爱的，这你在新拉洛歇尔用不着。”帕梅拉说。

“我想用不着。不过爸也许会带我们去波克夏露营，他说他会，到时候我就可以穿了。”

“那我寄给你好吗？”

“嗯……不用啦，没关系。反正我们在圣诞节前就会回来了，我还得把它们寄回来。”

帕梅拉点点头，别过头去不让儿子看到她的眼睛。

“我知道你想带着，”杰夫插嘴道，“何不还是把鞋子寄过去，我们会……再帮你买一双放在这里。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把所有东西都寄过去，再买一套放在这里。”

“嘿，这主意棒极了！”克里斯多夫兴奋地喊道，脸上露出笑容。

“这样做很有道理。”杰夫说。

“没错，如果我半年跟爸住，半年跟你和妈住的话……确定可以吗？妈，你觉得这样好吗？”

“听起来是个很棒的主意。”帕梅拉勉强露出微笑。

“何不列个清单，列出所有你想要我们寄过去的东西呢？”

“好。”克里斯多夫往杰夫为两个孩子在小屋旁扩建的两个房间的厢房走去，接着停下脚步回过头。“我可以告诉金柏莉吗？我打赌她一定也有一堆东西想寄回东边。”

“当然，”帕梅拉跟他说，“但你们别花太久时间。我们一小时内得上路到雷汀，否则你们会错过班机。”

“我们会赶快，妈。”他边说边跑向外头去找妹妹了。

帕梅拉转向杰夫，流下了强忍的眼泪。“我不想让他们离开。只剩一个月，我们就要……就要……”

他抱住她，轻抚她的发丝。“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他向她柔声说，“最好让他们有几个礼拜时间适应重新和父亲同住的生活、交交新朋友……或许可以减少他们承受的打击。”

“杰夫，”她啜泣道，“我好害怕！我不想死！我不想……永远死掉，我——”

他紧拥她，用臂弯轻轻摇晃她，感觉到眼泪滴下了面颊。“想想我们是如何活过的，想想我们做过的事，让我们去感激这一切吧。”

“但我们原本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我们可以——”

“嘘，”他低声道，“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我们完成了远超出初始时梦想过的成就。”

她向后仰，急迫地搜寻着他的眼睛，像是她第一次或最后一次看见它们。“我知道，”她叹道，“只是……我已经太适应这无穷的可能性、无穷的时间……不必被我们的错误束缚住，总是知道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们可以做出改变，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我们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不是吗？我们只是让它们变得不一样而已。”

杰夫意识深处有个声音喃喃不停地念着。那是谁的声音？它到底说了什么？不重要。

帕梅拉死了，再也不会回来。这念头拍击着他，就像海水冲刷着没有包扎的伤口，让他心中充满了失去格雷琴后就不曾感受过的巨大悲伤。他握紧拳头，在这难以否认、不堪承受的悲痛中垂下头……但这念经般的声音仍喋喋不休地放送着：

“……看看查理能不能拿到梅尔·寇区关于里根比特堡之行的评论。看样子这件事真的会激起不小的风暴。我们已经搜集到退伍军人协会的指责，国会也开始有人说话了。这样——杰夫？你还好吗？”

“嗯。”他很快地向上瞥了一眼。“我很好。继续吧。”

他在纽约WFYI的会议室里，他第一次死亡时正担任新闻总监的全新闻广播频道。他坐在长椭圆形桌一端，坐在他两侧的是晨间和午间新闻的编辑，播报员则占据了其他的椅子。他已经有几十年没见过这些人了，但他还是马上就认出这地方、这场合。曾经有许多年，他在每个工作日早上都需要参加同样的会议，讨论每天的任务分派，在工作开始前一起将今天的新闻播报规划到最好。简恩·柯林斯，正在说话的午间新闻编辑向他皱起眉头，一脸关切。

“你确定你没事吗？我们可以缩短会议时间，没什么要讨论的了。”

“继续说下去，简恩。我马上就没事了。”

“嗯……好吧。总之以上是关于地铁报道和地方消息。在全国性新闻方面，我们有今天早上升空的航天飞机，而——”

“哪一艘？”杰夫粗声问道。

“什么？”简恩一脸不解地问。

“哪一艘航天飞机？”

“*发现者号*。你知道，载了参议员那艘。”

至少这点要感谢老天，在帕梅拉永远逝去后的下一刻，杰夫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应付得了*挑战者号*灾难这一天乱成一团的新闻室和里面的低气压。不管怎样，如果他头脑清楚点，他该知道的，里根拜访比特堡是一九八五年春天的事。

所以现在应该是一九八五年四月的某一天，距离航天飞机爆炸意外还有九或十个月。

桌子前面的每个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纳闷他为何看来如此心烦意乱，如此迷惑。管他去死。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们专心把会开完吧，简恩？”

新闻编辑点点头，开始收拾他带来开会的散落纸张。“伊利诺伊州有条好新闻，关于强奸案撤销告诉。道森今天要回监狱了，虽然他的律师正准备上诉。就这样了。有人有问题吗？”

“看样子今天教育局的会议可能会开很久，”一位播报员说到，“我不确定我两点时有没有办法去跑消防局颁奖的新闻。你希望我早点放弃教育局会议这条，还是派其他人去采访颁奖？”

“杰夫你可以吗？”柯林斯问道，想把这件事交给他。

“我没意见。你决定。”

柯林斯再次皱起眉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转向播报员，后者已一群人窃窃私语起来。

“比尔，你盯住教育局那条新闻，不必赶；查理，访问完市长后就去跑消防局典礼。一点的时候给我们关于寇区对比特堡之行的最新说法。然后你可以拖到典礼完再发稿。喔，还有吉米，四号机送修了，你带七号机去。”

会议在安静气氛下结束了，平常的俏皮话和吵闹笑声今天都没出现。播报员和正往外走的晨间新闻编辑鱼贯走出了会议室，每个人都迅速偷瞥了杰夫一眼。简恩·柯林斯还留着，不断整理着他的纸张。

“你想谈谈吗？”他终于说道。

杰夫摇摇头。“没什么好谈的。我说了，我马上就会恢复了。”

“听我说，如果是跟琳达的问题……我想说，我可以了解。你知道卡洛和我几年前也有一段很不好过的日子。大部分时候都是你陪我撑过，天知道你听我吐了多少苦水。所以，只要你想坐下来喝杯啤酒、说说话，尽管来找我吧。”

“谢谢你，简恩。谢谢你的关心，真的。不过这件事我只能一个人面对。”

柯林斯耸耸肩，从桌前站起来。“由你决定。”他说。

“不过，如果你想要找人倾吐一下，往我这边倒吧。我欠你的。”

杰夫简短地点了一下头，接着柯林斯离开，现在他又是一个人了。

20

杰夫辞了工作，他从赌博和短线投资赚了足够的钱，确保琳达在未来三年内衣食无缺。没时间慢慢准备丰厚的遗产给她了，于是他把寿险保额提高了十倍。

他搬到上西区的一间小公寓里，每天从早到晚在曼哈顿闲晃，尽情感受属于人类的景象、味道与声音，他长久来将自己隔离在外的东西。其中老人尤其强烈吸引着他，他们的眼中充满遥远的记忆与失落的希望，他们的身体在走向生命终点的预期下垂垂老矣。

尽管帕梅拉已经走了，她表达过的恐惧和遗憾却回过头来深深纠缠着他，就像曾经困扰过走向死亡的她一样。他曾尽一切力量要她放心，试着减轻她在最后日子里的悲伤与恐惧，但她是对的，他们曾经奋斗过并达成的一切终归是一场空。就连他们曾一起努力追寻的幸福时光也短暂得沮丧，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被偷走，寂寞而无谓的分离像片海洋，爱与满足的片刻像浪花般转瞬即逝。

他们曾以为可以天长地久，以为拥有无穷的选择和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过于挥霍被赋予的无价时间，浪费生命在悲苦怨怼与罪恶感上，徒劳地追寻不存在的答案，而忽略了自己对彼此的爱，就是他们需要的唯一答案。而如今，就连向她倾诉这领悟，就连拥着她在怀中，告诉她他是多崇拜她、珍惜她，这些机会都永远不可能再有了。帕梅拉死了，而三年后，杰夫也将在毫不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下死去。

他漫步在城市街道上，看着、听着：庞克族桀骜不驯的眼神对世界怒目

而视……穿着上班服装的男男女女匆忙奔赴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成群结伙的孩子们咯咯笑着，朝气蓬勃地迎接生命中所有的新奇。杰夫忌妒他们，他们的天真、无知、对生命的期待让他眼红。

他辞掉在WFYI工作几个礼拜后，一位新闻撰稿员打了通电话给他，是个女的——该说是个女孩，名叫莉迪亚·蓝道。她说电台里的人都很关心他，听到他辞职的消息时大家都很震惊，听说他的婚姻破裂时就更担心了。杰夫只跟她重复了他对简恩·柯林斯说过的话，他很好。但她穷追不舍，坚持和他见面喝个东西，面对面聊一聊。

他们相约隔天下午在第三大道第六十五街上的餐馆“和平之鸽”见面，两人选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从窗边可以看见纽约初夏的灿烂阳光。莉迪亚穿了件露肩的白色棉质洋装，搭配一顶宽边帽，粉红色缎带从帽缘垂下。她是个相当标致的年轻女人，有着浓密的波浪状金发以及大大的、水汪汪的绿色眼睛。

杰夫念了一遍他编来解释自己突然离职的故事，一个患上了职业倦怠记者的标准谎言，揉合了他最近在投资方面“交了好运”的半真半假事实。莉迪亚不时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像是对他捏造的故事信以为真。谈到婚姻时，杰夫告诉她，其实他的婚姻很久之前就玩完了，他和妻子之间没什么好多费唇舌解释的特殊问题，只是渐行渐远而已。

莉迪亚热心地听着，又叫了一杯酒，然后谈起自己的生活。她二十三岁，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纽约，现在正跟大学认识交往的男友同居。他的名字叫马修，急着想结婚，但她还不确定。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觉得“需要空间”，她想交新朋友，想过充满冒险的生活，那是在中西部小镇上成长的她从小就错过的。她和马修都变了，不再是以前的他们了，莉迪亚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他了。

杰夫让她一吐为快，那些属于年轻人的寻常伤感与渴望，对她来说却是难以招架的头一遭，在她生命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她还看不出自己的故事是多么平凡无奇，虽然她或许隐约能认知到这点，至少她说，她急着想打破自己生活落入的陈腐模式。

他怀着同情的心情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关于生活、爱情与独立……他告诉她，她必须自己做决定，必须学会承担风险，他说了一切该说的；当人生

命中第一次遇见全人类共通的危机时，人们总会对他说的那些话。

窗外突然吹来一阵风撩起她的发丝，帽子上垂下的粉红缎带被风拂上她的面颊。莉迪亚将缎带拨到一边，她充满女孩子气的手势让杰夫产生说不出原因的悸动。在她生气蓬勃的漂亮脸庞上，他突然看见了朱迪·戈登的影子，还有那天送他雏菊的琳达；从她们脸上，他曾经看见对未来的美好许诺，将诞生而未成形的梦想。

喝完饮料，他看着她上出租车。上车时，她抬头看着他并说道，“我想一切都会没事。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了，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杰夫明白这个错觉，他知道得太清楚。他敷衍地对她笑了笑，握握手，看着她朝向生命奔去，长长的粉红缎带在空中自由飘扬。

* * *

北郊铁路的通勤火车准时到站，杰夫从他所在的有利位置看见一百尺底下的月台。通勤火车在一天这个时候成了错误的称呼，杰夫想；这班十一点进城的火车上根本没几个上班族。

杰夫迅速走向通往终点站的斜坡道，好像他才从别条线下车。经过往新拉洛歇尔的火车时他稍微放慢了脚步，他刚才的想法是对的，这群下车的乘客中有许多外出购物打扮的女人、零星的大学生，里面几乎看不到穿西装、打领带、带着公文包的人。

她是最后几个下车的人。他几乎错过她，并且开始担心自己得到的讯息不正确。她打扮得很不错，从她身上看不见前往百货公司购物女人对细节的狂热。她穿着为走路而设计的低跟鞋，浅蓝色的亚麻洋装和薄毛衣流露出讲求实用性的魅力。

杰夫在他们相距约二、三十步时开始起步跟上她，她走上斜坡道，然后走进纽约中央车站宽阔的中央大厅。他担心会在人潮中跟丢，但她的身高和醒目的金色直发让他始终能在穿越拥挤人群时一眼望见。她大步横越公园大道，经过罗斯福饭店，穿过麦迪逊花园广场到了第五街，然后转向北。萨克斯百货

和卡地亚的橱窗展示没太吸引她的注意，她短暂停留时，杰夫便假装对大韩航空的套装旅游行程或马克·克劳斯的行李箱组合感兴趣而放慢脚步。

她在第五十三街上向西转，进入现代艺术博物馆。杰夫六个礼拜前雇的私家侦探的消息是对的，至少从今天的结果看来。他们跟他说，帕梅拉·菲利普斯·罗比森隔周的礼拜四会搭火车到曼哈顿，花一个下午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

他付了入场券的钱，他穿过十字转门时，发现自己的手心都被汗浸湿了。他暂时跟丢了她。杰夫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花这么大的工夫见她的心态，如果只为了远远看着她；他完全明白这女人不是他认识且深爱着的帕梅拉，而且她永远不会是。她的重生已经结束了。他不可能期待她突然清醒，脸上流露出和他相识的亲密表情，就像他在大学酒吧的夜晚，当她忽然知道自己是谁、他是谁，以及他们在数十年岁月中一起经历过的一切时，他从她脸上看见的表情。

不，这个帕梅拉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切，他却仍渴望再次看着她的眼睛，甚至听听她的声音。事实证明，这个诱惑无法抵挡，杰夫一点也不觉得怀抱这样的欲望有何羞耻，对跟踪她也不感到罪恶。

杰夫先在大厅另一侧的纪念品展售中心搜寻她的身影，怀抱着一丝希望她可能会在那里买本书或买张明信片，但帕梅拉不在那里。他又回到大厅，走进玻璃墙的庭园大厅，在回头搭电梯到更高楼层前先在一楼的艺廊转一圈。除了常设展示区的常态展示之外，那里正有两场主要展览，一个是密斯·凡·德罗百年冥诞的纪念展，另一个是雕塑家理查德·萨拉的回顾展。杰夫对展览只匆匆瞥了一眼，他还是没看到帕梅拉的踪影。

他在四楼看到令他会心一笑的东西，尽管他已经开始不耐烦了；那是密斯·凡·德罗展的一部分，为了这个展览，博物馆特别在馆中设置了建筑师设计的各式家具，其中包括弗兰克·马多克帮杰夫在未来企业办公室选的那张巴塞隆纳椅，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帕梅拉还是不见人影。他可能得再等两个礼拜她才会再来纽约了，然后他得跟踪她到另一间博物馆，或设计一桩看似随时可能发生在火车站的邂逅……一切就只为了好好看看她的脸，听她说声“抱歉”或“还差二十分就十二点了”。

回到庭园大厅的三楼，杰夫停下来休息。他靠在一根栏杆上，看着巨大的玻璃墙面。然后，就在下方的雕塑花园里，他看到了一头柔软金发以及天空蓝亚麻洋装的她。

他下来到花园时她还在外面。她正双臂交叉，站着凝视一尊萨拉的雕塑作品。杰夫停留在她十尺远的地方，脑海中一时百感交集。接着帕梅拉不预期地转身向着他，开口说道，“你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

对于她主动攀谈，他毫无心理准备，甚至没想过哪怕是多短暂的瞬间，当他的眼神再次和他熟悉的锐利绿色眼眸相遇后，他到底该怎么办。不，他得强迫自己记住，他已不再认识那对眼睛，它们隐藏着一个过去或未来都将他永远拒绝在外的灵魂。他在花园中这女人仅知的一生中并不扮演任何角色，而这一生也将很快到达终点，不会再有重复的机会。

“我刚才说，你觉得萨拉这个作品如何？”

和她向来一样直截了当，杰夫明白过来；这已经成了她个性的基调，而不是重生经验逐渐灌输给她的特质。

“稍嫌尖锐了，对我来说。”杰夫终于答道。他的心中千头万绪，但没有一样跟萨拉的作品有关。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带有隐约的威胁性，”她说，“像这个，叫《描形器之二》。这个地板铺着大型不锈钢板、另一块插在天花板上的作品，一直让我想到如果上面这块脱落掉下来会怎样。站在底下的人会被活活压死。”

他无法站在那里和她闲聊馆内的展览作品。他们共同生活的情景如跑马灯般在他脑中闪过：她从他旁边的滑翔机座舱罩中对他微笑，她在马略卡的厨房中忙碌，她在多年来共枕过的许多座床上的模样……仿佛只需透过记忆，他就能够在心中复制出她搜集制作的前世影像展。

“还有那个，”她继续说，“叫做《回路之二》的作品……我知道它原本是想将这房间空间做个有趣的分割，但是这些从角落里凸出的尖锐长方形钢板让我觉得像被断头台的刀片团团围住。”她轻松地自嘲道。“说不定只是我的想象特别阴森恐怖而已，不知道。”

“不，”杰夫重新镇定下来，“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有一样的感觉。

他的创作风格很有压迫感。”

“太有压迫感了我想。这妨碍我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他的艺术形式。”

“这个作品感觉像是随时有可能倒塌。”杰夫说道。

“没错，而且一样是往这个方向。”

杰夫不由地大笑起来，心底涌上一股和她一样轻松的自信，他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当时——他再次硬生生斩断了思绪。怀想过去不会有好处，她和他曾在一起多年的那个人只有外貌相像而已。但是，他忍不住想，她还是和她一样有着冷面的机智风趣，冷静分析事情的外表下藏着同样的温暖气质……和她说话是种享受，虽然她对曾经共同经历的一切不会有丝毫记忆。

“我有个主意，”他说，“想不想在这东西压扁我们之前先从底下逃出去？午餐时间到了。”

他们在俯视雕塑花园的咖啡厅吃了午餐，一起对萨拉作品里明显的威胁意味开了些玩笑，一起对博物馆越来越不愿为新生代艺术家安排展出感到惋惜。当博物馆上方的公寓大厦阴影投射在花园里时，杰夫帮她穿上她的毛衣，当他的手掠过她的发丝时，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轻抚那张脸的冲动，那张他万分熟悉却失去已久的脸庞。

她谈到她荒废的艺术事业，谈到养儿育女的酸甜苦辣。他可以看出她眼底未熄灭的渴望，看出她因未能完整活过这一生而受苦；她那很快就即将结束的一生，杰夫知道。他真想告诉她，她曾经达到的所有成就。

午餐终究有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对话逐渐陷入有一搭没一搭的窘境。

“嗯，”他说，抱着想延长这次邂逅的想法却不知道该如何做，“真是次愉快的经验。”

“是呀，没错。”她不自在地玩着她的咖啡匙。

“你经常到纽约吗？”

“一个月来几次。”

“也许我们可以……”他没把话说完，也不确定自己要提议什么，甚至不确定他们两人之间是否该继续互动下去。

“可以怎样？”她开口打破沉默。

“我不知道。也许去逛逛另一座博物馆，再吃顿午饭。”

她玩弄着那根汤匙。“我结婚了，你知道。”

“我知道。”

“我不会——我的意思是，我不是——”

他微笑递给她一张餐巾纸。

“给我这做什么？”她讶异地问道。

“给你撕碎用的。”

帕梅拉突然大笑起来，接着用疑问的眼神回望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她缓缓地摇着头。“有时候我觉得你好像能看穿我的心思，像是你问我有没有画过海豚时。我从没告诉过你我有多爱鲸豚吧。”

“我只是觉得你会喜欢而已。”

她用夸张的手法将那张餐巾纸直接从中间撕成两半，然后用好奇的笑闹眼神看着他，神情中有股瞬间下定决心的坚决。

“古根汉美术馆有个杰克·杨格曼的展览，”她说，“下礼拜我会去。”

一股做爱后的温暖麝香味缠住他不放，各种欢爱的记忆瞬间散开，弥漫在卧房里。带着甜味的郁烈气息带着他回到往日，厚毛毯底下的夜晚、游艇甲板上的炽热白昼、赖在旅馆被窝里的周日早晨、蒙哥马利溪小屋、佛罗里达礁岛、皮尔饭店中的一切，仿佛仍历历在目……他将回忆起的还有这些午后，在这偷来的一年中，在这间公寓里。

杰夫垂眼看着倚在他胸口的脸，她双眼紧闭，像个熟睡孩子似地嘴唇微张。他不期然地记起了《薄伽梵歌》中的诗句，在许久前某个晚上，她曾以热情洋溢的口吻在她多潘那谷的隐居处朗诵过：

你和我，阿朱那，我们已活了许多世。
你遗忘的，我全都记得。

帕梅拉在他怀中动了动，边伸懒腰边发出无意义的满足呢喃，像只热情的猫在他身上摩挲。

“几点了？”她打呵欠。

“六点二十。”

“该死，”她在床上坐起来，“我得走了。”

“你礼拜四会来吗？”

“我的课取消了，不过……我没跟家里提过这件事。我们可以一整天在一起。”

杰夫微笑，试着表现出开心的样子。下礼拜四，一整天在一起。杰夫脑中浮现苦乐参半的模糊回忆，不过她当然不可能会知道。

“也许那时我已经把画完成了。”她溜下床，开始收拾散落的衣物。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画？”

“完成后才能看，你答应过的。”

他点头，昨天偷看了一眼那幅盖住的画让他有点罪恶感。自从她重拾画笔，并在纽约市立大学选修进阶构图的研究所课程后，她的技巧在过去一年里进步了不少。尽管她曾在她不为人记忆的其他前世中展露出大胆奔驰的瑰丽想象，她的能力却不再达到同样境界了。

接近完成的画作是他们两人的裸体习作，在画中他们手牵手，笑着奔跑穿越一座白色的葡萄藤架，阳光在绿色隧道中投下了斑斑点点的光影。画中的单纯及天真无邪的奔放欢乐让杰夫深受感动；创作这幅画的艺术家刚开始爱人，却还没有机会测试这份爱情的极限，或说生命的极限。

自从他们在博物馆首次巧遇后，他们相处的时间无可避免受到限制；每一、两个礼拜才能在他公寓中共度一个下午；当她跟丈夫说要留在纽约听音乐会或看表演时，才能偶尔留下来过夜……有次他们一起到鳕角去渡了个长周末，但就一次而已；她跟家人说她去了波士顿，拜访她从大学时就认识的女性朋友。

她曾提到一次离婚的可能性，没谈到太多，但杰夫知道，她还没准备好面对如此极端的决裂。他们不能一起分享的东西比她知道的多得多，他们对彼此的认识之间隔着一道尖锐的裂痕。有时候，当帕梅拉在突然中断的谈话间看见杰夫脸上的恍惚神情时，她似乎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道阻隔。

他爱她，他真心爱着今天的她，不只是把她当成所有帕梅拉的影子而

已……但她不知情的眼睛却不时提醒杰夫曾抛在脑后的一切，不间断地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上一层阴影。

她已经穿好衣服，正梳着被床笫温存弄乱的细直发丝。他曾从多少面不同的镜子里看过她做过多少次这个动作？答案远超出她的想象，再去回想也让他承受不住。

“下礼拜见。”帕梅拉说，从床头桌上拾起包包时弯腰亲吻了他一下。“我会尽量搭早班火车进城。”

他回吻她，双掌捧住她发亮的脸庞依依不舍了一会儿，那一刻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飞掠过数十年的岁月，以及他们在不同人世中实现过、挫败过的希望与计划。

但下礼拜他们有一整天可以待在一起，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那毕竟还是值得期待的。

冬天从湖边捎来了第一道讯息，樱丘上的树颤抖着黄叶，接下这道指令。冰凉的水柱从中央车站大厅中的喷泉汩汩涌出，杰夫和帕梅拉经过喷泉，朝中央公园弓桥优雅的铸铁桥身走去。

过桥到了另一头后，他们便沿着漫步区的林道往北绕着左边的人工湖漫游。四周成百上千的候鸟正啁啾雀跃着，已为南方之旅做好了准备。

“如果我们也能加入的话一定很棒，不是吗？”帕梅拉朝杰夫更偎近了些。“飞到某个小岛，或者飞到南美洲去……”

他没答话，只是用手臂牢牢护住她的腰，将她抱得更紧些。他心痛地明白自己无法保护她，无法免于即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

他们在湖北端的露台桥停下，站着俯视着底下的树林，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正倒映在湖水中。

“你猜怎么着？”帕梅拉朝他的脸庞低语。

“怎么？”他说。

“我跟史提夫说我下周末要再去趟波士顿拜访我大学时的室友。礼拜五到礼拜一。如果你想，我们可以一起飞到某个地方渡假。”

“真是……太棒了。”他只能这样回答。说出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实在太残酷，今天就是他们能见的最后一面了。五天后的下礼拜四，他们两人的世

界将永远停止转动。

“你听起来没有很兴奋。”她皱眉道。

杰夫挂上笑脸，试图掩饰内心的悲伤与恐惧。就让她天真地相信自己还会继续活下去吧。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此刻，杰夫能给她的最大礼物就是谎言了。

“真的很棒，”他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只是有点惊讶。你想去任何地方都行，任何地方。巴贝多、阿卡波可、巴哈马……你说个地方。”

“哪里都好，”她紧偎着他说道，“只要是个温暖、安静的地方，而且跟你在一起就好。”

杰夫无法说话，他知道他一开口，声音就会走调。于是他亲亲她，用意志力将心中所有伤痛融入这最后、确定无疑的一吻里，这吻包含了他对她的爱、他们曾经历过的——

她突然发出一声呻吟，软倒在他身上。他抓住她的肩膀，免得她整个人瘫在地上。

“帕梅拉？老天，不，这是怎么——”

她重新站直，头往后仰，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杰夫？喔，老天，*杰夫*？”

杰夫从她睁大的眼睛里读到一切。他看见她明白过来，看见她认出他，看见她重拾起回忆。八次不同人世累积的记忆与伤痛瞬间全写在她脸上，她的唇因一时困惑而扭曲着。

她看看四周，看见中央公园和纽约的天际线。她与杰夫对望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一切——一切不是该结束了！”

“帕梅拉——”

“这是哪一年？我们还有多久时间？”

他无法隐瞒，她该知道的。“一九八八年。”她再次看着树林，看见秋天的黄叶在四周飘落、旋转。“已经是秋天了！”

他轻抚着她被风吹乱的发丝，多希望能将揭露事实的时间延长，哪怕是一刻，但事实不容否认。“十月，”他轻声告诉她，“十三号。”

“那——那只剩五天了！”

“是的。”

“太不公平了！”她啜泣着，“上次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几乎要接受——”她突然住口，重新用困惑的表情看着他。“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她问。“为什么我不在家？”

“我必须见你一面。”

“你正在亲我，”她控诉道，“不，你正在亲的是她，是以前的我！”

“帕梅拉，我只是想——”

“我才不管你怎么想。”她打断他的话，快速从他身边抽离。“你明明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我，你怎么能做出这么……这么变态的事？”

“但那个人是你，”他坚称，“虽然她没有全部的记忆，但那还是你，我们还是——”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你说的话！这件事多久了，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快两年了。”

“两年！这两年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好像我是个没生命的东西，像个——”

“事情一点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彼此相爱，你又重拾画笔，回学校上课——”

“我不在乎我做了什么！你诱惑我离开家庭，你设计我……而且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怎么做才能影响我……控制我！”

“帕梅拉，拜托别这样。”他伸手想抓住她的手臂，想试着安抚她、向她解释。“你扭曲了每件事情，你——”

“别碰我！”她大吼，接着转身离开两人不久前才相拥着的小桥。

“离我远一点，让我死吧！让我们两个都死一死，结束这一切吧！”

杰夫想阻止她跑走，但她已经离开了。他最后一生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熄灭了，在这条通往七十七街、通往这吞没人的大城市……通往死亡、终极不变的死亡的小径上，世界变成漆黑一片。

21

杰夫·温斯顿孤零零地死去，但他还是没死成。他在WFYI的办公室里醒来，那里正是他第一世猝然中止之地。电台记者的行事历挂在墙上，琳达的裱框相片放在桌上，他看见曾在多年前砸坏的玻璃镇纸，当时他紧抓住胸口，结果让话筒不慎滑落。他看一眼书架上的电子钟：

12:57 PM OCT 18 88

还有九分钟可活。除了即将迎接的疼痛和一无所有之外，他没时间去想任何事。

他的双手开始颤抖，泪水涌上双眼。

“嗨，杰夫，关于新一波的宣传活动——”宣传部主任朗·史维尼站在他打开的办公室门前，眼睛正盯着他。“老天，你脸色白得像张纸！怎么了？”

杰夫回头望向时钟：

1:02 PM OCT 18 88

“走开，朗。”

“需要我帮你拿个胃片或什么吗？还是你希望我叫医生？”

“给我滚开！”

“唉，很抱歉，我只是……”史维尼耸耸肩，关上身后的门。

杰夫手上的颤抖开始传染到肩膀，然后是背。他闭上双眼，紧咬上唇，尝到鲜血的味道。

电话响了。他用颤抖的手拿起话筒。从许多世前开始，绕了这么一大圈，他终于来到了终点。

“杰夫，”琳达说，“我们需要——”

这时无形的槌子敲击着他的胸膛，再度杀死了他。

他再次醒来，惊慌失措地看着对面书架上闪烁着的红色数字：

1:05 PM OCT 18 88

他将玻璃镇纸砸向时钟，敲碎那长方形的塑料钟面。电话响个不停。杰夫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将铃声压下，一声无言的野兽般狂吼，接着他死了，醒来时电话已经在手中，他听到琳达的声音然后再次死去，重复、重复、重复；醒来、死去；恢复意识，然后不省人事，两者轮流发生，快到他察觉不到；时间始终停留在他胸膛遭受到第一次重击的那一刻。

杰夫被蹂躏的内心尖叫着要求从痛苦中释放，却是徒劳；他的心只想要逃离这一切，无论是透过疯狂还是永远遗忘，都无所谓了……但他还是不断地看到、听到、感觉到，还是持续承受着所有的痛苦折磨，无休止地徘徊在这不死不活的恐怖黑暗中，逗留在这永恒、使人麻木的死亡时刻。

“我们需要……”他听到琳达说，“……谈谈。”

他感觉到哪里传来一阵痛楚。他花了一会儿才发现来源：是他的手，他的手像鹰爪似地牢牢钳住电话筒。杰夫稍微松手，被汗浸湿的手上传来的痛楚缓和下来。

“杰夫？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吗？”

他想说话却说不出完整字句，只能发出半是呻吟、半是咕哝的喉音。

“我刚说我们需要谈谈，”琳达重复，“我们需要一起坐下来，坦白地谈一谈我们的婚姻。我不知道到这地步是否还有挽救机会了，不过我想值得试试看。”

杰夫睁开眼睛，看著书架上的时钟：

1:07 PM OCT 18 88

“你不打算开口吗？你明白这件事对我们有多重要？”

时钟上的数字无声地改变，向前推进到一点八分。“你说的没错，”他用力吐出句子，“我明白，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她缓缓地松了口气。“现在谈是迟了，但也许还为时不晚。”

“别急着下定论。”

“你今天可以早点下班吗？”

“我尽量。”杰夫说，他的喉咙干涩、紧绷。

“那么家里见，”琳达说，“我们有很多事要聊。”

杰夫挂上话筒时仍盯着时钟发愣。现在时间是一点九分。

他摸摸胸口，感觉底下的心脏稳定跳动着。他活着，他仍然活着，时间已找回它自然的流动。

也许一切并未结束？也许他曾轻微地心脏病发作，情况虽不严重，但足以让他陷入幻觉？这也不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就曾把这情形比喻为溺死者看着自己的一生在眼前回放，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也曾经期待过这样的画面。人脑可创造出惊人的幻想，将时间压缩或膨胀，尤其是在生死交关的一瞬间。

当然是这样，他想着，接着松口气地擦擦汗湿的额头。这完全说得通，比去相信他真的活过许多世、经历过所有事都要合理多了——

杰夫再次看着电话。要确定只有一个办法。杰夫觉得自己有点愚蠢，不过他还是拿起电话拨到威彻斯特郡的查号台。

“请问要接通哪个城市？”接线生问。

“新拉洛歇尔。登记的名字是……罗比森，史提夫或史提芬·罗比森。”

电话那头的人停顿了一下，他听见咔嗒一声，接着一个计算机合成的声音用单调的语气读出了那组电话号码。

也许他在某个地方听过这男人名字，杰夫心想，可能曾出现在哪篇不重要的新闻报道里，而他的大脑记住了这名字，然后在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后编织

进他的幻想中。

他拨了计算机告诉他的号码。一个小女孩接的电话，鼻塞让她的声音听起来浊浊的。

“请问，呃，妈妈在家吗？”杰夫问那孩子。

“等一下，妈咪！电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话筒传来，声音闷闷的有点失真，听起来气喘吁吁。“喂？”她说。

很难判断她是谁，她呼吸得如此急促，上气不接下气。

“请问你是……帕梅拉·罗比森？或帕梅拉·菲利普斯？”

没有声音传来，就连呼吸声也消失了。

“金柏莉，”那女人说，“你可以挂断电话了。还有你现在该再去吞一颗康德六百和咳嗽药。”

“帕梅拉？”女孩挂上分机后，杰夫开口。

“我是——”

“我知道。嗨，杰夫。”

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缓缓吐出。

“这么说……那些事确实发生过？全部？《星海》、蒙哥马利溪、卢索·黑吉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本来也不确定这是真的，直到现在听到你的声音。天哪，杰夫，我死了好多遍，它发生得好快，它——”

“我知道，我也一样。不过我想先确定，你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记得我们的每一世？”

“我记得每一世。我曾经是个医师、艺术家……你写过书，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在空中飞翔。”

“我也记得。”他听见她的叹息，悠长空虚的叹息声充满了遗憾、疲惫，以及更多复杂的情绪。“关于最后一天，在中央公园那件事——”

“我以为那是我最后一生，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最后的时间，就算那只是……部分的你，就算她不认识真正

的我。”

她什么话也没说，悬宕在两人之间的沉默不久便成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如同那些失落的岁月。

“我们该怎么办？”帕梅拉终于开口。

“我不知道，”杰夫说，“我还没办法好好思考，你呢？”

“我也一样，”她承认，“我不知道怎么做，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才是最好。”她停了一下，犹豫着。“你知道……金柏莉今天生病没上学，所以她才会接电话，不过她不只是感冒才没去上学，今天也是她月经来潮的第一天。我在她才刚开始成为女人时就死了。但现在……”

“我明白。”他跟她说。

“我从没看着她长大成人，她父亲也是。还有克里斯多夫，他才刚上高中……这几年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时间。”

“现在就要立刻做出明确计划，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太快了，”杰夫说，“有太多东西要好好想、太多事情要协调。”

“我真的很高兴知道……这一切不是我想象出来的。”

“帕梅拉……”他努力搜寻着能够表达所有感受的字句，“我只希望你明白，我是多么——”

“我明白，你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

他轻轻放下话筒，然后盯着它好一阵子。他们可能在一起经历过太多事，在这世上看过、知道、分享过的事，远超出他们原本有资格体验的。他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执着过，也放手过。

帕梅拉曾说，他们“只是让事情不一样而已，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这话并不完全有道理。他们的行动有时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好结果，有时结果是负面，但最常出现的结果是不好不坏。每一次的人生都不同，正如每个选择都是不同而且后果难料。但人终究还是必须做选择，杰夫心想。他可能会失去一些，但他已经学会在接受的同时怀抱希望，期待结果得大于失。因为他知道，人生唯一可以肯定的失败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从不敢冒险。

杰夫抬头看，看见蒙尘的书架玻璃门上印着自己的倒影，看见斑白的发色、眼睛下方的眼袋，以及开始爬上额头的细纹。这些岁月印记从不曾重新抚

平，只会加深、激增，时间用难以抹灭的象形文字在他脸庞及身体逐年刻下新的记号。

但这些岁月都将是全新的岁月，他继续沉思，前所未闻的事件、从不曾体验过的感受，直到目前为止他始终被拒于门外的多变的未来。新的电影、新的戏、新的技术发展、新的音乐——老天，他多渴望听到一首新歌，随便哪一首，只要是他没听过的都好！

事实证明，他和帕梅拉被迫经历的无穷轮回是对生命的限制，而不是解放。他们让自己落入陷阱中，以为专注于未来的选择是种乐趣，但这不过是个假象，就像对青春抱持盲目希望的莉迪亚·蓝道一样，以为生命中永远有选择。“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杰夫听到她这么说，他的脑海中再次回想起他曾对帕梅拉重复说过的话：“下一次……下一次。”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不是什么“下一次”，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他们只有这一次，而杰夫完全不知道这唯一仅有的一生将往哪里走、结果如何。他再也不会浪费生命，或浪费生命里的任何一刻。

杰夫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进入忙碌的新闻室里。房间中央有个马蹄形的大型书桌，午间新闻的编辑简恩·柯林斯正坐在桌前，在他四周，计算机终端机随时跳动着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传来的实时新闻，电视屏幕锁定在CNN和三大电视网，一架通讯控制台正和新闻现场的电台记者以及他们广播网在洛杉矶、贝鲁特、东京等地的特派员联机。

杰夫感觉到，再次变得无法预料的世界带来的新鲜感就像电流在他全身流窜。一位新闻撰稿员匆匆经过，将一张绿色的新闻快报单迅速送入广播室。大事发生了，可能是场灾难，也可能是将为人类带来好处的奇迹发现。不管是什么，杰夫知道，这对他和其他人来说都会是个新闻。

他今晚会和琳达谈谈。虽然他还不确定要说什么，但他们是该好好谈谈，这是他亏欠琳达、亏欠自己的。他再也不确定任何事了，而且就如预期之中让他兴奋不已。他或许会和琳达再试试看，或许有天会和帕梅拉重聚，或许会换工作。但唯一重要的是，在他剩下约二十五年生命中里，他是唯一的主宰，他要好好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好好为自己打算。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工作、友谊、和女人的关系，这些全都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可贵的部

分，但他的生命不再是由它们来定义或掌控。他才是决定生命价值的人，只有他才能这么做。

杰夫明白，他拥有无穷的可能性。

尾声

彼特·史约忍醒来，对刚才经历的撞击和剧痛仍记忆犹新。他正在班图共和国出差，在曼得拉城和一位贸易副部长共进午餐，当他——当他死的时候。他记得他直接趴在桌上，把嘴里的饮料喷在那位政府官员的裤子上，虽然他的胸口好像快被压碎了，但还是让他觉得尴尬得要死……然后他只见眼前一片黑暗框在红边里，接着就不省人事了。

直到现在，他发现自己在卡尔·约汉斯大道上的店里，回到奥斯陆，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会做生意、第一次发现他天生就该在商场上大展身手。

这家店早在二十年前就为了盖住宅区而夷平了。

彼特打开书桌横板看见了日期，于是他看看自己的手，发现那是双年轻、光滑的手，上面没戴婚戒。

一切都还没发生。瑞士的雪崩还没夺走儿子艾瓦得，妻子希尼也还没被无尽的忧郁夜晚逼得意志消沉，陷入酒精中毒的恶性循环。他还没娶妻生子，他拥有全新的光明未来，他清楚知道前方路上埋藏的陷阱与机会，随时可用最好的方式来因应。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〇一七年，那些熟悉且早已消逝的岁月，如果他可以重新活一次，他已经知道自己犯下的所有错误了，这一次，彼特·史约忍发誓，他一定会做得更好。

——全书完——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